

红线

金丸

42

下

萧逸作品集





## 独留青冢向青大

第二天，东方微微发亮的时候，车钗已经醒了。

她弯腰想下床，可是不知怎的，只觉得全身上下很不得劲儿，腰也酸，背也疼，尤其是一双腿，简直弯一下也是难受的。

可是自己第一天作客，岂有睡在床上，来接待主人的道理？

她咬着牙，支持着，穿好了衣服。

这时候，她耳中似听到窗外有二人对话的声音。

车钗走过去推开了窗子。

眼前的景致是那么的美，杜鹃花开得一片艳红，柏树的叶子绿油油的娇翠欲滴。

就在花树的尽头，瞿涛、萧苇二人正在说话。

因为距离甚远，车钗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。可是由动作上，却可以看出来，二人正在争论着什么，手不时地比划着。

不知不觉，太阳出来了。红红的阳光，照得整个天地都变红了，无数的黄色小鸟，在矮树上跳来跳去，发出清脆的鸣声。

车钗顿时忘了疲累，她关上窗子，换好衣服，悄悄地推门而出。

他又看见了那座坟！好奇心促使她悄悄地走了过去。

这座坟，真可说“匠心独具”，整个的坟包，全是用上好的花岗石磨光砌成，光滑得不染纤尘！坟旁绕植着冬青和小松树，翠绿可爱。

一个人死后，能够安葬在这样一个地方，他的灵魂该是多么的舒适、安逸啊！

女飞卫车钗看到此，似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和同情，虽然死者她并不认识！

她轻轻地走过去，走到那座高大的白色石碑之前，石碑上清晰地刻着七个字：

“玉女石瑶清之墓”

车钗口中不由“哦”了一声。

她没想到，如此壮观的一座坟墓，竟埋葬着一缕芳魂。

“莫非这石瑶清和瞿涛之间……”

想到此，她立刻摇了摇头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天下不可能有哪个女的，会爱上瞿涛这样的男人！

她疑惑不解地绕坟而过，正好碰上瞿涛和萧苇迎面走来。

萧苇朗声道：“车姑娘，你还是多休息下好，最好不要起来！”

车钗浅笑道：“这外面太美丽了！”

晴空一羽萧苇，见她穿着一袭淡绿色的裙子，秀发披散在肩头，那么乌黑深亮的一双眸子，心中不由蓦地动了一下，暗暗赞叹了一声：“好美呀！”

他自从少小孤零，漂泊至今，所遇的少女，固然很多，可是却没有一个能够和眼前这个姑娘相比的。一时之间，他不禁微微呆住了。

驼子瞿涛，冷眼旁观，早已洞然。他发出冷冷的一声叹息，低声吟哦道：“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！”说完，苦笑着转身而去！

萧苇已被这个容光焕发的姑娘吸引住了，在他的生命里，这还是第一次！瞿涛说些什么他一点没有听见，就是离开，他亦是不和。

他只是这么直直地看着她。

车钗脸色蓦然红了，顾左右而言他，道：“这里多好呀！环境幽美，百花争艳……”

萧苇这才猛然惊觉，忙陪笑道：“是！是的！”

他一面说着，禁不住心内暗暗笑道：“我这是怎么了？太失态了！”

车钗走上前道：“咦！瞿先生呢？”

萧苇猛然回过身来，不由奇道：“刚才还在呀！大概是进去了！”说着他脸色微微一红，接道：“刚才我和他去把那蟒皮剥了下来，你要不要看？”

车钗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萧苇转身前行，走出了眼前的花道，至一峰上，他笑指着前方道：“车姑娘你看！”

这时车钗才看见那如雪的岩石之上，扯开了十丈左右的一张蟒皮，日光之下，有如一道天河，闪烁着万点银星，煞是壮观！

萧苇笑道：“我那瞿老哥幸亏有一口好剑，否则这蟒皮刀剑不入，难以剥下。听瞿老哥说，这蟒皮要在日光之下，曝晒百日，那时皮才能精韧！”

车钗不明白地问道：“这皮有什么用呢？”

萧苇嘻嘻一笑，道：“用处多啦！制成衣服，水火不侵，刀剑不伤，只是要用一种‘天胶’才好粘制，因为普通的针线是无法刺穿的！”

车钗听得好不惊心，看了一会，二人遂转身走开。

车钗对于瞿涛这个人，始终是一个谜。她微微笑了笑，道：“这位瞿先生，是怎么一个人，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一下？”

萧苇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他和我一样，甚至于比我更可怜，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！”

车钗眨了一下眸子，道：“那位石瑶清又是怎样一个人呢？”

萧苇口中“嘘”了一声，回头看了一眼，轻声道：“你大概是看见那块墓碑了？”

车钗点了点头。萧苇面色深沉地道：“你千万不要在他面前提起，这是他一件最痛心的事，此人生就怪性，说不定他会翻脸不认人的！”

车钗皱了一下眉，道：“现在他又不在，你为什么告诉我呢？”

萧苇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不过你千万不要说出去！”

车钗连声答应。萧苇这才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那是在很久以前……那时候你我都还没有出世，我这位瞿大哥，却已有如日正中天，江湖上提起他来，简直是妇孺皆知……”

他顿了一下，接下去道：“因为他来无影去无踪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所以任何人也不知道他真实的来历，人们都称他为‘西北风’……”

“西北风？”车钗惊讶地道。她没有想到，居然还会有人叫这样一个外号的。

萧苇点头道：“因为他来去无踪，而且惯于在冬日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，所以人们才称他为西北风，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，确实是敬重他有如神明一般！”

女飞卫车钗口中不由“哦”了一声。

她对“西北风”这个人，顿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

萧苇向前走了一步，目光远远看着那座墓，很是伤感地接下去道：

“那时候的瞿涛，真可说是少年英俊，神采丰朗，不知有多少少女爱慕着他……”

车钗不由怔了一下。

她实在不敢相信，像瞿涛这么丑陋的人，早年竟会被称为“英俊”，萧苇这“英俊”二字，是怎么出口的？

萧苇似乎已经看出了她的表情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你认为现在的瞿涛很丑是吧？”

车钗脸色微微一红，忙摇了摇头，心口不一地道：“不是！不是……”

萧苇一笑道：“你不要不承认，事实上，他如今的确极丑，只是这并不是天生的，他的脸，是他自己动的手法，破坏成的，他背后的驼峰，却是十五年前的一场怪病造成的，自那以后，他这个人就算是完全与世人隔绝了！”

车钗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讷讷地道：“他为什么这么对待自己？”

萧苇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所以，这要回到那个可怜的石瑶清身上！”他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是一个极为动人的故事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忽见瞿涛自房内揭帘而出，他那高大的身子，就像是半截铁塔一般的立在门前。

萧苇忙止住话题，脸色很是不自然！

瞿涛看了一会儿，随即大步走过来，道：“小苇！我刚才已经想过了，我不能看着你吃亏，我决心要帮助你！”

萧苇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并不需要你帮助，我也没有吃什么大亏！”

瞿涛呆了一下，冷冷地道：“你不要骗我，你还以为我看得出来？在我面前，你还是实话实说的好。”

萧苇不由低头叹息了一声，可是他是极为坚强而正直的人，他知道，如果自己把与边瘦桐结仇的经过说出，这位瞿老哥很可能会翻脸成仇。因为自己行事，常常得不到他的谅解！即使他能谅解，萧苇是一条刚硬的汉子，如果借助瞿涛的能力，去对付边瘦桐，虽是稳操胜券，但却是他所不愿为的！

有了这两种因素，萧苇自不会吐露口风。但是他却紧紧咬了一下牙！因为瞿涛的话又使他想起了那个使他多年的心血、偌大的事业毁于一旦的少年奇人边瘦桐。

这种仇恨，是今生今世所不能化解的！

想到这里，萧苇双瞳冒出了怒火，他鼻中哼了一声，自嘲地笑了笑，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大哥，我是吃了大亏的！”

瞿涛双手用力地攥着拳头，问道：“这个人是谁？莫非以你这身武功，在当今武林之中还会遇到敌手？”

萧苇脸色微微一红，叹道：“这件事已成过去，不提也就算了！”

瞿涛看了车钗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萧苇知道他是碍于车钗在前，不便再问，自己也不愿再多谈这件事，冷然道：“这笔仇恨，早晚我会清算的，你不必为我担心！”

西北风瞿涛顿了顿，道：“这样也好！你们年轻人之间的事，最好还是由你们自己去了结！”说着，瞟了车钗一眼。

女飞卫车钗身上一凛，使她奇怪的是，自从一见到瞿涛之后，她便感觉对方对自己十分冷漠，好似甚为厌恶一般。她是一个非常自负的姑娘，对于这种态度，内心自是很不受用。这时见瞿涛对面谈话，而对自己似存有

忌讳，更不由得有些气恼，当时赌气地对萧苇道：“我要进去休息了！”

瞿涛看也不看她，手扳着萧苇的膀子道：“来！我去看看你的功夫！”说着，二人手拉手地走了。

车钗气得真想哭，她转身向房内行去，心中却愤愤地想道：“好！我明天就走，离开这个鬼地方，你们有什么了不起！”愈想愈气，回到自己室内。

使她惊奇的是，在自己房内的几上，放着一份精致的早点，两块油酥肉饼和一小罐稻米香粥，另外还有两样下粥的小菜：香椿拌豆腐，糖酥糟小鱼。

车钗腹内早已饥饿，见此更是饥肠辘辘，当时只好暂时把气愤抛开，坐下来，慢慢地吃了起来。

这些东西，很快就被她吃光了。说实在的，这是她有生以来，第一次吃到的美味，虽是这么简单的两样下粥小菜，但是那味道别提有多么美了，尤其是那一小碟糟鱼，衬着一层脆脆的藕片，连骨带刺，无不是酥脆已极，入口就碎，太好吃了。

她一口气吃完之后，才发觉自己吃得实在太多了。

一个女孩子，第一次在人家家里吃饭，虽说不必装假，可是似如此风卷残云的样儿，到底是有碍雅观，太不好意思了。

想到此，不禁脸上阵阵的发热。

女飞卫车钗独自儿看着空空的碗底，竟自发起呆来。她心里这才明白，原来瞿涛方才回房，是为自己准备早餐去了。这么一想，对于他的愤怒之心，不禁立刻就消失了许多。她想，他不愿和自己谈话的原因，也许是他自惭形秽，觉得自己太丑了……这么一想，反倒对他生出了一丝同情之心！

她站起身来，把食用过的碗碟，在清水里洗得干干净净，放在桌上。

这座小石楼，不似自己想像得那么小，内里的布置，是那么雅洁，不染纤尘。

想不到，像瞿涛这样粗线条的人，竟会是一个如此有规则而细心的人。其实，他的年纪并不似自己想像得那么老，他只是有意以乱发和胡须来掩饰自己的年龄和本来面目。

车钗想像到，他的实际年龄，不过四十五岁左右，可是乍然看来，却像有七八十岁的样子。这一切，使车钗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。

她悄悄地在楼下走了一周。

有一座石梯，婉转地伸展到楼上。

女飞卫车钗心内不由暗暗想道：“不知楼上是什么样子？”

她心中动了一下，忖道：何不乘他二人不在，自己偷偷上楼去看一看。就算被他们看见，也没有什么？主意一定，当即扶梯而上。

楼上的情形和楼下大致相同。

一间敞开的房间，置着一个大蒲团，另有四五个圆形的石鼓；室内有一幅极大的纱幔；长案之上，书卷堆叠如山，笔筒中放各式狼毫，斑管如林。情调是那么的幽雅。

车钗想那纱幔必是用来防蚊虫用的，因为山居蚊虫很多，而修行之人，晨昏静坐，最怕蚊虫干扰。

楼上正前方，是一个平台。这时轩窗四启，微风阵阵吹过来。

正中墙上悬有一方大匾，其上书写着“快哉楼”三个大字，笔力雄

厚，署名是“西风老人”。

“西风老人”必是“西北风”的化名。

车钗真不明白，这瞿涛为什么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老人？

她看到此，生恐主人回来，撞见了不太好，正要转身下楼，却又无意间发现了一幅肖像图画。画中人，是一个背系长剑、婷婷玉立的少女。画像系用上好的颜料，画在一幅精制的白绫子上，把那个细腰大眼的姑娘，衬托得更是栩栩如生。车钗忍不住，慢慢地走了过去。

她站在那幅画下，仰视着画上的姑娘，仔细地端详着，她猜想，这个姑娘一定是那个坟墓中的姑娘——石瑶清了。

画中人那两道斜飞而上、细细的峨眉，象征着这个姑娘生前是个开朗、任性、脱俗拔萃的人物。

车钗仰脸看了一会儿，不禁对画中人生出无限的感情。画中姑娘她那双看来似乎略带忧郁的剪水双瞳，也似在向自己注视着。

车钗心中忖道：“她生前是多么标致的一个姑娘啊！”想着移动莲步，正要走开，忽然，她又发现画像的左侧，有一个月亮门。门上垂有丝穗，一幅别致的横匾上写着“红石轩”三个秀丽行书字迹，署名“瑶清”。

车钗看得入神，不觉神驰。不知不觉地跨入洞门之中，用手揭开了湘帘。

一股淡淡的脂粉香飘了过来！

这种味道，车钗是颇为习惯的。很显然，这是一间女子的闺室！

车钗不由心中一动，环目望去，只见室内置有一张软榻，一个素锦的蒲团，一把湘妃竹的靠椅和一架紧紧绷着的绣绢！

这一切摆设，说明了这室内的主人，是一个女孩儿家。

她心中不由大是惊异，暗忖道：那姓石的姑娘，不是死了么？既然死了，这间房子又是为谁而设呢？再说，她又怎么会和瞿涛住在一块呢？

愈想，心中疑窦愈生。

她轻轻迈步，来至绣绢前，只见绢上绣着一对鸳鸯，只是未奏全功，绣针引线，还插在其上。

车钗细看那绣功，可谓精妙绝伦。她本刺绣好手，也不禁十分赞叹，自愧弗如。

再看书案上，文房四宝，井然有序地摆着，书架下的毛笔、镇纸，无不精巧玲珑，一望即知是深闺少女的用物。

看到这里，车钗已禁不住有些心跳。

她一向是一个不愿细思量的人，可是今日对于这个陌生的姑娘，却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与好奇心。如果说这间房子，原来的主人不是石瑶清，那又是谁？现在人在何处？如果说是石瑶清，那就更奇了。

据方才萧苇透露，石瑶清分明已死了多年了，为何她的用具、衣物仍然整齐地摆设在此？甚至连刺绣的东西，也还绷在绣架之上，这岂不是……

果真如此，那么自己却是太错怪主人瞿涛了！原来，他竟是如此一个至情至爱的人啊！想到这里，她不禁浮上了一种莫名的伤感。

她情不自禁地叹息了一声道：“这不会是真的吧……可怜！”她信步走到了床前，见床边的鞋柜之上，排列着五六双女子穿的鞋。有素面的双脸便鞋，也有绣有蝴蝶的弓鞋和薄底的麂皮弯靴，样样俱全。由鞋上看来，这姑娘和自己一样，也是天足，不像时下一般姑娘流行的“三寸金莲”。

车钗试着比了比，竟和自己的双脚一般大！

好了！现在自己该走了。这要是叫那个瞿涛撞见，该是多么不好意思呢！可是，心里愈是想快走，两条腿却愈是不想动弹。

忽然，她又发现，在软榻后面高高的壁上，竟悬挂着一口窄细的长剑和一张玲珑的朱漆弹弓。

大凡习武的人，最是见不得好刀好剑，偶尔见之，总爱拿过来鉴赏一番！这种情形就好像是一个擅书的书法家，见不得别人收藏的好字好画一样！

车钗一见这口剑，立刻断定这是一口举世罕见的宝刃。此剑剑身窄细，较一般剑纤细许多。最奇的是剑柄也较一般长出半尺左右，柄上垂有极长的一缕红色穗子。穗上悬有三粒白色的珊瑚珠子，益发衬托出这口剑的名贵。

车钗实在有些手痒难忍，伸手把这口剑取了下来。她细细地一看，只见剑刃和剑匣扣合得那么严密合缝。剑环之下，有一颗半吐半吞的水晶珠子，光华夺目，尤为可爱。

她试着用手一按，只听得“呛”地一声，剑身一抖，差一点儿脱手而落。

车钗不由吓了一跳，再看手中剑，那剑身已弹出了半尺有余，刃上朦朦的光色，有如晨烟一般，雾蒙蒙，冷嗖嗖的！

车钗不由失声赞叹起来，情不自禁地把这口剑抽了出来，微微发出一声悦耳的龙吟。剑身有如一泓秋水，阴森森映得人身上毛发悚然。

车钗知道这古剑乃通灵之宝物，当即匆匆还入鞘内，却见柄匣之上，用金丝绞着“石女”两个梅花小篆！

女飞卫车钗爱不释手地把玩了一会儿，心中由不住想道：这口剑要是我的，那该有多好？

她小心翼翼地又把它挂回原处。

就在她探身挂剑的一刹那，猛然听到了一声冷笑。

一人用浊重的口音道：“车姑娘！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车钗不由大吃一惊，她猛地转过身来，只吓得脸色一白，手中剑“呛啷”落了下来。

不知何时，那高大驼背的瞿涛，竟自出现在她的眼前。

只见瞿涛目光如炬，满头乱发似乎因为愤怒而瑟瑟地颤动着。他厉声吼道：“谁叫你上这里来的？快说！”

车钗不由眸子一红，讷讷地道：“瞿先生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一时好奇，可没有别的意思！”

才说到此，就见瞿涛须张发立，厉叱了一声：“快走开！”说着，右手霍地向外一挥，发出了一股巨大的内力。掌风扫过车钗身边，直扑后窗！只听得“哗啦”一声，整个的一扇窗子，竟被他那凌空的掌力震得粉碎，直飞了出去！

车钗吓得打了一个哆嗦，转身就跑！

可是就在这时，一阵风吹过她的头顶，瞿涛就像是一座铁塔似的，蓦地落在了她的身前。只见他双手一抖，已紧紧压在了车钗的双肩之上。

车钗吓坏了，用力地一晃肩，却没有闪开。相反地，瞿涛的双手，就像是钢板一般，重重地压在她的肩上！她新病初愈的身子，如何担当得起

如此神力？一时之间，花容突变。她以惊惶的口吻道：“你……你要干什么？还不快松开你的手！”

瞿涛用力地摇晃着她，厉声吼道：“我告诉你！从今以后，不许你随便上楼，更不许你进这间屋子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用力地抓住她的双肩，身形一晃，已来至窗外。

车钗几乎要哭了，她叫道：“你……你这个野人，快放手！”

瞿涛双手向外一抖，车钗竟被摔得飞了出去。只听见“砰”一声，正巧落在了一张带靠背的藤椅之上。

车钗“唉唷”了一声，差一点吓得昏死过去。

瞿涛步履沉重地走过来，身子微微抖动，气息极重。只见他仰天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野人？哈哈……”

车钗吓得浑身一抖。瞿涛笑声一停，冷然道：“你以为你是文明人？有感情？”说着又大声地狂笑了起来。接着他挥了挥手，苦笑道：“下去吧！下去吧！只要记住，以后不要再进这间房子……”

他的声音渐渐变得和气多了，道：“每个人都有件不愿告诉别人的事，姑娘！这是我一件不愿告诉别人的事，你何必一定要去探讨呢！”说着又叹息了一声道：“方才是我太失礼了，请你回房去休息吧！”

车钗这时才惊魂乍定，她站起来，伤心地道：“是我不对！我不该随便上来。我的身体，过一两天就好了，我很快就走了！”说了这句话，她就向楼下走去。

萧苇迎面疾步走来，见状，急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情？姑娘！”

车钗面红如霞，一言不发，匆匆回房而去。

萧苇奇怪地走上楼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来到了车钗门前，敲门而进。

他面色显得很是尴尬地道：“我为方才的事情向你致歉！”

车钗冷冷笑道：“这也不能怪你！”

萧苇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他的脾气虽坏，可是人是很好的。唉！我不是告诉过你，不要……”

车钗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算什么呢！你把我带到这里，可是对于这里的主人，我却一点也不了解！”说着用手指了一下，冷冷地道：“我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现在就走，谢谢你这两天对我的关怀！”

萧苇不由怔了一下。他冷冷地道：“车姑娘！你的身子尚未完全复原，再说你哥哥正在到处捉拿你，你现在出去，必定走不远的。”

车钗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我总会有办法的！”

说着她拿起了桌上的剑和包裹，正要走出去，却见门开处，瞿涛怒容满面地立在门前。

车钗不由愣了一下。萧苇立刻笑道：“大哥！是你把她给气走了，你快设法留住她吧！她的身体还没有复原呢！”

瞿涛愤怒的脸上，顷刻间恢复了平静。

他惊异地望着车钗。车钗却显得很不自在，道：“我才没有生你的气呢……”

瞿涛顿了顿，讷讷地道：“我来此，一来是向姑娘道歉，再者，还有一事相求。姑娘如果坚持要走，我也就不必说了。”

车钗不由后退了一步。她没有想到，像瞿涛如此倔强的一个人，居

然会开口向自己道歉，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！

她顿时心就软了。

她抬起头来，目光正看见对方背后那高耸的驼峰；他脸上那些深深的皱纹，显示出他那苦涩的灵魂。

这个人，是多么需要感情的滋润啊！

车钗面色不由突然红了。

她真不明白，自己怎会对这么一个人间丑极的人，生了这么浓厚的同情和好奇之心！

当时，她面上不禁带出了淡淡的笑容来。她摇了一下头道：“你既然这么说，我留下来就是！”

晴空一羽萧苇不由朗笑道：“这么说你不走了？”

车钗把东西放下，她看见瞿涛脸上，露出了一种惊异的神情，当时就笑道：“我要留下来，看看瞿先生有什么事求我！”

瞿涛两只手用力地捏了一下，道：“我方才见姑娘在那方绣绢之前看了许久，我想……我想……”

萧苇一笑道：“大哥有话直说无妨，车姑娘也是一个很豪爽的人，只要她能做到，必定会帮助你的！”

车钗杏目瞟了他一眼，意思好像在说：“你怎么知道呢？要你多口！”可是她却并没有说出来，意思就是默认了。

瞿涛终于说出来，道：“我想姑娘你必定也擅刺绣，如果你能够把那一半未完的作品，代绣出来，成为一件完整的东西，我就感激不尽了！”

车钗摇了摇头，冷冷地道：“我不能再进那间房子了，我还想活呢！”

瞿涛默默地抬起头，看了她一眼，叹息了一声，遂即转身离去。

萧苇不由失望地道：“姑娘，你这又为了什么？”

车钗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他方才发了那么大的脾气，并且亲口说不许我再上楼，现在却又说出此话，岂不是可笑！”

萧苇不由怒道：“他是一个心情愁苦的人，你竟如此对他，足见你是一个狠心的人了！”说着怒冲冲转身而去。

车钗不由冷笑道：“狠心就狠心，这又关你什么事？”说着气得躺在床上，把身子翻到了一边。

耳中听得萧苇沉重的脚步声走远了。

这时，她心中仿佛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，自语道：“活该！”

可是过了一会儿，她却由床上翻身坐起来，走下地，找到了她的行囊，从里面找出一个纸包儿，打开纸包，是五彩灿烂的各色丝线。

她咬着唇儿发了一会愣，由其中挑出了三种颜色，又重新包好。然后，她就轻轻地推开门，直向楼上走去。

她悄悄地来到楼上，却不见瞿涛的影子，想了想，便直接走进了那间绣房。

她在那块绣布前仔细看了一眼，心中已有了底，对方这种刺绣的针法，自己是熟悉的。于是，她取下绣针，引好了线，按照描好的图案，一针一针地绣了下去。

车钗绣了一阵，腰有些酸，直起腰来活动一下，忽然发现背后不知何时站立着两个人。

车钗不由一阵脸红。

站在她背后的是瞿涛和萧苇，二人显然在她背后已经站立了很久。

尤其是瞿涛，目光之中显露出一种感激的神采，道：“车姑娘！你的手，竟是如此的灵巧，也只有你，才配在这块绢子上绣东西！”说着他大步走过来，弯下身子，仔细地在这块绣绢之上看着，那双冷峻的大眼睛里，竟滚动着晶亮的泪水。

车钗有点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绣得不好！”

瞿涛抬起头来，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这是我一件遗憾的事，现在你总算为她完成了。姑娘，你要我怎么来谢你呢！”

他说话时，眼目中滚动着热泪与喜悦，显得他那一双丑脸更丑了。

车钗看了旁边的萧苇一眼，赌气没有理他。

听了瞿涛的话，她试探地道：“瞿先生！你和石姑娘之间的事，我本不该过问，可是我又是多么想知道一些，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呢？”

瞿涛全身抖动了一下，很久没有说话。

他一只手紧紧地插在乱草似的头发里，牙关紧咬，过了一会儿，忽然苦笑道：“好！我就告诉你吧……”

车钗不由心中大喜道：“我太知道了！”

瞿涛回过身来，对萧苇道：“小苇！这件事，我也许曾对你说过，不过你只是知道一些片断，现在我要把它全部说出来，因为……”

他摇了摇头，无力地道：“因为，它压在我的心里太久了。”

萧苇大是出乎意料，他没有想到，瞿涛竟会如此干脆地说出他最痛心的事情。他感动地走上前去，拍拍他的肩道：“大哥，你坐下来吧，不要太激动！”

这位早年以“西北风”三字饮誉大江南北的怪侠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苦笑道：“还会有什么事能令我激动？我说的只是一段故事，你们也只当一个故事来听就是了！”

不惜访遍万重山

西北风在大地上吹着……

高岭，枯树，远天的浮云，看来是一片萧瑟。

年轻的瞿涛，挟奇技游侠江湖。当他的马来到了巫山口时，显然已是很疲倦了。

他翻身下了马，人与马都是一色的“黄”！

就在附近，摆着一个卖茶的摊儿。

卖茶的，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儿。他袖着双手，在芭蕉叶子搭的茶棚下打着盹儿。

瞿涛走过来道：“喂！来碗热茶。”

老头儿吓得一晃，立刻揉了一下睡眼，搓着手道：“相公，还有黄面的发糕，要不要？”

瞿涛点了点头，坐了下来。他那笔挺的身材，在黄昏的落日之下拉得更长了，那宽阔的双肩，刮得微微发青的脸，看起来豪迈、英俊，具有男子汉气概。

卖茶的站在他身前，几乎矮下一个头。他不时地用那双发昏的老眼打量着他，心里犯着嘀咕，暗忖道：“这小子是哪里来的？我在这里好几年了，怎么从来也没见过他呢？”然后，他又用眼睛偷偷去看来人的马，这种高脚马，也不是本地马。他想：“这种牲口，大概是青海或是蒙古那边过来

的？瞧这长相！”

这时，瞿涛已把肩上的披风解了下来，在他宽阔的后背上，紧紧地扎着一口黑鲨鱼皮鞘、金丝缠把的长剑。

老头儿看到此，面色一凛，赶紧把头低了下去，心里立刻想到了两个字：“刀客！”

少年侠士瞿涛，吃了两块发糕，喝了一碗红茶，暑气渐消，他向卖茶的老头儿要了一把扇子，呼打呼打扇着，目光展望着这条曲折的山路。

也许他心中正在盘算着，下步应该怎么走法！

就在这时，岭陌上响起一阵铃声，卖茶的老头儿脸上顿时露出兴奋的微笑，急步走到路上，引颈而望。

一匹乌云盖雪的快马，自山道上风驰而下！

少年瞿涛眼前不由一亮，由不住自座位上猛然站起来，口中禁不住道：“好个漂亮的姑娘！”

只见马上是一个头戴宽沿草帽，身着粉色汗衫、水绿绸裙的大姑娘。她的马带着一阵风，那么飘然地来到了茶棚之前，她忽然勒住，轻轻一飘，已翻身下马。

老头儿笑着道：“快来吧！新出笼的发糕，还温着呢！”

少女一只手摘下了头上的草帽，落下了如云似的一头秀发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我肚子真饿了，还有别的吃的没有？”

卖茶的老头一笑道：“那我下碗面给你吃吧！”

少女含笑点了点头，她目光向上一抬，看见了棚内那个年轻人，玉面不禁微微一红，目光之内，闪出一些惊异之色，随即在一边坐了下来。

瞿涛这才有所惊觉，也慢慢坐下来。

姑娘是背向着他坐下来的，现在他虽然不能再正视那副绝代的芳容，可是对方的背影，却也不禁令他暗暗称赞不已！

她那婷婷玉立的身材，系着大绿绸巾的腰肢，以及窄袖之下那雪藕般粉白的一双玉腕……

瞿涛几乎不敢再注视下去。

这几年来，他走南闯北，什么样的姑娘没有见过，可是鲜有能令他动过心的！

他曾经狂傲地嘲笑过，天下没有一个绝色的女子，自己今生今世，恐怕不会娶妻了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是那么失望和灰心，孤剑天涯，无味地打发着岁月。他的行为，正如同他那响亮的外号“西北风”，是那么冷酷无情。而今天，却无意中碰上了令他大大动心的人儿。他真不敢想像，在这么荒僻的山道上，在这样小茶棚内，会遇见这么一位姑娘，她是那么的美，那么的出类拔萃，只是这么匆匆的一瞥，已足令他销魂了。

卖茶的老人呵呵笑道：“姑娘，今天打着了些什么呀？”

姑娘喝了一口茶，微笑道：“别提了，一个下午，只打了两只山鸡，这些东西越来越精了！”一面说着，一面用手上的草帽，向脸上扇着。忽然，她站起来道：“哦，不要作声！”

卖茶的老头一怔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姑娘轻轻站起来，用手向上指了一下。瞿涛好奇地抬头一望，只见眼前一棵极高的松树梢上，落着一只白毛红爪的大雪鸡！

这是巫山独有的一种野禽，因为肉味鲜美，为数又不多，已成了野

禽市场上一种极珍贵的野味。

卖茶的老头看了一眼，小声道：“太高了，能行么？”

姑娘微微一笑，摆了摆手道：“别吭声，小心它飞了。”说着她悄悄走到马前，伸手摘下了一把朱红色的小弓，又自背后抽出一支红色的短箭，搭于弦上，却是不发。

瞿涛正想瞻仰一下这姑娘的射艺，见状不免纳闷。

那卖茶的老头儿，更是紧张地比着手势道：“射呀！”

姑娘含笑摇了摇头道：“这是一只公的，还有一只母的没来呢！”说着，她的脸不知怎么蓦地一红，似乎觉得自己说错了话，眸子向着瞿涛瞟了一下，就不再哼声了。

果然，她的语声方歇，那只大雪鸡竟自发出一串叫声，长颈不时地伸缩着。即刻，远处树梢上，发出一阵啪啪振翅之声，紧跟着一只黄白二色杂间的雪鸡飞过来，它落下的时候，树梢都被压弯了。

这时，姑娘背过身子，玉腕一扬，只听得“嗡”的一声弦响，发出了一箭。那只后来的雪鸡，应声飞坠下来。那只白羽的公雪鸡，见状发出了一声尖鸣，二爪一蹬，双翅用力地一扇，竟像一支箭似的飞了出去！

姑娘没有料到，它会飞得那么快，匆匆搭好了第二支箭，“嗖”的一下又射了出去。

与此同时，一边观望的少年瞿涛，右手向外一扬，公雪鸡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，雪白的羽毛，飘洒一天，紧跟着直坠下来。

卖茶的老头，不由大声叫道：“好箭法！”说着跑过去，赶着去拾那两只落下的雪鸡！

瞿涛也赞了声：“好箭法！姑娘真神箭也！”

姑娘偏过头，看了他一眼，玉面微微一红。这时，卖茶的老头儿，已笑着跑了过来，他两只手提着两只雪鸡的，鲜血滴了一溜儿！

老头儿笑道：“还动弹呢！瞧，有十来斤重！”

姑娘走了过来，见二鸡已死，信手去拔鸡身上的箭。

当她拔下了一支，又去拔第二支箭时，不由蓦然吃了一惊：只见射死那只公雪鸡，并非是自己的红羽短箭，而是一支仅有四五寸长短的梭形飞镖。

这支飞镖，通体银白，直直地穿在鸡肋之内，鲜血染红了鸡身上的羽毛。

她秀眉不由微微一皱，信手把这支飞镖拔了下来，心中不禁暗暗吃惊！

因为这是一支手发的暗器，想那雪鸡离树而飞时，最少有十数丈高下，如此的距离，就是寻常弓箭，已嫌力劲不足，而这人竟能以手劲发出这枚暗器，毙雪鸡于云空之中，这等手法，确实令她惊愕！

想到此，她的目光微微向着这边的少年一扫。瞿涛这时手端茶碗，正在喝茶，姑娘望他时，他情不自禁地欠身一笑。

那少女眉头又皱了一下，提鸡而起，对卖茶的老人道：“明天一起算账，我走了！”说着腾身上马，一路如飞而去。她走的路途，并不是下山，而是由一条岔道，直向另一处山峰行去，转眼已自无踪。

卖茶的老头儿大声道：“石姑娘！石姑娘！你的面好了，吃了再走吧！”

奈何那姑娘已走远了，他只得摇头一笑道：“这可怎么好呢！”

瞿涛见状，在一边道：“这面给我吃吧，我正好饿了！”老头儿干笑了一声道：“好吧！真是的……”说着他打量着这个少年，笑了笑道：“这位相公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来四川是找朋友么？”

瞿涛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方才那个姑娘，真是好本事，想不到这地方，竟会有这么出色的姑娘！”

老头儿嘻嘻一笑道：“相公是第一次见到她吧？”

瞿涛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：“你认识她很久了？”

老头儿笑着摇头道：“认识谈不上，不过她天天都在我这棚子里喝茶，日子久了，倒也能与她聊上两句。要是普通人，别打算她理你一句！”

瞿涛点了点头，对于这个姑娘不禁更为神往。

老头儿谈起这个姑娘，甚为兴奋，又笑着说道：“这地方的人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姑娘，也没有一个人不佩服这姑娘本事好的！”说着他扇了一下扇子，打开话篓子道：“这姑娘哪！追她的人可多啦！只是，嘿！没一个人能挨着她的边儿！人长的是真漂亮，可就是扎手……”

他信口开河，边笑边道：“谁要是动她的念头，那可叫自找倒霉。大爷你想呀，她那么高的功夫，谁驾得住呀！”说着呼啦呼啦扇了两下扇子，又笑道：“你看我都聊到哪去了？这话要是给她听见，我可是得惹麻烦……”

瞿涛一边听他说着，心内不禁暗暗想道：“这正是我瞿涛梦寐以求的人，万万不可放过啊！”

于是，他微微一笑道：“老人家，这姑娘芳名叫什么，你可知道？”

卖茶的老头，嘿嘿笑道：“她姓石，叫什么我可就不清楚了，咦，你……问这个做什么？”说着他一双小眼不时地在瞿涛身上转着，嘿嘿笑了两声，道：“大爷，你别是在打她的算盘吧？那可得小心！”

瞿涛面色一红，微笑不语。

卖茶的老头很认真地盯着他道：“大爷你是外客，可能不知道，这位石小姐，可是一朵带刺的花儿，栽在她手里的人可多了！你别看她方才有说有笑，一旦厉害起来，却敢瞪眼打人！”说着，吓得咧了一下嘴。

瞿涛闻言，不由一怔道：“打人？她竟然敢动手打人？”卖茶的老头凑过来道：“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，万县有个开瓷货店的少东，带着礼物，来向石姑娘求亲。就在我这茶棚里，遇见了这位石姑娘，大概是那少东家说话太露骨了，得罪了她。嘿，你猜怎么着了？”瞿涛注意地听着。老头儿呵呵笑了两声道：“叫这位姑娘一顿好打！把他带来的礼物，都给扔到山沟里去了。那小子一只眼给弄瞎了，连滚带爬地跑了。”

瞿涛不由暗自道了声：“好厉害！”可是不知怎么，却对这位姑娘的兴趣更高了。

老头儿笑咪咪地道：“这只是小事一桩！吃她亏的人多啦！她住的地方谁也不知道在哪里，也别打算跟踪。就有这么两个小子，想摸她的家，嘿！还没到她的家门口，就被打回来了。有了这几桩事，以后谁也不敢再转她的念头了！”说着晃了一下身子，笑嘻嘻地道：“大爷，我劝你也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瞿涛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，我还想活呢！”

老头儿呵呵大笑了两声，道：“要说这姑娘，对我还是真不错，进进出出，都给我打个招呼。除了我以外，还真没见过她跟第二个人说过话，

喂——”他声音变小了一些，道：“你要是想看她，每天这个时候到我这棚子里来，准能看见她！”

瞿涛点了点头，正说话时，却见山下来了一群少年，边说边笑而来，其中一个老远就叫道：“老头儿！美人儿今天来过了没有？”

卖茶的老头摆着手，笑道：“过去了，过去了！你们来晚了，明天早来吧！”

那群少年，立时发出叹息之声，有的跺脚，有的摇头，各自转身去了。

卖茶老头嘿嘿笑道：“大爷，你可看见了吧？这些恶少老远跑来，都是想看看她，可光看有什么用？在那石姑娘面前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这年头，看人也能上瘾，你大爷知道了吗？那姑娘魅力有多么大吧！”

这时，瞿涛不知怎地，竟对方才那位石姑娘放不下了，他很想再问几句，可是又怕惹这老头取笑。当下丢下几个钱，起身上马。许老头眯缝着小眼睛，道：“大爷，明天请早吧！”

瞿涛含笑未言，策马而去，心中却恨恨地想道：“这老头未免太可恶了，他借着这姑娘的美色为诱饵，暗中为自己拉生意，真是可恨之极！”想到此不由叹息了一声，暗忖道：“我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！这位姑娘既是如此难惹，我又何必自讨无趣？”可是那姑娘方才的情影，竟是那么根深蒂固地嵌在了他脑子里。他不禁又想，自己方才发出暗器，替她打下了那只雪鸡，她焉能不知？如此看来，她分明是不想理我。算了，我还是走吧！

这时，太阳早已下山了，巫山浮起了沉沉的暮色。

西北风瞿涛既决心丢下这段情思，便觉得心胸开阔了。只见远山近树，历历在目，白云如带，山花似锦，如此美景倒也稀见。

他掉转马头，心中忖道：“人谓巫山十二峰，乃天下奇景，我何不趁此观赏一下，入夜下山，明晨再登程入川，岂不是好！”想到此甚觉有理，于是又掉转马头，向山上行去。

山路崎岖，行了数里，人马已甚感疲累。尤其是那匹马，全身都已被汗水湿透。

瞿涛见眼前已是峰头，山花开满了山野，一道清泉，自峰上玉树似的垂挂下来，汇成淙淙的溪流，自眼前流过！他不由疲惫全消，当时把马拉过去饮水，自己也弯下身子喝了几口。

当他站起身来的时候，忽然发现面前站立着一个人。

瞿涛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可是当他看清了那人面目之后，却禁不住惊喜交加，脱口叫道：“石姑娘，原来是你！”

站在他面前的人，正是方才在茶棚遇见的那个姑娘。这时她已换上了一身丝绸的衣裙，立在一块凸出的石头之上。山风吹拂着她云似的一束秀发，衬以玉貌雪肤，真有如天上的仙子一般。但她面上却带出一丝冷笑，闻言之后，飘身而下，道：“你来这里作什么？莫非你不知道，我这地方，是不准人随便来的么？”

瞿涛怔了一下，陪笑道：“这么说，这座山是姑娘买下来的了！”

少女闻言，两道细眉倏地向上一挑，回过身来，用手指了一下，嗔道：“这么大的字，你莫非没有看见？”

瞿涛顺其手指处一望，只见一棵古松之上，刻着“闲人止步”四个大字。

瞿涛不由面色一红，微微笑道：“我只顾浏览眼前风景，竟误入姑娘禁地，真正是罪过了。”说着欠身打了一躬。那姑娘面色微微一红，后退了一步，薄嗔道：“你的马糟踏了我的水，又待怎说？”

瞿涛忍不住朗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你这话就太可笑了！”

他的话还未说完，就见眼前人影一闪，那姑娘已来至眼前，只见她玉手一晃，一掌直向瞿涛面上打来。

至些，瞿涛才知道，那老头所言果然不错，这姑娘真的是泼辣已极。当时不及发言，匆忙用右手向上一分对方的腕子，身形“唰”地退出了丈许以外！

那姑娘这一掌却并非真打，瞿涛身形退出的当儿，她已腾身跃到了一块山石之上。

只见她面上带出一种极为惊讶之色，一双剪水瞳子，凝望着瞿涛，冷冷地道：“原来你身上有功夫，好！我倒要看一看你有多大的本事，竟敢如此轻狂？”

瞿涛听这姑娘口带川音，语音娇脆，虽是轻浅怒骂的口气，听在耳中，却是好听，不觉更为醉心。但恐引起不快，忙摆手道：“姑娘不要误会，我即刻牵马下山就是！”

那姑娘一声冷笑，嗔道：“现在已经晚了！”言罢，身形再次向前一掠，如同飘花飞絮似的，已到了瞿涛身侧，娇躯猛地向下一沉，骈二指，直向着瞿涛右肋之上点去！

瞿涛向外一闪，只觉得姑娘指力十足，不免吃了一惊，当下用袖子向外一拂，暗运真力一挡，口中微微冷笑道：“姑娘欺人太甚，在下认输就是！”身子随着一挡之势，猛地拔空而起，翩翩如一只大鸟亮翅一般，已落于马背之上。他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无心之罪，改日致歉，再见吧！”说着一抖缰绳，正要驰去，那姑娘却发出了一声娇叱道：“野小子，你还想逃跑么？”

只见她身躯再次扑到，正正地拦在瞿涛马前，右腕向外一翻，寒光一闪，手上出现了一口长剑！只见她杏目圆睁，蛾眉倒竖，随着一声娇叱，手中剑闪起了一道寒光，直向着瞿涛前心扎来！

瞿涛惊呼了一声，他没有想到，这姑娘竟会对自己下此毒手，由不得霍然动容，身子猛然向后一仰，已自鞍上翻了下来。

姑娘一剑刺空，足尖一点，娇躯一个疾转，掌中剑向外一指，一招“摘星撩月”，一道寒光直向瞿涛肩上撩去！

瞿涛一咬牙，心说好丫头，我与你有何仇恨，竟对我下如此杀手，我瞿涛莫非会怕了你不成？想着，食指一弹，只听见“嗡”一声，竟把姑娘手上剑震得猛然抖颤了起来。

可是这位姑娘，掌中剑也确有一些惊人的手法。

这时她冷笑了一声，单手用力向后一带，身随剑走，掌中剑“唰”地带出了一朵剑花，直向瞿涛咽喉上点去！招式之快，有如疾雷惊电。

西北风瞿涛因存有“怜香惜玉”之心，未下杀手，这时见状，既惊又怒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还不给我撒手？”说着，他双腕一翻，一正一反，平着向上一贴！这是剑术秘宗中最惊人的“分光捉影”手法。

只听得“呛”一声，这口长剑，竟被瞿涛平平正正地夹在双掌之内！

少女娇叱了一声，用力向后一夺，那口剑竟似重有万斤，休想拨动分毫。这一下，不由令她打了一个冷战。

耳听得这英伟的少年一声狂笑道：“撒手！”倏见他身形向后一倒，右足尖飞出，直向姑娘眉坎之上点去！姑娘吓得松手向回一缩，掌中剑已到了对方手中。眼看他像一阵风似的，飞身上马，带着一阵朗笑之声如飞而去，她不由打了一个哆嗦！

少年瞿涛，带着胜利的微笑，一路策马如飞，直向山下奔去。

他跑出甚远，回头望时，仍能看见那姑娘婷婷的情影，遥遥地向着自己这边望着。瞿涛得意地狂笑了一声，感到一种胜利的鼓舞。

只是这种情绪，不久就消失了。他突然勒住了马，在暮色之中，看了一下掌中的剑，只觉得剑身透着蓝汪汪一团光芒，冷森森地逼人毛发，试一抖，剑上发出一圈圈的白色光环。

瞿涛心中不由怦然一动，忖道：“我只当是一口寻常宝剑，却未想到竟是一口宝刃！”

当时不觉细细观看了一阵，发现剑柄上铸有“银灵”两个凸出的字，知道这必是此剑之名！

他心中追忆这“银灵”二字的出处，不觉把这口剑信手翻过来，才发现在剑柄另一边，用极细的金丝嵌着三个小字，写的是：“石瑶清”，瞿涛不由暗中点了点头，心里不禁想道：看来，这定是这位姑娘的芳名了！

天色渐渐黑了，他一时的耽搁，竟忘记了时间。黑夜里在这陡峻的山路上行走，是太危险了。

巫山之上，石峰如林，巨石参差，形成无数屏障，要想觅一藏身之处，实在是太容易了。

瞿涛浪迹天涯，已有多年，野寺旧观，露天旷野，早已居住惯了，倒也毫不在乎。

他解下了马上的行李，找了一处背风岩石之下，把褥席铺上，系好了马，天可就大黑了。

在这荒凉的山岭之间，除了远处有几声狼嚎，竟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。

瞿涛仰卧地上，看着天上的流云，在星月之下有如万马奔腾一般，不禁想到自己身世孤单，孤剑走天涯，一事无成。想到此，悲从中来，不胜唏嘘！

同时又想到黄昏时所发生的事，自己本是一片爱慕之心，却不料弄巧成拙，反倒把如此一位姑娘给得罪了。想到此，更不由得心中发出了一声长叹！

那口剑放在枕侧，蓝汪汪的光华，眩人眼目。

瞿涛百感交集，横剑在手，剑面上映照出自己那张消瘦沮丧的面容，他不由低声念道：“石姑娘，石姑娘，你怎知道我对你的一番爱心啊！我好心想与你结交为友，你却误认我为纨绔登徒之流，怎不令人痛心？”说罢，重重地叹息了一声，信口道：“宝剑啊、宝剑！只有你才配得上美人的青睐，你可愿为我向你的主人，带上我的相思怀念么？”

诉说到此，声调凄凉，那无限的雄心壮志，都似乎消失了，儿女情愫竟使得这铁打的汉子，变得软弱了。

他凝目望着这口剑，看剑犹如看人，仿佛石瑶清那芙蓉似的面貌，苹果似的双颊，都出现了。

忽然一阵小风吹过来，瞿涛不由打了一个哆嗦，哑然而笑道：“我

这是怎么了？”

想着由地上一跃而起，横剑在手，朗笑了一声道：“想我瞿涛铁打的汉子，太虚如室，明月如烛，几曾为情愫所动，今夜……”

说着长剑一挥，冷焰如虹，满腹情愫激动了他豪迈的壮怀，就在这人迹不见的荒山野岭间，他施开了卓越的剑术手法，时上时下，忽进倏退，紧凑之处，但见寒光闪烁，哪见人影回旋，端的是“一羽不能加，虫蝇不能落”，令人叹为观止！

这一路剑法，足足施展了有一盏茶的功夫。最后，但见剑气一吐，抱元守一，夜风飘拂着他散乱的头发，真有“气吞山河”之概。

可是他却长叹了一口气，慢慢走到了石下，坐了下来。

做作的威风，并不能改变原有的自然气质，他把这口剑平平地放在枕匣旁边，注视了片刻，叹道：“真是一口好剑，但并非属我之物，我怎能据有？还是送还回去吧！”

想到此，不由得又有些为难。

只见他，剑眉微皱，心忖道：我已经开罪了对方，又如何再去见她？我虽是好心还剑，不要又被她误认为另有企图，岂不更糟？算了，这口剑，我还是包扎一下，托那卖茶的老头儿还给她，我自己也就死了这条心，取道入川就是了！

想到此，甚觉有理，心中倒也平静了下来。耳听着树叶被风吹得唰唰作响，东方那颗闪烁的启明星，似乎比平日出来得更早。

他知道，天色快亮了。想着就躺下身来，合上了眸子。

日间的疲累，很快令他进入梦乡，而且睡得还较平日更香，更热！一觉醒来，刺目的阳光，令他双目生辉。

他一向是惯于早起的，可是今日竟一反常态，起来得这么晚，却是罕见。

他翻身坐起来，鼻尖闻到的，是清冽的空气和一种野生的柚子花香。

那匹大黑马，正在身旁弯下颈子，啃食生在石缝里的青草，不时地打着喷嚏。

瞿涛吃了一惊，心忖道：“我怎么会起来得这么晚？”想着由地上一跃而起，忽然觉得身上落下了一件东西，瞿涛顿时一怔！

他低下头来，才看见，竟是一袭黑色的缎面绸里披风。瞿涛不由“哦”了一声。

这真是一件奇事。他双手把披风拿起来，细看了看，见披风四缘滚着银色的花边，领口处，绣着一双展翅的大白蝴蝶。

瞿涛看到此，不由面色一红。

很显然的，这是一件女用的披风，怎么会好端端地盖在了自己身上？

想到此，他心内“通通”一阵急跳。

忽然，他想到了那口宝剑，忙弯下身子去找，不由又令他吃了一惊——宝剑不见了！

他记得昨夜入睡时，这口剑明明放在枕边，怎么一觉醒来，竟会没有了？

这一惊，真是非同不可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他又平静了，轻轻点了一下头道：“这剑必定是那位石姑娘自己拿去了。”

想到此，心内反倒安定了下来，心忖：这样也好，倒省了我的事了。

可是当他的目光望见那件披风时，却禁不住脸上发烧，心想：莫非这也是那位姑娘为我盖上去的？想到此，不由纳闷地摇了摇头。

这是一件很令人费解的事情了，内心有说不出的感触，但无论如何，剑已被人取走了，而来人对于自己并没有恶意是可断定的！只是这件披风，该怎么解释？

俗语云：“最难消受美人恩。”自己为对方关怀，平白加衣，已是感歉良深的事情，自无道理再把这件考究的披风收下不还。

瞿涛真正感到为难了。

他反复地翻看着这件披风，忽见衣内有一个口袋，露出一个纸角！

当下不由心中一动，信手抽出，原来是一张二指宽的小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以后睡觉，不要忘记盖东西，山上风大。情怀可恤，剑术可嘉，宝剑我已取回，披风明日还我可也（可在原处候我）！”

上无称呼，下无具名，只有莫名其妙的这么几行字。

可是知情如瞿涛者，看到此，已不禁热血沸腾，欣喜欲狂，他兴奋得几乎要跳了起来。

转念一想，脸上却又禁不住一阵发热。试想昨夜的情形，自己可谓之标准的情痴，那样子要是被她看见了，岂不丢人？想到此，再落目于那纸条上的“情怀可恤，剑术可嘉”几个字，不禁大是惭愧！

看来一切都被她看见了，她必定是在自己熟睡之后，才出来拿走了剑，留下了披风，写下了纸条。试看这“情怀可恤，剑术可嘉”八个字，写的是多么托大，又是多么促狭的口气。想到此，更不禁阵阵脸热起来。转念一想，他却又不敢十拿九稳的断定，来人就是那位石瑶清姑娘，要是另外一个人呢？

左思右想，愈想则愈是不解，既喜且忧。

无论如何，自己要设法见她一面，探听一个究竟，如果真是她，也好把衣服还她。

想到此，忙把这领披风小心叠好；抖动时，衣上散发出阵阵温香，不禁神驰一番。

好难挨的一天，时间过得真慢！

看看天色已过了午后，瞿涛才翻身上马，直向山下行去，走了一程，便看见卖茶老头的茶棚了。

瞿涛怀着一颗焦灼的心，在茶棚前下了马。

卖茶老头望着他赫赫一笑道：“来啦？哈，我算着你大爷今天一定来！”说着低下头，以手遮着半边嘴，小声道：“你来得正是时候！”

瞿涛微微一笑，坐向一边。老头献上一杯茶和一小碟绿豆糕，一面笑道：“我瞧着她过去的，唏！今天打扮得比平常更漂亮了！一身大红！”

瞿涛心中一动，忙问道：“她跟你说话没有？”

老头点点头道：“有！有！说她一会儿就回来。大爷，你艳福不浅，我在这里摆茶摊有两三年了，还是第一次见她穿红，我看她今天像是有什么喜事，不然，怎么打扮得这么好看呢！”

瞿涛随口道：“你不要乱说，穿衣服各人随便！”

才说到此，就见山路上来了一帮子的人，细眼一看，才认出又是昨天那一群无赖少年。

老头笑得眼都睁不开了，连连招手道：“快来吧！坐！坐！坐！”

这群人大约有八九个，俱都是些登徒子弟，锦衣绣帽，油头粉面，嘻嘻哈哈闹成一团。

他们来到了老头的茶棚之内，熙熙攘攘挤成了一团，叫茶的叫茶，要凉面的要凉面。瞿涛忙让到了一边。

只听他们之中，有人笑道：“那小妞可是一朵带刺的花，只能看，不能摸！”

一个黑面少年，宏声笑道：“娘的，你有几个脑袋，还敢摸！”

说得大家一窝蜂的笑了，这时又听得一个人用尖细的喉咙道：“大家可得捂上一只眼，看多了会害眼的，夜里睡不着觉！”

一句话把大伙又逗笑了。

瞿涛听得心中十分气愤，暗中忖道：莫怪那姑娘这么厉害，对付这些东西，厉害尚恐不及呢！当时把头转向一旁，生着闷气！

忽然，岭陌上响起了一阵熟悉的马蹄声。

卖茶的老头立时噓了一声道：“各位肃静，别乱说话，看归看，千万别胡说乱动，人家姑娘可是来啦！”

这群少年答应着，立时鸦雀无声，掸衣的掸衣，整帽的整帽，现出一派斯文模样。

瞿涛见状，不觉好笑，其实他内心又何尝不想？

转念之间，蹄声渐近，山道上红影一闪，现出了那婷婷身材、千娇百媚的姑娘来。

众人，包括瞿涛在内，俱都感觉到眼前一亮，连一个咳嗽的声音都没有。

马上的姑娘，红衣红裙，两只玉腕上各戴着一只绿色翠环，更增娇艳。

她的马一直行到茶棚前，只见她妙目向棚内一转，两道秀眉，微微皱了一下，面上似乎微微有些失望之色。

瞿涛见状，大是焦急。

他因让位于这一群孟浪少年，自己屈居后座，这时见姑娘要走的模样，忍不住站了起来。

姑娘的目光，立刻盯住了他。

只见她面色微微一红，有意无意间，露出了一个可人的微笑，那失望之态立时一扫而光。

卖茶老头趋前笑道：“姑娘下马吧！是喝茶，还是吃绿豆糕？”

姑娘现出了一双浅浅的笑窝儿，杏目一抬，有意无意地又看了瞿涛一眼，遂即翻身下马，随口应道：“随便吧！”说着进入棚内，对棚内众人视若未睹，一直走进去，落坐于瞿涛身侧不远的座位上！瞿涛不知怎地，心内怦怦直跳，呆呆地坐了下来。

这时，所有的目光，都集中在姑娘一个人身上。可是这姑娘，却表现得那么泰然自若，落落大方，把盏轻饮，不时伸出玉指，理一下鬓边的乱发！

卖茶的老头笑着搭讪道：“石姑娘，今天好早啊！”

姑娘眸子一翻，浅浅笑道：“早什么呀！太阳都快下山了……”说着眸子向着瞿涛一瞥，抿嘴笑了一下，如贝的牙齿，闪闪生光。瞿涛忙点了一下头，可是不巧得很，姑娘的眼光又转过去了。他心内不由大为焦急，心

说这怎么好呢！昨夜那个人到底是她不是？我却该怎么问她才好？

想到此，把心一定，咳了一声，讷讷道：“石……”“姑娘”二字还未出口，却见对方一双明眸，忽地视向自己，那双亮如晨星的明媚眸子，含着微笑与情意。

瞿涛忙含笑道：“我……”

却见姑娘秀眉微微一耸，丢了一个“不要说话”的眼色，并且不显地摇了摇头。

瞿涛只得把到口的话又忍住了，他内心真是又惊又喜，几乎要眩晕了。

他这种不自然的态度，引得其他人有些奇怪，可是大家所注目的，只是这少女，谁也不肯把眼光浪费在瞿涛这个男人身上！

那少女喝了几口茶之后，目光向山边远眺了一下，忽然站起身来，娇声道：“我要走了！”

卖茶老头劝阻道：“天还早呢！再坐一会儿吧！”

少女摇头道：“不了！我还有事要办呢！”说着，眸子直直地视向瞿涛，引得在座诸人，一齐向瞿涛望去。少女见状脸色似乎微微一红，站起身来，直向棚外行去。

卖茶老头恭送她上了马，满脸堆笑道：“姑娘你好走，这是上哪去呀？”

少女用手上的马鞭，往那边山上指了一下道：“我的一件衣服丢在那边了，我要去拿来！”说着秀眉一扬，可是却再不好意思用眼睛向瞿涛这边看了。

只见她，轻轻策着马，直向山路上行去。

姑娘走后，棚内立刻闹开了。

卖茶老头笑着走到瞿涛身边道：“行！大爷，你这茶可是没有白喝！”说着一只手喜滋滋摸着自己的小胡子。那几个油头少年，更是不时地向着他指指点点。

瞿涛本就心急如火，此刻就更坐不住了。当时笑着站起来道：“我走啦，给你钱！”

卖茶老头一怔道：“你可别去追她，这位姑娘可是翻脸不认人的！大爷你要以为她看你一眼就动了心，那可是大错了！”

瞿涛不由心里一动，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不要乱说，我是有事！”说着走出棚外，解下缰绳，翻身上马，策马而去。

行了一段距离之后，他才把马头一带，转向山道行去。

这时他心内真可说是十五只水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又怕错过了时机，又担心自己错会了人家的意思，一路上忐忑不安，走走停停，行了三四里路，人马都已下汗。

天色将暮，山风飘着如带的白云，在眼前慢慢游过去。瞿涛勒住了马，心里着急地想：“糟了，别是我把路走错了，也许那石姑娘不是走这一条路！”转念又想道：“也许她回去了，而我却意乱情迷，自作多情，岂不可笑？”

这么一想，心立刻就凉了。当时长叹了一声，失望地掉过了马头。

正不知如何是好的当儿，却听得身后“扑哧”一声娇笑道：“才来呀！人家等了半天了！”

瞿涛忙转过身来，眼睛几乎都要花了。

那个几乎令自己着迷的姑娘，正立在那棵古松之下，半笑半嗔地看着他，杏目中微微现出一些怨色！可是她整个人却像一株春兰，婷婷玉立的身材，白里透红的一张脸，还有那微启的嘴角……

瞿涛几乎不敢直视她，因为她的美，几乎要使自己融化了。

他翻身下马，恭敬地抱拳道：“姑娘，我太失敬了！”

姑娘杏目微抖，欲笑又嗔道：“你这个人，当我不知道么？老实告诉你，你一到巫山，我……我就注意上你了……”说到此，脸上一红，改口道：“不是注意，是看见你了。”

瞿涛不由心中一怔，面色一红，讷讷地道：“姑娘你……有什么吩咐？我是说……”

少女不由抿嘴一笑，却又绷住了脸，道：“我会有什么事呢！”说着向前走了两步，玉手一伸，道：“拿来吧！”

瞿涛忙回身到马鞍上去拿那件披风。少女一笑，道：“我是说我的剑！”

瞿涛不由一惊，猛然回过身来道：“那口剑，莫非你昨夜没有拿走？”

少女秀眉微蹙，忍着笑道：“什么昨夜不昨夜？宝剑是你抢走的，你本事不是大得很么？你厉害嘛！”

瞿涛只当是真的，不由面色一变道：“这么说，那件披风，不是姑娘你留下来的了？”

少女笑嗔道：“谁说不是？”

瞿涛皱眉道：“那……那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少女忍不住低头一笑，用一只绣花的红鞋，踢了一下石头，抬起头来，哼道：“要不是看你一副可怜相，昨天晚上，我非把……”说着咬了一下嘴唇儿，用眸子白了瞿涛一下。

瞿涛这时一切都明白了，再仔细一看，可不是，那口“银灵”剑，好好地在她背后，不由窘得笑了笑：“姑娘真是好功夫，昨夜来去我竟然丝毫不知！”

少女笑眯眯地道：“功夫再高，也比不过你呀！说实在的，我倒是看错了你，其实你这个人倒是蛮好的！”

瞿涛本是豪迈个性，可是不知怎么，在这位姑娘面前竟变得斯文起来。

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姑娘过奖，昨日之事，多有得罪，还望姑娘不要见责才好！”

少女瞟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你别挖苦人了，说起来两个人都有错……”说着眼珠上上下下地望着瞿涛，脸色微微发红道：“我还忘了问你，你怎么知道我姓石呢？”

瞿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不但知道姓石，而且还知道姑娘的芳名！”说着轻轻地念了出来：“石瑶清——是不是？”

少女不由立时面色大红，她双目睁得又圆又大，好似极为惊奇，接着就明白了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你坏！一定是偷看了我的宝剑，对不对？”

瞿涛点了点头，一笑道：“请姑娘多多原谅！”

石瑶清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呢？你又是是什么猪名狗姓？”说着低头浅颦一笑，抬起头，以那双妙目注定瞿涛。瞿涛由不住内心大动。

这多少年来，关山万里，从没有一个姑娘令他动过心，可是眼前这个石瑶清，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，无不令他神魂颠倒。他几乎呆住了。

石瑶清见状，红着脸一笑道：“你这人真是……怎么了吗！怎么问你话不说呢！”

瞿涛立时惊觉，他沉声笑了笑，道：“姑娘见问，怎敢不答，我姓瞿名涛，初来巫山，还要姑娘多多关照！”

石瑶清口中念了他名字一遍，点头笑了笑道：“来了就来了，干嘛还要关照呀，这么老大的个子了……”说着抿嘴一笑，接下去道：“不过，话要说回来了，如果你愿意住在巫山，我倒可以给你找个地方住下来，可能比你昨天睡的地方强多了，而且离着我家也很近！”

瞿涛含笑说道：“果能如此，那太好了！”

石瑶清见他一口应允，似乎也甚为高兴，当时笑道：“我现在就带你去如何？”

瞿涛点头答应，二人各自上马。石瑶清催马在前，瞿涛紧随其后。石瑶清轻车熟路，一马领先，乌黑的秀发，云似的散在肩后。西北风瞿涛紧随其后，目睹她的风采，真有飘飘欲仙之感。石瑶清就像梦里的仙子一样，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心。

两匹马穿过了一片松林，涉过了一道溪水，眼前出现了突兀耸立的乱石，似乎已到了峰岭的尽头了。

石瑶清一勒马，回头笑道：“这地方叫乱石岭，不认识路的人，来到这里很容易迷路的！”说到此翻身下马。瞿涛也下了马。

石瑶清走向一处高可参天的峭壁边，用力地向石壁上一推，只听得“吱”的一声，石壁上竟出现了一个大石门，露出了一间整洁的石室。

瞿涛不禁大为惊讶，连忙跟随她走了进去。

但见室内打磨得极为平整，四壁石色纯白，并雕凿出许多石龛，以放置物品器皿，室内有石床一张，石凳数把，还有一张松花木架、白玉桌面的长桌。

最奇的是，案上文房四宝一应俱全，书案头上堆着不少的书。

瞿涛大为惊奇地道：“这里原来是有人住的啊！”

石瑶清含笑点了点头道：“谁说没有人住？只是现在才空下来！”说着走到室内一面石壁边，随手一推，立刻又现出了一间石室。

只是这间石室较小，可是却开有极具匠心的两扇石窗，光线从窗外照进来，十分清晰。室内只设着一个极大极厚的蒲团，似供修真之用。

瞿涛感叹道：“这必定是一位前辈人物修真之处！”

石瑶清忽然低下头，眼圈一红道：“这是我父亲生前清修的地方！”

瞿涛不由一怔，不知说什么才好，他有些歉然地道：“这么说，令尊老人家已经……”

石瑶清黯然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已去世三年了……”说到此，苦笑了一下道：“这是他老人家亲手开出来的地方，可惜在此住了不到两年，就

去世了！”

瞿涛坐下来，看着四周，感叹道：“这真是一处洞天福地，只是他老人家怎会想到在这个地方辟室而居，出入岂不是太不方便了？”

石瑶清不由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谁说不是呢？那时我父亲来此，是为了采炼一种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冷冷一笑道：“这种药，害了他一生，也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她微微一笑道：“我们谈这些做什么？你看这地方怎么样？如果还满意，可以暂借你住！”

西北风瞿涛知道她有难言之隐，也就不便打听下去，当时站起来笑道：“这地方太好了，只怕我这风尘仆仆的身子，玷污了伯父修真之处！”

石瑶清笑着嗔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！咬文嚼字，怪蹩扭的！你只要喜欢，住下就是了。”说着走出外间，自一处石龕内取来被褥铺好。那被褥全系雪白衬里、上好细缎制成，一双枕头上还绣着鸳鸯。

瞿涛不由大为惊异道：“这些东西，莫非都是令尊所用么？”

石瑶清一笑道：“才不是呢！这是我和姐姐来此住时用的……”说着不由脸色微微一红。瞿涛心内一动，也觉得不大好意思，奇怪地道：“你还有个姐姐？”

石瑶清微微一怔，好似发现说漏了话，却不便改口，当时脸色不大自然地笑了笑，道：“我是和姐姐住在一起的！”

瞿涛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石瑶清低下头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姐姐是一个患有怪病的人，自从来到这儿以后，从未出过巫山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忽然面色微变，注视着瞿涛，似难启齿地道：“如果你看见她，一定会大吃一惊的。”

瞿涛微微惊愕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石瑶清双目中滚下了两粒泪珠，以手遮面道：“你不要问我，这……这太可怕了……”

瞿涛想不透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可是对方既然如此伤心，也不便多问，当时忙劝慰道：“姑娘不必伤心，我是不应问这些的！”

石瑶清忽然抬起头来，满面泪水哀哀地道：“我生长在一个可怕、冷酷的家庭中，你怎会了解？你也不要多问，问我也不会告诉你的！”说着她站起身来，擦了一下脸上的泪，含笑道：“能够认识你这个人，我就很高兴了。”说着走出室外。

瞿涛忙道：“姑娘这就走么？”

石瑶清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天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，明天我会再来！”说着翻身上马，笑了笑，道：“你大概不会缺少什么东西，如果少什么，明天再告诉我，你是我难得一见的贵宾！”说着嫣然一笑，如芙蓉迎风。

瞿涛不由心旌摇动，忙自调息镇定。

石瑶清像风似的策马驰出，可是却又忽然勒住马，回过身来。只见她秀眉微蹙，道：“瞿兄，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，你夜里最好不要出来……”

瞿涛正要问故，但见她一抖马僵，那匹马已如飞而去。瞿涛目送她去远之后，才把马牵至林边，为之取下鞍物，系于树下，然后他转身进入石室。

这一切对他来说，简直是太奇妙了，也太神秘了。

他眼前所遭遇到的，就像是一篇传奇故事，而自己已步入了这篇传奇故事之中。

他把衣物略微整理之后，仔细观察这两间神秘的石室。又走到案前，随手翻阅了一下案头上的书。

这些书，全是属于“医药”一类的，诸如“本草纲目”、“华陀散草”、“扁鹊随医”等……名目繁多。

瞿涛翻看了一番，全是些不知名的怪草怪药名目。心中想道，这些书必是石瑶清之父生前留下来的，自己还是不要乱动的好。

可是，他的目光却在无意间看到一本红面的破旧书稿，书面上写着“神君散本”四个黑字。

这四个字，并非是刻印上去的，而是手写的，这“神君”二字，陡然使他想到了一个人。

他内心蓦地一惊，当时信手拿过来，翻开一看，他的猜想便完全证实了。

扉页上写着：“鬼面神君石天星壬辰年识于巫山石室”。

这几个字，把他吓了一跳，他合上了书本，心里吃惊地想道：“天啊，果然是他！”

对鬼面神君石天星，他是久仰其名的，此人是武林道上一个人人畏惧的怪杰，一身武艺高深莫测。最惊人的是，此人善制丹散，其药物具有神奇莫测之功效。晚年向道，走火入魔，更是诡异怪绝，人人视他如同鬼怪。

这“鬼面神君”之称号，据说是因为他那张奇丑无比的脸而得名。

想不到石瑶清这么一个艳美如仙的姑娘，竟会是这个怪人的女儿，真是令人难以想像！

他信手翻开这本“神君散本”，只见里面用红黑两色的墨汁，写着大小不一的字体，写的全是药物之名。

瞿涛看了一会儿，一点也看不懂。他合上书本，发了一会儿呆，脑子里不禁又浮现出石瑶清的身影……

一个艳丽绝伦的姑娘，一个巧合的机遇，使他内心刹那间充满了兴奋和激动，他决心要得到这个姑娘，不惜一切去得到她。

一件事情的发生，有时竟是那么突然。你认为像天边的绮云一样难以攀摘，毫无可能的事，竟会轻而易举地、神妙地成为伸手可及的事实！

瞿涛走出石室，在室外踱了几步。

这里四面环峰，高有千仞，形势之险令人望而咋舌，如非石瑶清带领，瞿涛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找到这里的。

站立在峰上，可以远眺扬子江的流水和平地上的尘雾，尤其是那流动着的美丽的云海。

阳光透过云层，变成瑰丽的七色彩虹，交织成绚丽迷人的奇景。

对于这个地方，瞿涛满意极了，久历尘嚣，蓦然登临如此仙境，他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超然脱俗之感！

在附近逗留了一段时间后，瞿涛返回石室。

在一个暗龕内，他发现了大批的器皿，锅碗齐备，还有半缸米，一些山芋、茯苓、首乌之类的东西。

有了这些，吃的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。

## 多情自古空遗恨

在这荒凉的山峰绝顶之上，夜是凄凉的。

晚餐之后，无所事事，瞿涛在室外行了一周，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月，似乎较平日多了许多。

他一人很是无聊，想骑马夜游一番。

可是一想到石瑶清的叮嘱，他就不便再乱走了。

但是，石瑶清对于他来说，似乎还是一个谜。

他决心要在今后的交往中，慢慢地去认识她。

午夜，他坐在蒲团之上，运行了一遍内功，只觉得神清气爽。时间差不多已过“子”时，瞿涛熄灭了灯，正要上床安息，忽见月光由窗口照进来，甚为明亮，不禁倏地触发了他的雅兴。

他穿上了一件外衣，轻轻推开了石门，月色之下的峰岭，比之白昼更美了一些。兴之所至，信步而出。

他脑子里虽想到石瑶清关照的话，心中不禁有些犹豫，可是也触发了他的好奇之心，还是走了出去。

他在附近山岭间走了一圈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态，于是又返回室内，准备关门睡觉。

朦胧之中，他耳中似乎听到了一丝轻微的响声。睁开眼睛一看，瞿涛不禁大吃了一惊！

他看见一个身着白衣、长发披肩的女人，正背墙而立，直直地看着自己。

那女人，脸上罩着一层黑色的面纱，虽不能看见她的脸，可是却可以看见她窈窕的身躯。

在沉沉的夜色之中，蓦然看见这么一个人，是相当令人吃惊的。

瞿涛猛地坐了起来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女人发出了一声媚笑道：“用不着害怕，我只是来拿一点东西！”说着转身走到了书桌旁边，右手一晃，立时发出了豆大的一点绿色火光。

她弯下身子，在案头上翻了一会儿，拿起了一本书。瞿涛见她所拿的，似乎就是那本红面的“神君散本”，不由心中一动。

这地方，既是石姑娘暂借与自己居住，自己就该全权管理。现在这个陌生的女人，走进来随便拿东西，自己如何能容得？

他勉强地镇定了一下情绪，又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这女人忽地回过身来，笑得全身打颤，道：“你问这些干什么？嗯！”

瞿涛由声音里，已断定此人决不是石瑶清。

这女人的笑声，令他毛骨悚然，因为她的声音虽是娇脆，可是音调却是又直又尖，很少曲折，有一种令人说不出的冷冷的感觉！

瞿涛双手一按床沿，已到了她的身边，道：“不许随便拿东西！”

这女人发出了一声冷冷的笑声，忽见她身躯一旋，左手五指向外一伸，直向着瞿涛脸上抓去！

瞿涛不由吃了一惊，因为她那手上，留有很长的指甲，如被她抓在脸上，那还得了！

他当时冷笑了一声，双掌向外一封，那女人发出了一串笑声，身形回荡之间，已扑出室外。

西北风瞿涛沉声道：“姑娘不道出身分，可就怨不得瞿某得罪了！”说着身形陡然一塌，箭似的追了出去。

那蒙面女人并未远去，正面朝石室站着。瞿涛一出来，她又发出了一声尖笑，猛地扑过来，双掌齐出，又向瞿涛脸上抓来。

瞿涛心中大是惊异，因为对方出手，几乎都是向着面部下手，这种招式，是很少见的。

他冷笑了一声，足下一个猛扫，双掌一进一退，向外霍地一送，发出了一招沉实的掌力。

那姑娘对于这种大力，似乎有些难以招架了。她身子陡然拔空而起，就在这一刹那，一阵风把她面上的黑纱揭了起来！

月光之下，瞿涛看清了她的脸，不禁吓得打了一个寒战。他真不敢想像，天下竟会有这么丑陋的女人。那是一张面色赤红、凹凸不平、五官错位的怪脸。瞿涛吓得身形退后了一步，口中不由“哦”了一声。

那女人身形随之下落，飘飘有如一方白绫，她忽然哈哈一笑道：“小子，真有一手，莫怪乎小清子看上你了。”说着又向前走上一步，隔着面纱细细地打量着他。瞿涛冷然抱拳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石瑶清的姐姐了！”

丑女忽地咧嘴一笑，道：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难道不怕……”说着又是一声怪笑，伸出雪白的一双手，指着他道：“你是看上了我妹妹不是？哈哈！你也和他们一样，是一个爱美嫌丑的人？你……”

她又发出一声怪笑，状似至为疯痴。

只见她笑了几声，慢慢走过来，双手忽地揭开了面纱，发出一声尖笑道：“看看我！怕不怕呀？”说着又自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瞿涛吓得直出冷汗，可是当他想到对方是真人时，他的胆力又恢复如常了。当时冷哼了一声道：“石姑娘，这并没有什么好笑的，你为何笑个不停？”

这丑女鼻中“哧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要骗我，你心里其实是害怕的，呸！呸！”说着又揭开面纱，跳了两下，怪笑了起来。

瞿涛不知怎地，反倒生出了一种同情之心，他知道对方这些动作，必定是由于极度的自卑心理作祟，而滋生出的一种无聊举动。由于对石瑶清深厚的良好印象，他对于这个丑怪的姑娘反生出了一些爱怜。当时不由得皱了下一眉，正不知如何对她才好，忽见远处岭陌上亮起了一盏灯光。瞿涛不由吃了一惊，忙引颈望去。

可是当他再回过头来的时候，已失去了那个丑姑娘的踪影。这附近山石树木甚多，自然无法找寻。

瞿涛心中正自纳闷，眼见着那盏红灯，以极为快捷的速度，向这边驰来，转眼间已到了面前，现出了石瑶清的身影来。

石瑶清穿着一身宽大的红色衣裙，满面惊异之色，一见面就问道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，发现了什么没有？”

瞿涛点了点头道：“方才你姐姐来过了，我因不知她的身分，多有得罪！”

石瑶清似乎有些发呆，左右看了一眼道：“走！我们进去说话！”说着匆匆熄灭红灯。二人随即入内，点亮了蜡烛，这时瞿涛才发现出她的面色极为苍白。

她仰头像是深思着什么，过了一会儿，才轻叹了一声道：“我不是

告诉过你，入夜之后不要外出么？”

瞿涛摇头道：“是她自己进来的，她说是来拿一本书。”

石瑶清苦笑笑道：“完了！”说着摇了摇头。瞿涛大是惊异，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你怎么这么说呢？”

石瑶清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姐姐虽和我是同父同母，可是性情迥异，自从她易容之后，性情更是特别怪异……”

瞿涛一惊道：“易容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石瑶清冷冷一笑道：“方才你莫非没看见她的脸？她本来很美的，可是后来……唉！”

瞿涛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惊道：“原来她的脸是后来变成这样的！”

石瑶清眼泪汪汪地问道：“这都怨我那个死去的爹爹……”

瞿涛忍不住问道：“鬼面神君？”

石瑶清看了他一眼，缓缓点了点头，苦笑：“你都知道了。”

瞿涛面色微红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方才看见神君所著的一本书，才……”

石瑶清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既然知道，我也不必瞒你了，我父亲自走火入魔之后，性情大变，晚年研究易容换相之术，几近疯狂，他最大的错处是不该用姐姐做试验……”

瞿涛不由怔了一下，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了！只是，神君为什么不把她的面容再恢复原状呢？”

石瑶清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要是那样就好了，我姐姐自从变相之后，性情大变，整日哭笑无常，她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面色微红，好似无法启齿，又抬头看了看瞿涛，才讷讷道：“我怕她会对你不利。”

瞿涛一笑道：“姑娘，你太多虑了，我和令姐并无仇恨，再说也无甚关连，她怎会对我不利？”

石瑶清又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？我虽和她有手足之谊，对她也不能不时提防，何况你一个外人呢！”

瞿涛眨了一下眼，说道：“姑娘大可放心，以后我对她注意些就是了！”

石瑶清这才回忧作喜，她忽然站起来道：“你的武功，我深深的佩服。我姐姐武功虽比我高，绝非是你的对手，我想她对你也莫可奈何！”说到这里，她一笑道：“天明之后，我要去采买些东西，约一二日即可以回来，你愿在这里等我么？”说着一双眸子，直直地逼视着他。瞿涛感激地道：“瞿涛一介凡夫，承姑娘多方关照，感戴之心难以言论，如姑娘不弃，愿作知己之交，如能长居于此，日夕与姑娘习武论交，真是何幸如之！”

瑶清不由“哧”地一笑，道：“又来了！好吧！我是直性人，一句话，只要你诚心对我，我今生今世当不会负你就是！”说着背过身去，微微以手拭了一下眼角的泪。

瞿涛知她身世凄苦，又因个性倔强，是以乍遇知己，即作海誓山盟之约，似如此真洁之女，尘世尚不多见，一时面色通红，只觉得一颗心通通直跳。

短暂的无言，却胜似有言，他们似乎都已感知对方的真情，良久，相视一笑，石瑶清道：“你要什么东西不要？我明天就下山了！”

瞿涛在孤灯之下看她，只觉得她是那么的美，那张苹果似的嫩脸，

仿佛吹弹得破，一时竟自看得呆了！

石瑶清面色微微一红，笑道：“真是的，人家在问你呢！老看什么……”说着把身子背了过去。瞿涛忙自镇定，微微笑道：“姑娘如需要采购什么东西，我下山一趟也就是了，又何必自己劳累？”

石瑶清瞟着他，笑了笑：“你能有这一句话，也就证明你是一个有心的人了，谢谢你吧！”

瞿涛一身钢骨铁筋，这时早已为姑娘的柔情蜜意折服了，他只觉得对方的美令自己无法抗拒。

人的一生，总是要有个归宿的！奇怪的是，每一个人——即使是最坚强的人，在一生之中，也总会为一个人折服的。

瞿涛就遇见了令他折服的人。他只觉得对方的一颦、一笑一举、一动，无不美到极点，令自己甘心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

石瑶清乍遇知己，更是如同古井抛石，热情澎湃，无法自己。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，两人都保持着几分含蓄，可是各人的心中都已把对方认定是意中人，真可说是相见恨晚，一见钟情。

瞿涛萍踪江湖，巫山驻马，巧待佳人，一腔喜悦心情，几乎是无法表达的，虽然他对这个姑娘还有些好奇，但是这样更加激发了他对她的兴趣。

他情不自禁握住了石瑶清的手，只觉得对方那温玉般的肌肤使自己生出一种莫名的快感。他低声地道：“石姑娘……我……”

石瑶清不禁全身一阵瑟瑟战栗。

她没有想到对方会有这一手，更没有想到瞿涛的胆子会这么大，他太放肆了。

当下两道蛾眉蓦地向两边一挑，忽地一摔手道：“你……”

可是当她的目光触到对方那双痴情的眸子和微微发红的俊脸时，一切的愤怒，顷刻间消于无形。

不知怎么，他的双颊蓦然间红了，就像升起两朵红云一般，她扭了一下身子，娇声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……好没羞！”

可是，当瞿涛再次握住她的手时，她却再没有力量拒绝了，她也不想拒绝了！

紧跟着，她那丰腴的胴体，被一双结实的臂膀搂住了。

石瑶清吓得几乎要哭了，连声道：“不要这样……不要这样……瞿兄……”

瞿涛眉心沁出汗珠，那双精光闪闪的眸子中，几乎要喷出火来。他那火热的双唇，已情不自禁地吻在了石瑶清的粉颊上。

“哦！姑娘……姑娘……”

他吻她的脸、眉、发和粉白如玉的颈项。

“瞿涛，你听我说……不要……不要……”

可是感情的奔驰，如平原驰马，如果在一开始的刹那间，你无力抗拒，那么后来就一发而不可收了。

石瑶清眼里滚出了热泪……泪水弄湿了她苹果般的双颊，那是一副弱者的表情，女孩子总归是女孩子，是受不了一点委屈的，即使她是心甘情愿的！

瞿涛像是一只饿虎，热烈地吻着她。

这在他二人来说，都是一生中破题儿头一遭。

尽管如此，二人仅有的一点良知，还能阻止着他们不要放浪下去，再进一步就不堪设想了！

那副结实的身子，有力地压下来，石瑶清挣扎着用力把他推开！

他们跌坐在地上，各自背靠着石壁，频频气喘。

瞿涛直着瞳子，意态朦胧，像个傻子。

石瑶清衣衫不整，秀发蓬松。

喘息了一会儿，他们清醒多了。

侥幸！真侥幸！没有做出有伤大雅的事情。

他们只是互相望着，用那双充满了羞涩和柔情的眸子，万般心意，俱在不言之中。

忽然，石门被推开了。

二人不禁惊得身子一动，但眼下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，他们只能用惶恐的眸子，望着门口。

一个面覆黑纱的女人，站在石门前。

她发出一串娇媚的笑声，音韵悠扬！

石瑶清忽地自地上站起来，羞涩地道：“姐姐……我们什么也没有做……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走，我们回去吧，”说着就要走出去。

那个黑纱覆面的女人，却伸出一双手拦住了她。格格地笑道：“清子，好呀你，半夜三更……”

石瑶清忽然叱道：“你胡说……”

瞿涛见状自是大惭，忙站起来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上前含愧地道：“你不要误会……”

石瑶清用臂一搪他，嗔道：“没有你的事……”

瞿涛只得后退。石瑶清理了理头发，强作笑脸，对那黑纱覆面的女子道：“我给你介绍一下吧，这是……”说着用手指了瞿涛一下，道：“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那个人，他的名字叫瞿涛！”

她姐姐发出了一阵荡人心魄的笑声。

灯光之下，她那身着黑裙的身子，在阵阵地颤动着，如果不看她的脸，只听这声音，那是多么娇脆动人的笑声！可是一想到她的脸，这声音就会变得那么阴森和怕人！

石瑶清又转过头来，对瞿涛含笑道：“这是我姐姐石霜清！”

瞿涛抱了一下拳，道：“失敬！”

石霜清似乎正在隔着这层黑纱全神贯注地打量着瞿涛，闻言之后，她笑了笑，回过头来，对石瑶清道：“这人是你让他住在这里的？”

石瑶清面色微微一红，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暂时借住几天！”

瞿涛不由汗颜，道：“如果不太方便的话！我可以立刻搬出去。”

石瑶清忙道：“不用！这房子现时没有人住，空着也是空着！”

石霜清也媚笑了一声道：“不必客气，你自然是住下去的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一直住下去，是不是？”说着格格地笑了几声。石瑶清不由秀眉微皱，她轻轻推了石霜清一下道：“姐姐！天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！”

石霜清冷然道：“我就是来找你回去的！谁知你竟会在这里胡来……”说着低下头又笑了起来。石瑶清见她当着瞿涛的面，竟是如此放荡，口不择言，不禁又羞又气。当时愤愤地说：“你如果不走，我就走了。”说着独自出门而去。

石霜清格格一笑，对着瞿涛媚声道：“那么我也走了，以后我会来看你的！”

瞿涛一时反倒不知说什么好了，只对着她尴尬地点了点头，隐隐听见她姐妹二人争论之声渐渐远去。

熄灭灯火之后，瞿涛仰卧在榻上，回想着方才的情形，还禁不住阵阵心跳，暗中忖道：好险！

如果那时让石霜清撞见，后果真不堪设想。自己一个男人，还谈不上什么吃亏，可是瑶清的贞节，岂不要毁于自己之手？

想到此，他禁不住冒出了一头冷汗。

可是转念一想，自己既非无情无义，而瑶清亦非弄情负心，二人虽未明言终身之约，可是却已有所暗示，有情人在一起，此类事情又怎能够不会发生？

但无论如何，方才那件事，自己总是太冒失了，今后必须要切实注意才是！

他由石瑶清又联想到了石霜清，二人虽是姐妹，可是在言行上，却有极大差别。

他实在不明白，为什么人一变性情，就连羞耻之心，也不存在了？

石霜清既然如此，自己对她要格外注意才是。他独自辗转反侧，左思右想，时喜时忧，不知过了几个更次，东方既白，他才沉沉进入了梦乡！

第二天，是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。

瞿涛在石室内，枯坐了一天！

他虽是不时地翻阅着书，或观望着风雨巫山的景致，藉以消闷，可是大部分时间，他的脑中仍然在追忆着那个可爱的姑娘，此时此刻，未免有些“英雄志短，儿女情长”了！

他脑子里想，自己已是二十好几的年岁了，实在也该有个家了。

眼前这位石瑶清，端庄淑静，秀外慧中，实是千里难觅其一的理想伴侣，自己又何必猜疑？

再说，自己堂堂一个男子汉，长住巫山，这样和对方相处下去，终究不是一个常事，还是早作定算，不如等瑶清返回之后，当面向她求婚，然后自己也就定下心来，离开这个地方了。

想到此，内心真是火似的热！

正当他意乱情迷之际，忽然听见石门上，有人在轻轻地叩着。

瞿涛翻身下床，问道：“是谁在外面？”

室外传出一片哧哧低笑之声，瞿涛立刻知道是谁来了，他忙把衣服穿好，犹豫地问道：“是霜姑娘么？”

门外又传出一阵格格笑声，瞿涛不由皱了一下眉，他无可奈何地走过去打开了门，却见石霜清穿了一身翠绿，头上那块用以遮面的黑纱，却摘去了，现出她那鬼似的一张脸来！

瞿涛不由吓得后退了一步。可是他立刻保持风度，微笑道：“姑娘深夜来访，莫非有什么事？”

石霜清闪身而入。瞿涛不禁吃了一惊，窘笑道：“霜姑娘，有事但请吩咐，夜深了，这样只怕不太……”

却不想石霜清霍地转过身来，冷冷一笑道：“怎么，只有瑶清来得，我就来不得么？”

瞿涛不禁面色一红，他强忍着心中的不悦道：“姑娘如以为我不该住此，我可以马上搬走，不必如此挑剔！”

石霜清回过身子望了望他，发出一声冷笑，却又笑骂道：“好狠心的小贼！你竟敢对我如此无礼，要不是看在我妹妹的份上，今夜何肯与你甘休？”

瞿涛忍着怒道：“姑娘有何贵干？”

石霜清慢慢在一张石椅上坐了下来，她手中拿着一个白色绸巾包，里边好像包着什么东西。

忽然，她尖叫了一声，一只手抚摸着膝头道：“啊唷！痛死我了！”

瞿涛怔了一下，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石霜清咧着嘴道：“方才我为了摘这几朵花儿，不慎自崖头上摔了下来，大概是错了骨了，你肯为我把错了的骨扭正起来么？”

瞿涛点点头，道：“这自然可以。”说着他走了过去，却见石霜清翘起一条腿来，短裙分开，露出了那条欺霜赛雪的白腿。

瞿涛不由心中一动，暗忖道：“此女夜半来访，未必是为这一点点事情，恐怕是另有心机，我需防她一防！”想着就立住了脚步。

石霜清见他如此，嘻嘻一笑道：“怎么，你不肯么？哎哟，疼死我了！”

瞿涛不由面色一红，转念一想，只要自己立心端正，她既是瑶清之姐，为她疗治一下腿伤，又有何妨？

想着弯下身子，去看她的伤处，却见她就手递过那个绸巾包儿，道：“你看看这几朵花可好？这是巫山的特产，只怕你没有见过吧！”说着把那绸巾包儿递了过来。

瞿涛伸手接过，只觉得分量很重，心中一动，暗忖：这是什么样的花儿，如此沉重？想着，退后一步，打开绸包，却见其中有一颗类似灵芝的东西，通体奇黑，油光发亮。

最奇的是，这黑亮的茎枝之上，生着一种小如粟米的奇形花朵，花色奇艳，红紫都有。

这时他鼻中又闻到了一种清香，沁人心肺。

石霜清嘻嘻笑道：“你闻一闻吧！”

瞿涛一时好奇，竟没有料到其他，当时情不自禁地把这棵奇怪的花，放到鼻端闻了一闻！顿时，就觉得一股幽香直入心肺，上透脑门，全身似有一种莫名的解怠，当他放下了手上的花时，整个身子竟情不自禁地倒下了……

以后发生的事，是那么的残酷！一个有为的青年，顷刻间毁于不幸！

一切的不幸都已成为事实之后，那萧萧的细雨仍兀自落个不停……

当瞿涛猛然醒悟，翻身坐起来时，才发觉自己身上竟是一丝不挂，赤裸裸地睡在床上！

这一惊，把他吓了个三魂出窍，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，他左右望了望，室内空无一人，只是榻上被褥零乱，枕畔散有几丝秀发和一支金钗！

这一惊，不禁令瞿涛出了一身冷汗！

他立刻跳下床来，找到了衣服，匆匆穿好，暗忖道：“天呀！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他几乎要昏过去了，靠着墙，思忖了一会儿，才想起了是怎么一回事，当时益发惭愧，几不欲生！

这一切，都是石霜清卑鄙的伎俩……

瞿涛不由一阵怒火上冲发梢。就在这时，他耳中听得一阵歌声，石门开处，石霜清含笑而入。她那张脸，白天看起来，简直比鬼还怕人，一脸横肉，麻麻一层毛，就像是毛栗子一样敷在脸上。瞿涛强忍着内心的怒火，他要把事情作个了断！在他心胸内，此刻已萌生了杀机！

石霜清格格一笑，她右手拿着一面铜镜，左手却在掠着头上的长发，媚笑着道：“早呀！我的人儿！”

瞿涛目眦欲裂，道：“无耻的贱人，你……”

他再也无法忍下这一口恶气了，当时右手一挥，“啪”一掌劈出！

石霜清格格一笑，身形一闪。

瞿涛的掌力，把壁上的石板整整地打下了一层。

石霜清竟笑得更厉害了，她跃身在石桌之上，笑着道：“姓瞿的，你已是的人了！一夜夫妻百世恩，你竟忍心打我！”说着又自放声怪笑起来。

瞿涛这时早已失去了理性，这女人竟会这么卑鄙、无耻！自己一生，已毁在了她的手中，自己还有什么脸去见瑶清？

想到此，真是痛不欲生。

他大吼了一声道：“你是梦想！”

说着，整个身子直向石霜清扑过去，双手一分，向着石霜清两腋之下插去。

可是他却不知道，这石霜清武功也非泛泛，她口中格格一笑，身形一偏，又闪在了一边，口中仍笑道：“姓瞿的，生米已成熟饭，我看你将就点吃吧！我妹妹瑶清，是不会再要你了！”

瞿涛冷笑了一声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丑鬼！你别作梦了！我瞿涛乃是顶天立地的男人，岂能要你这无耻的贱货，今天我要杀了你！”

他声色俱厉地说着，可是石霜清并不害怕，她尖笑了一声道：“瞿涛，你现在已不是从前了，你当我妹妹还会看上你？哈哈，你别梦想了！”

瞿涛狂笑道：“我杀了你，也就和你们石家绝了缘！”说着身形向下一塌，已再次扑到了她身前。

可是石霜清“唰”一声，已先自撤出了剑，冷焰向前一逼，瞿涛只得退后三尺。

“慢着！”石霜清高声叫道：“你难道还不知道，你已经……”

瞿涛身子又向下一塌，预备再次窜出去，可是他忽然觉得背后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！当时用手向后摸了一下，这一摸，直如当空炸响一个霹雳，他吓得身形一晃，道：“我的背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这时，石霜清又发出了一阵媚笑之声，道：“你明白了吧驼子……哈哈……你现在已是一个驼子了！怎么，我还配不上你么？”

瞿涛用力地往墙上碰撞着，可是怎么也弄不掉背上那个包袱。他又低头一看，发现自己的腰果然是弯了。

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实！瞿涛的腿顿时软了，“扑通”一声坐了下来！

他用一只手捂着脸，叫道：“天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竟变成了一个驼子？”

当他的手触摸面颊时，另一种更残酷的现象使他大惊失色！

他就像被抽了筋似的，打了一个寒战道：“我的脸……我的脸怎么了？”

石霜清格格一笑道：“瞿涛，我告诉你老实话吧！你已服下了我石氏门中秘制的易形易容丸，今生今世，你也变不回来了！”说着她尖声大笑，跳了一下，冷笑道：“你不是看我丑么？哈！现在你应该知道，你比我还丑，你和我都吃了这种药了！瞿涛，我们现在应该是同病相怜，如果你不反对，我们就结成夫妻吧！”

她弯下身子，格格笑道：“瞿涛，怎么样？”

瞿涛气得全身连连战抖不已，他咬着牙道：“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？”

石霜清怪笑了一声，道，“到了现在你还不相信？好的，这是镜子，你自己拿过去看看吧！”说着把手中的镜子掷了过去。

瞿涛接镜在手，对着脸一照，大叫一声，几乎吓得晕了过去！

镜中人，已不再是英俊的自己，而是唇翻齿露、鼻扁目斜的一个怪人，尤其是脸上一层毛栗一样的肉，更令人作呕。

这简直不是一张人的面孔，人不会有这么丑的！

瞿涛只觉得浑身丝丝冒着冷气，镜子脱手落了下来。

仅仅以“愤怒”来表达他的心情，那是不够的！他伤心、悲痛、愤怒……他甚至想到了死！

当他低下头时，一颗亮晶晶的泪珠，像豆子似的，滚落下来。

他强忍着极度的悲愤，抬起头问道：“石霜清，我们之间，到底有什么仇恨？你为什么要用这么狠毒的手段来害我？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整个身子，簌簌直抖，脸色也一阵阵发青！

石霜清由床上站起来，嘻嘻笑道：“你知道，我是需要一个伴儿的，可是谁会娶我？”

瞿涛冷冷地道：“所以你就用这种手段？”

石霜清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我恨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，自从你一来到这里，我就爱上了你，可是你对我丝毫也不在意，你只是爱我妹妹。我暗中发誓，一定要把你抢到手里，现在你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了！”

瞿涛哑声一笑，内心愤恨的怒火，已使他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。他缓缓站了起来，慢慢地向着她走过去。

石霜清仍不自觉，笑着说：“你我既已同床过夜，也就等于夫妻了，你可以搬到我现在住的地方去，那地方比这里好多了！”

瞿涛已走到了石霜清身前，冷森森地一笑，恨声道：“石霜清，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你害了我，也害了自己！”

霎时间，他全身颤抖，目放血光。

石霜清立刻觉出不妙，她身子向旁一闪，一抡手中剑道：“你要作什么？你……”

瞿涛哈哈大笑，他身子向前一纵，已到了门边，用手把石门重重地一关，发出了“砰”的一声巨响。

这时候，石霜清已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她大声道：“瞿涛！你不要糊涂，我不嫌你丑，我是很爱你的！要不然我也不会把清白的身子送给你！”

瞿涛一声不哼，伸手从床头上撤出了剑。

他回过身来，冷笑道：“现在太晚了，即使我杀了你，也不能补偿

你对我的创伤！你居然还有脸向我求情讨饶？”

石霜清面色一变，霍地扑到门前，正要用力去开门，却见瞿涛纵身过来，一剑刺了过来！

石霜清回身用剑一格，发出了“当”的一声，她身子乘机向左一窜，扑出了一丈左右。这时她先前的锐气，已一点也看不出来了。她面无人色地道：“瞿涛……你不要犯傻，我错了！”

可是瞿涛却像一只愤怒的狮子，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，他第二次扑过来，掌中剑“长虹贯日”，直向着她背心上刺去！

石霜清身子向下一蹲，双手托剑向上一迎，又发出了“当”的一声，并趁势用右脚的脚尖，一脚向着瞿涛心窝上点去！

瞿涛冷笑一声，左掌向下一切，石霜清赶忙缩足，同时身形一滚，掌中剑“晴空挥羽”，斜着刺出，向瞿涛侧肋之上划了过来！

招式险到了极点！很显然，石霜清这是情急救命的杀手招式。

就在这口剑堪堪已将挨近瞿涛的肋骨时，这位少年奇侠，发出了一声怪笑。他用双手在地面上一挥，整个身子弹起了七八尺高下。随着他急速的下落之势，他掌中的那口剑，向外一吐，白光一闪，那石霜清顿时发出了一声惨叫！

这一剑，齐齐地把她的一只右手砍了下来，鲜血像泉水似的喷了出来。

石霜清足下用力一点，负伤的身子，“嗖”一声窜了出去，“砰”一声撞在了石墙上，她身子一晃，坐倒在地。

瞿涛拧身而上，一声怒吼，手中剑就像是一道闪空的银虹一般，只听得“噗”的一声，已刺进了石霜清的前胸，剑尖由背后穿了过去！

石霜清口中“喔”了一声，她整个身子向前猛力一扑！宝剑一直贯穿到柄，鲜血顺着剑把流淌下来。瞿涛足尖向外一挑，石霜清的尸身仰面摔了出去！

瞿涛发出了一声狂笑！可是，这笑声接着又被饮泣之声取代了。

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，更不知自己为什么哭！

他匍匐在地上，不知哭了多久，最后，连一点力量也没有了，他才止住了哭声。他站起身子，糊里糊涂地想：“我还是死了吧！我不能再见瑶清了！”想着拿起了剑，正要住颈上抹去，忽然，他心中动了一下，摇了摇头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死，这样死了太不值得！再说瑶清回来，又该怎么想呢？我岂不是更留下不白之冤么？”当时丢下宝剑，脑中已是一片混乱，就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一般！

他把行李简单地整理了一下，背上了长剑，走出了石洞，天上仍飘着纤纤的细雨。

“瑶清姑娘……”他的脑子里，仍不能忘怀这个姑娘，他叹息到：“我们的缘分完了！”

他眼中淌下了两行热泪，口中喃喃地道：“瑶姑娘，你要原谅我，我不能再见你了！”

他走到后面，拉出了他的马。天空响着隆隆的雷声，乌云聚集得更密了。

瞿涛翻身上马，策马冒雨向山下行去！

可是这千回百转的山路，他已不能清楚地分辨，糊里糊涂地乱走一

气，雨却是下得更大了。

风和雨在空中咆哮着。瞿涛浑身上下，已经都湿透了。他看了看前面，竟然走不通了，胯下的马，也不禁仰头长嘶了起来。

眼前有一处凸出的山石，瞿涛翻身下马，看着风雨中的巫山，只见白茫茫的一片，雷声震得山摇地动！

瞿涛昏昏沉沉地靠在石头上，内心似乎被当空的霹雳震碎了似的……

雷雨一直持续了一天，瞿涛在石下蜷曲着身子，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中。

黑夜，大概是子时前后。瞿涛忽然被一种异样的声音惊醒了，他蓦地睁开了眸子，发现眼前有一盏红灯，红灯下，一个女人正在低头饮泣着，声音至为悲伤。

这情形，不由令瞿涛出了一身冷汗。他定目看了看，才看出来，这个女人竟是石瑶清！这一惊，差一点又让他昏过去，他忽然跳起来，想过去拉马逃走。

可是，一只玉手却死死地拉住了他。

瞿涛哑声道：“你是谁？快放开我，我不认识你……我……”

石瑶清失声痛哭道：“瞿涛，你不要骗我，你化成了灰我也能认识你……瞿涛……一切的情形我都明白了，我姐姐的死，是她自找的，她太可恶了，她不该这样对待你……”

说着她死命地拉着他的手，禁不住又失声痛哭了起来。

瞿涛也由不住落下了泪。他一只手遮着脸，颤抖着道：“姑娘，一切都晚了，我对不起你……我配不上你……你走吧！”

石瑶清忽地扑过来，抱住了他，泣道：“不！不！我们一块走，我不嫌你丑，我愿意嫁给你！你不能一个人走！”

瞿涛用力地挣开了她的手，猛地跑开去，纵身跃上了马，回头说道：“姑娘……我爱你……可是我配不上你……”

石瑶清忽然扑过来，抱住了他的一条腿，拚命摇晃着，苦苦哀求道：“带我走吧！哥哥，不要撇下我……我爱你……你就是变了鬼我也爱你……”

瞿涛用力地挣开了她，策马就跑。石瑶清拚命地在后边追赶，她边跑边叫道：“瞿涛……带我走吧！我不能没有你……我不能……”

瞿涛策马如飞，他狠心不去理她，可他的心却要碎了！

他拚命跑了一程，才定住了马。人马都喘成了一团，这时他耳中已听不见石瑶清的声音了。瞿涛再也隐忍不住，伏在马背上大声地哭了。

他想着石姑娘边跑边自挥着那盏灯笼的样子，那种真情的流露，忘魂的狂奔……一时心肝尽碎，再也坐不住，竟由马背上摔了下来！

当他慢慢地由地上爬起来时，东方已透出了鱼肚白，天也差不多大亮了。

这一阵乱跑，益发迷失了方向，反倒是向山上跑了。他只得把马头带回，悄悄地向山下行去！

前行不远，他看见有一条曲折的山路，心中盘算着，顺着这条路走下去，也许可以行抵山下，便沿着这条山路策马而下。

此时，雨已经停了，一阵阵的凉风，吹得人毛骨悚然，遍体生寒！

瞿涛策马疾行，他想尽快离开巫山。可是，他的目光，却忽然发现

一个人的影子，在山风里滴溜溜地转着。

瞿涛不由立时拉住了马，他认为必定是石姑娘又来了，便仔细地向前望过去。

却见那个人影，立于树下，从背影上看过去，极像石瑶清，瞿涛不由怔了一下。

他心中思忖道：“她还没有走么？”

就在这时，又吹过来一阵山风。那个立着的背影，被寒风吹得滴溜溜转过了身子。瞿涛定睛一看，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，差一点由马上栽下来。

他惊叫道：“天啊！这不是瑶清姑娘吗？”

想着单手一按马鞍，自马上飞身而下，起落之间，已扑到了树前。

一根红棱，垂吊着石瑶清的身子，在山风里滴溜溜地旋转着！

瞿涛只觉得眼前金星直冒。他的腿再也站不住了，“扑通”一声跪下来，口中大声喊道：“瑶清……”

他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口中一阵发咸，“哇”地喷出了一口鲜血，顿时栽倒在地，人事不省……

瞿涛醒来之后，把石瑶清埋葬在她居住的石楼之前，并竖立了一块墓碑。在墓碑上，他深情地刻下“玉女石瑶清之墓”七个大字。

他发誓，今生今世，绝不离开巫山！

石瑶清虽然死了，可是她仍然活在他的心中，他就是靠着这一点幻想才活下去的！

每逢晨昏，他总要在这一石墓前，徘徊徜徉一番，修剪一下墓前的松柏，拔一拔墓边的野草。

在这座石楼附近的旷地上，他种上了杜鹃花，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，这些杜鹃花便开得一片烂漫，红的，白的，紫的，争奇斗艳。

这时候，瞿涛总爱对花神驰，他常常幻想着，这些花，也许就是瑶清变成的，用来安慰自己的痴情和寂寞！

他——西北风瞿涛，就是这么一年又一年地生活着，人们淡忘了他，他也与世隔绝了！

光阴荏苒，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……

瞿涛讲完了自己的爱情经历，发出了一声喟叹，频频苦笑，目光望着萧苇，道：“小苇，我想这故事，你过去并不大清楚吧！”

晴空一羽萧苇和车钗，早已听得如痴如醉，唏嘘不止，尤其是听到了最后，车钗竟自泪加雨下，抽泣起来。

闻言后，萧苇点了点头道：“这故事实在是太感动了，铁石心肠的人，也会为之落泪！大哥，这多年来，莫非你一直住在巫山？”

瞿涛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目眺前方。

他苦笑了笑，道：“这是我心甘情愿的，这样我才比较快乐！”

车钗一面擦着眼泪，一面抽泣道：“瞿大哥，以前我不懂事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没有想到大哥你竟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太感动了。”

西北风瞿涛回过身来呵呵一笑道：“姑娘，你太伤感了，我方才不是说过，这只是一个故事，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，你又何必伤心落泪？”

他口中虽这么说着，可是那双眸子里，却早已禁不住泪光婆娑！

车钗见状，反倒不敢再伤心了，只怕勾起他的伤怀，她微微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家世代居住巫山下，竟不知道，此处有如此一个洞天福地，更

不知有石氏姐妹和大哥你！”

瞿涛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近十数年以来，我从没有下过山。”

他目光注定在车钗身上，点头道：“不过，令尊大人，我却是久仰的，九头金狮车飞亮，是没有人不知道的！”

车钗听他竟提到了父亲，一时不禁悲从中来，低下头去，落泪不已。

晴空一羽萧苇冷冷一笑道：“大哥，你莫非不知道，车飞亮如今已不在人世，去年就丧身敌手了！”

西北风瞿涛吃了一惊道：“哦？有这种事？”

他望着车钗，皱了一下眉道：“令尊武艺高绝，人多势众，怎会死于他人之手？这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
这是车钗一件伤心的事，她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是非曲直，我也不知，这人姓边名瘦桐，是当今首屈一指的少年奇侠，武功之高，令人莫测高深！”

晴空一羽萧苇却禁不住在一边微微冷笑起来。

西北风瞿涛闻言，眼望着窗外，停了一会儿，回过头来说：“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莫非姑娘就算了不成？”

车钗禁不住面色微微一红，她讷讷道：“不瞒瞿大哥说，我这一点本事，万万不是那边瘦桐的对手！”

晴空一羽萧苇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车姑娘此话不错，那边瘦桐自幼得异人传授，一身功夫十分了得！”

瞿涛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难道你也不是他的对手么？”

萧苇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也不是他的对手！”

西北风瞿涛闻言后呵呵笑了，他道：“这么说，我倒要会他一会了。”

晴空一羽不禁面色一喜，笑道：“如得大哥援手相助，那边瘦桐必不是敌手！”

可是他说完这句话后，立刻就后悔了，他以为这种请人报仇的行为是可耻的！

车钗闻言不由一怔，急道：“瞿大哥已发誓不下巫山，怎能为你我之事，自毁誓言，那岂不是我二人之罪么？”

萧苇不由一怔，心道：“怪也，这姑娘竟是真的弃杀父之仇不报，反倒处处为那边瘦桐开脱，真令人不解！”想到此，内心浮上一种莫名的愤怒，冷笑道：“这个，姑娘就不要操心了！”

西北风瞿涛道：“我一生最恨仗技欺人的人，这边瘦桐虽然年岁不大，看来为人却是太过任性，自负欺人。”说到此，他看着二人道：“二位既是我这醉风楼的客人，我焉能坐视你们被人欺凌？我自有办法会他就是！”

晴空一羽萧苇冷冷地道：“老哥哥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我二人并没有要求你，那边瘦桐虽和我有点仇恨，我却并不想借助于你，你应该知道！”

瞿涛那刺猬也似的胡子，一根根倒竖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小苇子，你不要看我是化外野人，其实江湖中事，我多少也有些耳闻！”说着他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那边瘦桐，我是听人说过的，闻听此人为人正直，武技超群，只是锋芒太露！你当我会出手伤害这么一个人么？那你就错了！”

萧苇不大好意思地笑了笑，道：“是非曲直，各人见解不同；只他对我萧苇忘恩负义一节，我就是瞧他不起！”

瞿涛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当初来醉风楼，我传你武功时，曾对你

说过的话你莫非忘了？”

萧苇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已记不起来了。”

瞿涛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我虽是兄弟论交，可是你却是受我武技最精的一人，你如今被那姓边的打败了，我这老哥哥脸上总是无光，所以……”他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虽明知那边瘦桐为人不恶，却也要会他一会了！”

萧苇苦笑，道：“想不到，你的火气还是这么大，不过，我先说在头里，这可是你自愿的，我并没有勉强你！”

瞿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苇子，在外面跑了几年，你倒是变得聪明多了，我喜欢你也就是这一点！”

萧苇和车钗都忍不住笑了。可是车钗内心却暗暗地为边瘦桐担心！

边瘦桐这个人，虽和她不过数面之缘，可是不知怎么，在她内心，竟会占下了这么大的一个位置。

她默默地回想着这几次和边瘦桐会面的经过：第一次，是在父亲八十寿筵上，这也是最令自己痛心的一次！第二次，是在边瘦桐中毒后，移居“虎风岭”，自己伪装投降见过他，也就是这一次，自己对于这个人的认识开始有了转变，并偷偷地爱上了他。第三次，是在押送边瘦桐的途中，自己偷偷把他和哑童放下小舟，可是仍然被南海双鸥追上，劫走了。

车钗还记得，那一次，她是多么的伤心，多么至诚地在为他祈祷！

第四次……也就是最后这一次！

想到这里，她的眼圈红了。

她还记得，边瘦桐当时那种愤怒的样子，可是在自己的目光下，他竟变得那么柔顺，那么听话的走了！

想到这里，车钗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她知道自己已偷偷地爱上他了，她也知道这种爱是多么荒唐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！

可是无论如何，自己爱上了他，这是真的。而现在要让自己计划着去对付他，将是多么不自在的一件事呀！

她默默地不发一语，用绣针一针针地绣着缎面上的鸳鸯，气氛暂时平静下来。

这时，瞿涛慨然地叹了一口气，走出室外。晴空一羽萧苇紧跟着走了出来。

他二人走出了长廊，来到了平台上。瞿涛忽然回过身来，用力地抓住了萧苇的双肩，道：“小苇子，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爱上她了？”

萧苇心中不由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爱上谁了？”

瞿涛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位车姑娘呀！”

萧苇不由呆了一呆，他面色微微一红，笑道：“大哥，你不要开玩笑！”

瞿涛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你不要骗我，我是看得出来的！”

晴空一羽萧苇不由苦笑一下，讷讷道：“我……”

瞿涛伸出大手，重重地拍了他一下道：“不要害羞，我知道！”他叹了一口气，接下去道：“也许现在我劝你已太晚了，那么……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萧苇后退了一步，摇头道：“现在说这些太早了，我和她不过才结识几天而已，而且这姑娘像是有很重的心事！”

西北风瞿涛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年轻人，拿准了主意，就不要再三

心二意，迟则生变！”

他又在他肩上拍了一下，道：“这件事我可以帮助你！”

萧苇呆了一下，道：“大哥，你可不要乱来！这事情是冒失不得的，一来人家姑娘不一定愿意，再者，我眼前事情太多！大哥，不瞒你说，赤城岛完了！”

瞿涛哼道：“我早就对你说过，夏侯三那人不可久处！”

萧苇冷哼道：“你猜错了，赤城岛并非坏在夏侯三手里，而是被红线金丸边瘦桐一手挑了！”

瞿涛“哦”了一声。这老人满头乱发，一阵颤抖，根根的挺了起来，双瞳内泛出了两道精光，他沉声道：“是怎么一回事，告诉我听听！”

萧苇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详细情形你也不要问了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和夏侯三以及西珊岛的海胡子，都栽在这个人手里，我们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，如今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牙关紧咬，星目放威地哼了一声：“如今我和他已是不共戴天的大仇人……此仇不报，这口怨气永不能消！”

瞿涛只是频频冷笑，不发一语。

晴空一羽萧苇道：“夏侯三眼下和岛上剩余的兄弟，也来到了中原，他们也在找寻边瘦桐，欲报此仇，赤城岛是完了……我们只要有三分气在，此恨必雪！”

瞿涛闻言冷笑了一声，自语道：“这娃娃也太狂了……”

萧苇脸色微微发窘，道：“不瞒你说，这次来到巫山，我是想学你的‘乾坤一十三掌’，你肯传授我么？”

西北风瞿涛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说得好轻松！这乾坤一十三掌，岂是三朝五夕能学会的？以你今日功底，虽是事半功倍，可是如无一年的苦练也不易见功！”

晴空一羽萧苇闻言之后，现出一副失望的神情，叹息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我的仇短时是不容易报了！”

瞿涛冷哼道：“小苇子，沉住气，这笔仇，包在我身上就是了。”

萧苇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是我萧苇的事情，我不想让大哥牵扯其中。”

瞿涛哼道：“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，到时候再说吧！”

萧苇不由心中一动，讷讷道：“这么说，大哥莫非要诱他上山不成？”

瞿涛点了点头，遂又笑道：“你既有心学我的乾坤一十三掌，就该从今天起，痛下功夫，自不难有所成就，报仇的事先丢开不谈才是！”

萧苇星目一亮，不由大喜，他知道眼前这个怪人，已答应把他生平的绝学“乾坤一十三掌”传授给自己了。这是一个极难得的好机会，萧苇自不会放过。他当时紧紧握住了瞿涛一只手道：“一言为定，你却不能说了不算数呢！”

瞿涛沉声一笑，道：“我这醉风楼，多年冷清，如今来了你们这两个客人，好像又恢复了生气，使我这丑怪的老头子，也有了伴儿，只要你们愿意，可以永远住下去！”

自此以后，晴空一羽萧苇和车钗，就在这“醉风楼”里住了下来。

萧苇自此绝口不谈“仇”字，只是每天辛勤地随着瞿涛苦练掌功，可是这种高深的武学，进展是极慢的，短期内很难看出有什么特殊的成就。

至于那位车钗姑娘，在伤心、伤情双重打击之后，更由于身上的伤病，使她厌恶江湖，怀恨家里的人，而眼前这个地方，倒是一个舒畅身心的

最好的地方。她也就暂时住在这里不走了。

瞿涛虽是一个又丑又驼的老人，可是当车钗获悉此老以往的那些经历之后，对于他非但没了厌恶之心，反倒生出无限敬爱钦佩之情。对于萧苇这个人，也同时有了好感。可是，这并不能取代边瘦桐在她心中的位置，这是多么的矛盾！

未来是那么渺茫，谁知道以后会生出些什么特别的事呢！

## 山雨欲来风满楼

这一年，江湖上掀起了一股“讨边”的潮流！

红衣狮门教主铁麒麟车卫、武当掌门杖仙朱白水和天池上人，还有南少林派的涵一大师，是“讨边”的激进派。

在消极的一面，有南海双鸥和西北风瞿涛，西珊岛的海胡子……还有那青须客雪亦赤。

这些人，在江湖上，无不是有声望、有势力、技艺超群的人物，他们多是上了年岁的老人。不要以为老年人好欺侮，火性小，就拿眼前这些人来说，简直没有一个是好说话的。而且，他们更经不起挫折，皆都是些自负、狂傲的人，一点点小仇也要报复的，因为这关系着他们每个人的“面子”！

在消极派仇人中，还包括晴空一羽萧苇。他虽然同样是边瘦桐的仇人之一，可是他却和他们表现的不同。他只是静静地一个人退隐深山，向他的老朋友瞿涛苦练绝技，他要以本身的功力，来洗雪前耻，他并不希望他的老朋友瞿涛牵扯其中；至于瞿涛怎么想，那就是瞿涛个人的问题了。

反过来，有些人物就不同了。比如铁麒麟车卫，为报父仇，就拉拢了不少人，有天池上人、朱白水、涵一大师……

他一败再败，可是仍不死心，还要发动更多的人，来达到他复仇的目的！

如果单单从“复仇”的意义上来说，车卫为了父仇，锲而不舍，倒也无可厚非。可是他所采取的这种手段，却是太不高明而且可卑了。

他目的是“复仇”，可是结果这个“仇”却变得更大了，弄得到处是腥风血雨，追根揭底，车卫实在是罪魁祸首！

前面曾提到“海空长老”这个人，并说过涵一大师与“海空”的一段渊源，那是一点不错的！

江湖上最后的一次封剑，是在洛阳天池。

在这次封剑大会上，有十六位资深的武林人物参加，其中就有海空长老。据说，海空长老在封剑会上遇见了他一生的十二个大敌。因此会后，人们纷纷谣传，这位年已近百的海空长老，死在他的仇人手中了。

这个谣传，直到如今，人们还是深信不疑。

因为自从那次封剑大会以后，海空长老就再也没有出现过，可见他是圆寂了。

当然，也有极少数的几个人知道，海空并没有死，目前还健在。他隐居在巴山深处，过着世外桃源生活。

他居住的那处地方。名叫“天台岭”。

这是一处很高的山崖，是普通人很难到的一个地方。海空长老座下有三位弟子，算起来也都有七十开外了。

这三个弟子，是龙、虎、风三位老禅师。

提起这三个人来，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的，可是随着海空的隐退，这三位禅师也都失踪了。其实他们也和海空长老一样，如今都还健在，而且生活在一起。

在巴山天台岭的“凌云寺”内，这师徒四人，以及二三十个弟子，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。

他们这种不问世事的日子，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了。海空长老如今

已是百岁之龄，命已知天，每天打坐念经，不但自己不问外事，而且关照他的三位弟子，不许无故下山，更不许再管闲事。

所以这多少年来，江湖上没有一件事牵扯到他们，倒也落得个安静自在。

可是，天下事就是这么怪，自来求静反动，既生存在人世之中，要想真正的跳出红尘，真是“谈何容易”！

这一天，天方黎明，凌云寺的和尚已早早起来了，早课方毕，诵经的诵经，习武的习武。

龙、虎、风三位禅师在参拜过海空长老之后，各自回到了禅房，自研心法！

这时，凌云寺外，走来了一个老和尚，其实说他是老和尚已名不副实，因为他既没有穿僧衣，也没有披袈裟！只是在他那一颗光头上，明显的烙着九个香疤，这是和尚的标记，一般人却是没有办法冒充的！

这个老和尚一脸的失意表情，一双寿眉紧紧地皱着。

他在凌云寺门外徘徊了很久，始终不敢进去。

这个人，正是南少林派的涵一大师，自从败在了红线金丸边瘦桐手中之后，他依誓扯破僧衣，就地还俗，并受了天池上人一顿奚落，灰头土脸地离开了巫山。

在无可奈何之下，他想到师兄海空法师，想请这位老师兄为自己出这口恶气。

可是当他来到凌云寺前，一想到师兄那种严厉的作风，却又望而却步，不敢入内了。

左思右想之下，他才叹息了一声，向寺门内行去。

迎面走来一个和尚，看见他，怔了一下，道：“喂！来人止步！”

涵一大师双手合十，苦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僧涵一，前来面谒长老，请代为通禀一声。”

这位弟子不由呆了一下，他法号“戒三”，乃是寺内幼辈弟子，这时间闻言，不由吃了一惊！当时忙上前行了一礼，惊诧地道：“二师祖……你怎么穿起俗衣了？”

涵一摆了一下手，道：“不必多问，快快通禀去吧！”

戒三小和尚道了声：“是！”匆匆转身而去。

涵一大师在寺院内慢慢踱着，心中盘算着见了海空长老的说词。

过了一会，小和尚跑回来，道：“二师祖，请随弟子来，长老正在练习气功，请在禅房稍坐！”

涵一大师点了点头，随着小和尚穿廊入殿，来到了后面禅房。

只见奇花异草，绕室环生，一双双蝴蝶儿飞翔于花丛之中，气氛是那么的安宁，似此洞天福地，真正是出家人理想的修行地方。

他未免引起了一番感慨，想到了自己，如今已是风烛残年，好生生的却要管人闲事，以至惹下如此事端，如今被迫还俗，一无去处，比之师兄这种坐享晚运，真是相差何止千里。

想到此，不胜感慨之至。

落坐禅房后，小和尚献上了一杯香茶。涵一挥了挥手，小和尚退出室外。

这地方早先他是常来的，海空长老并非外人。如非是他今日被迫还

俗，身分不同，他根本无需通禀，便可直接入见。

禅房左面，连着一溜宽敞的殿舍。

海空长老每日行禅练功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是禁止任何人出入的。

所以那戒三小和尚，只敢把他带入禅房，而不敢入内禀报！

涵一坐了一会儿，海空长老仍未出来。涵一只知道这位师兄武功高绝，却不知道已达到了什么程度。

他轻轻地离位而起，走到殿门旁边。门前的竹帘深深地垂着。涵一大师轻轻以手揭开一道缝隙，向内看了一眼，就见师兄正自盘坐在一个大蒲团上，闭目调息。

自从上次辞别这位师兄，已有五六年不曾见面了。

如今在涵一眼中看来，这位师兄实在是越活越年轻了。

只见他满头黑发，长可披肩，其色如墨，只是两道眉毛又白又长，像扫帚似的伸向鬓边。

对于师兄晚年蓄发一节，涵一不大明白。

这时见他身上穿着一件纯白的衣裳，赤脚未着僧鞋，脸上皱纹重叠，一层一层，真不知有多少层，可是颜色红润，和童子一般。

看到此，涵一就知道，这位师兄，虽是年已过百，可是他的身体，却较以前益发的健康了。

海空长老双手合十，两足相对，纹丝不动地坐在蒲团上，在他鼻端，有两道粗细如小指般的白气，时出时入，最长时几乎触着了地面。

如此吞吞吐吐，时快时慢，进出不已。

涵一心中不由又是惊异又是敬服，他知道这是一种极为高深的吐纳功夫。

由这种情形看起来，海空师兄分明已练成了内功上最精湛的“二气分功”，已臻化虚为实、凝气成质的地步。

这倒是涵一大师没有想到的。

他仔细地看那两道白气，就像两条通灵的白蛇，随着长老的呼吸，灵活地进出着，一触即收，灵巧到了极点。

如此调息了一阵之后，海空长老面上已微微沁出了汗珠，他那双白眉，也微微蹙在了一块儿，似有无穷痛苦模样。

涵一大师心中正自不解，忽见海空长老的身形猛然大动了一下，口中“啊呀”叫了一声。他鼻端那两道白气，迅速地收了回去。

海空长老气恼地张开了双目，恼怒地回过头来，口中叱道：“什么人偷看？还不与我进来？”

涵一吃了一惊，这才知道，自己帘隙偷看，竟差一点坏了师兄的气机。当时，只得揭帘而进道：“大师兄，是我！”说着双手合十，深深地向着这位佛门高僧行了一礼。

海空长老白眉一皱道：“是涵一师弟？”

涵一大师汗颜地道：“正是涵一，师兄你怎么认不出我了？”

海空长老猛地站起来道：“既是涵一，你怎么会这副模样……你……”说着一手指着他身上的衣服，责怪地道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还俗了不成？”

涵一大师自幼跟随这位师兄，又敬又怕，闻言吓得身子瑟瑟直抖，

他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师兄，此事一言难尽！”

海空长老面色一沉，道：“你快说来听听！”

涵一大师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师兄，你许久不入江湖，现在江湖上一些事情你也不知道了，这件事……唉！”

海空长老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，不发一语。

涵一大师直直地坐了下来，很是发窘地道：“师兄，现在江湖上出了几个少年人物，很是飞扬跋扈，其中有一个号称红线金丸，叫边瘦桐的，师兄可知道么？”

海空长老沉着面色，点了一下头，道：“这人我有耳闻，他怎么样？”

涵一大师心中一动，他本以为长老不知道，却想不到他竟然知道，当时顿了顿，嗫嚅地道：“这人……这人……”

海空长老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必吞吞吐吐，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就是！”

涵一长叹了一口气，低下头道：“我有辱师兄教诲，如今被迫还俗，尚请师兄做主，以求公道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就见海空长老身形一晃，已来到了他的面前，只见他双臂一张，已按在了涵一的肩头之上。

涵一吓得面色大变，道：“师兄！请手下留情！”

海空长老厉声道：“一定是你在外胡作非为，有辱我佛门规矩，才落得如此模样！涵一，你快快实说，要知我这个师兄，对于本门孽徒，向来是不宽容的！”

涵一吓得额角直冒冷汗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师兄请先息怒，容我慢慢说来。”

海空双手一抖，涵一整个身子由不住踉跄退出了数步，差一点一跤摔倒。涵一长叹了一口气，双手合十道：“师兄不必如此，其实这件事，师兄不管，也就罢了，何必如此动怒！”

海空长老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涵一，你空负我对你多年的心血了，这几年没有见你，现在竟然弄成了如此模样，居然背佛入俗，你……你真……”

涵一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师兄，这全是那个边瘦桐逼我如此的！”

海空长老面色一沉道：“你这是胡说！你和那边瘦桐有何仇恨，他会逼得你如此走投无路？”

涵一大师苦笑道：“因为红衣狮门的车飞亮是我故交，那边瘦桐因与车飞亮有仇，因而以他独门暗器红线金丸毙车飞亮于酒宴之间。这件事本已了啦，可是那边瘦桐又兴起斩草除根之心，更欲加害车飞亮的一双子女，是我看不下去，才出面干涉，不想那厮武功了得，我竟险些命丧其手……”

说到此，连连摇头叹息不已，又道：“那小辈尚且扬言，即使师兄你出面，他也不怕！阿弥陀佛……罪过！罪过！”

海空长老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老衲不信，凭你数十年功力，竟会连一个娃娃也敌不过？你一个佛门高僧，落得如此模样，不觉得惭愧么？”

涵一大师垂首红面道：“我方才所说句句实言，师兄不必多疑！莫非我还会骗师兄不成？如今江湖中人，哪一个不对这边瘦桐畏之如虎，却又莫可奈何！”说到此，他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此次来找大师兄，并非是为雪我自己私仇，而是想请师兄为武林同道，为我佛门主持正义，对边瘦桐略为处置，以昭天下！”

海空长老手捋银髯，冷笑道：“你以为老衲会听你一面之辞么？涵

一，你既来到了凌云寺，就好好在此住下来！”说着目光在他身上一转，道：“这身衣服，你快快与我脱下来。”

说到此，摇头叹道：“师弟，你自幼随我学艺，我早就看出你尘劫未了，质根虽高，可是面佛不专，少进取心，是以你虽是我师弟，可是论佛术武功，却并不比我座下龙虎风三位弟子高明。如今又造下如此罪过，有辱我佛门法规，唉！你也真该痛定反省一下了！”

涵一大师昔日在江湖上，是何等声望威风，今日在这位师兄面前，却有如一名受戒的小僧一样。

因为，他自幼就对这位师兄心存敬畏，如今虽然年岁已老，这种心理却并未改变。

这时闻言，他的眉头紧皱，冷冷笑道：“师兄你不问外事已久，如此谴责，怎能令我心服？我暂在凌云寺歇息几天，自行下山就是！”说着站起身来，双手合十拜了一下，转身就走。

海空长老忽然长叹了一声道：“师弟，你且回来！”

涵一大师回过身来，苦笑道：“如今江湖皆知我败在这少年手中，南少林寺数百弟子皆蒙上羞辱，师兄如不出面作主，亲自教训那小辈一番，找回脸面，少林弟子将何以自存？”他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师兄你造下的罪过，却较我更甚十分了！”

海空长老闻言后，长眉紧紧皱在了一起，哼道：“我即刻差遣龙虎二弟子，入少林寺主持寺务也就是了，你可以暂时在凌云寺住下来！”

涵一大师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龙虎二弟子去了又有何用？他二人武功虽高，未必如我，却又怎是那小辈对手？再说此仇不雪，南少林数百弟子，何以心服！”

海空冷冷一笑道：“这都是你一念之差，惹下的祸根，平白无故，出头管人家闲事作甚？”

涵一大师见师兄已有几分动情，自是抓住时机，不加放过，当下垂首道：“我虽做错了事，可是当初却是心存侠义。我辈僧人，习武为何？如果只图自在，弃苍生为何？”

海空长老不由冷冷一笑，冷然道：“我如今正行大关之际，如何能分心江湖？即使能抽身下山，以老衲如今身分，又岂能向一少年出手？你莫非没想到这一点？”

涵一微笑道：“这一点师兄倒是多虑了，莫非师兄忘了，南少林百年一度的开寺大典，百名弟子剃度皈依，正要请师兄主持盛典。师兄正好藉此前往，到时，自可传那小辈一会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”

海空长老闻言，半天没有哼声，过了一会儿，才问道：“这边瘦桐多大年纪？是怎样一个人？”

涵一心中暗喜，遂道：“不过二十五六，为人傲慢，可是武技之高，却是天下少见！”

海空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如此年岁，即使有功力只怕不纯，我想龙虎风三位弟子，足可以抵挡得了！”

涵一冷冷一笑道：“师兄如果以为此子年岁太轻，而无实在功夫，那就是大大不对了！”

海空长老此时，已被涵一大师说得心动，正巧他日来坐关不定，总以为尘缘未了。凑巧涵一前来，以此事相告，这位佛门长老竟以为是与此有

关。他这时内心已决定下山，往少林寺一行，只是却不愿直说，当下步出偏殿，来到禅房。

涵一大师随其身后，在禅房落坐。这时龙虎风三位禅师，已然听到消息，连袂来见。

在年岁上来说，涵一大师和这三位弟子，俱都相差不多，可是在辈分上，却要高他们一辈。

因此，三僧皆以弟子之礼，参见这位长辈，见他如此模样，俱都不胜惊异，纷纷询问其故。

涵一大师自是不便隐瞒，照前又说了一遍。三僧闻言皆怒形于色，俱都在海空面前自告奋勇，要会一会那位少年奇侠红线金丸边瘦桐。

海空长老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等随我多年，平时皆能自持，为何今日一闻此事，却忍不住愤怒动心，可见‘心佛静止’这一说，做到是多么不易了！”

三僧一时俱都垂首不言。海空长老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看来这件事不管是不行了，悟龙、悟虎，你二人即时整装下山，入南少林寺，暂任住持，以免众僧乱了规矩；老衲半月之内，即偕同涵一师弟下山，处理一切！”

## 巫山风雨晚来急

毛毛的细雨，把满山的竹子，洗得绿油油的，益发可爱。一条羊肠小道，曲曲折折，一路绕上去，道上泥泞陷足，很不容易走动。

这时，却有一头小毛驴，正向山上走着。

驴背上坐在一个剑眉星目的年轻人，这人一身灰衣，外罩油绸子雨披，坐在小小驴背上，就像粘在上面一样，一任那驴子起伏，他却是毫不经心！

他不时地抬头向上望着，希望早一点上去，而且……雪氏父女如今是不是住在这里？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！

这几个月来，走南闯北，也真是够累人的了。

他由不住屈指算着，赤城岛大战南海双鸥，海天别墅独破红衣狮门，指掌过处，天池上人、涵一大师诸流无不败在自己手下……

想到此，这位当今第一奇人红线金丸边瘦桐，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他是那么的郁郁不乐，虽然当今江湖上，已把他推崇成泰山北斗一类的人物，可是他却故战兢兢于自己的盛名之不易保存！俗云“树大招风，名高见嫉”，早晚有一天，自己会败在另一个人手下的！而且，自己每战胜一个人，也就是说多树立了一个不利于自己的仇人，现在细心算一算，他已树敌太多，真有些感到不寒而栗了！

他不由暗中想着，这一次见到雪老和用梅姑娘之后，可要过一段安静的日子，决不再四出走动惹是生非了！

这头小驴，在一片林子前停住脚不动了，边瘦桐看了看眼前，翻身下了驴背！

他由身上取出一串钱，拴在那小驴的脖子上，那头小驴就自行转过身子，顺着来路，一路哧楞楞地跑了回去！

原来这头小驴，早经训练，所走道路，只此一条，到了地方，你就是打死它，它也不会多走一步。

边瘦桐抖了一下雨衣上的水，只得徒步自行一段。当他穿出了这片竹林，却见迎面飞驰过来两匹快马！

这种窄道上，独骑已是困难，对方竟敢并驰如飞，真是大胆已极！

边瘦桐不禁吃了一惊，抬头看时，却见二马之上，各坐着一个身披棕衣的高大和尚！二僧头上，各顶着一顶竹笠，胸前垂着念珠，在泥泞的小道上，策马如飞！只一霎间，已行到了边瘦桐身前。

二马乍然发现前面有人，不禁蓦地扬起前蹄，发出唏律律一声长嘶！二僧似急于赶路，并未注意道上有人，如此一来，差一点自鞍上摔将下来！其中一个发出一声惊呼，半个身子，已滑下鞍来，一只左足，踩了一脚黄泥！

这和尚怒吼了一声，一抬头看见了迎面的边瘦桐！他忍不住厉声骂道：“他娘的！你瞎了眼吗！”说着“唰”的一声，一鞭子直向着边瘦桐脸上抽来！

边瘦桐不由眉头一皱，右手向上一撩，已把对方的鞭梢操在了手中。

他虽不想惹是生非，可是对方这种强盗作风，他又焉能不问？想不

到这个世界上，处处都有恶人！

他发出了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和尚不得无礼！”

右手向后一带，只用了三成功，那和尚整个身子，便由马上栽了下来。只听得“扑通”一声，整个的栽在了黄泥地里，头笠也摔掉了，亮亮的光头上，溅满了稀泥。他狂叫了一声，道：“好畜生！”向马背上一靠，已自鞍上抽出了一口戒刀，倏地扑过来，目光如火，手中刀由上而下，“嗖”的一刀砍了下来！

边瘦桐怎会看在眼里？当时身形一偏，和尚的戒刀已落了空。就见他分出一手，轻轻地在和尚戒刀之上一磕。

只听得“当”的一下，和尚随之“啊唷”叫了一声，手中的戒刀脱手坠地。

那和尚猛然回身，伸出双手，照着边瘦桐脸上就抓！边瘦桐二指微微向上一扬，已用凌空点穴手法，把和尚定在了当地！

另一个和尚见状，已知道此人的厉害，他在马背上高声念着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这位施主请手下留情！有话好说！”

边瘦桐微微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好不讲理的和尚！你们俩人在这小道上并骑纵驰，就不把人命看在眼里么？”

那个骑马的和尚，脸色变了一下，由马背上跳下来，愤愤地道：“我们是南少林寺来的，施主，你应该有所耳闻吧？”

这句话，倒使得边瘦桐怔了一下，他冷笑道：“南少林寺来的又怎么样？”

这个和尚冷冷笑道：“施主！我们不愿得罪你，还是快快把我师弟解开，要知道，我们南少林寺可不是好惹的！”

边瘦桐一声朗笑，道：“贵寺的方丈涵一大师，我也曾会见过，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……不过，看在你们那个可怜的师父份上，我就让你们过去，下次要是再落在我手上，可就不会这么客气了！”说着右手向外平空一扬，那立在泥地里的和尚，忽然身形一晃，发出了一阵咳嗽，身子立刻能动弹了。

这和尚被解开穴道之后，似乎知道了对方的厉害，睁着一双眸子，怔怔地看着边瘦桐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那另外一个和尚，见状一惊，脸色苍白地道：“施主，你的大名是……”

边瘦桐一笑道：“你们回去，问涵一和尚，只说是巫山江边那个人，他就知道了。”

这和尚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就是红线金丸边大侠了？”

边瘦桐微微怔道：“你如何得知？”

那和尚立刻双掌合十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小僧未免太失礼了！”

边瘦桐正自不解，却见这和尚自怀内掏出了一张红色的拜帖，上前一步，道：“小僧二人来此，正是为的向施主你送帖子的！在山上跑了许久，始终找不到地方，这下就太巧了！”

边瘦桐不由暗暗吃了一惊，当下接过了帖子。

却见那红封帖子上，写着：“南少林寺百年涌禅开光典礼金帖”。

边瘦桐心中已有了数，微微一晒，打开帖封，见内帖是一张牙黄色

的厚签，上面写着：

“六月十七午刻，洁樽治茗，候光谨启

边少侠瘦桐

坛设：南少林寺正殿

南少林寺方丈海空谨上”

边瘦桐看完了这张帖子，不禁心头一动，帖上最后那一行字，令他心中一凛！

他不由轻轻念了一声“海空……长老？”

在他记忆里，对这个老和尚印象已很淡了，可是他却知道有这么一个人，而且是一个极厉害的人物！

当时收下了帖子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我知道了，到时一定赴邀就是！”

二僧面色一喜，各自对望了一眼，匆匆上马，向着边瘦桐合十告别，策马如飞而去。

他们走后，边瘦桐心情却变得更加沉重了。

他冷冷地一笑，暗忖道：边瘦桐呀，边瘦桐！这一次你可是凶多吉少了！

当下一路继续向山上行去，在一片桃林的后面，他看见了那幢石舍。

舍前马厩里，拴着三匹马，正自仰颈长嘶着！

边瘦桐心中感到了一阵温暖，他知道雪老、用梅、哑僮他们必定都在家里。大家久未晤面，见面时自是有一番热闹！

想着他快步走到门前。

却见两扇门，微微的掩着。

正要举手叩去，无意间，却看见了一件东西，令他心中一惊！

他看见了一支三角形的红色小幡！这面小旗子，正正地插在门板上。

边瘦桐不由得心中一惊，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当时匆匆把那面小旗子拔了下来。只见这面小旗乃是麻布所制，色系猩红，像是用血所染，隐隐传来一丝腥味儿！

边瘦桐觉得出来，这是一种不祥之兆。

他用力地往门上一推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双门大开，却不见内中有何动静，他唤道：“雪老！雪老！”

室内没有回音，他匆匆走了进去，却见堂屋内桌翻椅倒，乱七八糟！边瘦桐大声唤道：“雪姑娘！雪姑娘！”仍然是没有一点声音。

边瘦桐自语道：“奇怪！莫非他们已不住在此处了么？”

想着又向前走了几步，这时耳中却听得一阵“咿咿”之声，自另一间房中发出来。

边瘦桐急忙走过去，看见一间房门锁着，他一抬脚，把房门踢开。

眼前的情形，令他大吃一惊！

他看见一个人，倒剪双臂，被吊在正中屋梁上。

边瘦桐怔了一下，道：“谁？”

那人日中“咿咿”了几声，身子和绳索抖动了一下。边瘦桐不由“哦”了一声。他已认出这人是谁了，不禁痛穿心肺，当下扑过去把这人身子一拨，现出了他的脸来，正是哑童司明。只见他一张脸，已成了茄紫色，一双眸子，似已没有力量睁开了。

边瘦桐右手平空一挥，已把绳索砍为两断。司明遂即脱绳而下！

边瘦桐忙为他解开了手上的绳子。哑童显然是被人吊得太久了，他只能用一双眼睛，无力地望着主人，口中发出“咿唔”的声音。

边瘦桐气得面色铁青，看着哑童这副样子，他由不住一阵心酸，差一点流下泪来。

原来这哑童，自幼被人遗弃，受尽折磨苦难，后被边瘦桐所遇，见其根骨不凡，始带返仙霞岭，传了他一身本领。后追随自己，并未得到一丝安宁，赤城岛方自脱困归来，却又受此折磨。当下恨得钢牙紧咬，自身上取出一个小瓶，倒出一粒药丸，放入哑童口中。

哑童似已认出主人来了，他挣扎着要坐起来。

边瘦桐摇了摇手道：“你不要着急，休息一会儿再说！”

说着把他抬起来，放在一张床上。哑童眸子里，忽然滚出两行泪来！

边瘦桐实在忍不住，问道：“是方才那两个和尚干的么？”

哑童摇了摇头，口中“哑哑”叫了两声，两双手连连比划着。

边瘦桐和他相处多年，已能明白他的意思，见状大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是说，雪老他……”

哑童用手在脖子上划了一下，吐了一下舌头。边瘦桐“啊呀”叫了一声，差一点跌倒在地。他紧紧地抓着哑童双手道：“你是说雪老已死？”

司明闭上了眸子，眼中淌出两行泪来，他连连地点着头，喉中发出悲咽的泣声。

边瘦桐顿时觉得全身一阵冰凉，眼前金星直冒，想不到自己晚回来一步，雪老竟已丧生！他父女对自己恩重如山，如今大恩未报，竟然永别，怎不令人悲愤欲死？

当时，他面色变得苍白，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才冷笑了一声，问道，“用梅姑娘呢？”

哑童比了一下手势，挣扎着要坐起来。边瘦桐一面扶他坐起来，一面问道：“你是说，雪姑娘被他们劫去了可是？”

司明连连点头。边瘦桐长叹了一口气，双拳紧握道：“这事情发生了多久？”

哑童伸出三个手指。边瘦桐恨声道：“三天！莫非你已被他们吊了三天三夜不成？”

哑童点了一下头，眸子里淌着眼泪。

边瘦桐走过去，拍了拍他道，“你好好休息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去！”

哑童双手连连挥动。边瘦桐明白他的意思，冷笑道：“你不要急，我一定能把雪姑娘找回来，而且要为雪老报仇，他死得太可怜了！”

说着就走到厨房内，找了些吃的东西，又烧了一壶水。哑童吊了三日三夜，所幸身子结实，才没有吊坏，只是饿惨了。

边瘦桐不敢让他多吃，只让他吃了个八成饱。饭后看来，他的精神是好多了。

边瘦桐心中已有了些线索，再问哑童，也不能全明白，他只由哑童的动作中，知道来人是一个长胡须的老人。

当然，边瘦桐很快想到了那个叫青须客雪亦赤的人！

因为，只有此人，才和雪老有着深仇大恨！

他想到了雪老父女对自己的屡次援手，并有同仇敌汽之约。而今，竟是这么就死了，自己如不能手刃那青须客雪亦赤，把雪用梅自他手中抢回

来，如何能对得起死去的雪老？

想到此，暗暗打定了主意，又着实安慰了哑童一番。哑童显然是累极了，不久便沉沉地睡去了！

边瘦桐沉痛地思索了一会儿，又在这房子里走了一周，在堂屋内发现了斑斑血迹，料定是雪老所流，不由一阵难过。

他走进另一间房子，这房子本是雪用梅姑娘所住，只见榻枕依旧，最奇怪的是，桌上的油灯仍然亮着。可以断定，事发之时必定是在夜晚。

桌上摊摆着笔墨，边瘦桐走过去，见是雪姑娘临摹的一篇“曹娥碑”小楷。

睹物思人，边瘦桐立刻想见雪姑娘在灯下习字的情景。

不知为何，他忽然对她生出一种浓厚的感情，由不住在桌前呆住了。良久之后，他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把姑娘这张小楷折叠起来，放入杯中。

他心中思索，那青须客雪亦赤，不知把用梅带到何处去了？他既然已杀了雪老，却又为何要带走他的女儿，其用心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想到此，内心更是愈发的焦虑！当时吹灭了灯，走出室外，来到院中，却见附近有几棵桃竹，枝叶飘落得满地都是。

这时，他内心实在是愤怒到了极点，一波未平，又来一波，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忍耐了。

对付敌人的方法，唯有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！设想当日，如果自己手下不留情，焉能会留下青须客雪亦赤的性命？也就不会有今日之事发生了。

他的目光之内，充满了杀机，正要转身回房，无意间，发现眼前一棵大树的树皮上，似有很深的刀痕。

边瘦桐是一个很细心的人，什么事只要经他细心观察，必定能看出一些端倪来。

他走近树边，细看了看，心中不由顿时大悟。

原来那些刀痕，是被人有意划上去的，细认之下，竟是几个字，写的是：“桐！父死！我被贼押往青城，快救我！”一旁另刻一个“梅”字。

边瘦桐立时热血沸腾，料定这必是雪姑娘被擒后匆忙之间留下来的。

想到这里，他是一刻也不能再等了！

当下匆匆返回房内，见哑童仍在熟睡之中，他本想把他唤醒，叫他同自己一块去，可是哑童被吊了三日三夜，体力衰疲，如何能随自己长途奔波？当时考虑了一会儿，就留下了两锭银子和一封信，放在他枕边，信中告诉他为自己为雪老报仇去了，嘱他在此好好居住，一待事完之后，自己再来接他。

一切就绪，他匆匆赶出房来，从马厩里挑出了一匹白马。这匹白马，昔日一向是雪用梅所骑，在马厩里饿了三天，都快饿坏了。

边瘦桐牵它出来，好好地上了料，又让它休息了一会儿，然后一路策马而去！

这件事已经很急促了，因为他必须要去赴海空长老六月十七日的邀会；六月十七日，距离现在只有两个半月时间了！

这期间他要到青城去救雪用梅，还要赶到南少林寺去赴约，两地之

间距离有数千里之遥，仅是路上往返，已不是两个月所能办到的！所以，他必须要尽快在途中追上他们。因为他知道，青须客不过才走了三天，而且押着雪用梅，决不会太快，所以如果自己快一点，还可赶得上。

他一路马不停蹄地奔驰着，爬山涉水，好不辛苦。

这一日，船过巫山。在舟上，他远远看见巫山峡口的海天别墅，心中又生出一种莫名的怅惘之感！

他垂下头，拉低了头上的帽子，不愿意让红衣狮门中人认出自己。

这一年来，自己在江湖上得罪的人，实在是太多了。

他不禁又想到了那位车钗姑娘，她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？这姑娘对于自己似有深情，几次救助自己，明大义、识是非，确是一个胸怀大略、端庄贤淑的少女！

他留心观察着前行的船只，因为其中极可能就有青须客他们。

这时，日落西山，水面上荡漾着耀目的红光。江上捕鱼的渔舟，这时也都回来了，嘻笑声中，渔歌互答。

这巫山峡面，水流湍急，弯弯曲曲，行船至此，真可说是险象环生！

边瘦桐乘坐的这一只船，是一只小船，乘客仅有他一人一骑，在江涛中起伏着，一个不小心，就会有覆舟之虞！

待到一过“黛溪”，水面就平静多了。

边瘦桐见前边并没有什么客船，自己在船头上已站立了一个下午，也想休息片刻，就转身入舱。

就在这时，那操船的舟子忽然口中“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龟儿子，小心哪！”

边瘦桐自舱内探头一看，却见自巫山背后窄流中，冲出了一条小船！

这条小船，通体为绿竹所制，看起来颇为轻灵，船身比边瘦桐乘坐的这只小船远远小了许多。

小船上共有两扇窗户，可是此刻全都垂着布帘，遮闭得严丝合缝！

最奇的是，小船之上，用红漆写着“巫山”两个红字，弄不清是什么路数！

这小船似乎是由巫山岸边推下来的，下水之后，一路横冲直闯，竟直向着边瘦桐乘坐的小船冲来！

边瘦桐不由大吃了一惊！虽然，以他本人武功，即使覆舟也没有什么可怕，可是船上尚有马匹衣物，万一舟破漏水，就不可收拾了。

眼看着，那小般顺着一股急流直冲过来，那舟子吓得哇哇大叫。

边瘦桐轻叱一声，足尖一点，已至舟子身边。

他伸手由舟子手中，把篙抢了过来，当时右手一抖，长篙正要向着对方小舟的船舷之上点去！不料，对方那只竹船，却霍地船头一扬，翻起了丈许高的一大片浪花来。

边瘦桐未料到会有此一着！这片浪花卷过来时，竟弄了满船都是水。边瘦桐和那个撑船的舟子，也都被溅得满身水淋淋的。边瘦桐的长篙因为对方舟身的跳动，而点了一个空。刚才的险象，竟轻描淡写地化解了。

边瘦桐不由剑眉一挑，正要发作。可转念一想，就又忍了下来。

这时，对方舟上，发出了一阵呵呵大笑之声。

边瘦桐怒目望去，看见那小舟舟尾之处，站立着一个彪形大汉。

那汉子头上戴着一顶毛边大草帽，草穗儿几乎把他的脸都遮住了。

可是，那部花白的络腮胡子，却令人清楚地想见，他是一个有相当岁数的人！

边瘦桐不由冷冷一笑，朗声道：“你这小船横冲直撞，溅了人一身水，莫非连一声道歉也不说吗？”

那老者，一只手托着颌下的胡子，呵呵大笑道：“你如果不用篙子点我的船，老夫自不会溅你一身水的，这是你咎由自取，却又怪得谁来？”

边瘦桐不由大怒，听对方语气，不像是一个行船使舵的粗人，心中不禁大为生疑！

他怒目向着这人望去，这时两船距离已近，老者的相貌，被他看了个清楚，边瘦桐心中不由一凛，差一点愣住！

因为他自信平生之中，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丑陋的人，对方那副尊容实在可以说是丑到了极点！

只见他面如重枣，目凸鼻翻，厚唇噉起，露出一口参差的牙齿。

这还不说，他竟然是一个驼子。背后那个肉峰，就像是一座小山一样，高高地耸着。

他身上穿着一袭黑色丝质的袍子，看起来，闪闪发光，甚为华贵。

这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身分，倒确实是令人费解了。

边瘦桐看在眼里，心中一动，暗忖道：“对了，这厮必定是青须客雪亦赤手下之人，是有意来找我麻烦的！”

这倒是巧得很！他心里想：“我正要找你们呢！”

当下定住了舟身，冷冷一笑道：“朋友，你少弄玄虚，到底有什么打算，不妨明言出来！刀山剑树，我也跟你前去！”

丑老人闻言呵呵大笑道：“真的么？果然不愧是大侠客！”

边瘦桐一怔道：“朋友，你何人？莫非……”

才言至此，就听那老人宏声道：“我们两家的事，不足为外人道！”说着，手中长篙，忽地向着边瘦桐身边的那个舟子身上点去，口中嘻嘻笑了一声，学着川话道：“龟儿子，先下去凉快凉快吧！”

篙身尚离那舟子数尺，那舟子已站立不住，似被一种大力硬硬地推下水去！

当时就听得“扑通”一声水响，那舟子竟自落入江中去了。

丑老人大声笑道：“小子别急，这条船丢不了，你晚上到山洼子里来寻，保险在就是了！”说着呵呵一笑，长篙一抡，竟又向着边瘦桐前胸击来！

这一次边瘦桐却是防备在先，他已觉出这个丑陋老人，武功之高，似乎难测！因为他举手抬腕之间，那种轻灵动作，大有异于一般，心中不禁甚为惊诧。

这时他见对方篙已递到，不由力贯右臂，轻叱了声：“无知老儿，去！”长篙向外一磕，两支长篙磕在一块，只听得发出了“克”的一声。

两条小船，都像是被一种极大的力量，突然加诸其上，一时水波高高地荡了起来！

边瘦桐忙跨开双足，用千斤坠的功夫，把动荡的船身用力地定住了。

他向对方那只小船上望去，却见那丑老人竟也和自己一样的动作，“骑马蹲裆”，身子微微下蹲，把小船定得稳稳的。

那丑老人向着边瘦桐望了一眼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好！姓边的，有种你跟我来！”

边瘦桐和对方一触之下，已试出了来人功力绝高，又听对方知道自己姓氏，心中大为惊奇，当下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原来你是有心冲着我来，好得很！”

丑老人一声大笑，道：“自然是冲着你来的罗！当今江湖上，除了你边瘦桐以外，还有谁能有这么大的面子？”

边瘦桐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我们并不相识！”

老人嘻嘻一笑道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！姓边的你跟我来！”

说着长篙在水面上一点，小船直向着山边撑去。

边瘦桐朗笑了一声道：“老儿，你还想跑么？”说着随后紧追上去。

那丑老人在前一路施篙，其快如飞。边瘦桐不甘示弱，紧紧相随。

丑老人忽然一个急转，驰进一道江汉之中，变声道：“小心！”

边瘦桐小船一偏，船头直向山石上撞去！

他右手一抖，长篙“砰”一声，点在山石之上，把船身定住了。丑老人呵呵一笑，道：“不愧是有名的大侠客，随我来！”

说到此，只见他身形陡然自小舟上拔起来，就像一只秃鹫似的，直向着岸上落去！

边瘦桐也腾身上岸，把小船拉上了河滩。

他回身望去，那高大的驼背老人，已站在一块危石之上，正目光炯炯地望着自己。

这是一处隐秘的山洼，四周林木苍苍，峭壁千切，正前面有一片七八丈见方的江滩。

暮色中，这地方有一种沉闷的气氛，江浪一个跟着一个的打向岸边，却没有一个人或是一只船来到此间。

边瘦桐望着那怪老人，朗声道：“朋友，诱我至此，意欲何为？”

驼老人嘿嘿一笑道：“久仰你武技高强，特来一会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请教一下你的武功！”

边瘦桐冷笑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青须客一流的了？”

驼老人摇头笑道：“我可不认识什么青须客黄须客！老实告诉你，我的一个好朋友，在你掌下吃过亏，老大是专门为此来向你找回面子的！”

边瘦桐面色一沉道：“令友是谁？”

老人哈哈一笑，身形自石上飘飞下来，落在岸上，看起来，真像一只巨鹰一般，没有带出一点声音。

他向前走了一步，抱拳道：“边瘦桐，你何必打听得如此清楚？我这是以掌会友，快请发招！”

边瘦桐思忖道：今日真正遇见敌手了。他冷笑道：“边某掌下，全是有名有姓之人，如果足下不报出万儿来，恕不奉陪！”

驼背丑老退后一步，目射奇光道：“姓边的，老夫非是自命清高，但我要告诉你，我对敌是从不报名的，如果你一定要迫我说出名字，只怕就难以幸免了！”

边瘦桐面色一沉，冷笑道：“在下不自量力，请足下道出真实姓名，好永记心扉！”

驼背丑老狂笑了一声道：“好吧，老夫姓瞿名涛，人称西北风的就是，边大侠的耳中恐怕没有我这个人吧！”

边瘦桐不由大大吃了一惊，这个人，他是听人说过的，传说中此人已在巫山遇难，却未曾想到，今日竟会在此出现。当时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久仰大名，原来是瞿老前辈！”

瞿涛神色一怔，随之宏声大笑了起来，笑声一敛，道：“边瘦桐，你也太客气了，老夫实在担当不起，不过你既然眼睛里尚有老夫，可见为人不恶！”

说到此，双手后背，沉重地在河岸上走了几步。

他缓缓地抬起头来，注视着边瘦桐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你这一声老前辈，倒叫得我十分惭愧了！”说着轻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实告诉你，我实在是因为我那位小友败在了你的手下而感不服！”

说到此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你曾以一只手，打败我那位朋友，今天我也不妨以一只手来对付你！”

说罢一笑，目光视向边瘦桐，道：“如果你能赢了我，证明你确实比我那朋友高明，我这口气也就出了。否则，你可就难免在我掌下吃亏了！”

边瘦桐不由面色一红，他自入江湖以来，败在他掌下的人，真是不知其数，这其中不乏前辈高手，可从没有一人，敢对自己说此大话。

当时忍着怒火，冷冷地道：“前辈你太客气了，其实我哪里有什么真实功力，只怕连前辈一根手指，也是承受不了！”

西北风瞿涛面色一变，冷笑道：“边瘦桐，你不要不服气，不是老夫我卖一声狂，当今天下，逃开我一只手的，只怕还不多见，你如果真能够胜我，老夫我倒是真正服你的！”

说完此话，哼地偏过头来，却见方才所乘来的小舟，由于没有系好，这时已被浪花驱逐，向着江汉远处的江心飘去！

这丑陋的怪老人，要借此表演一手奇技。只见他右手五指霍地一张，平空向后一带，大喝了一声：“回来！”

水面上“哗啦”一声大响，浪花高高地溅起，足有丈许高卜，那艘小船，竟像是有人在上撑着舵一般，又直直地冲到了沙滩之上！

边瘦桐一边见状，确实大为惊心！

他微微一笑，不发一语，内心却不禁为着今夕之会而大大担起心来，对于这个丑怪老人，再也不敢心存一丝轻视之心了！

西北风瞿涛见状，却错会了意，只以为对方心存轻视，当时嘿嘿一笑，道：“边瘦桐，时间已不早了，老夫出来之时，我那位朋友并不知道，我还要早早地赶回去，我们速战速决！”

说到此，冷笑了一声，右手二指向着自己肩上一指，以“隔空点穴”手法，点了左臂的穴道。然后身形一转，哑笑道：“边瘦桐，这样你该可以放心了，老夫自点左臂，单手领教你这成名的大侠客，想必不会在江湖上遭人非议了！”

说着，那巨大的身躯，已如同旋风似的，飘到了边瘦桐身前，右手五指霍地向上一扬，直向着边瘦桐当胸打来。

边瘦桐见他掌风过处，地面上黄沙漫天而起，就像是一根实心的铁柱一般。他不由心中一凛，知道这老儿功力高不可测，他虽是只手对敌，自己仍有落败的可能。

红线金丸边瘦桐自出道以来，战战兢兢于江湖武林之中，取得今日成就，真是好不容易！今日如果毁于这丑老人手中，传扬出去，一世英名，

将付于流水。

所以，他内心真正的捏着一把冷汗。

瞿禔掌势一到，他身子霍地向后一仰，口中朗声道：“瞿老，边某得罪了！”说着，身子霍地在沙滩上一晃，已飘出了丈许以外。

西北风瞿涛一声狂笑，偌大的身子，如同一片黑云似的卷了过去。

他不想给边瘦桐以缓手抽身的机会，身形一逼近，右掌箕开，竟施出了苦练数十年的按脐真力。

巨大的手掌向下一按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气流，直向着边瘦桐当头罩去！

边瘦桐右足向外一滑，用“勾搂手”向着瞿涛手腕上搂去！

西北风瞿涛发出了一声冷笑，他掌式向上一翻，并分中食二指，直向对方的脉门之上点去！

边瘦桐身子向上一腾，拔起来七八尺高下。

他猛然一提丹田之气，平身飘起，掌分左右，向着西北风瞿涛双肩之上猛然切了下去！

瞿涛一声狂笑，身子忽地向后就倒！可是右足却在这时飞踢出来，足尖直点边瘦桐下丹田！

边瘦桐顿觉腹内一阵刺痛，他知道对方练有一阳气功，不要说真被他点踢在丹田之上，就是被他真力贯上，也定能把自己一身内功破了。

这一惊，令他出了一身冷汗。当时一咬银牙，拚着和对方同归于尽，身子向上一拱，右手抛出了“百步断桩”绝技，一掌直向着瞿涛足踝之上劈去！

两股内力，甫一交接，各自不约而同地打了一个冷战。

边瘦桐是“细胸巧翻云”，瞿涛却是以“千里户庭”的大缩步法，只一闪，二人已相距数丈之外。

西北风瞿涛站定了身形之后，微微怔了一下。

他似乎没有想到，对方这个年轻人，竟有如此高的武功，当时嘿嘿一阵低笑，嘴巴上的那一圈绕口胡子，一根根的都立了起来。

边瘦桐落地之后，身形微微下蹲，一语不发。

他那一双充满了精光的眸子，直直地注定了瞿涛，双掌内捏，这是一副“如意手图”。

瞿涛自然是明眼人，对方摆出这种招式，是可以以不变而应万变的，他不禁更是气愤！

暮色更深沉了，一群水鸟自林内飞了出来，在沙滩上空来回地飞着。

两个人只是互相地对望着。

瞿涛身形晃动之间，已荡出了四步之外。

边瘦桐也稳扎地向前逼近了两步，然后二人遥遥地转了半个圈子。

江风呼呼地吹过来，卷动着二人身上的衣服。

二人都知道，这一次的会合，也就是决定胜负的一击，他们必须把四周上下任何一个方向的进退空隙都考虑周到，以为自己留下退步。

瞿涛忽然一声狂笑道：“可恨的水鸟，绕花了老夫的眼睛！”

边瘦桐冷冷一笑，目光盯着他，丝毫不敢放松。

西北风瞿涛右手大袖一挥，扬起了漫天的飞沙，他那巨大的身形、忽然腾了起来。在灰沙迷漫中，他落在了边瘦桐的身边，右手正面猛击而出！

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“乾坤十三掌”的第七式——“清风送伞”，五指指尖上，全含着内气真劲，这一掌直向着边瘦桐面门之上猛击了过去！

可是他的掌风向外一送，边瘦桐早已由风力中识得了先机，他身子霍地向后一仰。

这是他一式败中取胜的绝招，对付像西北风瞿涛这样的高手，只能用险取胜！

在他一倒的霎那之间，他已把贯注在右臂上无比的劲力，传透到五指指尖上，想用“巨灵金刚掌力”，拚着耗费五年的精血，和对方一较高下。

就在他掌力透指欲出的当儿，忽然看见眼前金光一闪，无数金星，直向着自己头上飞来！

边瘦桐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在此紧要的生死关头，想不到竟会有第三者，伺机对自己下此毒手，难免要“顾彼失此”了。

所来的暗器，显然是以“满天花雨”的手法打来的，边瘦桐全身上下，都在暗器笼罩之下。

他恨到了极点，右足猛地一踹地面，正要把掌力改向当空暗器打去。就在这时，却听到了沙雾中的瞿涛已发出了一声怒叱道：“什么人？打！”

这丑老头儿，竟自旋身侧掌，一掌推向当空，呼的一声，当空飞来的那一掌暗器，全被他这种沉实的掌力，击得倒飞了起来。

二人各自反弹出丈许以外，同时偏头望去，只见半山之上，有一个瘦长的人影一闪，直向林内隐去！

西北风瞿涛冷笑了一声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想不到，竟会有人暗算于你，老夫岂能容他逃走？”说着足尖一点地面，直向山石之上纵去！

边瘦桐更是憎恨来人无耻，一心想看看到底是谁，当时双掌一错，施出“龙行乙式穿手掌”，把身子拔起了足足有六丈高下。然后足尖一点崖上的乱石，二次又把身子腾起来。目光之中，已窥见那人背影，是一个枯瘦的黄衫老人，只是却无法看见他的正面。

这时，西北风瞿涛却已如同星丸跳掷似的扑到了那人身后。

可是这黄衣老人，却也并非弱者。就在双强合扑之下，只见他足尖向前一踢，施出了一招“犀牛望月”，右掌向后一挥，“哧”一声，再次打出了一掌金钱镖。这一掌金钱镖，一出手就像是旱地里的蝗虫一般，一窝蜂地直向着瞿涛全身上下打去。

瞿涛大袖一挥，正面的金钱，全数扫落。

可是由于距离太近，对方所发的暗器，为数又是如此之多，他顾上却不能顾下。这位老爷子，生就的火牛脾气，只听他大吼一声，右足向后一踹！

可是他却并没有料到，足端之处，乃是一块凸出的危石，只听得“砰”的一声巨响。

那块山石，如何吃得住他这种猛力，顿时飞了出去！

瞿涛本人，当时正是倒仰之势，当他发现危险时，已来不及自救了。

眼看着他那巨大的身子，直向山涧之中坠落下去！

这石涧壁上，嵯生着无数的怪石。瞿涛的身子休说落到涧底，就是途中碰上一块山石，也休想能留得一个全尸。

一旁的边瘦桐见状大吃了一惊，事故已险不及待。这时候想拉他一

把已是不能！

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边瘦桐一拉腰带上的飞索套子，抖手把一卷皮绳打了出去。

这种飞索，乃是江湖人物时刻不能离身的玩意儿，多在登山涉涧攀援之时所用。

边瘦桐在急切间，打出了这卷皮绳，皮绳的一头紧拉在手中，另一头带着长啸，就像是一条极为细长的怪蛇一般，直向着瞿涛坠落的身子飞去。

瞿涛不慎失足，自忖非死不可。他作梦也没有想到，在这危急的一瞬间，边瘦桐竟会对自己伸出援手。当时腹部向上一挺，硬硬地弹起了三尺上下，正好迎着飞来的皮绳，这位技艺超群的怪老人，发出了一声怪啸，只见他右手一分，已抓住了皮绳的梢头。

随着边瘦桐一扯之势，他那巨大的身子，霍地倒窜而起，就像是一只穿云的燕子一般，直向峭壁之上落去！

这时，山涧下发出了一声巨响，石屑纷飞，山摇地动，敢情是那块被他踏落的大石，落了下去！

西北风瞿涛身子向壁上一贴，活像是一只大蝙蝠一般，已把身子紧粘在壁上。

这老头儿一生天不怕地不怕，这时却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他抬头向着边瘦桐看了一眼，这一眼，已把这位仗义救助自己的恩人，铭记心内！

边瘦桐在救助瞿涛的同时，发现那暗算自己的黄衣老人正向崖上纵扑如飞地窜去。

他恨到了极处，口中叱了声：“打！”左手拇食二指微微一捻，把藏在指缝内的一粒金丸打了出去！

这枚红线金丸，发出了“丝”的一声，化作一线金光，一闪即失。

那前行的黄衣老人，不由得猛然向前一踉，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随即连爬带纵而去！

边瘦桐本想追下去，可见瞿涛尚在生死之间，只得回过头来，先照顾瞿涛要紧！

这个怪老人，惊魂乍定之下，竟在峭壁绝崖之间，施展出“翻滚云石”的绝高功夫。只听见一片沙沙之声，他已翻游到了边瘦桐足下，足尖一点石壁，轻飘飘地落在了边瘦桐身前。

他那张丑脸上，露出了一片红晕，慨然叹道：“边兄弟，你是我瞿涛的救命恩人，我们前嫌一笔勾销了！”说着紧紧地握住边瘦桐的手，用力地晃了一晃！

边瘦桐由他那激动的目光中，已体会出他热诚的含意，不禁甚是惊喜，不由自主地握住了他一只大手，也摇撼了一下。

西北风瞿涛咬牙切齿地道：“那老杂毛莫非跑了不成？”

边瘦桐冷哼了一声道，“他已中了我的红线金丸，逃走只怕不易，我们追他下去！”

瞿涛一声狞笑道：“在巫山之内，他还能逃跑么？随我来！”

说着身形向上一纵，已用时腕贴在了山石之上，一路向上游去！

边瘦桐见他竟是以“壁虎游墙”的轻功，向上攀游，不禁暗暗心惊。因为这种峭壁绝壑，一不小心，就有粉身碎骨之险。

可是这瞿涛，才得生机，竟丝毫也不把生命看在眼里。他身上如无极超人的功力，焉能如此施展？

边瘦桐不禁把对方深深敬佩于心，相形之下，自己又怎能后人？他随即吸了一口长气，强提着丹田真气，以手心足心之力，向石壁一粘，施展出难得一试的“大扒虎”，只听得一片窸窣窸窣之声，已随在瞿涛之后，直向峭壁之上游了上去！

二人上升了有十丈左右，才至绝顶。

西北风瞿涛身形一起，已飘落顶上。

边瘦桐也腾身而上。

这时，瞿涛对于这个年轻人，已是丝毫也不敢再存轻视了。

他向四周看了一眼，冷冷笑道：“那老儿插翅难逃！这附近山势，老夫了如指掌，此处能存身的，只有两个地方，小兄弟，你随我来！”

红线金丸边瘦桐见眼前峭壁悬崖，石质光秃，寸草不生，不像后山那么林木苍郁，确是没有一处好藏身的，当时点了点头道：“前辈请小心才是！”

瞿涛发出了一声冷笑，展开身形，起落纵跃，有如星飞斗移，一霎时，已绕过了眼前这片绝险之地。

边瘦桐也自展开身形，以“凌虚渡波”的轻功，倏起倏落，如同狂风吹絮一般，紧随在瞿涛身后！

不多会儿，瞿涛站定了身子，眼前是一片生在岩上的竹子。边瘦桐正要扑过去，瞿涛以一手拦阻道：“且慢，这厮可能就在其中！”

说到此，一声大吼，右掌霍地向前一推，发出了“喀喳”一声巨响！那一片十数棵巨竹，全数摇晃起来，一时枝飞叶扬，惊起了一群飞鸟。

瞿涛后退了一步道：“怪哉，这厮莫非没有藏在此处不成？”

这时，天色已渐渐黑了。如果在天黑之前，还不能找到那个人，那么天一黑，也就无法再找了。

边瘦桐也甚为愤怒，冷然道：“前辈不是说，还有一处可以藏身么？”

瞿涛冷哼一声道：“那厮的脚程，莫非比我们还快么？”

才说到此，忽见一块巨石，约有水缸大小，竟悠悠夹着无比劲风，直向二人当头砸了下来。

二人同时惊觉，各自道了一声：“小心！”一左一右，霍地向两旁一滚一闪，那巨石撞在崖壁之上，发出了震天价一声巨响，一时石破天惊，山摇地动，石屑纷飞，声势好不吓人！

二人幸亏闪躲得快，没有罹难，否则简直就不堪设想了。他二人惊怒之下，各自发出了一声怒吼，不约而同地向岭上翻去！

瞿涛对这一片地形，了若指掌。

他身子滚翻之间，已跃至一条岔道日上。忽然看见岔道上

有人影一闪，当时怒叱了一声：“哪里走？”

他身上没有带暗器，顺手在壁上抓了一把碎石，口中叱了声：“打！”右手一扬，把这一掌碎石打了出去！

但前行之人，这时已隐入石后。边瘦桐随后来到了，恨声问道：“发现那老贼了么？”

瞿涛怪笑了一声，手指前方道：“这厮就在此处，他跑不了的！”

边瘦桐一声冷笑，一抬腕，已把背后长剑撤出，正要纵身而上，忽听得前面一声哑笑道：“住手！”

瞿涛和边瘦桐同时一惊，二人注目前方，却见那方大石之上，站有一人，暮色中，可以辨出，正是那个黄衫老人。

这人瘦高的身材，发挽道结，衣衫、神态相当狼狈。

他哑着嗓音道：“姓边的，你还认识贫道么？”

边瘦桐细一注视，才认出了这人正是杀害雪老的青须客雪亦赤，不禁大怒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果然是你这老贼，此番看你往哪里逃走？”

说着正要腾身，青须客一声怪笑道：“不许动！”

边瘦桐不由一怔，正不知他此言何意，却见青须客右手一抓，自石后提起一物。注目之下，才发现是一个人，一个年轻女人。

那女子，长长的鬓发，白皙的皮肤，此时看来好似已昏了过去。

她身上拴着一圈圈山藤，衣衫已有多处破裂，隐隐现出粉腕玉股。

边瘦桐和瞿涛同时一惊。瞿涛怒道：“老儿，这是谁？”

青须客狞笑一声，看他一眼道：“你自然是不认识，驼子，这其中本没有你的事，你却要多事，贫道和你这一段梁子，算是结定了！”

瞿涛乱发耸耸欲立，连声怪笑。他内心已把这人恨之入骨，只是不明白这是一段什么事，这女人又是谁？

边瘦桐见他提起了那个少女，当时一惊，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无耻道人，你要如何？”

青须客一声哑笑，道：“小子，你还不知道？我手里这个姑娘，也就是你的命，现在我要告诉你们，谁只要上前一步，我可要把她摔下去，叫她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说着目现血光，口中发出阴森的笑声。

边瘦桐咬牙道：“是雪用梅姑娘？”

青须客冷笑道：“自然是她，何必多问？”

边瘦桐气得身子发抖，咬牙道：“好卑鄙的伎俩，你要把她怎么样？”

青须客嘿嘿笑道：“她是贫道一个小辈，我又能如何她？只是你们要逼我，我也只好在她身上下毒手了！”

瞿涛一声厉吼，道：“你敢！”身子正要腾上去，却被边瘦桐一把拉住了。

瞿涛冷笑道：“莫非我们就被他要挟住了么？”

边瘦桐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这姑娘乃是我的一个恩人……”

瞿涛瞪目大声道：“道人，你敢伤无辜？”

青须客哈哈笑道：“我怎么不敢？”

他高高举起雪用梅姑娘，作势要向涧下摔去。

边瘦桐大声道：“不可如此！”

青须客嘻嘻一笑道：“怎么样，总有人会着急的！”说着他竟坐下来，嘻嘻笑道：“现在我们不妨谈一笔交易，怎么样？”

瞿涛见边瘦桐如此，不禁心中微动，想到这个姑娘必定和他有着极深的渊源。退一步想，即使这姑娘与他们根本就不认识，也万无眼看对方残害而不管之理！

他回过头，望着边瘦桐冷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的意思怎么办？”

边瘦桐使个眼色道：“我们听他说些什么？”

青须客冷森森地笑道：“很简单，有两个办法，一个办法是咱们都坐着，一直等到天黑，那时候我走我的，你们走你们的！”

瞿涛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以为天黑了，我们就抓不住你了？”

青须客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自有的办法！第二个，由你们二人护送我下山上船，然后你们再回来打你们的，这两个办法，随你们挑选！”

瞿涛呵呵一笑道：“看来还是第一个办法舒服多了，我们就照第一个办法办吧！”说着暗中向边瘦桐施了个眼色。

边瘦桐知道他必有用意，当时冷笑一声，坐下来道：“那我们就等到天黑再说吧！”

青须客嘿嘿笑道：“我可是把话说在头里，你们只要敢上来，我就立刻摔死这个贱人！”

边瘦桐冷然道：“雪亦赤，你的做法太可卑了，竟连一个后辈也容不得！你就是躲过了今天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！”

青须客狞笑道：“错过了今夜，我还不放过你呢！”

说着，他一只手用力地按着大腿，怒容满面地道：“我两次在你手下吃亏，第三次就是你的死期到了，不妨让你多活几天！”

边瘦桐见他一只手捏着腿上，看起来似有血迹，知道定是方才被自己红线金丸所伤，顿时心生一计，笑了笑道：“我那红线金丸之上喂有奇毒，两个时辰之内，如不救治，可就要见知封喉，你的死期到！”

青须客被他这一句话吓了一跳，脸色蓦地一变，却又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么？”

边瘦桐面色一凛，道：“信不信由你，这可是你自作聪明的报应！”

青须客不禁面色一变，恨声道：“那么也好，现在你快把解药送上来！”

一面说着，一面缓缓地举起一手，置于雪用梅头上，狞笑道：“快，否则我会打死她的！”

边瘦桐冷笑道：“不必如此，我给你就是！”说着缓缓探手入怀。青须客目光闪闪道：“你要是闹鬼，可是要后悔不及的！”

边瘦桐一声朗笑道：“你放心！”说着向瞿涛看了一眼，瞿涛已明白了他的用心。

说着，边瘦桐已抽出手来。他掌心放着一个白色的小瓶子。青须客一声叱道：“且慢，我自己来拿！”

边瘦桐缓缓前行了一步，伸出手来，青须客嘻嘻一笑，一只手提起了雪用梅，慢慢地一步步向这边走来。

边瘦桐冷笑道：“你太过小心了！”

青须客阴森森地道：“对付你们两个人，还是小心一点的好！”

这时他已站在了边瘦桐面前，目光却斜视着瞿涛，冷冷地道：“你不要想坏主意，行不通的！我只要一举手，这姑娘就会被摔到涧下，粉身碎骨！”

说着他伸出二指，迅速自边瘦桐掌心之上，把那小瓶子拿了起来。就在他拿瓶的当儿，忽然看见对方指缝之内，似有两粒极小的金色东西，不由心中一惊。当时抽身而退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

就见边瘦桐五指一抖，两线细若游丝的金光，只一闪，已击中了青须客双目。

青须客顿时发出了一声惨叫，负痛之下，用力一甩，要把手上的雪用梅扔出去。

就在这时，一旁的瞿涛，一阵风似的扑到了他的身边，那蒲扇似的大手，霍地向青须客肩头上一拍，青须客的手就垂下了。

瞿涛一声狂笑道：“下去吧，老儿！”只见他左手向下一捋，把雪用梅姑娘抢在了手中，同时右手向外平着一送。

青须客发出了一声惨叫，整个人飞起了足有三四丈高，直向涧内落去！

这时，边瘦桐已从瞿涛手中接过了雪用梅！

大概是被青须客封闭穴道时间太久了，她的整个脸，都已成了灰白的颜色。

西北风瞿涛笑着拍了边瘦桐一下道：“小兄弟，不要紧，她死不了的！”

边瘦桐分开二指，作剪刀状，把她身上藤索，一根根的剪断，让她舒展一下身子。

只是她身上的衣裙，都已碎成片状，整个玉体，若隐若现。边瘦桐小心翼翼，唯恐触摸着她。

瞿涛看在眼里，不禁微微笑道：“兄弟，这是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顾得这些？”

边瘦桐渐愧地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前辈有所不知，这姑娘个性倔强，守身如玉，我怎好……”

瞿涛目放奇光，道：“你错了，我辈人物，行人处事，只在立心纯正，则不拘小节。这位姑娘如非兄弟你舍命相救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何必顾忌这些小节！”

边瘦桐不由面色一红，当下愧道：“前辈所说极是……”说着双手把她托在臂中，不禁皱眉道：“只是我可如何处置她呢！这地方……”

西北风瞿涛点了点头道：“舍下离此不远，边兄弟，你先同着这位姑娘到我那里小住几天如何？”

边瘦桐关心雪用梅的安危，见她解开穴后甚久，仍未苏醒过来，不禁甚为焦急。这时闻言，只得点了点头道：“这样岂不太打搅前辈了？”

瞿涛摇头笑道：“不要客气！”

说着，他忽然想起什么，道：“边兄弟，舍下此刻住有两位朋友，你们见面必定认识……”

说着一双眸子，注定着瘦桐，沉声道：“你可要答应我一件事，你们见面之后，不可冲动，凡事要给我这老哥哥留一个面子才好？”

边瘦桐一怔道：“这两位朋友，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瞿涛一笑道：“到时你就知道了！”

边瘦桐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要是他们不看你老的面子，向我动手，又将如何？”

瞿涛怔了一下，遂道：“不会的！”他叹了一声道：“仇恨往往是由于误解而生成的。我那一双朋友，有我负责，咱走吧！”

边瘦桐略一犹豫，点头一笑道：“好，万一你的朋友是我不齿之人，我可是转身就走，前辈你可不要阻拦我啊！”

瞿涛哑声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瞿涛生平所交，全是铁骨铮铮、肝胆

相照的朋友，没有一个败类！”说着率当前行。

这时，边瘦桐手捧玉人，心中不禁感慨万千。忽然，他觉得雪用梅动了一下，只见她秀眉微蹙，樱唇半启，似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模样。

边瘦桐低下头，轻轻唤了声：“雪姑娘！你醒了么？”

雪用梅忽然睁开了眸子，她惊讶地向着边瘦桐面上望了望，全身一阵颤抖，似作势要坐起来。

边瘦桐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姑娘，你身子不方便，暂时还是不要动的好！”

雪用梅这时似乎才看清了是什么人抱着她，眸子忽然一红，道：“边大哥！是你……”

边瘦桐凄然道：“姑娘，一切我都知道了，青须客已得到了应得的报应，你因为被他闭穴过久，现在还不宜多说话！”

雪用梅微微点了点头，流出了两行热泪，她注视着边瘦桐，痴痴地道：“太……晚了……爹爹已死了……边大哥你……”

边瘦桐只觉得心如刀割，也不禁淌下泪水，他讷讷地道：“这都怪我，我回来得太晚了。”

雪用梅闻言又自抽搐起来，边瘦桐只得好言安慰了一番。说话之间，足下并未停止前行，遥遥随着瞿涛走在山路上。

雪用梅哭了一阵，夜风一吹，似乎清醒了不少。她用手臂擦着脸上的泪，道：“现在，是上哪里去呢？”

边瘦桐坦然地笑了笑，道：“去一位前辈家里，这位前辈也可以说是你的救命恩人！”

雪用梅在他说话时，那双剪水的瞳子，深情的注视着他，忽然感觉到一些温暖……多少日子以来，她偷偷的爱着这个人，她为他不知生过多少气，流过多少泪，她恨他薄情，目中无人……可是这些感觉，使得她更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人。现在，怎么能令人相信，自己竟会睡在他的怀里？这难道是真的？

在悲痛之后的平静里，她体会到这些温馨，益发觉得它的可爱，珍贵！

她低头看了一下自己，不禁玉面绯红，抖动了一下道：“大哥，我……”

边瘦桐温柔地道：“你再忍耐一下，就快要到了！”

雪用梅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这个样子，怎能见人呢？你快放下我来吧！”

边瘦桐再一看她的身上，确实不雅，当下忙站住脚，剑眉一蹙道：“你先披一下我的衣裳……”说着把自己一件外衣脱下来，覆在了她的身上。

这时前面的瞿涛回头道：“姑娘不必多虑，我家里有一位女客，衣物甚多，那姑娘身材和姑娘你也差不多，到家后就有衣穿了！”

雪用梅倚在边瘦桐身后，羞道：“就是这个人么？”

边瘦桐点头道：“这位前辈是一个了不起的侠客，武技比我高出十倍！”

前面的瞿涛闻言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边兄弟，你不要挖苦我了，咱们俩还不知谁行谁不行呢！”

边瘦桐一笑道：“前辈单手对我，不分胜负，如用双手，我只怕早已落败了！”

瞿涛冷哼了一声道：“虽是单手，但功力较双手并不逊色，你能接下我的乾坤一十三掌，就令我佩服，莫怪小苇子不是你的对手了，他自己技不如人，又怪得谁来？”

边瘦桐一怔，道：“小苇又是何人？”

瞿涛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到时你自会认识，我如能为你们双方化解一下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倒真是功德一件了！”说着身形加快，起伏于山石之间，就像是一股青烟似的，刹时间已不见踪影。

边瘦桐身形微微下蹲道：“姑娘，让我背着你，咱们快走吧！”

雪用梅没有作声，过了一会，边瘦桐才觉得背上一软，知道她已伏身其上，他初次接触到女人的身体，只觉得全身血液都在发热。当时勉强定下心来，分出一腕，轻轻托住姑娘玉体，这才展开轻身提纵功夫，一路起伏纵跃，向瞿涛去路紧紧追赶！

天亮时分，他们终于来到了巫山后岭。

只见眼前全是些奇花异草，松柏成列，蔚然成荫，虽是地处深山之中，但也可以看出，这是一处绝美的地方。

就在这些花树的后面，耸立着一座白色的石楼。远远望去，就像是立在花山里的一座白玉牌坊，令人望而生爱。

边瘦桐不由停住脚步，他心中正怀疑，瞿涛难道会住在这里，就见石楼内，遥遥走出一个高大的人来，正是瞿涛，他手上还拿着几件衣服，远远地向二人笑道：“嘉客临门，快请，快请！”

边瘦桐忙把用梅放了下来。这时瞿涛已笑着走了过来。

雪用梅敛衽为礼道：“谢谢前辈救命之恩！”

瞿涛摆手道：“姑娘不必客气！这衣服，你暂且穿一下！”说着把手上一件紫绸衣服递过来，用梅称谢接过，退至一边。瞿涛拉住边瘦桐一手，笑道：“我那二位朋友，到后山散步去了，大概马上就要回来了……我本想要他们二人出迎，现在只好等他二人回来惊奇一下了！”

边瘦桐闻言，向瞿涛欠身笑道：“前辈不必太客气，我二人歇息一日，也就该走了！”

瞿涛呵呵一笑道：“既来了，总要住上些时日再走才是！”说着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道：“来！我带你们进去！”

这时，雪用梅已自石后走出。她换上了那身衣服，步履姗姗地走过来。

瞿涛道：“姑娘，还合身么？”

雪用梅红着脸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是哪位姐姐的衣服，怎么身材竟和我差不多呢！”

瞿涛一笑道：“我正要与二位引见，不意我那两位朋友，在后山散步未归，想必也该回来了！”

说着三人已步入石楼，边、雪二人，俱不禁有些惊讶，他们没有想到，在这孤岭绝峰处，竟会有一处如此美妙绝伦的建筑，那些盛开的奇花，把二人的眼都看花了。

石楼下的一排走廊上，排列着两列花盆，馥郁的花香，沁人心肺，令人顿生安适之感！

边瘦桐不禁暗中叹息了一声，想到自己，萍踪江湖，至今仍不能脱离苦海仇渊，哪里能比得上这丑人瞿涛？

试想他住在这地方，该是多么适意和享受，似乎早已跳出了乱器的俗世，而履乐园静土。

想到此，不由面上现出感慨之色。

那瞿涛望着他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你不要羡慕我，我丑了，老了，没有人要我了！”说着发出了一阵凄凉的笑声。

他抬起了一只手，向外指了一下道：“陪伴我的，只有这座坟。我是一个孤单的丑老人，又有什么好羡慕的？”

二人顺其手指处望去，俱不禁吃了一惊，暮色中，他们看见一圆形隆起的石坟，坟前立有一方高大的石碑。

二人不由得愣住了，边瘦桐肃然道：“瞿前辈莫非是在此守灵么？”

瞿涛哑声笑道：“数十年都过去了，何来守灵一说。不过，我这个人，生性孤独，只配在山野里住住就是了！”说着转身推开一扇门，现出一间颇为宽畅的房间。

边瘦桐道：“打搅了！”遂和用梅步入室内。瞿涛呵呵笑道：“贵客临门，我却无什么好东西招待，请二位稍候，我去端两杯清茶来！”

边瘦桐忙道：“前辈不必客气！”

瞿涛已推门而出。雪用梅抬头看了边瘦桐一眼，不禁双目一红道：“大哥！想不到还能见到你？”说着竟情不自禁地簌簌淌下泪来。

边瘦桐叹道：“姑娘不要伤心了，那恶道已死，也算是为令尊报仇了！”

雪用梅只是低头抽泣不已。边瘦桐不由走近她，以手轻轻地拍着她的肩头道：“姑娘！这都怪我来晚了，从今以后，我当视你为妹，我要好好地照顾你，以此来告慰令尊在天之灵！”

雪用梅不觉身形一软，竟自趴在了边瘦桐身上，痛哭失声。

这时，瞿涛忽然推门而入。双方都不由一怔。边瘦桐很尴尬地笑道：“姑娘！瞿前辈来了！”

雪用梅粉面通红地低着头，一面擦着脸上的泪，一面凄声道：“前辈不要笑我，我实在是……”说着又自痛哭起来。

瞿涛很是同情地看着她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哭一哭也好！”

他悄悄走到了边瘦桐身边，道：“我那两位朋友回来啦，正在换衣！”

边瘦桐怔了一下，想起瞿涛前言，不由道：“前辈可否把令友的大名先行告知，也好令我心中略有一个准备！”

瞿涛摇头一笑道：“这倒用不着，我那朋友，也和你一样，事先也不知道你是谁，你们双方都要看我的面子，要保持风度，互相言归于好才是！”

边瘦桐不由剑眉微皱，微微生起疑来。因为自己仇人太多，而对方又多是一些穷凶极恶者，如何轻而言好！想到此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是。

这时，就闻门外一人大声笑道：“大哥，贵客在这间房中么！”

边瘦桐不由一惊，因这人口音太熟了，正要闪避，瞿涛却已答应道：“正是，快请进吧！”

雪用梅不好再哭了，她匆匆抬起头来，用手巾揩着眼睛。

门外那人笑道：“萧某失礼了！”说着门已推开了，现出了身着豹皮背心、长身壮健的萧苇！

他的目光，几乎和边瘦桐同时接触到一块，两个人都不禁“哦”了一声，微微一呆。

顿时，萧苇一张脸变得通红。

他霍地转过身来，怒视瞿涛道：“大哥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西北风瞿涛也似微微有些尴尬，不自然地搓揉着一双大手，笑道：

“小苇子，你先不要动气……”

萧苇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大哥，任何事情，我都可以听从你，唯独这一件事，恕我不便服从！”

他转过脸，对边瘦桐冷然抱拳，道：“边兄，这可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，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遇见！”

边瘦桐也是出乎意料之外，他没有想到这个人竟会是自己的大敌之一萧苇。

此时此刻，再加上这种见面的方式，确是令人感到太突然，太不好意思了。

他鼻中哼了一声，抱拳道：“萧兄，久违了！”

萧苇双瞳精光四射，面色阴沉地道：“赤城岛在边兄铁掌之下，已经土崩瓦解……”说到此，他冷笑了一声，一挑拇指道：“边兄，你实在是最照顾我的一个人，只恨我这对眸子瞎了，否则我又怎会把你带到岛上，并和我拜兄为你去掉了身上的毒蛊！”

他冷冷一笑道：“边兄，你真是知恩必报啊！”

这一番挖苦之言，确是令人感到有无地自容之窘，可是红线金丸边瘦桐却并不在意。他淡淡地笑了笑，道：“边某一生行事，只问是非，从不受私情左右，萧兄你多包涵才是！”

萧苇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私情，好动听的词儿！边瘦桐，你可知赤城岛上，流下了我多少的血汗？我岂能与你甘休！”

边瘦桐冷冷地道：“我知道你不会甘心的！”

晴空一羽萧苇狞笑道：“今日你来得正好，倒免得我四处去找你了！”说着面色一沉道：“我们不妨外面一谈，免得坏了主人的清静！”

边瘦桐目光一扫瞿涛，道：“前辈，请恕我失礼了！”

说着就要举步而出，却被西北风瞿涛横身阻住。这丑老人面色一沉，看着萧苇道：“小苇子，你怎可如此失信？”

萧苇冷笑道：“这件事，恕难照办！走吧，姓边的！”说着转身就走。

瞿涛忽地一声大笑，他那巨大的身子，就像一阵狂风似的，落在了萧苇的面前。

他伸出一只手拦住萧苇，道：“小苇子，这个面子，你要卖给我！”

萧苇用手一搪，纵出室外，宏声道：“大哥，恕我无礼！”

瞿涛想不到萧苇如此任性，不由呆了一下。

边瘦桐见状，冷冷一笑，正要步出室外，却被瞿涛抓住了他一只手，道：“兄弟，你要手下留情！”

边瘦桐一笑道：“前辈放心，我不见得是他对手！”说着纵出室外。

雪用梅不认识萧苇，对他们因何结仇的经过也不知道，这时见状，惊慌地跟出室外。

瞿涛望着她道：“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会注意他们的！”雪用梅望着他点了点头。

这时，萧、边二人已步入院中，晴空一羽萧苇见瘦桐随后而来，站

定了脚步，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边兄不必客气，今日一会，也就是我们争生死的时候，有你没有我，有我没有你！”

红线金丸边瘦桐一笑道：“有这么大的仇恨么？”

萧苇冷冷地道：“少废话！随我来！”说着身形蓦地腾起来，直向一边的草地上落去。

边瘦桐一声朗笑道：“萧苇，莫非你真以为我怕了你不成？”

说着，他身子跟踪而起，直逼萧苇身后。

边瘦桐身子方自往草地上一落，萧苇倏地一个转身，只见他双掌霍地一分，分左右直向着边瘦桐两肋上猛然插了过来。

边瘦桐对于萧苇为人，一向是极为钦佩的。他知道此人身手了得，上次自己胜他，实属侥幸，如今他必又苦练了这些时日，胜负确实难说。这时见对方双掌打到，忙用“野马分鬃”的手法，向前霍地一分双腕。萧苇双手一张，用“大朋展翅”的身法，亮开架式。他身子斜着向前一欺，一出手就是新近自瞿涛处学来的“乾坤一十三掌”。

只见他双手向当空一扬，叱了一声：“打！”

指尖一扬，掌心一吐，充沛的内力已自掌内发了出来，真逼边瘦桐“穴海”！

这乾坤一十三掌，每一掌势都间杂着充沛的真力，以气卸力，以力驾势，以势演形，以形逐影，以影映力。最后还是落在一个“力”字上。这种掌法，每一招每一式，都神奇得令人莫测高深，实在是难以对付得很！

萧苇为雪昔日之恨，再加上瞿涛热心相授，亲身喂招，所以进步得十分神速。

这时，他和边瘦桐一动上手，自是施出了全身功力，哪里会丝毫留情！

他的掌式一撒，边瘦桐已觉出有异。

萧苇向前一逼，双手已直插而下。边瘦桐身子蓦地向后一仰，萧苇足尖在草地上一点，飞腾了过去！他的身子霍地向下一落，已到了边瘦桐身后。

这位逞雄南海的少年奇人，决心要把对方败在手掌之下，所以下手是真够狠的！

只听他口中叱一声：“中”，整个身子向前一塌，双掌之上，有如旋风似的，卷起了两股风柱，直向边瘦桐腰肾之上打了过来。

这式子与方才的仍是一个式子，只是方才是虚，此刻是实罢了。

他掌力霍地一吐，这一式“怒打南山”算是用实了。

红线金丸边瘦桐不由觉得双耳“嗡”的一声，全身血脉由于受了气息的震动，突然一阵发胀。

边瘦桐这才知道厉害，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

他长吸了一口真力，往丹田一压，这才定住了全身膨胀的血浪。紧跟着他身子向后一拧，用“大摔碑手”的功夫，两只手直向萧苇来犯的双腕之上撩去！

这一手，也够厉害的！

萧苇万万没有料到，对方会有这一手！这时候，不容许他再考虑，只见他双足用力地向后一蹬，猛地窜了出去。

可是边瘦桐的双掌，却撩着他的衣边扫了过去，充沛的力量，几乎

使得萧苇摇摇欲倒！

萧苇身一落地，二次扑身而上。

这时候，西北风瞿涛却如同一股旋风似的，陡然间自天而降。

他身形一落，分手拦住萧苇道：“小苇子，算了吧！”

萧苇这时已气红了眼睛，他忿忿地道：“大哥，你怎么反帮着他了？”

瞿涛哈哈一笑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小苇子！这位边兄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”

萧苇鼻中哼一声道：“难怪呢！可是他却是我的仇人！”瞿涛一拉手道：“我想你二人还是冲着我这张薄面，和好了吧！”

萧苇一声狂笑道：“这也简单，只要他胜得过我的乾坤一十三掌！”

瞿涛微微一笑道：“小苇子，我已经试过了，算了吧！”

晴空一羽萧苇怔了一下，目光直直地看着瞿涛。瞿涛对着他微微摆了一下手，萧苇不由神色一变。他知道，瞿涛在暗示自己不是对方敌手。当时那一张俊脸立时就变得红了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”说着走上几步，对着边瘦桐抱了一下拳道：“边兄武技高深，萧某自不量力！”

边瘦桐不由一怔，他冷冷地道：“胜负未分，足下何作此语？”

萧苇微微一笑道：“我这位老哥哥既已和你动过了手，而未能取胜，我也就不必再现丑了！”

边瘦桐不由心中一动，目光一扫瞿涛，却见那驼老头正自咧着大嘴，笑望着自己。当时立即会意，知道他是故意如此说的，一时颇为感动，不再作声！

晴空一羽萧苇一脸悻悻之色，走到一边，仰望着当空的云海！

西北风瞿涛呵呵一笑道：“世上仇恨，大多是争一时气愤，年轻人应该有容人的雅量，你二人皆是当今天下少有人物，如能拉手言欢，何幸如哉！”

他走上几步，道：“来！来！来！看在老夫这一张丑脸上，你们捐弃前嫌，作个朋友如何？”说着先拉起了边瘦桐一只手。边瘦桐微微一怔，遂即宽容地一笑，道：“只要萧兄有意，我是求之不得的！”

这时，萧苇却面对云海，不哼一声。

瞿涛拉着边瘦桐，走到了萧苇身边，萧苇仍是直立不动。瞿涛一笑道：“小苇子！大丈夫要有容人之量！”

才说到此，萧苇猛地转过身来，脸色极为难看地道：“大哥，你也太强人所难了！”

说着冷冷一笑道：“我萧苇生就一副恩怨分明的脾气，大哥不必强自与我们说合……”他向着边瘦桐抱拳道：“我与边兄，迟早还会有相会之时，是恩是怨，那时再作一了断吧！”

他脸色通红，转过身子，对着瞿涛拱手说道：“大哥，请恕小弟告辞了！天下事本来就是难以两全的，我想大哥你定能了解我的心情，再见了！”说着猛地转身而去！

瞿涛不由呆了一下，叫道：“小苇……”

萧苇转过身来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请妥为照顾车姑娘，大哥对我的深恩，我没齿难忘！”说着倏地转身，迎着东方的霞光，倏起倏落，一路飞纵而去！

## 一波未平一波起

萧韦不释前嫌，负气而去。瞿涛连连顿足，爱莫能助。

红线金丸边瘦桐处此场面，实在尴尬，他正要前去追赶，却被瞿涛拦住，道：“边兄弟，你不要在意，这位萧老弟，生来就是这个脾气，由他去，以后他就能想明白了！”

边瘦桐汗颜地道：“为了我，使得你们彼此不快，实在令我过意不去！”

瞿涛一笑道：“放心，没有关系！这小子，我是最清楚的了，他外表冷漠，其实内心比谁都热情！”说着他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就好像那位车姑娘……”

说到此，忽然心中一动，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我们快进内去看看吧！”

二人转过身来刚要走，却见雪用梅自廊下匆匆走出来道：“我看到方才有一个姑娘走了！”

瞿涛怔一下道：“如何走法？”

雪用梅道：“她提着一个包裹，走得很快，我问她话，她却只背向着我，没有答理。前辈，这姑娘是谁？”

西北风瞿涛看了一下远方，微微摇头叹息道：“这倒好，他二人竟然不谋而合，也许在路上又遇在一块了！”

说着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们进去吧！”

边瘦桐和雪用梅二人对望了一眼，这件事情的发生，使二人都很不好意思，而瞿涛却似乎漠然视之！

入室落座后，瞿涛望着边瘦桐道：“你可知那位姑娘是谁？”

边瘦桐茫然摇了摇头。瞿涛一笑道：“她就是巫山脚下，海天别墅的主人之一。边兄弟，你莫非不认得她么？”

边瘦桐不由蓦地一惊，道：“哦，莫非是女飞卫车钗不成？”

瞿涛点头道：“正是这位姑娘！”

一旁的雪用梅却不由呆了一呆。瞿涛目睹二人惊异的神情，不由微微一笑。

他于是把萧苇、车钗投奔来此的一段经过略微说了一遍，二人更是惊奇不已。

他们料不到，晴空一羽萧苇竟会和车钗合在了一块。边瘦桐不由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，前辈如能促成，倒是功德一件！”

瞿涛微微笑道：“婚姻之事，除却缘分，还要他们自己的契合，别人说话实在是多余的！”

说着他皱了一下眉毛，道：“我本心是想与你们之间和好的，却没料到，萧苇如此固执，看来这件事，我也是无能为力了！”

边瘦桐淡然一笑道：“实说起来，对于萧苇，我并没有敌意，只有内疚，只要他捐弃前嫌，我愿意随时与他言好！”

瞿涛长汉了一声，道：“兄弟！你这才是真正的好汉子，这件事，我一定为你们尽心尽力，小苇要是再逞一时意气，我这老哥哥将与他一刀两断！”

说着，目光闪出炯炯之色。边瘦桐歉然道：“前辈不必如此，萧兄实在是一个可敬之人，只是过于固执刚急，这也许是他的可爱之处！”

瞿涛长长叹息了一声，没有作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望着边瘦桐，道：“边老弟，你这么风尘仆仆的赶路，莫非有什么急事不成？”

边瘦桐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前辈有所不知，因我生就一副刚直脾气，疾恶过甚，因此在江湖上得罪了太多的人，自不免因而生仇，来往奔波！”

西北风瞿涛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辈人物，习武作甚！老弟不要气馁，当今江湖之内，正需要像你这么一个急公好义之人，你不妨放开手干下去！”

边瘦桐浅浅一笑道：“前辈有所不知，我已为此惹下祸事来了！”

瞿涛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什么祸事？”

边瘦桐摇头苦笑道：“很多武技高深、资望极重的人物，却也徇私报复，这是最令我痛心之事！”

瞿涛一笑道：“对小苇子你就不必再顾虑了，我会善言开导他的！”

边瘦桐微微一叹道：“我向前辈打听一人，前辈可知道一个叫做‘海空长老’的人么？”

西北风瞿涛不由一怔道：“我知道……这和尚怎的？”

边瘦桐微微一笑，自身上拿出了一张贴子，递了过去。瞿涛接过去一看，惊讶地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边瘦桐笑了笑，道：“南少林寺的方丈涵一大师，因助红衣狮门与我为敌，被我败于掌下，不想他竟搬动口舌，请出了海空长老！这人我曾有耳闻，只是不详，前辈可知道多一点么？”

瞿涛微微“哦”了一声。他低下头略一思忖，抬头冷冷地道：“贤弟，你遇见了厉害的人了！”

说着冷冷笑道：“这位海空长老曾与我有一面之缘，此人确是一个厉害的人物，掌中一口‘神木尺’，能点打人身三十六处穴道！”

他冷笑了一下，又接下去道：“早年……中条七友均一一在他这口神木尺下丧生，除了神木尺外，这和尚还有一手‘空空如意掌’，数十年来，未遇敌手！”

他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对付这个人，可要特别小心啊！”

他说完后，脸色十分阴沉。

边瘦桐自不免暗暗惊心，他冷笑道：“如此的一个高人，偏偏不辨是非，怎不令人叹息？”

瞿涛来回走了几步，道：“你方才所说的那个涵一大师，我也认识，莫非你不知道，他二人是师兄弟么？”

边瘦桐一惊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瞿涛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在我少年时候，在莽苍山遇见过海空一次，那时涵一和尚正在海空身边，他那一身武功，全是他那位师兄一手教导出来的！”

边瘦桐咬了一下嘴唇道：“这就难怪了。”

瞿涛一手握拳，在另一只手上重重地击了一下，发出了“啪”的一声，似乎下了一个决定。

边瘦桐一怔道：“前辈有何指教？”

西北风哈哈一笑道：“我想一个人活在世上，生命无足轻重，而义气却不可无有。贤弟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就应该知恩图报。”

边瘦桐一怔道：“前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西北风目光如炬道：“兄弟，现在你遇见了这个难题，我一定助你

一臂之力就是！”

边瘦桐摇头道：“前辈万万不可如此，那海空虽是厉害，依我看来，却也未见得高不可测……”

西北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你还年轻，和小苇子一样，太气盛了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你的功夫不如他，不过……”

说到此笑了笑，道：“你可知那年在莽苍山时，我曾与海空动过手……”

边瘦桐一惊道：“哦……结果如何？”

瞿涛摇头冷笑道：“我们对拆了四十六招后，我败在了他的空空如意掌法之下，若不是那和尚掌下留情，那一次我可能要落下残废了！”

边瘦桐不由大吃了一惊，一时竟呆住了。

瞿涛一双浓眉紧紧皱了皱，道：“不过，当时我的功力，是不能和今日相比的，那时我的乾坤一十三掌还没练成……”

说到此，那双眸子微微眯了起来，漠漠地道：“今天再遇见这个老和尚，也许情形就不大一样了！尤其是这十年以来，在真气功力之上，我也有了极大的长进，我想足可以应付这个老和尚了。”

边瘦桐苦笑笑道：“只是我如何能让前辈牵扯其中呢？”

西北风瞿涛一只手摸着绕口的胡子，哈哈笑道：“士为知己者死！自我一见兄弟你，就知你是一个直率的汉子，我老头子在巫山数十年来，静极思动，也该动一动了……”

说到此，他推开了窗子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他的目光，远远地看着夜色里的那座孤坟，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。

他已经决定要违背自己的诺言了。

他望着那座孤坟，喃喃地道：“瑶清……请容许我暂时离开你……我会再回来的……”

边瘦桐和雪用梅听到了这话，俱不由怔了一下。

瞿涛转过脸来，只见他目光之中，似乎含有泪水，但却佯作笑脸，道：“贤弟，我决定同你下山一行，我们何日起程？”

边瘦桐见他意念至诚，不便再阻拦，当下不禁又喜又愧，喜的是自己得此帮手，无异如虎生翅；愧的是，好生生的破了人家的清静，如果因此使他罹上什么不幸，自己可就百死莫谢其罪了！为难地笑了笑，道：“前辈要三思而行，此举却是轻率不得呢！”

瞿涛微微一笑道：“我生平言出必行，你就不必多说了。不过，那海空长老确实是一个不易对付的人，我们虽是两个人，却亦不能稳操胜算，所以这件事，我们还要多盘算一下！”

说着又要过了帖子，仔细地看了一遍。

雪用梅在二人说话之时，独自坐在一边，忽然发现矮几之上，留有一张素笺。

她信手拿起来，见上面写着几行字迹，当时不由微微一惊，目光扫处，却见其上有“车钗”二字，忍不住她看了下去。只见上面写道：

“瞿涛大哥：巫山养伤，多承厚爱，如今伤愈，可以别矣！瑶姐未了鸳鸯，已补绣完毕，大哥请看看，尚可入目否？”

边瘦桐乃一正直之人，仁义可风，先父固死其手，但推因究果，也

系咎在自己，愚妹不思报复也，至盼。

使与萧君言好，并能厚待此人。雪姑娘聪慧静淑，伊对边君，该早已有意，此事大哥如能代为作伐，使二人喜结连理之好，实美事一件也。

妹已经多难，心冷意散，自此萍踪江湖，鞍马风尘，未来事尚未可料，唯盼大哥善自珍重。

谨此祝好！

愚妹车钗谨上”

雪用梅匆匆看完了这封信，一时不禁面色通红。

她这种动作，被边瘦桐所发觉，不由奇道：“姑娘，你在看什么？”

雪用梅指了一下手上的信笺，面色绯红，道：“一封信，是车姑娘留下来的！”

这时，瞿涛也自觉，走了过来，拿起了这张信纸，雪用梅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。

西北风瞿涛甚为诧异，他匆匆看完了这封信后，不由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车姑娘真是有心之人！”

说着把手中信递与边瘦桐。这时，雪用梅却急忙站起来，匆匆走出室外。

她心内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，想到了父亲、家庭……如今忽然又触发了她内心的感情……这时，她竟再也忍不住，伏在栏杆上痛哭起来。其实她内心对于边瘦桐是一百个愿意的，她爱他有多深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只是边瘦桐那种刚毅的性情，使她更敬重他，总好像他对自己并没有真爱，今日他又曾亲口说出，视自己如妹，分明是对自己未存丝毫异心。现在，车钗的多管闲事，不由令她触动了伤怀。女孩子都有几分面子的，这件事要是边瘦桐不允许，说出拒绝的话来，自己如何受得了？

一日无事。晚饭后，瞿涛与边瘦桐继续谈武论艺，雪用梅一人走出了石楼。

山口吹过来阵阵的小风，吹得人身上凉飕飕的。雪用梅在淡淡的暮色里，走到了一棵大树下。

忽然，她看见谷内有两条飞快的人影，直向这边纵跃而来。起先，她并没有十分在意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不禁吃了一惊！

因为这地方，是一个最高的山峰，由瞿涛口中，她知道，这地方绝无第二家居民，也从没有闲人来去的！

那么，这两个人又是谁呢？

而且，更奇怪的是，这两条人影，似乎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而来的。

雪用梅心中一动，顿时就生出了疑心。她睁大了眸子，向谷下的两条人影望去。

只不过是刹那之间，这两个人影已来到了峰岭下，淡月之下，雪用梅虽没有看清这两个人是什么样子，可是，她却看出来，是两个衣着、高矮、动作几乎完全相似的人！

这两个人，都穿着白色的长衫，头上都戴着一顶奇特的黑色帽子，身材又细又高，乍看起来，简直就是一对无常鬼！

雪用梅不由打了一个哆嗦，心说：“天啊！这到底是人还是鬼呀？”

她忍不住向树后一躲。只见这两个怪人，行驰于绝壁之上，如履平地一般，一刹那间，已来到了眼前。

虽然月色很淡，可是雪用梅还是看清楚了这两个人。

只见这两个人，都是一副瘦高的身材，一样刀形的脸，脸上不带丝毫血色。看起来白惨惨的，甚是可怖。

靠左边那人，右脸上，生有杯口大小的一块黑痣，除了这一点区别外，二人几乎无一不似。

雪用梅躲在树后，心中甚是奇怪，她正要现身出来，忽听得那脸有黑痣的人，发出冷冷的声音道：“怪！我方才明明看见这里有个人似的。”

另一个点了点头道：“是呀！我也看见了，像个女人！”

他二人说着，四只眼睛滴溜溜地向四下望着，其中一个用手指了一下那幢石楼道：“看，这楼好漂亮！”

黑痣脸细细地看着这座楼，道：“这房子是不错，比我们那里强多了。

另一个吊梢眉频频耸动着道：“和师父说说，我们干椽搬到这里来了好了！哦……花，好香！”

他说着，身形一飘，已到一片花圃之前。只见他信手摘下了一朵菊花，就鼻闻了一下，随手丢在了一旁，嘻嘻一笑道：“外面真好，有女人，还有花！”说着咧开了嘴，露出了白白的牙齿。

雪和梅听后不由脸色一红，她本以为这两个东西是鬼呢，现在听他二人这番对白，内心倒是安定下来了，敢情，这是两个人。

只是二人口音奇怪，既不是北地口音，更不是南方语言，听在耳中，别提有多么别扭了。

这时那个有黑痣的人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你当然是高兴啦，有了女人，可是我呢！”

闻花的那人，转了一下身子，道：“你别急呀！师父不是说了，他老人家面壁已完，从此我们都不需要再关在洞里了，他还说我们两个年纪不小了……该找个女人了！”

面生黑痣的哼了一声道：“那个小娘儿们是我先发现的，照理应该给……给我的，想不到……你先下了手。”

他说话大概口齿有点不得劲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我们是好兄弟……我不好意思跟你抢，你已答应帮我找一个，可……可不能说了不算！”

这时，对方忽地跳了过来，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们一个人一个！”

说着伸出一根手指道：“来，拉钩！”

两个人就像小孩一样，各人伸出一根手指，互相钩了一下。

那个面生黑痣的人立刻转忧为喜，道：“这才是我的好兄弟。丙火！我们到这房子里看看去！”

那个叫“丙火”的想了一下道：“这不太好吧……师父要是知道了……”

面生黑痣的人立刻现出不悦道：“你看，你有了女人，就不管我了！”

丙火摸了一下帽子，道：“不是这样的，乙木！”

树后的雪用梅，这才知道，这两个怪小子，原来竟是来找老婆的，不由面色绯红。

她并且知道了，两个人的名字，一个叫“乙木”，一个叫“丙火”，这两个名字也真够怪的！

雪用梅就像是看怪物一样的看着二人。

她真不知道，尘世之上竟会有这种怪人。

当时，她一声不出地在树后打量着这两个人。忽听那面生黑痣的乙木道：“我们都有好本事，怕谁呀！”他晃了一下身子，道：“师父说，我们两个身上的功夫，现在天下已经很少有人能敌，你怕什么？”

丙火哭丧着脸道：“话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在洞里，关了这么久，现在才出来几天就闯祸，师父知道总不大好！”

乙木气呼呼地道：“师父不是说，叫我们一人找一个老婆吗？”

丙火点头道：“是呀，可是没有叫我们到人家家里去抢呀！”

那个叫乙木的人，闻言后跺了一下脚道：“算了，我不要了。”

丙火忙过去拉住他道：“唉，你不要生气嘛！师父说不许我们到人家家里去抢，可是没有说不许我们在路上拦，我们只要在路上等，嘻，多的是！”

乙木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多的是？都是丑八怪！”

丙火伸了一下舌头道：“丑八怪？刚才在江边看见那个坐船的女子也是丑八怪吗？”

乙木摇了摇头道：“我看不上，只有你那个我才看得上！”

丙火好似生恐自己那个被抢一样，忙笑道：“哪里，我看差不多！”

乙木冷笑道：“那我抢回来与你换可好？”

这一下丙火犹豫了，他摇摇头道：“你真是，怎么专想着我那一个呢，师父说动刀的女人不好，我那一个就是动刀的！”

乙木冷笑道：“我就喜欢动刀的，怎么样？”

丙火左右看了一眼道：“不行的，她是我弄来的，你看我衣服都被她抓破了，我好不容易弄来，怎么能给你？”说着扯了一下后面的衣服，果然有一条大口子。

乙木好似知道没有希望了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，那你陪我到这楼里找找去！”

丙火为难地道：“乙木，你听我说，师父不是说过吗，这楼里住有一个驼子，厉害得很，叫我们不要跟他打，师父倒不是怕他，而是不愿得罪他。”

乙木冷冷地道：“师父好像说过，这楼里以前有两个女人，有一个美如天仙，我就要那一个！”

丙火叹道：“唉！这都是哪一年的事了，那时候我们不过才八九岁，现在呢，我们都快四十岁了！”

乙木怔了一下，立刻面如死灰，道：“啊。对了……完了……”

丙火走过去，拍了他一下道：“别灰心，天下女人多的是，只要我们天天等，总能等一个！”

乙木在一块大石上坐了下来，愤愤道：“师父干吗不许我们下山，其实我们不过是样子怪一点……在这个穷地方，哪有什么女人会来？”

丙火挤着眉毛道：“我们可以躲在江边，只要看见船上有漂亮的，就可以想办法引她们上来呀！”

乙木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不行，今天我在江边趴了一天，娘的……只有晚上那一个还能看看，别的简直是不能看！”雪用梅本以为二人是路过此处，马上就走，没有想到这两个宝贝在这里蹿上了。

她站在树后，听着他二人的谈话，真是又气又笑，由不住动了一下

身子。

她身上穿的乃是车钗的一件长裙子，本来躲在树后，所以不会被人看见，这时一动，裙裾立刻露出了一角！偏偏那两个怪人，脸面都朝着这边，裙角一动，立刻被乙木发觉，他口中“唔”了一声。

丙火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乙木忽然站起来，用手向前指了一下。丙火顺着手指处一望，不由呆了一下，道：“啊，妙呀！”

乙木立刻伸出一只手，在嘴上捂了一下，递了一个眼色。丙火立刻会意点点头。

二人一起站了起来。乙木打了一个哈欠道：“好了，天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！”说着一拉丙火，二人向前走去。这附近石块很多，二人走了几步，立刻隐身在一块大石之后。

树后的雪用梅闻声正自吃惊，可是等了一会儿，不见有任何动静，她偷偷探头望了一下。这一望顿使她宽心大放，当时长吁了一口气，由树后一跃而出！

月光照着她修长的身材，那白玉似的皮色，在月光之下，似乎更光润了。

她那长长的秀发，由于来时匆忙，未及理梳，披散在肩膀上，小风吹过，有如玉树临风。

她对方才看见的事情，充满了惊异，她要回去告诉边瘦桐和瞿涛知道。

可是当她脚步刚一移动的当儿，忽见面前人影一闪，方才所见的那一双怪人，已出现在眼前。

雪用梅不由大吃一惊，“啊”了一声。

两个怪人，似乎都被雪用梅的美色迷住了。

那个叫乙木的人，立时笑道：“丙……丙火，这一次是我的了，你不许动！”

丙火咽了一口唾沫，高举双手道：“好……小心哪，别伤了她！”

乙木向着雪用梅，弯了一下身子道：“女子……你不要怕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，我叫乙木……”说着用手指了一下丙火，道：“他叫丙火，我们都是好人。”

他边说边向雪用梅身边走过去，一脸惊喜之色。雪用梅不由低声叱道：“站住！”

那个叫乙木的怪人，倒是真被她吓得站住了，他摸了一下脖子，道：“你……跟我回去吧！”

雪用梅手指二人道：“你们两个是什么人？胆子真大，莫非你们不知道这楼里住的是什么人么？”

乙木睁大了眼睛，连连点头道：“知道！知道！”

雪用梅一跺脚，道：“那还不快走？”

她这么近看这两个人，白煞煞的实在是有些怕人。

怪人乙木闻言笑了一下道：“小女子……跟我回去吧，不要怕！”说着身子一扑，直向着雪用梅身上抓去！

雪用梅先前已听见了他二人的对话，知道了他们的用心，这时见状，真是又羞又气，咬了一下牙道：“你真是做梦！”说着右掌一晃，“呼”的

一掌直向着乙木面上打去！

可是乙木身形之快，竟出乎雪用梅意料，只见他身形一飘，已后退了丈许。

他喜得手舞足蹈道：“哈！原来你也会武呀？”

他身后的丙火笑道：“妙呀！这也是一个动刀的！和我那个一样！”

说话之时，乙木已第二次扑身而上，只见他双手向外一抖，直向雪用梅双肩上抓去。

雪用梅不由大怒，她双腕一分，直向乙木两腕上切去。可是当她手缘甫一接触对方两腕时，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！

使她惊讶的是，对方那双手腕子，竟像冰似的冷，这一惊，真使她几乎呆住了！

她哪里知道，这乙木丙火两个怪人，乃是当今天下仅存的一个魔头——“冰河老人”身边的一对得意弟子。

冰河老人因早年研习冰禅神功，不慎走火入魔，遂带着这一双弟子隐居巫山“小南峰”下，用三十年功力，才打开穴道，恢复了健康，功力自非昔日可比。

乙木所练“冰禅神功”，已得其师真传，雪用梅焉是二人的对手？故而一经交手，便发觉大大不敌了！

雪用梅手指一触之间，已中了“冰禅神功”的冷焰心火，故尔倒退了一步，顿时牙齿克克抖了起来。

乙木嘻嘻笑道：“小女子！你已中了我的冷焰心火，还不服气么？”

雪用梅又惊又怒，娇叱了声：“你是什么怪物投胎的，怎么炼这些功夫？”

乙木嘻嘻一笑道：“小女子不要骂人，来！来！快随我回去吧！”说着猛地双手一张，向前一扑。

随着他一扑之下，带过来一阵冷风，雪用梅不由又打了一个冷战。

所幸她功力充沛，要是常人，只要为这种“冷焰心火”所中，鲜有不立时冻倒在地的。

这时她后退了几步，只冷得全身连连战抖不已，几乎连说话也开不得口。

乙木见状，不由怪笑了一声道：“好本事！”

他因见雪用梅艳若天人，心中也着实爱惜，所以下手极有分寸，生恐伤了她。

这时见她冷得花容变色，已知差不多了。当时第三次身子向前一扑，双臂一张，又发出了一股冷风。

这一次雪用梅实在支持不住了。

要以她昔日功力来说，本不至于被他冷焰心火所中，只因被雪亦赤捆绑了一日，体力未复，又因没有防备，才会吃此大亏。

就在乙木第三次扑势之下，雪用梅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，身子倒了下去。这时她冷得眼前金星直冒，全身血液几乎冻僵了。

乙木见她倒下，怔了一下。

他身边的丙火见状，一跳叱道：“乙木，你下手太重了！”

乙木也呆住了，他匆匆走到雪用梅身前，讷讷地道：“小……女……子……你不要怕……”

这时丙火也走了过来，甚为焦急地道：“小女子，你赶快抱住一棵树，要不然你会冻死的！”

雪用梅这时早已冻得牙关发抖不能说话，闻言忙坐起来，向旁边一棵大树上抱去，说也奇怪，如此一来，她果然好得多了。

乙木赶上去，一把把她抱了起来。

雪用梅尖叫一声道：“不得无礼！”

乙木吓得差一点把她丢下来，他讷讷地道：“你放……心，这一次我不会用冷焰心火伤害你的！”

雪用梅这时被怪人乙木夹起，才知道他武功高强，因为他一只手，托住自己的背脊关节处，用力恰到好处，无形中控制了自己的穴门。

如此一来，雪用梅就是有逃脱之心，却也无能为力了。

这时，丙火急舞着手道：“快！快！有人来了！”

乙木夹着雪用梅，身形一晃，已向涧石之间落去！

就在这时，只听得一声怒叱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丙火殿后，闻声望去，就见眼前来了一个少年。

这人，正是红线金丸边瘦桐。

边瘦桐因发现雪用梅不在室内，感到奇怪，出外寻找，不想在后山找了一遍，不见人影，因听见叱声，才赶来此处。可是，他仍然来晚了一步。

这时乙木已夹着雪用梅，在峭壁间纵跃如飞。红线金丸边瘦桐一见，不由大吃一惊。

他发出了一声怒叱道：“大胆的贼人！招打！”

右手向外一挥，金光一闪，便发出了一枚红线金丸，直向着峭壁间的乙木打去。因为怪人乙木手中抱着雪用梅，边瘦桐手下便有了极大的约束。所以他的金丸，只能向着对方脚上打去。

可是丙火在后，眼明手快，只见他右掌向外一挥，发出了“哧”的一股掌力，那枚金丸竟被他打落在地！

边瘦桐不禁吃了一惊，当时忙向一边望去，才发现原来还有一个怪人。

他见这人，衣着长相，无不和前面那人一般无二，当时又惊又怒，冷叱了一声，身形随即扑去。

怪人丙火，这时却也不逃。他插身在二人中间，似乎有意争取时间，要乙木逃走一样！

边瘦桐怒到了极处，足下一点，已到了丙火身边，右掌向外一抖，用“虎掌开山”的内功真力，一掌向着丙火身上打去。怪人丙火，脸上竟丝毫也没有表情。边瘦桐的掌势一到，他不慌不忙地也发了一掌。双掌交锋，只听“波”的一声。丙火似乎没有料到对方竟有如此功力，他身子明显地摇动了一下，后退了几步，才拿桩站住，面上立即现出了惊异之色。红线金丸边瘦桐掌力和对方一交的刹那，只觉得对方掌上，传来了一股寒流，由不住打了一个冷战。

可是他功力深沛，周身更有潜力相护，是以甫觉寒冷之际，已用真力把所犯的寒流逼出体外。尽管如此，他内心仍然是够吃惊的了。

他立即就想到了这种功力的名字，不由呆了一呆。这时，那乙木早已抱着雪用梅，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边瘦桐见这个形同刁鬼的怪人，仍然不走不动，只以一双灵活的眸

子望着自己。

他心内实在气愤到了极点，怒道：“你们是谁？住在哪里？”

怪人丙火翻了一下眸子，冷漠地道：“你是谁？功夫不错！”

边瘦桐手指润下道：“那个人，把她抢到哪里去了？”

怪人丙火露出白牙一笑，道：“哪里去了？哈……我们一人一个，你这人是不服气吗？”

边瘦桐不由一惊，因见对方有点呆痴样子，遂忍下怒火，冷笑道：“你是说，你们抢走了雪姑娘，是去做老婆？”

丙火一笑，摸了一下帽子道：“雪……她姓雪？哈！我的那一个姓车，他的这个姓雪……”说着，两只脚竟自高兴地跳了起来。

边瘦桐不由又是一惊，当时冷笑道：“怪人，你是说你也抢了一个姓车的女人？”

丙火冷冷地道：“怎么是叫抢？我们才不抢呢！我们是招亲，师父说过我们都该有个老婆了！”

边瘦桐这时实在猜不透，这两个怪人是什么路数，可是武功精湛，绝非寻常江湖中人。当时不由冷笑道：“你师父是谁？”

丙火翻了一下眸子道：“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说着看了山下一眼，冷然道：“好！我也要走了！”说着身形霍地腾起，拔起了足有六七丈高下，直向山涧之内落去！

边瘦桐如何能叫他逃开掌下？这时见状，发出了一声厉吼道：“你还想跑么？”当时双臂一振，用“一鹤冲天”的轻功绝技，陡地腾空而起，起落之间，已落在了丙火身前。

丙火似乎又吃了一惊，他呆呆地道：“你还要打么？”

边瘦桐冷叱道：“我不管你们是什么怪物，你们要抢人可是不行！”

丙火闻言眉毛一挑道：“怪物！你敢骂我怪物？”说着两只手忽地抡起，直向边瘦桐双肩猛然抓了过去。

边瘦桐身形半转，引着对方来势，一掌直劈而出。

丙火不由“哦”的一声，身子竟被打出了数尺。

他脸上做了一个很痛楚的表情，弯下腰来。

边瘦桐不由心中一怔，忖道：“坏了，我大概打得太重了。一时内心大是后悔。可是这个意念还未转完，丙火已再次直起腰来。他咧着嘴道：“你打得好疼……你是谁？”

边瘦桐不由大大吃了一惊，因为方才自己所发掌力，虽说未出全力，却也有了五成以上的功力，以此掌力打出，就算是一块巨石，也能击得粉碎，却未曾料到，对方怪人仅仅是觉得好疼而已。

这一惊，不由令边瘦桐对他另眼相看了。

他退后了一步道：“怪人，你……是谁？住在哪里？”

丙火龇牙咧嘴地道：“我叫丙火，方才那人是我哥哥，他叫乙木……你是谁？”

边瘦桐冷笑道：“你师父是谁？”

丙火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不说！”

他说着怒哼了一声道：“我师父说，见人要忍耐三分，我对你已够忍耐了，不要再惹我。”说着直了一下腰，直向山洞内行去。

边瘦桐怔了一下，更是不解。这时见他要走，如何容得，当下低叱

一声，身子再次一掠，又到了丙火身前。

怪人丙火眸子一转，不悦道：“你再不走，我就要打……你了！”

边瘦桐冷笑道：“我先拿下你这横小子再说！”说着双掌一错，直向丙火两处侧肋之上打去！

怪人丙火身子霍地向后一倒，以双掌贴地，猛地向上一弹，整个身子倒窜了起来。

边瘦桐双掌击空，这一来，不禁激起了他的怒火，他足下向前一赶步，右掌斜着劈了出去。掌缘之上，带出了刀似的一股罡风，直向丙火上身斩去！

这种凌空刀掌的功力，相当惊人，边瘦桐并不常用，掌风过处，附近树梢枝叶，纷纷下落。

丙火口中惊呼了一声，他身子霍地向下一倒，以足尖用力在地上一蹬，“嗖”一声，已窜了出去。

这一来，他好像也被惹火了。

只见他怪叫了一声，猛地站起来，忽然张开嘴来，“哈”一声，喷出一大口气来。

边瘦桐已知道，这怪人炼有冷焰心火，见状不由向下一伏。

冷风过处，落叶纷然，其冷的程度可想而知。

边瘦桐这时心忧雪用梅被擒，偏偏这怪人并非易与对付之流，一时不易得手，不由又气又急。

怪人丙火见自己苦炼的冷焰心火，发出并未奏功，也是大怒。他怪叫了一声，双掌向前一错，掌心之内，发出冷流，直向着边瘦桐身上抓来。

边瘦桐气怒攻心之下，手下已不再留情。这时见丙火掌势一到，他身子向下一蹲，分二掌用切手直向着他腕上切去。

丙火猛然往回抽臂，可是边瘦桐双腕却倏然圈过去，直向丙火背后击去。掌力一现，丙火整个身子，足足飞起七八尺高下。

很显然，他身上练有一种护体的功夫，不易伤他，可是这么摔下来，也不是味儿。只听见“砰”的一声，丙火被摔得怪啸了一声。

边瘦桐足下一点，已如同飞鹰搏兔似的，赶到了他的身边，他冷冷一笑道：“小子！你纳命吧！”

当时心中一狠，真力贯注右腕，想用“巨灵金刚掌”力，一掌把对方毙于掌下。

正当他掌力待发未发的当儿，斜刺里一声断喝道：“使不得，兄弟！”一股大力，由一侧猛劈而出。

边瘦桐只得向左一闪，让开了力道。那怪人丙火由地上一滚而起。

眼前人影一闪，现出瞿涛高大的身影来。

他对边瘦桐摇了一下手道：“这人杀不得！”说着转身看着丙火，面上极为惊异地道：“如果我猜得不错，朋友，你是住在小南峰下吧？”

丙火惊异地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，忽然转身，一路飞纵而去！

边瘦桐大惊道：“糟！他跑了！”说着正要腾身追下去，却为瞿涛伸出一只手拦住，道：“兄弟，由他去吧！”

边瘦桐站住脚步，大急道：“前辈有所不知，雪姑娘被他们擒去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瞿涛不禁一怔道：“有这种事？”

二人忙回身望去，沉沉黑夜里，那丙火早逃得无影无踪。边瘦桐不

由跺了一下脚道：“完了！”

瞿涛呆了一呆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兄弟，不要急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就是，我定能把雪姑娘找回来！”

边瘦桐失望地道：“前辈，你为何对这人如此留情？”

瞿涛怔了一下，苦笑道：“兄弟，你反倒怪起我来，如不是我方才出声拦阻，你险些罹了大祸！”

边瘦桐奇怪地望着他道：“此话怎说？”

瞿涛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当这人是一般江湖人么？兄弟，你是猜不到的！”说着望了前面一眼道：“兄弟，这巫山看来无奇，其实十二峰上，真不知隐有多少高人异士……”

说到此他冷冷笑道：“你和这人交手，莫非没有发觉什么异样么？”

边瘦桐见他一本正经，大是不解，闻言后道：“他炼有冷焰心火的功夫……怎么，前辈有什么发觉不成？”

瞿涛点头冷笑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兄弟你既知道冷焰心火，莫非不知这种功夫是谁传授的不成？”

边瘦桐想了想，摇头道：“这我倒不清楚了！”

西北风瞿涛微微冷笑道：“这就难怪了。兄弟，你坐下来，待我告诉你一个人！”

边瘦桐莫名其妙地坐了下来。

瞿涛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数十年前，大荒出现了两个怪人，武功之高，真可说天下无敌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仇云居士尚未分，另一人是冰河老人旦夕……”

他点了点头道：“如果我没有猜错，方才那怪人的师父就是那个叫旦夕的老魔头。”

边瘦桐不由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前辈怎知道呢？”

瞿涛点头道：“我来巫山已数十年了，曾听人说过冰河老人隐居于此，只是从未见过面，前年我路过小南峰时，发现了数处茅舍，内有三个座墩，才猜出，这魔头果然隐居于此！”

边瘦桐摇了摇头道：“许是别人也不一定！”

瞿涛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我细心观察那数处茅舍座墩，全是背阳而建，而且附近木草不生，我才知道，老人非但生存在世，而且必定结庐于小南峰上。”说着他顿了一下，道：“现在，我果然猜对了，今日我一见这小子长相动作，就猜出必是老人弟子无疑，看来，老魔头必定已出世了！”

他望了一下天色，冷冷地道：“兄弟，你不知道，冰河老人生平护短成性，你方才如果伤了他的弟子，他绝不会饶你，此老心黑手辣，我是早就知道的，那时只怕我也无法救你了！”

边瘦桐闻言，不由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前辈如此说，莫非任凭他们把雪姑娘抢走不成？我们应该去寻冰河老人，问他要人才是！”

西北风瞿涛摇了一下手道：“兄弟，这事草率不得，你不要急，我们慢慢商量一下……”

说着他来回走了几步，皱眉道：“此老家法极严，门下弟子怎会如此胡来？这真是令人想不通了！”

红线金丸边瘦桐此刻是忧心如焚，他恨声道：“前辈，既然如此，你在此，我自己去看一看！”

西北风瞿涛怔了一下，苦笑道：“兄弟，你何必急于一时呢？”  
边瘦桐冷冷笑道：“雪、车二位姑娘，都在他们手中，怎能令人不急？”

瞿涛皱了一下眉道：“你说什么……车姑娘又是谁？”

边瘦桐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车钗也被他们捉去了！”

瞿涛一愣。边瘦桐讪讪地道：“两位怪物说是物色妻子，他们一人捉一个，想不到天下竟然会有这种事情，我们如不快些找去，只怕她二人……”

瞿涛点了点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陪你去一趟！”

边瘦桐气得脸都白了，他真恨不得立刻去找到那两个怪人，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，可是瞿涛的态度，似有甚多顾虑。

边瘦桐看在眼里，未免有些不解。

因为他已看到瞿涛的一身功夫，可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然而他竟如此犹豫，看起来，莫非那冰河老人是神仙不成？

他口中虽然未说，内心却是甚为不平，只想有机会见识一下那冰河老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这时，瞿涛在前，边瘦桐随后，二人展开身法，穿行于峭壁乱石之中。

行了约有一盏茶的时间，只见天色愈发地黑了，可是眼前有一座白石的高峰，现出类似白昼的亮光。

瞿涛驻足峰下，道：“这就是小南峰了！”

边瘦桐这时也觉出，这小南峰附近，气温显然比其他地方低了许多，身上冷飕飕的，便说道：“这里真冷！”

瞿涛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这只不过是峰下，如果上去，你就会知道，还要冷上许多……”

说着他伸出手指，遥遥指着峰上一些发白发亮的地方道：“看见没有，这些都是峰上的冰雪，这是巫山峰中一个最怪的地方，虽是盛夏，这小南峰上，仍然结有冰雪，冷得很！”

边瘦桐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这么看来，那冰河老人果真结庐于此了？”

瞿涛向峰上看了一刻道：“我们上去看看，不过，兄弟凡事都需忍耐，尤其是这件事情，千万鲁莽不得，最好我们能见着冰河老人与他理论，千万不可以动武！”

边瘦桐冷笑道：“前辈莫非竟如此怕他不成？”

瞿涛怔了一怔，苦笑道：“你这句话说得不错，这正是武林上的一个通病。兄弟！你成名不易，却不知爱惜羽毛！”

边瘦桐一笑道：“只要我认为是正义的行为，粉身碎骨在所不惜！”

瞿涛鼻中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冰河老人绝非你所想的那么坏，事实上，此人是一个颇为令人敬仰的人物，这种人偶然的为偏差，并不见得就是罪大不赦，对于这种人，我们就不能只凭意气用事了！”

他说着跃上了一块山石，前瞻道：“我们上去吧！”

边瘦桐没有再说什么，二人很快地就翻上了山岭。边瘦桐是初次来此，只觉得四处的冷风，几乎把人给吹僵了。

他目光所及，满处全是冰雪，很少能看见一些树和草呀什么的。

在这样一个孤寒山岭上，是很不容易找到什么的。

愈往上愈冷，所幸二人都有高深的内功，他们只需提着丹田真力，那冷流也就不能侵身了。

二人在这小南峰上绕了一周，只见冰石如雪似的，一层层展开，却不知道这师徒三人到底住在哪里？

他二人在岭上绕了好几个转儿，仍然什么也没有发现。边瘦桐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前辈你看，这如何是好？”

瞿涛摇了摇头叹道：“冰河老人惯居奇处，一时只怕找他不到。”

边瘦桐呆道：“二位姑娘如是被那两个小子侮辱了，如何是好？”

瞿涛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事情是绝对不会的，兄弟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别的我不知道，冰河老人的家规是极为严厉的，他绝不会容许门下弟子如此妄为！”

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可是他却容许弟子在外抢劫妇女！”

说着，二人又在这小南峰上找了一遭，几乎连每一块冰石都踏遍了，仍然找不出一丝蛛丝马迹，无可奈何之下，二人只好暂时回去了。

## 冷焰心火断玉刀

在乙木的夹持之下，雪用梅被带到了—个寒冷的世界里！

她觉得那寒冷的风，似乎要把自己冷僵了。

忽然，乙木停住了身子。

他回头看了一眼，低下头对雪用梅道：“小女子……你冷么？”

雪用梅本来打定了主意，要以死和这怪人一拼的，可是在这一路之上，她意外地发觉，这个人对自己并没有什么不规矩的地方，他一直很谨慎地托着自己，连多碰自己—下也不敢。

这时听他忽然问出这一句话，雪用梅本不想理他，可是自己由于衣衫单薄，确实冷得吃不住，就点了点头。

乙木闻言，忙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要紧！”

说罢，雪用梅就觉得他那托着自己的一双手，忽然变得奇热，自他手掌之内，传出了两股暖气。

这两股暖气，—进入她身内，顿时令她暖和了许多。

天上的月光很亮，雪用梅—看这怪人乙木，不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

只见他那张白瘦的脸，丝毫不带血色，脸腮又瘦又窄，唇上生着几根黄须，细脖大头，看起来，真像是由坟墓里才爬出来的僵尸—样。

雪用梅吓得忙闭上了眸子！

她知道，凭自己的这一点本事，要想同他打，那是打不过的，跑又跑不了，只有任凭他来摆布自己了。

现在自己在他手上，他万—要是不怀好心，那自己可真是……

想到此，不禁吓得又睁开了眸子。却见对方—双粟米似的眸子，兀自盯着自己，面上显露出—种极度的倾慕之色。

雪用梅不由冷冷—笑，提着胆子道：“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了？”

乙木见她居然开口说话，不禁喜得—跳。雪用梅怕道：“你要干什么……”

乙木嘻嘻笑道：“我在等丙火，小女子！你姓什么？你不要害怕，我和丙火，都会对你很好的！”

雪用梅闻言，心中才略微放宽，当时冷笑道：“你们也太无耻了，居然敢随便抢人！”

乙木呆了一下，讷讷道：“小女子！你不要生气，我们不是抢……不过是……唉！”

用梅冷笑道：“这还不是抢？你抱着我作什么？还不放我回去？”

乙木傻笑了一下，道：“不行……你—走，我就没有老婆了！”

雪用梅不由脸—红，啐道：“谁是你的老婆？你这个人，怎么这么不要脸？”

乙木摇了—下头，喃喃地道：“随便你怎……怎么说，反正……我不能让你回去……我们要拜天地，成亲！”说着咧开大嘴，又傻笑了一下，回头看了—下道：“咦！丙火这……小子，怎么还不来？”

雪用梅冷笑道：“他必定被我那个同伴捉住了，你快放我回去，我代他说个情，也许还能把你兄弟救回来！”

乙木两道“—”字形的眉毛不由向上一竖，怒容满面地道：“你不要……乱说……我兄弟不会被……人捉的！没有人有这么大本事！”

雪用梅哼道：“你不信，你那个兄弟永远回不来了！”

乙木闻言似乎真有些急了，他抱着雪用梅，在冰地上跳了一下，恨声道：“他敢捉我兄弟……我就杀死他！”

雪用梅冷冷地道：“我看你还是放我回去算了，我可以为你想个办法，救回你的兄弟！”

乙木望着她的脸看了一会儿，道：“我舍不得你……再想另外的法子吧！”

雪用梅闻言，差一点气昏了，她冷笑道：“那就没有办法了，我那同伴要是见我回不去，就会把你兄弟杀了，那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！”

乙木好像吓了一跳，眼都直了。

雪用梅见状以为得计，又道：“你兄弟死了，你就不快乐了！”

乙木一双瞳子里，竟滚下泪珠来，他好似下了决心，要把雪用梅放下来。

忽然身后传出丙火的声音道：“乙木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乙木回头一看，不由大喜，笑道：“嘻——我知道你小……小子会回来的！”

雪用梅见状内心不由顿时凉了，当时又急又气，真差一点儿哭出来。

这时，丙火纵身过来，气喘吁吁地道：“娘的！那个人好厉害！我差一点吃亏！”说罢他又匆匆道：“我们快回去吧，也许他们要追来了！”

说着二人身形起落，已窜到小南峰上。

雪用梅只得叹息了一声，眼前是一点法子也没有了，只有任他们摆布了。

她内心有一个打算，如果这两个怪人要对自己非礼，动了淫心，宁可拼上一死，也不能叫他们遂心！她有了这种打算，倒也不再忧虑了。

这时，四周的空气更冷了，若非是乙木掌心传出的热流，她真要被冻僵了。

她身子在乙木的托擎之下，只觉得忽上忽下，来到了一处山口，两侧全是一块块积满冰雪的山石。

峭壁上更是结满了冰，亮晶晶的。

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正自纳闷，只见二人自石上拉出了一条极长的山藤。

乙木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女子！你不要怕，我们要过去了！”

说着只见他分出一只手，拉着这根藤子，忽地一荡，雪用梅就觉得整个身子忽悠悠地荡了过去。

这一段距离好似相当长，很久，她才觉得乙木松手落地，紧跟着丙火也荡了过来。

雪用梅睁开眼睛，打量着眼前的形势，只见是一片峰峦，四周的冰雪更厚了。

只是，这地方种有许多的松树，点缀得甚是美雅，天空灰蒙蒙的，风吹过来的时候，好像夹杂着小片的雪花，打在脸上麻麻的，凉凉的。

雪用梅心中想：这是什么地方，怎么在这种季节里还会下雪呢？

正想着，他们已来到了一块巨大冰石旁边。

天风飕飕，雪用梅觉得血液仿佛都要结冰了。

她冷得实在受不住了，轻轻哼了一声。

乙木弯下身子，似乎想用身子暖她，可又怕触着她。

丙火用双手推动那块大冰石。

只听得那块大冰石发出了一阵格格之声，竟然现出一个四五尺见方的地洞。

乙木抱着雪用梅拾级而下，接着丙火也走了进来，随后又把大石块合拢。单就这入口的设计来说，也可说是独具慧心了。

那方大冰石之上，生有一棵大松树，石块封好之后，任何人也绝不会想到，石块之下竟然会别有洞天。

令人惊奇的，尚不止于此。

雪用梅随着二人进入地洞，立刻觉得眼前晶光缭乱，身上的寒冷似乎更加剧了。

丙火在她身后，上前一步道：“你不要怕，再进去些就不冷了！”说着伸出一只手，贴在了雪用梅的背后，雪用梅“啊唷”一声，打了一个寒战。

奇怪，这个寒战之后，反倒不觉得冷了。她四下一打量，只见这地洞里，奇光闪闪，五颜六色，在两边冰壁上，悬有十数只玉盘。这些盘内，全盛着松子油，燃着火捻子。整个石洞显得分外光明，而且不带一丝油烟气味。

这且不说，在壁顶和四周的墙上，还镶满了红红绿绿的宝石，被灯光一照，闪烁着绚丽的光彩。

雪用梅虽是被人所掳，目睹了这一切，也不禁暗暗称奇。

乙木放下了她，嘻嘻一笑道：“你看这地方好么？”

雪用梅冷冷一笑，没有理他。

乙木尴尬地看了丙火一眼，红着脸道：“她还是……不……不理我！”

丙火吃吃一笑，推了雪用梅一下道：“我们要快一点走完这‘冰极甬道’，要不然你会冻死的！”

雪用梅闻言后，果然觉得自己四肢阵阵发麻，而且有阵阵痒涩的感觉。她曾听人言：人冻到了极点，必生麻痒，麻痒之后也就是生命关头了。

她不由大吃了一惊，这时幸有丙火以内身“冰禅神功”救助自己，“以寒攻寒”，才令她好受许多，否则此刻自己早已冻倒在地了。

想到此，不由又打了个哆嗦。当时忙随着乙木匆匆穿过了这条长有数丈的冰道。待走到了甬道的另一头，她身上立刻觉得一暖，同时足下也觉着踏着了一些软软的东西。

雪用梅好奇地低头一看，只见足下是厚达寸许的地毯，四周则是由各色水晶石块串成的水晶串儿，灯光之下蔚为奇观！

这还不说，在那些水晶似的冰壁上，还凿着三四个月亮洞门，分成若干间，看起来真像是仙人所住的洞府，正中一间室内，陈列着一套水晶石家具，有长短不一的案、椅，其上皆覆有兽皮。

靠里边的墙壁上，砌有一个白石的壁炉，炉中燃着尚未全熄的松枝。

雪用梅眼睛都看花了，她真想不到，在这种地方，居然隐藏着如此一处琼瑶般的世界。

乙木看她一笑，道：“你……坐下歇歇吧，我去给你倒……茶！”

说着转身走到另一间房内，过了一会，端出了一个盖碗，双手送到雪用梅身边，道：“喝……茶……吧！”

雪用梅这时虽是不再寒冷了，可是却不禁想到了自身的安危，禁不住悲从中来，落下了几滴泪。

乙木见状，用力地搔了一下头，望着丙火道：“丙……丙火，这，可怎么是好呢？”

丙火呆了呆，道：“女人都是一样的，过几天就会好了！”

他说着站起来，笑道：“姑娘，你不要再伤心了，我去叫一个朋友来陪你好不好？”

雪用梅冷笑了一声，把身子转过来，背朝着二人，兀自落泪不已。

忽然，她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道：“咦！你不是……”

雪用梅不由回过头来，顿时也怔住了。她看见，站在身后的那个少女，竟是女飞卫车钗。昔日二人虽有过纠葛，可是这时，在这种地方，突然见着了，却不禁有了一种亲切之感。她呆了一下道：“你不是车钗么？”

在水晶洞门之下，立着车钗姑娘，她穿着一袭淡蓝的袄裤，秀发有些蓬松，面色也很憔悴。她向前走了几步，很是惊异地道：“你怎么也来啦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雪用梅红着眼圈，看了一边的乙木、丙火一眼，道：“这事不要提了……都是这两个东西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车钗连忙向她眨了一下眼睛，雪用梅忙止住了话。车钗嫣然一笑，握住她一只手，回过身来，对二怪道：“她是我的好姐妹，我有几句体己话，要跟她说说，你们别进来！”

乙木一怔道：“什么……体……体己话？”

车钗向着他，道：“体己话你都不懂？不懂算了！”

说着一拉用梅道：“走，我们进去说！”

雪用梅见她对乙木说话神情，非但不像生气，反倒显得很是亲切，心内不禁暗暗称奇。

这时，只见乙木老着脸皮走过来，对着车钗深深一拜道：“我的好……弟……妹，这个忙……你可得要帮我，成功以后，我再谢……谢……”

车钗红着脸妩媚地一笑，用手把他向后面一推道：“等着瞧吧，傻蛋！”说着拉着用梅的手道：“到里面去我有话对你说！”

雪用梅随她进到一间房内，这房内布置有几桌床柜，无不美丽超俗，

而空间悬以各色宝石，看起来更是美到了极点。

进门之后，车钗顺手放下了帘子，笑道：“姐姐，你坐下！”

雪用梅一面坐下来，一面奇怪地望着她道：“你……你已经嫁给那个叫丙火的人了？”

车钗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也太把我看扁了，我车钗就是一辈子不嫁人，也不能嫁给这种呆瓜呀！”

用梅怔道：“那你怎么……”

车钗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看见我对他们怪亲热的是不是？”

用梅点了点头，车钗绷着脸，“扑哧”一笑，道：“那你可就错了，这是计！”

用梅张大了眸子道：“计？怎么是计呢？”

车钗小声笑道：“告诉你姐姐，这些你就不如我了！”说着轻声道：“你可知道，这两个人是什么人么？”

用梅摇了摇头。车钗冷冷地道：“所以呀，你就知道了！告诉你吧，你别看他们两个傻里傻气不像人，可是这兄弟二人的一身本事，却是厉害得很！”

用梅皱眉道：“是什么功夫，冷冰冰的？冻死人了！”

车钗冷冷地道：“这种功夫叫做冰禅神功，能把人血冻成冰，我们两个无论如何也打不过他们的……”

用梅咬了一下唇道：“不要急，我想瞿前辈和边大哥一定会来救咱们！”

车钗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姐姐，你大概不知道，我也是才知道，你以为这两个人没有来头么，那可错了！”

用梅不明白地道：“什么来头？”

车钗看了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他二人的师父，是当今天下一个最难惹的魔头，此人叫冰河老人旦夕，这个老怪物那一身本事，可以说是天下无敌！”

用梅不由脸色一变道：“这么说边大哥也救不了我们了？”

车钗苦笑道：“只怕是不行。”

用梅不由吓了一跳，忙拉着她手道：“那可怎么好呢？”

车钗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不要急，我们还没有绝望呢！”

用梅皱了一下眉道：“他们两个把我们弄在这种地方，只怕没存好心！”

车钗摇头笑道：“这倒不会！你也不要把他们两个人看得太不够格了，其实这两个人心倒是蛮好的！”

用梅不由松了一口气，笑道：“听你口气，倒是对他们蛮好的！”

车钗摇头笑道：“别瞎说，这两个宝贝你也不要以为他们很傻，其实他们也有聪明的地方！”

用梅不由又发起愁来道：“那我们眼前该怎么办呢？”

车钗道：“不要急，你只要听我的话，我们两个假装对他们好，不过千万不能到他们身边去！”

用梅怔道：“那怎么行呢？他们要成亲，我们又打不过他们！”

车钗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这个人，可真是没心眼里，你就不能骗骗他们呀！咱们就给他们来一个拖，拖上个十天半月，然后再见机行事！”

用梅不由拍了一下手道：“妙呀！等他们两个一不在，咱们就偷跑，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！”

车钗苦笑了笑道：“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用梅不由皱眉道：“怎么不行呢？这条路我已记下来了！”

车钗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还不是记下了，有什么用呢？我们根本就出不了这个地洞。你来的时候莫非不知道？那一条冰道，等于是冰点交极的地方，我们休想越雷池一步！”

用梅这时想起来时的情形，不由一阵后怕，口中“啊”了一声。

车钗冷笑道：“所以你应该明白了，为什么他们会对我们这么放心，事实上我们根本就离不开这几间房子，一出去准得冻死！”

用梅这才真正感到害怕了，她奇怪地道：“可是那两个宝贝为什么却能来去自如？”

车钗点头道：“他二人练有冰禅神功，自是与常人不同。这种功夫，当今天下，尚无几个人练成！”

雪用梅不由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们只有在这里等死了！”

车钗冷笑道：“这么死了可不甘心！我知道那冰河老人，虽是护短成性，可是倒是一个很讲理的人，如果我二人有机会见着他，也许尚有机会可以走！”

用梅摇了摇头道：“我方才偷听他二人说话，好像是他们师父有意叫他们到外边抢女人的，告诉他又有什么用？”

车钗还要说什么，却见门帘一掀，乙木、丙火含笑而入。

这两个人，现在都换了一套红色的便衣，足下是彩色便履，手上各端着一个冰盆，盆内各放一枚熟透的大山桃。

二人走到二女子面前，各人把一枚桃子献上。

车钗倒是不客气，接了过来，一笑道：“在外面摘的么？”

丙火笑道：“我们两个翻了很高的山才摘下来的，桃子已经不多了！”

乙木也吃吃地道：“师父说，这桃子能明眼益气……很，很补人！”

用梅赌气扭过头没理他，乙木红着脸道：“吃……一个吧，妹妹！”

雪用梅听他居然当着车钗唤自己妹妹，不由羞得面色绯红，当时秀眉一竖，猛地回过头来道：“你……”

车钗拉了她一下，用梅忽然想起她方才说的，不由顿了一下，忙自收口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不想吃，你自己吃吧！”

乙木嘻嘻笑道：“我不吃……还是你吃，很好吃的！”

用梅正觉不快，车钗忙代她接过来道：“你这人真是，放下来不就结了么？哪有第一次见面，就叫人家妹妹的，这么大人也不害臊？”

乙木不由脸色大红，讷讷道：“这……这是丙火小子教我的！”

一面说着，一面用手指了丙火一下。丙火立刻大窘，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车钗向着他道：“算了吧，别我我我了，你们下去吧，我和这位姐姐还没有谈完呢！”

丙火讷讷地道：“我……想你！”

车钗不由脸上一阵红。用梅闻言，一时忍不住笑了，车钗瞪了她一眼，又气又笑地嗔道：“你们这两个宝贝呀，我可真没见过，别在人跟前烦人好不好，再不走，我可不理你了！”

丙火似乎吓了一跳，忙一拉乙木道：“走吧，我们外面玩去！”

乙木甩手道：“弟妹叫你……你走，没叫我走，我不走！”

丙火怔道：“你不走，我也不走！”

车钗见状，气道：“这位姐姐已经烦你了，你再不走，她永远也就不搭理你了，你们一块走吧！”

乙木闻言倒是真的怕了，慌不迭地拉着丙火走了。

二人走后，车钗长吁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两个人，真能把人烦死了！”

用梅本来对乙木、丙火二人颇具戒心，这时见状，她的心倒是放下了。她没有想到，这两个人，竟是如此情痴、单纯。

这时，车钗拿起了桃子道：“吃呀！不吃白不吃！”

用梅见这桃子颜色鲜红，和普通桃子形状稍异，不觉奇怪，当时轻轻咬了一口，顿觉入口甘芳清冽，忍不住就口一吸，只觉得一股甜浆贯口而入，再看手上桃子，竟只剩下了一张桃皮。

这时车钗也吃了，奇道：“好甜的桃子！”

用梅忽然想起来道：“我听父亲说过，冰山地方常有一种雪桃，食后能补肺明目，看来必是此桃了！”

车钗丢下手上的桃皮，一笑道：“要说这两个人也真不坏，这么好的东西，自己不舍得吃，却拿来送给我们吃！”

用梅不由呆了呆，叹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对他二人，我们还是要小心些才好，否则万一上了当，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！”

车钗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放心，今夜咱们睡在一块！”

室内有一张犀牛皮绷成的床，床上有皮褥，二女谈话至此也困了，正要睡觉，不想乙木在外边敲壁问道：“你们睡觉了么？”

车钗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们要睡了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！”

乙木吃吃地道：“我们是给你们送……被子来了！”

车钗拉开帘子，果见乙木在前、丙火在后，二人手上抱着枕头被褥。

用梅实在忍不住，气道：“你们到底打算把我们怎么样？这样关着我们，也不是个办法呀？”

乙木回头看了丙火一眼，丙火讷讷地道：“姑娘，只要你答应嫁给我哥哥！”

用梅正要发话，车钗急忙插口道：“结婚也不是一句话的事情，你们问过师父没有？”

丙火嘻嘻一笑道：“师父早就说过，只要我们有办法，这件事他不管！”

车钗冷笑道：“如果这件事，由你师父出面作媒，我才相信！”

丙火怔了一下，哧哧笑道：“师父是不会管这件事的。”

乙木吃吃道：“师父正在炼丹，他没没……有时间！”

车钗冷笑了一声道：“那么我二人是不是可以见见你师父呢？”

乙木摇了摇头道：“不……行，他老人家谁也不见！”

丙火上前一步，搓着手道：“我和乙木的意思，希望明天就能和你们俩成婚，你们的意思怎么样？”

二女闻言，都不由脸色一变。

车钗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我姐姐还没有答应这件事呢！”

丙火似乎很急地道：“那我们两个先结婚好不好？”

乙木立刻推了他一把，微微怒道：“不行，要要……结婚一起结婚，不结婚都别别……结！”

丙火为难地搔了一下头，道：“这可怎么好呢？”

说着忽然身子向前一扑，已到了用梅的身前，厉声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同意我哥哥的婚事？莫非嫌我们配不上你？”

用梅柳眉一竖，站起来道：“不同意就是不同意！”

丙火那张苍白的脸上，立刻现出一丝冷笑，他点了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了……”

用梅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明白什么？”

丙火冷笑道：“我有办法就是了！”

说着对乙木怒冲冲地道：“我有话对你说！”

乙木怔怔地问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丙火一双一字形的眉毛，向外一分道：“这个女人已经有人家了！”

乙木不由面色一沉道：“你不要胡说，是……谁？”

丙火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她现在一直不肯答应，必定已是有人家了！”

用梅不禁心中一动，她倒是没有想到丙火居然有此智力，竟然能猜出一些自己内心的事情，顿时不由面色一红，冷然道：“你不要胡造谣言！”

车钗生恐他们打将起来，对付这两个怪人，可不能任性乱来，因为摸不清他们的真脾气，固然柔顺起来，百依百顺，可是也很可能发作起来就不堪设想。

她一拉雪用梅道：“算了吧！”一面却向着她直使眼色。

用梅冷冷笑道：“你不必劝我了，看他们又敢怎么样？大不了我一头碰死在这里，也别想让我就答应了他！”

丙火闻言，倒不由呆了一下。

乙木忙上前打躬道：“算了吧，看……我的……面子，我弟弟他……不会说话，你就放……放过他吧！”

用梅冷笑了一声，把身子转过一边。

乙木这时一脸苦相地又对着车钗一拜道：“好姑娘，你帮帮忙劝一劝她吧！”

车钗冷笑道：“我也没有办法！”

乙木只急得全身发抖。丙火上前拉了他一下道：“我们出去！”

乙木咽了一口唾沫，道：“好，叫她们休息吧！”说着就同丙火走了出去，到了室外，忍不住问道：“有什么话说吗？”

丙火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乙木，你这个大傻瓜，她已经有了人家，你莫非还不知道么？”

乙木讷讷道：“谁？是谁呀？”

丙火冷笑道：“刚才你抱着她回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年纪很轻的人，不是跟我打架么？那个人一定是她的朋友！”

乙木不由一惊，面上立刻现出了怒容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丙火鼻子一哼道：“你真傻，他们要不是好朋友，会为她打架么？看那个小子的样子，急得很呢！”

乙木面上显得很不自在地道：“那个人长得比我们漂亮么？”

丙火点了点头道：“比你和我都漂亮多了！”

乙木狠狠地跺了一下脚道：“怪不得！哼！”说着猛地转身就走，丙火忙拉住他道：“咦！你上哪去？”

乙木气得双手用力握拳，面色青紫地道：“我去把那个女子杀了……她原来已有了人家了！”

丙火嘻嘻一笑道：“所以我说你是傻子！”

乙木双目一瞪道：“丙丙……火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说我一声傻，我就活劈了你！”

丙火像是对于这位兄长甚是害怕，闻言之后点头道：“我不说就是了！”

可是他又小声道：“你要是杀了那女的，太可惜了。那你一辈子再也找不着这么漂亮的老婆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乙木恨恨地道：“谁叫她有了婆家了！这种女人要她还……还有什么用？是不是？”

丙火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虽说她有了婆家了，我看他们大概还没有结婚！”

乙木咽了一口口水，坐下来，拉着丙火的手道：“好兄……兄弟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丙火冷冷笑道：“你不要急，我有个办法，我们只要把那个男的给杀了，这女的也就死心了！”

乙木不由猛地跳起来，道：“对了，好办法，走！”

丙火摇头道：“不用急，我们等夜深了再去，等那小子睡着了我们再下手！”

乙木冷笑了一声，摇头道：“乘人睡觉，不算英雄！”

丙火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要以为那小子是脓包，那小子厉害得很呢！”

乙木张大了嘴道：“有多厉害？我还打打……不过吗？”

丙火摇了摇头道：“不行，那小子掌力内功都厉害，我用冷焰心火他都不怕，我们要明面打，恐怕打不过！”

这句话说得乙木呆了一阵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才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！我们等一会儿再走，不过，师父要知道我们杀……杀了人，可不得了……”

丙火小声道：“师父怎么知道呢？”

二人似乎商量定了，各自上床休息。等到了天过四更的时候，丙火轻轻推了推乙木道：“好了，我们可以去了！”

乙木忙翻身下了床，道：“现在就走么？”说着带上了他们随身的兵刃——断玉刀。

这“断玉刀”，乃是冰河老人采取千年冰山下的寒铁精英冶铸而成的两口兵刃。

老人铸成这两口刀，本是自用的，后来因走火入魔，才把这一双爱如性命的兵刃，送给了这两个弟子。

这刀的厉害之处是刀身奇寒刺骨。对敌时，只要和对方的兵刃一交接，那种极寒的浪波，就能即刻借着对方的兵刃，传达到对方身上。因为刀身奇寒刺骨，对方如无超人的内功，在猝然与冷流接触之下，是吃不消的。所以，对于敌人来说，是一件可怕的杀人利器！

乙木、丙火二人本身生就怪质，冰河老人又带他们在冰山之下潜练了多年寒功，学会了“冰禅神功”，所以二人使用这种兵刃，确实威力无匹！

二人各自把“断玉刀”背好，又轻轻来到了二位姑娘门前，听了听室内已无声音，料定二女是睡熟了，这才匆匆地通过了冰极甬道，来到洞口。

这时，天空一轮明月，仍是那么明亮，只是吹来的寒风，忍不住令二人一抖。

在这种环境里，二女如果外出，准会冻毙无疑。所以他二人不怕她们逃跑。

乙木咧嘴道：“你认识路么？”

丙火点了点头道：“就在大房子那里，你不是也知道么？”

乙木忙拉着他道：“啊！那房子里？听师父说有个丑老头子，很是厉害，我们要当……当心！”

丙火点了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们不惹他，只把那个小子杀了就算了！”想到边瘦桐方才用重手法打他的事儿，丙火更为愤怒了，他恨不能马上找着这个人，一掌结束了他的性命才好！

当时，二人匆匆下了小南峰，来到瞿涛那所醉风楼旁。

月影朦胧，那座石楼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，也没有一丝灯光。丙火在楼前观望了一会儿，轻声道：“注意，不要叫那个丑老头子知道了。”

乙木点了点头，比了个手势，要丙火先行，他身形微俯，把背后的“断玉刀”掣在了手中。

这时丙火已展开了杰出的轻功绝技。只见他身形起动之间，已窜上了这座石楼，微微顾盼了一下，向乙木招了招手。

乙木身形一塌，用“燕子穿帘”的身法，轻轻地窜上了楼顶。丙火比了个手势，令他下去，自己留着望风。乙木点了点头，他技高胆大，双手在瓦面上轻轻一按，身子已斜穿了出去，落在了石楼一边的走廊上。

他见一扇窗子还敞开着，不由大喜。当即轻步到了窗前，只一长身，已越窗而入，轻飘飘地落于室内。

这是一间女子的闺房，只是内里空无一人。

乙木扫了一眼，又轻轻地转到了另一间房中。

当他脚步尚未踏实，却已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丑老人，正跌坐在一张大蒲团上打坐练功。

乙木不由大吃一惊，隔着帘子，他已判断出此老必是师父所说的那个丑老人，招惹不得。

可是通往楼下的任何一间房子，都必须经过这一间。

乙木急得抓耳搔腮，但又不敢轻易冒险。当即原路退了出去，向着丙火招了招手。

丙火趋前，二人低语了一阵，双双由楼上飘身而下，来到楼下正厅，见两扇门像是关着，丙火抽出刀来，试着向门缝内一划，才知道门并没有插上，不由大喜。

他轻轻向前一推，门便“吱”的一声开了。

乙木闪身而入，丙火留外把风。

乙木轻轻走了进去，发现靠左边那一间房子里，透出一点昏黄的灯光。

乙木不由心中一动，想道：“怪呀！这个时候，还会有人不睡觉。”想着提气蹑足，很快地走到了门前，那门本是半掩着的，乙木向内一望，不由暗暗道了声：“好哇！”

只见昏灯之下，一个英俊的少年，正自闭目行禅。

他的那种神态，和楼上的那个丑老人一样，双膝盘在一块，坐在蒲团上，呼吸极为细微。

乙木一望之下，就知道这个人内功造诣极高，他知道一个人行禅之时，视听之力都甚为灵敏，当时在外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他思忖了一会儿，才慢慢抽出了刀。

乙木、丙火在冰河老人手下，练有极厉害的功夫，掌中这口断玉刀配上他的冰禅神功，更是威力无比。

由于妒火高燃，乙木这时真是恨煞了边瘦桐。他暗中提起内气真力，把这真力和“冰禅神功”一并贯注在掌中的断玉刀上。目光里，迸出了仇杀的火焰。只见他身子向前一欺，断玉刀蓦地挥了出去。

蒲团上的瘦桐正当行功过关之际，本是不能分神的当儿。

那雪亮的刀光一闪，令他本能地向右一闪，“啊呀”叫了一声，身子霍地就地一滚！

可是断玉刀加上冰禅神功的威力，令人不可思议。边瘦桐头部虽然逃开了致命的一刀，可刀锋却扫过了他的后背，只见血光一现。边瘦桐气走中天，忽地被冷焰一袭，顿时打了一个冷战，倒卧在血泊里不动了。

乙木见状大喜，接着向前跨了一步，“断玉刀”正要二次挥下，猛然，一股微风袭到了身后，一人大声喝道：“小辈住手！”

接着，一只粗大的手，陡然抓在了乙木的手腕之上。

乙木自负神功，正要用劲反打。可是，这个人武技更是精湛。只见他贴在了乙木的肘后，右手用力向外一拧！

乙木一声大叫，那只拿刀的手已被扭到了身后，断玉刀也“当啷”一声，落在了地上。

这人恨声叱道：“好小辈，你作得好事！”说着，伸出手指，在他

背心上一点，乙木立时身不能动，口不能开。他知道，自己已被人点中“无极穴”了。只见眼前人影一晃，面前出现了一个驼背、高大的奇丑老人。

他心里顿时就凉了。

真想不到，怕谁谁就来了。

西北风瞿涛闻声而至，想不到边瘦桐竟已遭难，急切间，他只恨得连连顿足。

当时匆匆赶过去，他看见边瘦桐牙关紧咬，面如金纸，倒在血泊里！那一刀，显然还没有伤着要害，可是瞿涛一摸他的脉搏，不由皱了一下眉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完了！”

当下急忙为边瘦桐闭上血脉，由身上取出一粒丹药，放入他口中。愤怒中，他猛地扑到了乙木身前，一掌挥下！可是掌到中途，却又止住了。

他冷冷一笑道：“杀了你也无济于事，我们还是去找你师父理论去！”言方至此，忽觉门外一股冷风袭了过来。

瞿涛有备在先，自不会同边瘦桐一样着了道儿，冷风一来，他身形一闪，就见楼梯前站立着一个长衣瘦削少年，那人模样儿和被自己点中穴道的这人一模一样。

瞿涛不知二人是兄弟，还以为对方擅“道经”中的“身外化身”之法，不由口中“啊”了一声。

却见那怪人掌中刀一挥，老远砍了下来。刀光一闪，“哧”的一声，一股冷焰直逼了过来。

瞿涛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好奴才！原来有些伎俩！”

他身子向后一闪，这一刀砍在了地上，白石砖被砍得翻起了三四块来。

丙火一刀不中，又见胞兄为对方点了穴道，更是又惊又急。

他一咬牙，断玉刀又二次横着扫出，“唰”的一声，刀芒过处，一根楼柱从中一折为二。

可是那个丑老人瞿涛，身子却犹如柳絮飞花似的，迎着他的刀光飘了出去。

丙火不由怔了一下，这才知道对方武功高绝，自己虽擅冰禅神功，又有宝刀，却也休想胜得。

当时灵机一动，身子猛地纵了出去，可是足方着地，瞿涛已带着一声冷笑，扑到他的身后。

丙火口中怪啸了一声，双手抱刀，猛地一个翻身，断玉刀向外一翻！

瞿涛只觉得对方刀上泛出的冷气，令自己直打冷战。可是他内功精湛，并不在乎。见丙火刀到，这位驼背奇侠，发出了一声狂笑。只见他那簸箕大小的手掌，霍地向外一推！由他掌心里，顿时发出了一股旋动的气流，其势极猛，力道极大！

丙火抽刀不及，只觉得刀柄一转，虎口登时破裂，鲜血顺腕汨汨而下。那把断玉刀，直飞出数丈以外，“当啷”一声，摔在了门坎外边。

丙火负痛，左手托着右手，纵身就逃。

可是人影一闪，那要命的驼子，又站在了他的身前。

丙火不由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……”

瞿涛嘿嘿一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不能走，先留下吧！”说话间，一

只蒲扇大手，已压在了丙火的右肩之上！

突然，瞿涛顿觉奇寒袭来，不由得吓了一跳。

就在对方发愣之际，丙火拔脚就跑。可是，才跑出去三四步，又被涛瞿赶在了身后。丙火和乙木一样，只觉得身上一麻，顿时就不能动了。

瞿涛用一只手，把他夹了起来，返身回房。

他把这兄弟两个并在一起，又为二人拾起了刀。

当他目光视向血泊中的边瘦桐时，不由心中着实一凛，长叹了一口气。

他点亮了灯火，又细心地看了看边瘦桐。这时，血虽已经止住，可是气息却更弱了。

瞿涛把他轻轻地放在床上，翻过了身子，在他的背后，发现了一道伤口。

瞿涛不由皱了一下眉，细看伤处，已被淤血所封。只见那些血，已结成了一块紫黑色的血冻。

西北风不由大吃一惊，他再一摸边瘦桐的身上，只觉得全身上下冰冷彻骨。

瞿涛这才明白，边瘦桐是被对方的冷焰心火所伤，这就麻烦了。

当时试着推拿了一番，终不见效。

他偶然一回头，看见那两个怪人面上现出不屑之色。瞿涛顿时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我真笨，俗谓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我何不让他们来治治看。”

当即走到了二怪身前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们这两个该死的东西！这位边兄弟与你们有何仇恨，竟下如此毒手？快说！”

二人怒目凸睛，不发一语。

瞿涛忽然明白，他二人尚被自己点着穴呢！当时由身上取出了一根“如意蟒筋”——这根蟒筋，正是瞿涛从所杀那只大蟒身上取下的。

他用蟒筋束住了二人的手，另一头绑在了大石柱上。然后，走到二人身后，各拍了一掌。

二人直被拍得向前一栽，站定之后，身上穴道已解了开来。

瞿涛冷冷地道：“现在，你们可以说话了！”

二人看着瞿涛，一语不发。

瞿涛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想不到冰河老人一生高风亮节，却会有你们这一对徒弟。很好！我倒要看一看，他对你二人如何发落？”

二人闻言，顿时面现惊慌。

丙火由不住惊叫道：“驼子，你不要如此，我二人知道错了！”

瞿涛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知道错已经太晚了，你们可知道，你们作了些什么事吗？”

说着目视乙木，厉声道：“你这畜生，滥用冷焰心火伤人，还不设法救活他，否则，拼着得罪你们师父，我也要把你们这两个畜生毙于掌下！”

乙木冷冷一笑道：“我没有办……办法，太晚了！”

瞿涛一怔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乙木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他中了刀上的寒毒，只有我师父才能救他……”

丙火冷笑一声道：“你放了我们，我们可以回去想想办法！”

瞿涛嘿嘿一笑道：“这是做梦！”

乙木吞吞吐吐道：“那他……他就要死……”

瞿涛狞笑了一声道：“他不死则已，他一死，你二人也必死无疑！”

二人不由相视一眼，脸色一变。生命到底是可贵的，闻言之后，二人小声地商量了几句，乙木道：“这样吧，我回去拿解……解药，好不好？”

瞿涛把衣服整理了一下，鼻中哼了声，道：“现在已晚了，我们一起走！”

说着，把二人的两口刀背在了背后，轻轻地把边瘦桐抱了起来，道：“你们过来一个人小心地抱着他！”

二人对看了一眼，丙火走过来，双手把边瘦桐接了过来，口中讷讷地问道：“你要干什么呢？”

瞿涛把那根蟒筋的另一头抓在手上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现在我们去小南峰，见你们师父去！”二人面上立刻现出一副为难的样子。瞿涛厉叱一声道：

“走！”

二人只好步出室外，向峰下行去。

在路上，瞿涛冷笑道：“你二人要是想逃走，可是自讨苦吃，你们还是乖乖听话的好！”

乙木回过头，用手指了一下道：“刀还在你身上，我们怎么敢跑？”

丙火双手托着边瘦桐，知道他伤势不轻，如果再不救治，只怕性命不保，当时也不由暗暗发急，因为这驼子说过，如果这个人死了，他们二人性命也就不保，这时他真后悔有那一刀了。

他们匆匆来到了小南峰上，用飞索渡过悬崖山涧，瞿涛顿时觉出这地方较小南峰上更冷了，他问道：“冰河老人住在哪里？”

丙火回过身来，吃吃地道：“我师父不喜见客，还是由我进去，请师父把他救活之后再出来，好不好？”

瞿涛冷笑道：“事到如今你反倒怕了？快快带路！”

丙火叹了一口气，继续前行。

只见眼前耸立着一座千仞冰峰，峰上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冰柱、冰菱、冰刺。

这时东方已现出一片红霞，绚烂的彩霞把这座冰峰炫耀成了一个五彩的世界，看起来美极了。

瞿涛这时一心挂着边瘦桐的安危，哪有心情观赏眼前美景。乙木、丙火脚步匆匆，走至冰峰前边，忽然停住了。

瞿涛正要问其缘故，却见二人跪了下来。

由于距离冰峰太近，一丝丝的冷气直透过来，瞿涛只觉得好像侵入了骨髓之中。他虽是身负奇功，却也不禁冷得牙关紧咬，当即由丹田提起了一口真气，才觉得好了一些。

他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怎么，到了么？”

二人跪在地上，一语不发。听见瞿涛问话，二人才转过头来，丙火点了点头道：“师父不知见不见你？”

瞿涛不由发出了一声大笑，道：“人命关天，他岂有不见之理？”

随着一抱双拳，朗声道：“旦老前辈何在？武林末学瞿涛来此请罪！”

话音一落，就听得一声冷笑传来，令人毛发直竖，那声音听在耳中，似乎像冰似的冷。笑声一停，一个冷冰冰的声音道：“瞿老儿，你与老夫近在咫尺，数十年互不相犯，今日为何事来访？”

瞿涛冷冷一笑道：“前辈请出来一见如何？”

话声过后甚久，才听得对方一声冷笑道：“我当是为了何事，原来是为了一对畜生……”

话声一落，只见冰峰半腰上，忽地开了两扇玉门，在阳光彩霞间，走出来了一个身高六尺、白发白髯白衣的老人。

瞿涛尚是初次得见这位魔头，不由打量了他一番。

只见他圆圆的一张胖脸，红得就像一枚熟透了的橘子；雪白的眉毛，就像是两把扫帚似的。

他身穿一袭白色发亮的衣裳，看起来薄如蝉翼，上边闪烁着晶莹的奇光。在他的颈项上，挂着一串大如山枣似的白色珠子，全身上下，看起来真是纤尘不染。

瞿涛双手抱拳弯腰说道：“瞿涛失敬了……”

老人冷峻的一双眸子，微微一转。只见他伸出一只右手，用晶莹透澈的五根长长的指甲，隔空轻轻一划。

瞿涛就觉得手上那根蟒筋一动，竟自从中间分为两段，不由大吃了一惊。

随即闻得一声狂笑，眼前白影一闪。再看那冰河老人，已自玉峰半腰飞坠而下，不偏不倚地落在了瞿涛与乙木、丙火之间，他面上露出一种轻蔑的笑容，道：“驼子，在我面前，这索子不用也罢！”

瞿涛微微一怔，冷笑道：“老前辈，请你把人先救活，才好说话，他是被令徒冷焰心火所伤，命在顷刻！”

冰河老人白眉一耸，向着丙火手上的边瘦桐望了一眼，冷冷一哼，道：“丑鬼，你这句话，就外行了！”

瞿涛忍着怒火道：“怎会错了，明明是令徒用刀所伤……”

冰河老人伸出一只胖手，按了按，笑道：“不用急，待我看来！”

说着身形一转，已到了丙火身边。他伸出一手，用二指把边瘦桐双目拨开看了看，面上立刻现出惊异之色，抬头向着瞿涛道：“令友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练武料子，武功之高，恐怕不在你这驼子之下吧？”

瞿涛冷笑道：“这是另一回事，莫非他不是被令徒冰禅神功所伤么？”

尽管如此说，可是对于老人这种明鉴的眼力，也不禁深为佩服。

冰河老人又看了看边瘦桐，冷笑道：“如果老夫眼力不差，此人武功高上小徒甚多，怎会被小徒所伤？真正令人不解！”说着，目光直直地向着乙木、丙火望去。

二人早已吓得五体投地，浑身颤抖着，一句话也不敢多说。

冰河老人又望了二人一眼，冷冷问道：“这人是你二人所伤么？”

乙木、丙火点了点头。老人一声断喝道：“还不去把我的‘元阳尺’取来！想死不成？”

二人闻言，迅速由地上跳起来，只吓得面色苍白，怔怔地看着老人，几乎呆住了。

冰河老人对于这两个弟子，着实溺爱，这时见状，用手指了乙木一下。

乙木忙自纵身登上冰峰，刹时间手上捧了一根白色玉尺，回到师父面前，双手呈上。

冰河老人取过玉尺，回过身来，向着瞿涛一点头，道：“来，驼子，你也长长见识！”

瞿涛本来是向此老问罪的，此刻见他有救治边瘦桐之心，不由怒气消了一半。一面走过去，一面冷然道：“徒弟惹事，师父化解，又有什么见识好长？”

老人目光一扫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说着，手中玉尺轻轻挨在边瘦桐眉心之上，冷然道：“你方才说他是被小徒冷焰心火所伤，如真是有此事，玉尺中必现红丝，他也可以醒转，否则就是另有缘故。驼子你可要打赌么？”

瞿涛冷笑道：“打什么赌？”

老人玉尺一指二徒弟道：“如真是被冷焰心火所伤，我取此二子性命，为令友消怒，否则……”

瞿涛不由怒道：“这是什么赌注？反正人是令徒所伤，又有什么好辩的？不信你问他们就是！”

冰河老人冷冷一笑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敢了？告诉你吧，驼子，你不要给我顶嘴，你那岳父鬼面神君，昔日在此遇上我，尚要称我一声大哥呢！”

瞿涛不由面色一红，冷笑道：“你少要说口，等一会儿，我倒要看一看，你如何来处置你这一对徒弟！”

冰河老人鼻中哼了一声，手中玉尺指向边瘦桐眉心，稍停，把玉尺拿起来看了看，道：“如何？我不曾骗你吧！”说着一只胖手按在了边瘦桐天灵盖上，冷笑道：“令友气走中元，必是用功中途受了惊吓所致，容我气机入内，就可不治而愈！”

说到此，指尖向上微指，只听得“克”的一声，冰河老人气机一过，红线金丸边瘦桐身子蓦地一动，咳出了一口浊痰，竟自呻吟了起来。

冰河老人把他扶坐起来，看了看他的刀伤，目光不禁向着丙火望去。

丙火不由吓得脸色大变，抖了一下道：“师父……饶命！”

冰河老人冷冷一笑，右手一抬，正要有所发作，忽见一旁的乙木猛然扑倒在地，道：“师父！”

冰河老人目光向他一转，冷哼道：“你为你兄弟求情么？”

乙木用头在冰雪之上用力地磕着，痛哭道：“师父，是我伤的……不是丙火，你老人家要打就打我吧！”

老人闻言，目光向着丙火一转，道：“你两人到底是谁所伤？”

丙火讷讷道：“是我的主意！”

老人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不用说，我也知道是你的主意，你以为自己智力较你兄长为高，就可以乱来么？”

说得二人身子连连颤抖，俱不禁磕头痛哭起来。冰河老人森森一笑道：“你们先跪在此，等一会儿我再回来跟你们慢慢算帐！”

说着，转身向着瞿涛一笑道：“驼子，如何？我已说过，令友并非是为小徒冰禅神功所伤，只不过是气走中元，惊岔了气穴而已！”

瞿涛不禁暗暗佩服对方见识卓绝，当下冷冷笑道：“如无令高足暗算，如何又会惊岔了气穴？前辈，你却脱不了干系呢！”

冰河老人冷晒道：“这点刀伤算不了什么，我可以令他很快复原！”说着自怀内拿出一竹筒，从筒内倒出了一个圆形的长卷儿，看起来像是一个荷叶卷儿。

冰河老人似乎对这荷叶卷儿甚为珍惜。只见他轻轻拉出一截，用长长的指甲，把叶子划开，扯下一细条。

瞿涛见那叶条甚薄，微微透明，心中十分奇怪，不知有何用处，遂在一边细细观看；就见冰河老人小心地把这条叶子，贴在了边瘦桐刀伤的血痕之处！

他一面贴，一面用一根指头，顺势压着。渐渐地，那淡绿色、微微透明的叶子，竟变得和人身上的肌肤同一色泽。

老人细心为边瘦桐敷好，向着瞿涛一笑道：“好了，驼子，令友无碍了！”

瞿涛冷冷一笑道：“现在还不必得意，我这位兄弟即使伤愈了，却也吃亏不小！”

冰河老人不由站起身来，显得微微作怒，道：“驼子，你还要怎的？”

瞿涛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我来此访你，并非仅仅只是为了此事，另外还别有原因！”

冰河老人呆了一呆，脸上现出了一丝怒容道：“还有什么事情？”

瞿涛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方才所说，我们近在咫尺，素无相犯，确实是一句实话，不过不幸的是，我那醉风楼的客人，却意外地失踪了二人！”

冰河老人冷然道：“你的客人失踪了，又关老夫何事？”

瞿涛冷冷一笑，目光向着雪地里的丙火、乙木二人望了一眼，道：“此事虽与前辈无关，却系令高足所为，我想此事前辈如不好好作一个交待，实在有损你老昔日的清誉！”

冰河老人恨声道：“我这一双弟子，虽是顽皮，可是本质善良，你不要加罪在他二人身上！”

瞿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想此事不难查明，前辈何不问问他昆仲二人，一问详情也就知道了！”

冰河老人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居此小南峰，已数十春秋，平素与人向无瓜葛，想不到树欲静而风不止，竟然被旁人找上门来，莫非我怕你不成？”说到此，两道眉向两旁一分，道：“人不惹我，我不惹人，人要惹我，我却也不怕别人，瞿老儿，你说是与不是？”

瞿涛怒目圆睁，冷冷地道：“这真是笑话了，谁又怕得谁来？”

冰河老人嘻嘻一笑道：“说起来，咱们到底是多少年的邻居了，有话好商量，驼子，大概也只有你能这么的顶撞我……”说到此，目光冷峻地在瞿涛身上转了一转，道：“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倒要在阁下手底讨教一二！”

西北风瞿涛不由气往上冲，微微冷笑道：“在下奉陪就是！”

冰河老人哈哈大笑，道声：“好！”说着目光向乙木、丙火二人一扫，厉声道：“你二人背师胡为，今日被人找上门来，尚还有什么脸面在我眼前跪着，还不把所作所为，从实招来，如有一句虚言……嘿！你二人可要小心了！”

乙木、丙火二人闻言，伏身在雪地里，就像是受斥的两只狗似的，颤抖成了一团。

可是这件事，他们谁也出不了口，吞吞吐吐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！

冰河老人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谅你们也是不敢！”说着目光望向瞿涛。瞿涛冷笑道：“他们自是说不出口，看来只有我代他二人说了！”

于是，他就把二人抢动车钁、雪用梅的事说了一遍。他并不知道详

细情形，只知二女是被他二人抢走的。

说完冷冷笑道：“如今二女死活，尚不知道，这件事前辈你要主持公道，否则可就令人失笑了！”

乙木、丙火听到此，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同声悲鸣起来，连连叩头不止。

冰河老人闻言之后，停了半天，才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事我不相信！”

瞿涛不由浓眉一展，气道：“你何不问问他二人？”

冰河老人面上不禁露出一丝笑容，看着他两个惊恐万状的徒弟道：“他二人岁数也不小了，理应成一个家室，我曾经答允为他二人物色人选……”

说到此，一双眸子眯成了条线，笑道：“想不到他二人自己找到了对象，这倒是一件没有想到的事情！”

乙木，丙火本来抱着惊恐万状的心情，想挨师父责骂的，却没有想到，师父非但没有责骂他们，言词之下竟颇有偏袒之意，不由顿时胆力大增。

丙火连忙磕头道：“请师父老人家成全……”

冰河老人呵呵一笑道：“你们放心，师父既不会纵容你们，却也不会帮着外人欺侮你们……”

说到此，冷笑了一声，望着瞿涛道：“你是亲眼看见的么？”

西北风瞿涛不由怔了一下，摇了摇头道：“虽不是我亲眼看见，但这件事绝不会错！”

才说到此，冰河老人狂笑一声，道：“这就是了，道听途说是靠不住的！也许那两个姑娘是心甘情愿的，你又怎知？”

瞿涛见对方竟然如此强词夺理，可是却又无法辩驳，当下气得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莫怪他二人竟敢如此胡闹，原来你老也是如此说词，真正令人齿冷好笑！”

冰河老人哈哈一笑，陡然身形腾起，落在了冰峰之上，道：“我这个人处人行事，一向公平，绝无偏袒，是黑是白，一定要分个清楚，听你之言，莫非我这一双徒儿，不配被人喜爱不成？”

瞿涛闻言，不禁好笑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的，如果那两个姑娘，真是诚心诚意看上了贵高足，我自是无话可说，可是事实情况，却并不是这样的！”

冰河老人目光向着二徒一转，朗声道：“丙火你说，那两个女孩子到底如何？是你二人抢来的么？”

冰河老人所以直问丙火，原以为丙火为人远较乙木精明，问他这话，无疑是给他一个撒谎的机会！

恰恰丙火自作多情，误把车钁的假意，当成了真情，这时见问，遂磕了个头道：“回师父的话，二女对我二人乃是真心真意，徒儿二人，现在好生地看待她们，并无丝毫伤害，师父不信，请随时调查！”

冰河老人闻言之后，嘿嘿一笑，望着瞿涛道：“我这两个徒弟，向来是不会说谎的！”

瞿涛冷笑道：“这事情很难令人相信，前辈未免也太听信他们的话了！”

冰河老人不由身形翩翩，由悬崖之上飘身而下，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件事，我会查一个水落石出的！”

说着望着丙火，道：“丙火，你是说谎么？”

丙火战战兢兢道：“徒儿有几个脑袋，胆敢欺骗你老人家，这话是那个姓车的姑娘亲口说的，她还说要见过你老人家之后，再定婚期……”

冰河老人哈哈一笑道：“徒儿，你不是受骗了吧！”

丙火讷讷地道：“我想……不会……不会……”

冰河老人哈哈一笑道：“好吧，我现在就去看看这个锦心绣口的姑娘！”说着面视瞿涛道：“驼子，你也去么？”

瞿涛点了点头道：“如果那两个姑娘真有此意，倒是我驼子多事了！我们走吧！”

说着双手抱起了边瘦桐，只是这么一会儿的工夫，边瘦桐的脸色，已由苍白变为微微的红润，出息之间，较之先前好得多了。

忽然，他张开了眸子，动了一下，道：“这是……怎么了？”

瞿涛不由又惊又喜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兄弟，你受了点伤，不过已无大碍，现在冰河老前辈正要帮我们去我回那两个姑娘呢！”

边瘦桐目光向着冰河老人望了一眼，微微点了点头。冰河老人旦夕嘻嘻一笑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放心，死不了！徒儿得罪了你，我这个师父负完全责任！”

说着凌厉地向着乙木道：“还不头前带路！”

乙木、丙火各自怀着鬼胎头前带路，二人来到了所居洞室之前，移开巨石，瞿涛这才发现原来有这么一个隐秘的地方。

乙木、丙火匆匆钻进洞内，直抵内室。

这时，车钗、用梅，正在房内谈着话儿，两人都苦着一张脸，见二怪进来，立刻把话停住了。

车钗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们要饿死我二人么？”

丙火急道：“好姑娘，你说话可要算数，我师父他老人家来了……”

乙木讷讷地道：“我们对……你们很好，是吧？”

二女正自吃惊，却听得室外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道：“你二人还不出来，在里面说些什么？”

二怪吓得打了一个哆嗦，慌忙去拉二女道：“这是我师父，我们出去吧！”

车钗一听是冰河老人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当时拉了用梅一下道：“我们出去吧！实话实说！”

当时就同着雪用梅一起走了出去，乙木、丙火赶忙也跟了出来。

冰河老人同着瞿涛端坐在大厅之内。车钗不由面上一红，先叫了声：“瞿大哥！”用梅也叫了声：“前辈！”

二女的目光，一齐向着冰河老人望去。瞿涛忙为之引见道：“二位姑娘，你们见过这位老前辈，他就是这小南峰的主人冰河老人旦夕！”

二女同时向着老人一拜。旦夕一对锋芒四射的眸子，始终注视着二女，见状微微点点头道：“二位姑娘不必客气，请起来坐下吧！”

二女对看了一眼，仍然跪地不起。老人白眉一皱道：“请起来吧！”

不想那雪用梅眸子一红，道：“请老前辈作主，饶了我二人吧！”

旦夕不禁面色一变。车钗也乘机道：“令高徒把我二人抢来此处，也不知到底是何居心，请老前辈发恻隐之心，放我二人回去吧！”

冰河老人目光向二徒扫了一眼，嘿嘿笑道：“这是小事一桩，你们

先站起来！你们不愿意，没有人勉强你们留下的！”

瞿涛忙向二女使了个眼色，二女站起身来，分立两边。

冰河老人面色极为难看。他望着二女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二人年纪轻轻，未免任性，我这一双弟子，虽是外貌憨了些，可是你二人如答应嫁了他们，那是你们一生的福气！”

二女闻言，不由脸色一红，气愤异常。

车钗最是口不饶人，当时冷冷一笑道：“我们就是一生不嫁人，却也不能嫁给这么两个怪物，请你老人家原谅。”

瞿涛闻言，不由大吃一惊，慌忙对她摇了摇手，可是车钗的话已脱口而出。

这位小南峰的怪老头儿，闻言陡然大怒，哈哈狂笑起来，笑声一敛，冷然道：“女娃娃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车钗柳眉一竖道：“弟子姓车名钗，就住在巫山脚下的海天别墅！”

冰河老人一只手摸着下巴，点了点头，目光又望着雪用梅道：“这位姑娘呢？”

雪用梅不知他的用意，只得照实答道：“弟子雪用梅，请老前辈开恩！”

冰河老人微微一笑，回头对瞿涛道：“驼子，你说的就是这两个人么？”

瞿涛知道对方已心怀不善，当下忙为之开脱道：“正是这两位姑娘，她们年幼无知，前辈不必和她们一般见识！”

旦夕呵呵笑道：“驼子，你错会我意了，我实在是喜欢她们两个啊！”

瞿涛不由大喜，道：“这么说前辈已答应放她二人了？”

旦夕微微合上了眸子，摇头笑道：“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

瞿涛一怔道：“前辈此话怎讲呢？”

冰河老人冷冷地道：“依我之见，此事只有将错就错一条路了，二位姑娘既已与小徒有这样一段经过，不如让他四人结为夫妇，倒也了却了我老头子一件心事！”说着又自纵声大笑了起来。

二女闻言不由大吃一惊，由惊而怒，俱都愤怒地向着旦夕望去。

瞿涛忙向二女摆了一下手，当时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前辈如此作为，只怕二位姑娘死也不会相从的！”

雪用梅这时咬牙说着：“老前辈如果一再相逼，弟子也只好一死了！”说着猛然足下一顿，直向着石墙之上撞去！

冰河老人见状，一声冷哼，只见他右手五指，平空向外一摇！雪用梅好像觉得面前忽然多了一面气墙似的，一任她施出了全身力量，也休能撞出。她热泪交流，挣扎不已。车钗见状，过来扶住她道：“姐姐，算了吧，何必非死不可呢！”她说着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们只要拿定了主意，拼出一死，谅他们也无可奈何！”

冰河老人闻言，忽然呆了一呆。他收回了右手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们想离开，也很简单，只要你们能自己通过这冰极甬道。”

二女不禁面色一凛。这时，一旁的瞿涛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前辈说话可要算数，一言为定！”

冰河老人目光向他一转道：“驼子，你不要自负太甚，连你算在内，也是一样！”

瞿涛冷冷笑道：“这样很好，就留我同这二位姑娘在这洞内，看我们是否能通过这冰极甬道！”

旦夕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很好，驼子，你莫非以为这条甬道像方才来时一样的方便通行么？那可就错了！”

瞿涛冷笑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同二位姑娘愿意一试，你可要说话算数！”

冰河老人自位上站起身，道：“我一向说话言出必行，现在我们一言为定！驼子，你同二女暂留洞内，明日日出之前，你三人如能通过这条甬道，就任你们自去，老夫非但不加以责难，还要引咎自责，令我这一双弟子，为二位姑娘执仆役一年，否则……”

说着眸子向二女一望，道：“否则，二位姑娘就得立刻嫁给我这一双弟子，不得借故推辞……”

他鼻中冷冷哼了一声，望着二女道：“你二人以为如何？”

车钗、用梅到了此时，也只有认命了。她二人对望了一眼，俱都现出无限委屈，抬眼看见身边的瞿涛正向着她们微笑点头，二人顿时胆力大增，一齐点了一下头。

冰河老人面色一喜道：“很好，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，你们也不能说话不算，如出言反悔，可怪不得我老头子要逼迫你们了，只怕那时你二人就是想死，也不容易了！”

二女听得心头直打颤。西北风瞿涛却冷笑道：“一言为定，决不反悔。只是我那位兄弟，现在洞口，在我们离洞之前，你却要好好照顾他！”

冰河老人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是自然！如此，我们先走了。”说着向乙木、丙火一挥手道：“还不退下去！”

二人连忙退出洞口。冰河老人冷冷笑道：“明日日出之时，我再来看你们吧！”说罢两袖一分，已消失于甬道之内，顷刻无踪。

这时，二女一齐向瞿涛望去，用梅讷讷问道：“边大哥怎么样了？”

瞿涛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边兄弟着了那两个劣徒的道儿，行功之际，被他们冷掸神功所伤，如今虽已无生命危险，只怕短日内行动不得！”

二女闻言，俱都大吃一惊。二人虽都在内心深深爱着边瘦桐，可是表露的方式，却大是迥异。

雪用梅当时忍不住热泪交流，叫了一声“大哥”，竟自倒在地上痛哭起来。

车钗双手紧扭，在室内来回走着，她冷笑了一声，看着雪用梅道：“事到如今，哭有什么用？眼前还是救你自己要紧！”

雪用梅这才想到，自己当着二人面前这样的哭泣，实在有失颜面，当下忙自擦了擦泪站了起来。

瞿涛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车姑娘说得对，眼前我们还是救自己要紧，边兄弟已无生命危险，姑娘不必担心！”

用梅点了点头，可是她的脑子里，全是边瘦桐的身影，自身的安危反倒不当一回事了。

车钗何尝不是如此，可是她却是一个自持力极强的姑娘，她的感情，只是不大轻易显露罢了！

西北风瞿涛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二位姑娘千万大意不得，这个老头儿非比寻常，我们一旦大意，只怕非但走不出这条甬道，反而会冻死途中，也未

可知！”

用梅强自镇定道：“前辈既能进来，又何尝不能出去？”

瞿涛讷讷地道：“来时是我一人，而去时，我必须分出若干精力来顾全你二人，只怕就要吃力了！”

他低头思忖了一下，冷冷笑道：“不过，以我功力，再加上二位本身的定力，我想虽有困难，也未必不能克服，我们现在就试它一试！”说着略一闭目，自丹田之内提起了一股暖气。这股暖气，分成三股，一股上下于自身之内；另外两股，分别注入左右二臂之内。

他向着二女道：“二位姑娘请在前行走，但切不可求快，要一步一步踏实行走才好！”

二女知道此行关系重要，俱不敢等闲视之。当时依言，并肩前行，各自闭口不言，提起一口真力。瞿涛则将双掌往二人背后一贴，顿时就传过去两股暖流，二女立时觉得全身温暖，不由信心大增。

三人合力同心，一步一步，慢慢地向冰极甬道行去……

## 冰极甬道走寒躯

这条甬道，足有里许长短，四外全是灰乎乎的颜色，光线不知来自何处。

三人方自出了洞室，立时就觉出气温陡然下降，两边袭来的寒风，令三人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冷战！

瞿涛叮咛道：“不要开口说话！”

可是他自己却因为说了这一句话，一股冷流自口中贯入，禁不住激伶伶又打了一个冷战。当下暗道了声：“不好！”

总算他功力深厚，双手一抖，毛孔全开，然后运力向上一逼，无数细如毛发的冷气，已自毛孔内逼了出来。但只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二女足下已不由打了一个踉跄。瞿涛急忙大喝了一声：“退！”

他再也不敢向前行走了。

当时双掌向后用力一收，掌上的真力，就像是两只巨大的吸盘，把二女蓦地吸得腾了起来。随着他那巨大的身子，猛地向后一荡。

三个人像三朵云似的，蓦地飘了回来，落在洞室门前，瞿涛双掌向内一收，大声道：“进去！”

二女同时向室内一纵，可是身子却像面条似的软瘫了下来。

瞿涛纵身回室，见状不由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们先不要说话，各自坐定，一会儿就会好的！”

二女闻言，皆坐地不语。瞿涛不由叹息了一声，心中不禁忖道：“怪哉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

他记得来时尚没有如此寒冷，怎么一刹那间，那甬道内的气温，竟较诸先前寒冷数倍不止！

依此情形看来，就是自己想走出已是不易，更遑论二女了。瞿涛想到此，不由深深地担起心来。

乘着二女运功的当儿，他独自走出室外，提起了本身真元，直向甬道之内行去。

但他身子方自接近道口，便觉得两侧的寒风，交叉着吹过来，顿时令他毛骨悚然！

西北风瞿涛潜伏巫山，数十年来已练成高深的内家吐纳功夫。

这时他虽然觉得冷气贬骨，却仍能保持镇定，当时把那股培元真力，不住地上下驱动着，如此一步一步地向前行去。

但当他走到将近一半的时候，却实在行不下去了。

他只觉得两只脚一阵阵的发麻，面上也有一种麻痹的感觉，伸手往脸上一摸，竟落下了一层冰碴儿。

他站定了脚步，用力提着真力，左右打量了一眼，才看见原来两侧的崖壁之上，竟然比来时多了许多的窟窿！

那种极寒之气，正是自这些窟窿之中传过来的！

瞿涛这才明白，为什么气温比方才降低了极多，原来关键在这儿！

西北风瞿涛心里有数地点点头，但要想通过去，已是行不通了。

因为眼前这种寒冷的程度，是人所不能经受的，只好先回去再说。

他缓缓转过身来，吐了一口唾沫。那口唾液，在空中一滚，竟变成

了一个冰珠儿，“叮”一声落在地上。

幸亏只是自己一人来此试验，若是带二女同行，只怕这时二人已冻死在途中。

这么一想心中好不骇然！

他两手在胸前扣紧，舌抵上颚，自冻僵的躯体之内，强自提起了一口真力，一步一步地往回走来。

当他走到了甬道这头时，竟再也挺立不住，身子萎缩地坐了下来。

车钗及雪用梅目睹如此情形，俱不禁吓得花容变色，双双扑奔了过来。

瞿涛向着二女摇了摇手，轻声道：“无妨，让我歇一会儿就好了！”

二女俱都怔住了，用梅急道：“前辈，这可怎么好呢？看样子，我们是过不去了！”

车钗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们拼着冻死，也不能如了那老怪物的心愿！”

才说到此，就听见当空响起一声冷笑，传来冰河老人那嘶哑的声音：“驼子，我想你们该尝到厉害了吧！”

说着嘿嘿地笑了两声，接道：“我劝你们还是知趣的好，这条甬道乃是冰山的一个极处穴眼，四面八方的寒气精英，自十八个不同的气孔之中，向甬道内集中，不要说你们初次涉寒，挺受不住，就是老夫穴居冰峰数十年，也不敢贸然尝试！”

说到此他冷笑了一声，又道：“现在天光尚早，待到入夜，另三个冰眼开启后，只怕你们想保住性命也万难了！”

瞿涛闻言，张开二目，面上露出一丝冷笑，道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们还不打算投降！”

冰河老人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你这驼子自恃内功高深，只怕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，我不过是关照你们罢了！”

瞿涛嘿嘿一笑道：“老儿，我本来敬你是一个前辈，可是由你私开穴眼上看来，实在可耻！”

冰河老人呵呵一笑道：“难为你居然留意至此，可是这又如何？我们并未说明不准许我打开穴眼呀？我看你还是知趣些好！”

瞿涛冷冷一笑，闭目不语。

冰河老人好似也有几分发怒，停了一会儿，冷然道：“老实说，驼子，你的死活，我并不担心，我只担心这两个姑娘！”说到此阴森森地一笑道：“如何？二位姑娘，只要你二人答应一声，我立刻就请你们出来！”

车钗不由大怒，冷叱了一声道：“你死了这条心吧！我们并不是怕死贪生之辈，亏你还是一个老前辈呢！”

用梅一拉她衣服道：“姐姐和他废话作甚，我们不理他，看他又能如何？”

冰河老人闻言，森森一笑道：“老夫好心对你三人开释，你们既然不识好歹，却也是咎由自取，明晨我来收尸就是！”

说罢，余音杳然，似乎人已离去！

这时，瞿涛徐徐站起身来，道：“他说的话不错，此甬道正是冰山的一个冷极交点，我三人如无良策，只怕今夜确实难以度过！”

言谈之间，隐隐闻得远处岩洞之下，有辘辘移动大石之声。

瞿涛面色一变，咬牙切齿道：“这老儿果然又在移开别处的穴眼了，你二人还是设法多穿一些衣服才是！”

就在他们说话之间，就闻得洞内响起了“嗖嗖”的风声，风力似乎由不同角度灌进来，发出了大大小小的呼啸声。

在这寒冷的地洞之内，听到了这些声音，更令人感到不胜严寒！

他们处身的这几间石室，本是和暖如春，可是冰河老人一移开了几处风眼后，立时气温大降，一股股令人战抖的寒风，直灌了进来。

车钗忙把一扇石门关上，可是寒冷并未即去。

西北风瞿涛坐在地毯上，双膝盘好，喝令道：“你二人还不找些衣物披上，当真想死不成？”

雪用梅和车钗这才大吃一惊，可是二人被掳之时，只有随身衣服，并无其他衣物。这时只得各取了一床被褥，披在身上！

幸亏这被褥算是暂时救了她们的命。

三人在室内挨了一个时辰左右，那寒冷的威胁，竟是愈发的加重了。

到了后来，二女竟自抖成了一团，连连地打着喷嚏，看样子有点昏昏欲睡的样子。

西北风瞿涛陡然道了声：“不行！”

他霍地站起身来，分出双掌，在二女天灵盖上，轻轻拍了一掌，叱道：“不要睡觉！”

蓦然间，就像是当空响了一声焦雷，二女顿时一惊，连忙站了起来。用梅惊慌地问道：“前辈何事？”

瞿涛摇头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眼前我们只有一条路了，如其在此坐以待毙，还不如拼死的好，二位姑娘以为如何？”

二女这时已冻得面无人色，全身连连抖动，闻言后，相继点头称是。

瞿涛冷冷一笑道：“二位拿定信心，必能通过，我拼着损耗十年的功力，以道家的‘真气’来助你们脱险！”

二女此刻心里明白，可是却都战抖成了一团，想开口说句话，也颇为不易。

瞿涛低头向二女面上一看，见二女眸子之内，都滚动着欲滴的泪水，水汪汪的。他想起这种情形分明是寒冷已将攻心，如待冷气进心，性命也算是完了。

瞿涛钢牙一咬，正要提气炸开气穴，提取苦练经年的真气，贯入二女体内。忽见车钗用手向门外指了一下，瞿涛顺其手指处一望，不由一怔。

原来，在门日一边，站着一排约七八只灰色长毛的山鼠。

这些山鼠每一只都有尺许长短，一身鼠毛又长又密，耸起来，就像一个球似的！它们想是被这种寒冷的气流所逼，俱都走出穴来，彼此依偎在一起，口内发出极为尖细的“吱吱”叫声。

瞿涛心中忖道：“怪也，怎么在如此低温之下，这些野鼠竟然未曾冻死？再说，他们排列在此，又意欲何为呢？”

想到此，他静静地坐了下来，比了一个手势，让二女也坐了下来。

他心里想，也许这些山鼠或许会找到另外一条出路也未可知！

正当他在如此推想的当儿，却听得那群山鼠，忽然“吱吱”之声大作。

瞿涛再一细看，只见一只硕大的山鼠，正自甬道那端匆匆跑过来，它的口内衔有一小串红色的果子。

那是一串比樱桃还要小上一些的红色小果子，生长在一枝翠绿的枝藤之上，红晶晶的，看起来就像一串小玛瑙珠儿一般！

那一群山鼠，看见大鼠回来，皆争先恐后地挤了上去，把那只大鼠围在中间。

只见每一只山鼠，皆由那小枝之上咬下一枚小红果子，匆匆吃了下去。

奇怪的是，每只山鼠，只吃一枚，决不多吃。然后它们就退到一边，闭上绿豆小眼，伏下了身子。

三人看了这种情形，不禁都甚为惊奇，暗自称怪。

过了一会儿，却见那只大鼠首先“吱吱”叫了几声，众鼠像是由睡梦中惊醒一般，各自抖了抖毛，跑了过来！

令三人吃惊的是，这些山鼠，食过那种不知名的小果之后，似乎寒冷尽去，一个个显得极为活跃，彼此互相扑闹着。然后就由那只大鼠在前，其余皆列队于后，蹦蹦跳跳地向着冰极甬道行去！

这时，甬道内寒风凛冽，四面八方飞来的冷气，就像哨子似的交鸣着。三人已冷得全身伏地，料想那甬道内气温，怕是还要冷上几倍。

然而，这群原本畏寒的山鼠，这时却带着一身大无畏的神情，直向冰极甬道中跑去。

三人一直目送着它们走得看不见踪影。

这是一个极为鲜明的启示。

三个人，几乎都想到了那种小果子，在绝望的意念中，乍然生出了一线生机。

瞿涛咬牙站起道：“你二人暂时忍耐一刻，我去去就来！”

车钗同用梅，此刻连说话的力量都没有了。二人会意地点点头，把全部的期望，都寄托在了瞿涛的身上，虽然这是一个渺茫的假设！

瞿涛经过方才的调息之后，体力已较刚才多少好了一些，他大步向冰极甬道中行去。

他体会到，此刻的冷，经鼠群一过，似乎较先前好了许多，但若三人行走，只怕也行不出三分之一的路程，就要倒毙了。

他咬着牙，顺着山鼠的踪迹一直走下去，竟然从一个洞口钻了出来。他放眼望去，一片白茫茫颜色。如烟的冷雾，在寒风袭击下，就像螺旋似的，向天空旋转上去。

瞿涛停步，打量之下，发现前面有一处隘口，口外是一片斜坡。

这时他想到了两个坐以待毙的姑娘，不禁勇气大增，身形一纵，直向那斜坡下扑去。

当他身子方自往下一落，迎面一股冷气，呼地扑了上来！他只觉得两腿一麻，眼前一黑，“啊呀”叫了一声，就倒了下去。他挣扎着用双肘在地上慢慢地爬行着，寻觅着。寒气砭骨，他只觉得一双眸子，也有些模糊了。

忽然，他鼻中嗅到了一种异香，同时，也觉得手掌上有一种麻痒的感觉。

当他缓缓抬起手时，忽然发现手掌之中竟抓着一小枝刺藤！更使他振奋的是，那枝刺藤之上，竟生有三枚红色的小果子，正是方才山鼠所食之物。

这一发现，不禁令他勇气倍增，神智也顿时清醒了许多。

当时他匆匆摘下三枚小红果，放入口中，迅即嚼碎吃了下去！

这些小果子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好吃，微微有一点苦，还有一点酒的味道。

也许它是不适于人吃的，可是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已不容许他再考虑其他了！

他匆匆吃下这三枚果子之后，突然觉得一阵晕眩，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！

忽然，一股暖流，在他小腹内一个盘旋，咕嗜一声，直冲了上来。

他顿时张开了眸子，立时觉得身上的冷意竟自消了一多半，四肢也恢复了灵活，当下翻身而起。

这种喜悦，使他几乎狂笑起来。

想不到，这种小果子，竟然会有如此意想不到的奇特效力。

他急忙低头再找，却发现地上有几片红迹，扬手一看，果浆满掌，想到必定是自己模糊之中，压烂了许多小果，否则那枝藤之上，必不止三枚。如此一想，好不后悔。

瞿涛呆了呆，忽然想到二女此刻不知怎么了，自己不宜再耽误了，连忙转身向坡下行去。只见这里原是一片乱石坡，无数的乱石无止境地延伸下去。

奇怪的是，目光所及，竟看不见一棵树或是一株小草，甚至连苔藓也不多见。

他匆匆找下去，找了许久，也不见那红色的小果子，他不由深深感到了后悔！

自己来此的目的，是为了救助二位姑娘的，并非是自己。可现在自己食下了异果，不畏寒冷，而二女却仍然在垂死挣扎着。自己这样做，太自私了。

正当他自我悔恨的当儿，忽然听得“吱”的一声，一只大山鼠，由他身边的一道石缝中跳了出来，它口中衔着一小枝山果，飞快地跑了。

瞿涛朝山鼠跑出的地方望去，果然看见有一棵红色的小果树，生长在乱石缝中。

那是一棵不过尺许高矮的小树，树上有七八个小红果子，生在仅有的一枝枝丫之上。

那小树身上，流着白色的浆液，想必是刚才山鼠采折之后，才流出来的。

他当即伸手入内，把树上仅有的小枝折了下来。

令人奇怪的是，当他折下最后的一枝后，那棵小树竟整个倒了下去，顷刻间，枝抽叶卷，成了枯萎的一团。

瞿涛却没有更多的时间，再去察看这棵树了。

他匆匆拿着这枝小红果子，翻上了岩坡。

只不过是这么一会功夫，那条冰极甬道的烟雾看来却更浓了。

风声交织成了一片，此刻必是冷到了极点，可是瞿涛因为食过异果，身上只觉得热烘烘的。

这种热烘烘的气流，似乎潜伏在全身每一个毛孔之内，一丝丝的向外逼出去，于是，侵袭而来的寒流，便被抵消了。

这时，他耳中又听到了冰河老人透过石壁的声音，他仍是那样冷冰冰地道：“怎么样？还没有改变主意么？”接着是一阵低沉得意的笑声，整个的石室都似乎为之震动了。

瞿涛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匆匆忙忙地返回室内。

却见二女相拥着，已然倒在了地下。

瞿涛一见这种情形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，他猛然扑到了二人身前，大声道：“二位姑娘，快快醒来！”只见二人无力地睁开了眸子，向他望了望，又情不自禁地闭上了。

瞿涛正要以手中的小果子喂她们，冰河老人却又发出了一声冷笑道：“驼子！想不到你还会说话，只是你如想走出甬道，只怕是妄想了！”

瞿涛冷冷一笑道：“老儿，你有什么伎俩尽管施出来吧，看看又能奈我何？”

冰河老人嘿嘿一笑道：“我似乎很久没有听见那两个姑娘的声音了，她二人现在如何？”

瞿涛这时已把那几枚果子，分别塞入二女口中。只是这两位姑娘，可以说是已冻僵了，就连下咽的力量也没有了。

无可奈何，瞿涛只得为二人分别推拿着穴道。

他此刻乾元大固，体力骤增，功力自是不同。

推拿了一阵之后，二女才从幽幽之中醒了过来，她们咀嚼着把果子吞入腹内。

洞外，冰河老人又发出冷笑之声，道：“驼子，你还执迷不悟么？”

瞿涛向二女摆了摆手，仍不去理他。

冰河老人似乎有些愤怒了，道：“你们如果真想死，我也救不了你们，只是驼子，你把两个小姑娘断送得太不值了。”

瞿涛忍不住冷冷地道：“在你的限时之间，我们会设法出来的！”

冰河老人狂笑道：“不是我小看了你，驼子，你这是妄想！你不听我忠告，只怕就要葬身冰窖了！”说着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随你们的便吧！老夫苦口婆心，你们不听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还是去养养精神的好！”

说罢声音消失了！

瞿涛冷冷一笑，向二女望去，却见二女这时俱已沉沉地睡着了。

他知道，此时正是二人气机转换的当儿，便没有惊动她们，自己也在一边调息养神。

约摸过了半盏茶的时间，车钗首先张开了眸子，颤声道：“好冷！”

瞿涛点头微笑道：“车姑娘，你已不妨事了。”

车钗道：“我觉得好冷啊！”

瞿涛一笑道：“方才你连冷都不知道了，现在既知道冷，就证明你体内已增加了热量，也许再过一会儿，更会觉出好些的！”

话声未落，却见用梅身子一抖，也醒了过来，口中也频频唤冷。

瞿涛微微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谢天谢地，你二人总算命不该绝，绝路逢生了！”

用梅莫名其妙地望着他，道：“前辈，我好冷……”

瞿涛点头道：“姑娘最好不要多说话，一会儿这寒冷就会减去一些！”

二女依言运功调息了一阵之后，果然那已僵硬的四肢，慢慢竟能活动自如了。而且，那些原本潜伏在体内的寒气，一丝丝都逼了出来，每一丝寒气出体，都使她二人打一个寒颤！

瞿涛生恐这种异果供应的热量有限，所以最好尽快出去。

这时见她们体力恢复，当下轻轻在二女肩上拍了一下，道：“我们必须出去了，记住，非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要开口说话！”

当时瞿涛在前，用梅在中，车钗最后，三人排成一队，直向冰极甬道行去。

他三人缓缓地前行着，寒风袭来，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刀，刺着他们的皮肤，可是无论如何，他们总算能忍受得住了。

原来那种红色的小果，乃是天地间一种奇果，名唤“血冰豆”，乃是感极寒而生，性属纯阳。只可惜瞿涛不知它的灵性，其实只需服一粒也就够了，如以此掺上山药焙成丸药，对于修练武功之人，大有神益。

这时，“血冰豆”在三人体内发生了热力，体外的骤寒只能在表面肆虐，一任冷风如箭，却是丝毫也不能袭入他们体内。

这条甬道虽然是长有里许，三人却很快到达了端点，不由皆大欢喜。

瞿涛冷冷一笑道：“我们这就出去，看冰河老儿还有什么话好说？”

说着伸手移开了护洞的大石，一跃而出，二女也先后纵出；只见乙木、丙火二人，正一左一右，坐在洞口附近！

二人见三人纵身出来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！

两个人四只眼睛，全都怔住了。

半天之后，丙火才讷讷地道：“你们怎……怎么出来的？”

瞿涛一声朗笑道：“你以为这点寒冷，就能困得住我们么？哈！真是做梦！”

乙木吓得面色发白，咕哝道：“怪事！怪事！”边说边自向后退着。

瞿涛朗笑道：“你师父何在？我们要去见他！”

才说到此，只见眼前白影一闪，冰河老人已然立在三人面前。瞿涛呵呵一笑道：“旦夕老儿，你此时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冰河老人一张脸上充满了无比的惊异，他在三人脸上扫了一遍之后，森森地一笑道：“老夫一生言出必行，你三人既能走出来，我自然依约

放行……”

说到此，冷眼视向乙木、丙火，道：“今后我这一双弟子，如再敢向二位姑娘非礼，定叫他死在老夫的铁掌之下！”

二怪吓得打了一个哆嗦，俱都低下头来。

冰河老人仰天一声狂笑，注目二女道：“二位姑娘，如此可以放心了吧？”

瞿涛一笑，道：“这么说，我驼子代表二位姑娘，向你致谢了！”

冰河老人在他说话之时，已经留意到三人面色红润，此刻非但没有丝毫寒冷之态，反倒现出“热”的样子。不禁心中一动，当下冷冷地道：“如果老夫猜得不错，三位在洞内必是吃什么特殊的東西了！”

说着微微一笑道：“驼子，你是否可以说出来，也令老夫我长一长见识！”

西北风瞿涛呵呵笑道：“你猜得不错，这就是所谓‘吉人自有天相助’了。”

冰河老人又道：“你们服了什么东西，可愿说出一听么？”

瞿涛一笑，探手入袍，摸出了仅剩的一粒“血冰豆”，道：“这一粒就算奉送主人的吧！”说着微微一弹，冰河老人抬手接在掌内。他看了看，在鼻端闻了闻，不由面色大惊道：“此果洞内甚多么？”

瞿涛摇头一笑道：“绝无仅有！”

老人顿时面色一沉道：“驼子，你这就太不诚实了，想这血冰豆树，当在百粒左右，莫非你三人竟吃下如此多不成？”

瞿涛冷笑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只是却多亏了洞内的山鼠，如非山鼠的指引，只怕我三人此刻已然冻毙在洞内了！”

旦夕闻言后，不由现出一副大失所望的样子，摇头长叹道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搓着双手，内心是又愤又悔，却又莫可奈何，低头看着手上的这一枚血冰豆，苦笑道：“只此一粒，要来无用，不如好人做到底，为他们那个朋友服下去吧！”

此言一出，不禁提醒了三人，瞿涛忙道：“我那位兄弟此刻如何？”

冰河老人冷笑道：“你们随我来！”说着大袍一拂，整个身子，有如一片行云似的，蓦地腾了起来，已落身在一座峰上，再一折腰，又拔起了八九丈高下，身形两转三回，来到他所居住的冰峰之上。

瞿涛等三人连忙腾身随后，但是除了瞿涛还能勉强跟得上外，二女的身法，看起来简直是差得太远了。

三人到达冰峰，冰河老人已然站在洞前相候了。

雪用梅担心边瘦桐安危，内心不由焦急万分。其实车钗又何尝不是一样呢！

冰河老人所居之处，竟是如此一个奇妙的地方！

在结满了冰的钟乳石峰之上，开凿了两扇洞门，朝霞映衬之下，闪烁着瑰丽的七彩。

进门之后，一股芬芳气息，令人神清气爽。

在一条长长的水晶桌上，放着有冰桃、冰梨等四碟水果，最出色的是正中一大盆水仙。

那种芬芳的香味，正是水仙花散发出来的。

两壁之上，除植满了各种寒草异花之外，还悬有两张极大的白熊皮，绷在壁上，看来栩栩如生。

三人牵挂着边瘦桐的安危，哪有心情去细细欣赏这些！

这时冰河老人已把三人引进了一间房内，这间房子，乃是他的一间丹房。

室内置有各种各样的葫芦、瓶罐，另有大小不等的八座丹炉，其中之一，炉火正烈，呼呼有声，似在熬炼着什么。

在一边的水晶床上，躺着剑眉微蹙的边瘦桐。

他似乎早已清醒，见众人入内，立刻面现惊奇。

雪用梅唤了一声：“大哥，你……”急步走了过去，两行热泪，已忍不住簌簌流下。瞿涛微微一笑道：“姑娘不必伤心，他已好多了！”

边瘦桐微笑道：“我已不妨事了，方才听旦老前辈说，至多不过一月的时间，就可以恢复如常了！”

他目光视向用梅道：“姑娘安然无恙，我也就放心了！”

他说着目光一抬，又见车钗远远立在一边，正自以手拭着脸上的泪。

边瘦桐不由心内一动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愧疚，他强作微笑道：“车姑娘也来了？”

车钗放下手，望着他点了点头，又把目光望向一边，她爱边瘦桐，可是内心却始终忘不了边瘦桐加诸在自己家门中的仇恨！尽管她内心火似的热情，但表面上却只能作出一副冷漠的表情！

冰河老人目光一转，已是了然。

他忽然明白二女为什么拒绝和自己两个弟子成婚的原由，当下嘿嘿笑道：“二位姑娘放心，他死不了！”说着取出那枚“血冰豆”，放在边瘦桐口中道：“你服下去，这对你是很有作用的！”

边瘦桐点了点头，吃了下去。冰河老人淡淡地点了点头道：“你们可以走了！”

瞿涛呵呵一笑，道：“打搅了！”

说着从石床上，把边瘦桐抱了起来，转身而出。冰河老人忽然诡笑道：“驼子，你把这位小兄弟交与二位姑娘，老夫尚有活要与你说！”

西北风瞿涛已然明白，朗笑了一声道：“好！好！”

他转过身来，见车钗立于身后，正要举手来接，可是却忽然又后退了一步，面色微红道：“还是交给雪姐姐吧！”

用梅怔了一怔，只好上前接抱了过来。边瘦桐闭目微微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只要扶着我就行了！”

用梅窘道：“大哥不必逞强，你还不能下地！”说着她匆匆与冰河老人作别，同着车钗一起走了出来，纵身下峰。

乙木、丙火二人，立在峰下，满脸垂涎愧疚之色。他二人向着边瘦桐三人望了一眼，连忙低下头去。

二女没有理他们，匆匆前行。他们一直走下了小南峰。这时，车钗忽然在后边叫了一声：“姐姐保重，我去了！”

雪用梅不由一怔，忙回身道：“噢！你怎么要走了？”

车钗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瞿大哥待我虽好，但是醉风楼到底不是我的家，我要走了！”

边瘦桐忍不住挽留道：“姑娘稍稍歇息几日，等待愚兄伤愈之后，

护送你下山如何？”

车钊摇了摇头，面现红晕，嘴唇动了动，却没有说出什么来，只道：“边兄请多保重……”说着倏地转身，一路窜纵如飞而去。

雪用梅和边瘦桐二人都不禁呆住了。雪用梅轻轻放下了边瘦桐道：“我去追她回来！”

边瘦桐说道：“不必了！”

雪用梅忽然望着他，微羞道：“你莫非不想让她回来么？”

边瘦桐不禁面色一红，道：“姑娘这是何意？”

雪用梅以手掠了一下头发，含羞道：“只是说说罢了！”

说着轻轻把边瘦桐抱起，向醉风楼那边行去。

## 玉冰峰上决雌雄

却说冰河老人目送雪用梅等去后，向着西北风瞿涛微微笑道：“驼子，你坏了我弟子的好事，我岂能和你甘休？风声传出，我旦某人声名扫地矣！”

瞿涛脸色也甚为不善，冷冷一笑道：“那么你意欲如何？”

冰河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说起来，我们是多年的老邻居了，人不亲土还亲，俗语说不打不相认，我们印证一下彼此的功夫，看看谁强些，如何？”

瞿涛生就一副刚强脾气，最是不服输于人，闻言冷冷一笑，慨然道：“你也不要太过自负，我驼子双掌之下，也不是太好欺的！”

冰河老人含笑点头道：“那随我来！”

只见他大袖一挥，人已穿云而出，直向着对面一座石峰上落去。他身形甫一沾地，西北风瞿涛也同时落在旁边！

这位小南峰的怪老人一怔，忽然狂笑一声道：“打！”

只见他身形疾如骤风似的一个猛转，右掌五指霍地向上一扬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发出了一股强劲的掌力。

瞿涛一声朗笑道：“好呀！”

他那有力的右掌，甩着肥大的袖子，猛地向外一翻，只听见“波”的一声，冰河老人一阵狂笑声中，身形第二次腾了起来。飘似云。

那袭飘飘的白衣，就像是一片鹅毛似的轻飘飘地落了下去。

瞿涛何尝不如，今日自己遇见了前所未见的高人，可是他生就一副不服人的脾气，不肯甘拜下风。

只听这位醉风楼的主人，不可一世的老侠客，一声狂笑道：“旦老儿，你不必再跑，这地方不是很好么？”

口中说着，云履飞梭，用“龙形乙式穿身掌”的身法，“嗖！嗖！嗖！”数个起落，已把身子扑了过去。

可是他的对手冰河老人却似不急于和他对掌，只见他那袭肥大的衣衫，在乱石之上倏起倏落，如同狂风中的落叶飞絮一般向前飘去！

二人一前一后，一追一驰，始终相差一段距离。

瞿涛大怒之下，厉叱了一声道：“老儿，我看你往哪里走？”

这位驼侠盛怒之下，那佝偻的身子霍地向前一弓，一双箕张大手，猛地向前推了出去！

这是他“乾坤一十三掌”中最厉害的一手——“乌龙穿塔掌”！

掌势一出，双掌上带出的风力，形成了两股极大的风柱，狂啸怒吼着打了出去。

冰河老人显然晓得他这一手的厉害，只见他霍地一个转身，朗笑道：“驼老儿，真有你的！”

就见他双掌一前一后，分两次向外按出！第一股风力，显然阻不住瞿涛的来势，可是第二次的接掌，却大是有效。

瞿涛觉得身子向后微微一弹，耳中一声长啸，冰河老人已腾身而来。他口中笑道：“领教了！”右手大袖一翻，“扑”的一声，白色的袖缘就像是一口旋转着的利刀，直向着瞿涛臂上掠来！

西北风瞿涛往回一抽手腕子，用“大扒手”反指，直向冰河老人脑

门之上点去！

旦夕森森地一笑，双袖齐挥，有如两把板斧，直向着瞿涛面门上砍去！

在这荒寂无人的冰山之上，这两位当今天下奇人，各自展开身手，刹时之间，已对了十数个回合。

这时，天风呼啸，几只小鸟掠空而过，西方的太阳也显得很疲倦似的垂下了一半。

霎时二人已对拆了二十七回合。

冰河老人施出了绝门的冰禅神功，指掌过处，寒风凛然！

西北风瞿涛如非事先食有异果，就不免要吃大亏了。

对付这位冰峰下隐居数十年的怪老人，能打到现在而不露败象，在瞿涛来说，已经是奇迹了。

忽然，瞿涛一声大喝，怒吼道：“哪里跑！”双掌用“碎马功”，陡然地向着冰河老人双肩上按去！

冰河老人呵呵一笑，向前猛地一倒，双掌霍地向下一按，一双手全部没入尺许厚的白雪之内。

瞿涛未曾得势，身子不由向前一冲！冰河老人以逸待劳，他的回旋掌力，是借劲转力。双手在此处贯入，却在彼处弹起了一双雪团。

这一对雪团，“噗噗”两声，双双打在瞿涛的双肩之上！

冰河老人虽然无意伤人，可是这雪团的力量，却也非同小可。只见瞿涛身子微微一晃，差一点几坐了下来，炸开的雪花，溅了他一脸都是。

这种情形，虽像是开一玩笑，但瞿涛显然已败。

他身子后退了一步，嘿嘿一笑道：“我输了！”他脸色一变，沉声道：“从今以后，这小南峰就是禁地，我绝不轻人一步；可是当我再来之时，旦夕，也就是我瞿涛我回面子的一天！”

冰河老人嘻嘻一笑道：“随你的便。驼子，我胜得好不容易哟！”

在一张石榻旁边，雪用梅已有好几天没有休息了。在她精心地照顾之下，边瘦桐现在已能勉强地下地来走走，只是要想恢复昔日的功力，短日之内还是办不到的！

不觉五天过去了。

西北风瞿涛每日晨昏，都要前来问候。他关心着边瘦桐的起居饮食，就好像对自己的亲兄弟一样。

只是，在他那爽朗的眉目之间，似乎很少见到笑容。自从那日自小南峰转回之后，他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！

边瘦桐看得出来，瞿涛必然是遇见了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了，否则以他的个性，断然不会如此消沉！

这是他第二次受伤卧床，记得一年前自己身中恶蛊，不能动弹的时候，陪伴在床侧的也是雪用梅，而今天仍然是她！他思忖道：“这个姑娘对我的恩惠太大了，我将如何去报答她呢？”

想着，不由把目光向她望去，却见她正趴在窗上打盹，脸色很是憔悴！

边瘦桐内心很是过意不去，他轻轻下地，走到了她跟前，轻轻拍了她一下道：“用梅，去睡一会儿吧！”

雪用梅不由一惊，慌不迭睁开眼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又

下地了？回去！快回去！”说着用手推他上床，无意间，触到了他的目光，心中不由一动，脸也蓦然变红了。当时羞答答地垂下了头，道：“干吗这么瞪着我呀？不就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吗！”

边瘦桐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几天，可把你累坏了！用梅，你去睡觉吧，以后用不着守着我了，我已经快好了。”

雪用梅不由心中一跳，这么多时间以来，她还是第一次听到边瘦桐称呼自己的名字。

这“用梅”两个字能出自他的口中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！她的脸怎能不红？心怎能不跳？

当时，她笑了笑道：“我不累，只要你身子好就行了，要不是为了我，你也不会……”

边瘦桐摇头道：“不要再说了，用梅，你太困了，去睡一会儿！”

雪用梅看了他一眼，奇怪的是，他的话一直都像是那么有力量，好像不得不听似的！

实在说，她也真的困了，当时用手揉了一下眸子，道：“那么我就回房去睡一会儿了！”说着推门走出。

边瘦桐待她走后，坐在窗前的竹椅之上。他缓缓伸出二指，作剪刀的形状，向着一棵老树叶子上剪去！但见双指剪动，那树叶只是抖着，却未能剪落。

他不由叹息了一声，回声走了几步，频频摇头叹息着。一会儿，他又立于窗前，依然伸出二指，用力平空向下一剪！这一次，那棵老桐树的一枚叶子，自叶柄处分为两段，慢慢地自空中飘落下来。

边瘦桐脸上带出了一丝微微的喜色！

他坐下来，右手自怀内摸出了一份红色的拜帖，打开来，看了看，其上写着

“六月十七日午刻，洁樽治茗，敬候

台光谨上

边小侠瘦桐坛设：南少林寺正殿

少林寺三代弟子海空谨上”

望着这张帖子，他不由得苦笑了一下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时间已经不多……”

可是，眼前自己身体尚未痊愈，如何能去应付海空禅师那样强大的对手呢！

想到此，他不由默默地垂下了头。

可是，他是一个很讲信誉的人，决不会以自己的身体受伤为借口，而不去践约。

因此，他已下定了决心，无论如何，要在六月十六日之前，赶到南少林寺去。

可是，这件事他又不能明说，如果说出来，瞿涛和用梅肯定是不会让自己走的。而自己又不愿意请瞿涛代替！

他在苦思之下，似乎只有开溜一途了。

正当他在处心积虑苦思之时，门外瞿涛叩门道：“边兄弟醒着么？”

边瘦桐忙打开门道：“前辈请进！”

瞿涛走进来，微微笑道：“我与你引见两个朋友，俗语道：不打不

相识啊！”

边瘦桐正自不解，却见瞿涛退后一步，道：“你二人进来吧！”就见自廊内步出了两个穿着灰白衣衫的怪人。边瘦桐不由一惊，这两个人，并非别人，正是小南峰冰河老人的一双弟子：乙木、丙火。

二人一进房，竟自一起跪了下来。

边瘦桐不由一怔道：“咦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乙木抬起头，满脸羞惭地道：“上次都……都是我不好，你……你不……要怪罪！”

边瘦桐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事情都过去了，还说它干什么？”

一旁的丙火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是师父叫我们来服侍你的……师父叫我们称你做师叔，叫我们两个随你老人家出去长长见识！”

边瘦桐不由冷冷地道：“令师太客气了。这是不必要的！”说着他摆了一下手道：“你们还是回去吧！”

二人对望一眼，露出一副失望和为难的样子。乙木吃吃地道：“师……师叔，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！”

丙火也有些害怕地道：“你老人家要是不答应，我们两个也不能再回去了，师父不会原谅我们的！”

二人说着，又磕了一个头。

这种情形弄得边瘦桐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，不由向一边的瞿涛望了一眼，道：“前辈看这事如何是好？”

瞿涛冷冷地道：“当初我和冰河老儿，倒是有约在先，如果我和二位姑娘能够平安地穿过那条冰极甬道，这两个人，要为我们执仆役一年，料不到，这老几倒是很守信用！”

说着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只是这两个人又能作甚，看着都有气！”

乙木转过身道：“老前辈，不要……这……这样说……什么事我们都会……会做，我们只是希望……希望……”

丙火气道：“好了，让我来说吧，你又说不清楚！”于是接下去道：“师父说，边师叔被我二人误伤身体，只怕在短日之内不能复原，因此要我二人负责保护！”

边瘦桐冷笑道：“保护？”

丙火脸色微红道：“师父说，师叔你不久就要下山，要到南少林寺去，说是没有人保护你不行！”

边瘦桐不由怔了一下，皱眉道：“这件事，你师父是如何知道的？”

丙火嘿嘿一笑道：“师父他老人家没有什么不知道的，他老人家还说师叔你要去见一个老和尚，那老和尚很是厉害，只怕师叔你身体未复原，不是他的对手！”

边瘦桐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想不到他一个老前辈，竟然偷看人家的私函！”

西北风瞿涛闻言，不由灵机一动，他本来也正在为边瘦桐去会海空长老这件事发愁。因为海空这个老和尚，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，现在既然乙木、丙火奉命出面，负责保护边瘦桐，自己倒是可以放下心来了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乙木、丙火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，而在于他二人背后的那个冰河老人！如果能由冰河老人出面，对付那个海空长老，这两个人可就有一番较量了。

可是这件事，只怕边瘦桐不会答应。瞿涛在脑子里只一转，没有说出口来。

果然，边瘦桐冷笑了一声，对二人道：“你们两个站起来吧！”

二人笑着站起，丙火讷讷地道：“这么说，师叔，你老答应了？”

边瘦桐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二人留在此服侍雪姑娘我不反对，可是我的事却不让你们管！”

瞿涛微微一笑，对二人挥手道：“你们先退下去吧！”

二人一脸失望，像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瞿涛又挥了一下手，两个人才退了出去。瞿涛笑着向边瘦桐道：“兄弟，你也太固执了！”

边瘦桐苦笑道：“前辈，你这就错了！想我边瘦桐乃是铁铮铮一条汉子，自己的事岂能依靠他人？何况这两人武功比我尚且不及，又如何对付海空和尚？”

说着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此事断断使不得！”

瞿涛点头笑道：“兄弟你不愧是一个仁义的侠客，可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想那南少林寺之内，高手如云，抛开海空不谈，就是其他各人，也怕非你一人所能对付得了的！”

红线金丸边瘦桐不由怔了一下，这话倒也是实在的，他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前辈，你也不要想助我一臂之力，那是不行的。如果你老人家插手其间，事情传扬出去，世人皆要笑我红线金丸是真的无能了！”

瞿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去的，现在有人关心着你，我就不必多事了！”说着神秘地一笑，走出室外。

边瘦桐发觉瞿涛似有弦外之音，只当他说的是雪用梅，不由脸色微微一红。

对于用梅这个姑娘，他对她并不是没有感情，而是他浪迹惯了，很不愿意让感情来束缚自己。

以往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丝毫感情的人，决不会去爱一个女人。

可是近来他突然感到自己微微有些变了。

当他独自静下心的时候，常常会想着用梅这个人，她那一张可人的脸蛋儿，她那无邪的微笑，无不令他感到亲切。

这种感觉，使他感到异常痛苦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适宜谈情说爱的人，可是奇怪的是，他却常常沉溺其中，变得意志消沉。

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，是不甘于寂寞的！他下定了决心，要独自去会会海空长老，而不需要任何人帮助，即使是血溅少林，也决不后悔。

这么想着，他反倒感到安下心来了。

可是瞿涛却不允许他这样单身涉险，本来他颇有心助他一臂之力，现在既然有乙木、丙火二人甘心同去，他倒不需要代庖了。

出得门后，他见乙木、丙火二人，一脸失望地立在院内，正在窃窃他说着什么。

瞿涛笑了笑，向着二人点头道：“你们在说些什么？”

二人互相推了一下，才慢慢地走过来，乙木吃吃地道：“请……请老……前辈作主！”

瞿涛已明白了，颌首道：“什么事，你说就是！”

丙火讷讷地道：“老前辈……我们已经十几年没有下过山了，要是

失去了这个机会，就可能永远也去不成了！”

瞿涛点头道：“你们到这边来！”

二人一起走过去，瞿涛小声道：“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丙火垂下头来道：“老前辈请帮帮忙，替我们在边师叔面前说说，叫我们跟他一块下山去吧！”

瞿涛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方才说的话，可是真的？当真是你们师父叫你们护送他下山去少林寺么？”

乙木忙点头道：“是……是的……”

瞿涛瞪了他们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你们当我会相信么？真如此，我现在就去问问你们师父看！”说着就要转身，二怪见状大惊，同时脱口叫道：“老前辈！”

瞿涛回身冷笑道：“何事？你们实话实说吧！”

丙火这才低下头，道：“你老人家可别去问师父，我们实话实说就是！”说着看了乙木一眼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是这样的，师父叫我二人来此服役一年，时间到了才许回去，并没有叫我二人护送边师叔下山！”

乙木吃吃地道：“可我们在……在……山上，呆得太久了！”

丙火立时接下去，道：“如果边师叔不帶我们下山，怕一辈子也没有机会了，所……所以……”

瞿涛冷冷地道：“你们怎么会知道边瘦桐要去南少林寺赴约？”

二怪立时面色大红，乙木讷讷地道：“我们偷看了那封帖……帖子！”

丙火立时接道：“不是故意的，边师叔受伤的时候，帖子掉出来了，我们才看见的！”

瞿涛点了点头道：“你们说实话，我也许可以帮你们一个忙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说！”

二怪面上立时现出不大得劲的表情，良久，丙火才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老前辈你不要误会，其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，是师父他老人家还没有死心！”

瞿涛冷笑道：“什么不死心？你说清楚一点！”

乙木吞吞吐吐道：“师父太喜欢那两个……姑娘了……叫我们不能放手，要穷追……”说着苦笑了一下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这事怎么可能呢？慢说二位姑娘根本就不喜欢我们……就是喜欢也不行了，那个车姑娘已经走了！”

乙木一摊手道：“雪姑娘一见了我们俩的面，就把嘴一噘，看样子是讨厌透我们啦！”

丙火看了他一眼道：“我还不是一样，所以……”

他望着瞿涛，激动地道：“老前辈，你帮帮忙，求求边师叔帶我们下山吧！我们不在乎什么少林寺不少林寺，我们不怕他们！”

乙木搓着手道：“在这里我都要闷死了，冰山、地洞、石头……除了这些，什么都没有，师父的心可真狠！”

瞿涛闻言，心中不由暗暗一动，忖道：“好个冰河老人，居然还不死心，言出无信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为你惹上一个大祸，看你这老儿，如何收场？”

想到此，他点了点头道：“这件事我可以帮你们一个忙，南少林寺内的和尚，除了海空老和尚以外，另外还有龙虎风三位禅师，你二人能应付

得了么？”

二人终日在山上闷得发慌，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下山游玩，自是不肯放过，当下连连点头道：“不怕！不怕！”

乙木挺了一下胸，道：“有什么怕的？大不了叫他们上山找师父……我师父本事大，才不怕……他们哩！”

这句话，正中瞿涛心怀，他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二人随身衣物，都已带来了么？”

丙火点头道：“都带来了，只是银子怕不够！”

瞿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们回去拿衣服，我在巫山下等你们，快点来！”

二人一怔，不由大喜，当时忙自转身入内，去拿他们随身的衣物去了。

瞿涛展动身形，兔起鹘落，有如飞星下坠，霎时间已降临山下，在巫山峡口处，停有一只小舟，正是自己的快船。

他胸有成竹，料定边瘦桐必会乘此船偷走，当下不动声色地站立在岸边的一块大岩石之后。不一会儿，乙木、丙火双双自崖上纵落。

二人背后各驮有一个小小的包裹，神色极为兴奋，不住地左顾右盼，瞿涛现出身道：“你们来了么？快过来！”

二人立时纵过来，丙火道：“老前辈要带我们出去么？”

瞿涛一笑道：“我可没有时间，不过你二人要听我的话，我可以设法让你们随我那位兄弟一块出去！”

丙火怔了一下道：“真的？老前辈可要说话算数！”

瞿涛向上看了一眼，微微笑道：“时候快到了，你二人现在快快上船！”

说着用手向船上指了一下，二人忙纵上船去。瞿涛跟着纵上。乙木、丙火对望了一眼，笑嘻嘻地坐了下来。

瞿涛冷笑道：“你们想这么舒服，只怕不行！”

二人赶忙站了起来，乙木吃吃地道：“我们坐在哪……里？”

西北风瞿涛微微一笑，他走到船后，用手揭开了舱板盖子，现出了一个黑洞，二怪立时一怔。

瞿涛向洞内指了一下道：“这是我存放东西的暗舱，你二人如想跟着边瘦桐出去，只有藏身在这里面，怎么样？”

二人走过去，向舱内看了一眼，只见舱内黑洞洞的，而且有一股刺鼻子的霉味，乙木道：“味道不好闻……”

丙火却咬着牙道：“为了闯江湖，受点罪没啥！”

他二人受师父吩咐，侍候边瘦桐，换句话说，也只有边瘦桐才能够带他二人下山，否则他们是没有理由下山的！

这个难逢的机会，二人自是不能放过。

乙木探首看了一下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！我们就……就……躲一躲吧！”

说着“通”的一声，跳了进去。

丙火也跟着跳了进去。

瞿涛哈哈一笑道：“对了，你们就得这样才行，不过要记住，头三天不能出来，否则你二人还会被送回来的！”

二人慌忙由舱内纵了出来，丙火道：“那怎么行呢？里面这么小……”

瞿涛冷冷地道：“你们要想去，就必须忍耐！”

乙木哭丧着脸道：“那要拉屎撒尿……怎么办？”

瞿涛一笑道：“你们可以先准备一个罐子，好在三天也不算太久，三天以后，你们就可以出来了，那时候距离巫山已远，他就不会再把你们送回来了！”

二人对望一眼，点了点头。

瞿涛又取出一包银子，递于二人道：“这银子你们带着，这么大的人，身上不能没有钱！”

二人从没见过这么多银子，笑嘻嘻地接了。瞿涛看了一下天色，道：“你们两个人，现在可以去准备一些吃的东西，在天黑以前，必须藏好，我想边瘦桐今夜定会上船来！”

二人大喜，当下一左一右，拉住了瞿涛一双手。乙木张着嘴笑道：“谢谢老前辈……老前辈真是生我们的爹爹！”

瞿涛闻言愣了一下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丙火红着脸推了乙木一下道：“不要乱说！”

说着向瞿涛窘笑道：“我哥哥不大会说话，他是说‘恩同再造’的意思，老前辈不要误会！”

瞿涛闻言呵呵一笑，用手在二人头上拍了拍道：“你二人先不要太高高兴，此去南少林寺，并不是一个太好玩的地方，那些和尚一个个都凶得很！”

丙火双瞳一翻，道：“我们不怕！”

乙木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最恨和尚……光头！有一次，我被一个和尚把头都打肿……了！”

瞿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南少林寺的和尚，可不比寻常人，你们要听边瘦桐的吩咐，就不会受欺负了！”

二人连连称是，瞿涛向二人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小心了！”说着足尖一点，足足拔起来八九丈高下，只见他那巨大的身子，向着崖壁上一贴，快如猿猴似的，已翻到山岭之上。

乙木、丙火二人看得张嘴结舌，对于这位丑怪的老人，心中生出了无比的敬意！

二人等瞿涛走后，按照嘱咐，匆匆准备食物去了。

巫山峡口，静寂无人，江风吹动着水波，浪花轻轻地拍击船身，吐出白色的泡沫。

这是一只黑色、镶有铜片的快舟，有四面风帆，垂挂在桅杆之上，船上设有快桨和后舵，用来十分轻巧灵活，非常适宜远行。

## 清风岭下念旧仇

夜色笼罩巫山。

天空中，似乎飘着极为细小的雨星，风吹过来，树叶哗啦哗啦直响。

一条黑影，快似猿猴般的来到了峰口，然后停下了身子，向着峰下的江口看去。

那里拴着一只快船，在河面上晃动着。

这人一身黑色夜行衣，背系长剑，长眉朗目，好一副英姿俊貌。江水映在脸上，仔细一看，他正是寄居在“醉风楼”的红线金丸边瘦桐。

果然不出瞿涛所料，他要“偷行开溜”了！

只见他一路腾越，来到距离小船十丈左右的江边，整个身子蓦地腾起，直向着那小船之上落去。

小船微微地颤抖了一下。此处水口空无一人，只有江水拍打着岩石的声音。

边瘦桐自身上解下背包，抬头看了一下峰上，并无有人影跟踪，这才安下心来。

他动手解开了小船的缆绳，慢慢把四面风帆升起来，然后一扳舵把子，小船像离弦的箭似的直向江心冲去。

江面上，有十来艘夜行的船只，点燃着各式的灯笼，十分好看。行出十几里，小雨停了。边瘦桐见风引船行，甚是安稳，当下固定了舵把，走到舱前，把帘下的红纸灯笼点亮一盏，然后倚栏坐了下来。

此行南少林寺，祸福难料。

对于“海空长老”这个人，他实在不敢乐观，因为这个老和尚太棘手了。

船身为浪花摇动着，他脑子里想得很多，很是烦乱，自己这多年以来，萍踪无定，浪迹江湖，遵照“行侠仗义”四个字处人行事，却想不到结下如此多的仇家，想来令人叹悔不已。

这时，别的行船都已靠岸停泊了，唯独他这一叶小舟仍在夜航。

天色微明，船已来到了一个叫“巴东”的地方。

一夜未眠，他并不觉得困倦，江水之上，有卖饭食的大船，他停下船来，叫来一客饭菜。

大船上的伙计，用一条极细的搭板，放在他的船上，然后，手端饭菜，由搭板上很快的走过来。边瘦桐匆匆吃过饭，把小船系在大船旁边，和衣而睡。一觉醒来，天已过午。

于是，他又继续不停地向下行去。

如此歇歇行行，无日无夜地紧赶，到第四天的头上，他的小船已经到了宜昌地方。

这是长江三峡的一个重要关隘，舟楫云集，很是热闹。

边瘦桐航行至此，人也有些倦了。他把小船系在岸边，正要上岸，忽闻得身后有人叫道：“师叔，带我们两个一起上去吧！”

边瘦桐不由大吃一惊，猛然转过身来，却见乙木、丙火二人立在身后，一脸惊怕的样子。

边瘦桐立时面色一沉道：“你们两个来作什么？”

二人对看了一眼，乙木吃吃地道：“边师叔……我们要跟着你……”

闯江湖！”

边瘦桐重重地跺了一下脚，小船颤颤悠悠一阵晃动，二人吓得一齐退到了船边，脸色都变了。

丙火垂下头道：“边师叔，你不要生气，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，我们有钱。”说着，掏出了银包，在手中一晃。

边瘦桐冷笑道：“你二人是如何来的？怎会知道我在这条船上？”

乙木弓身用手一指暗舱道：“我们藏在……这里面……”

边瘦桐一看，果见有一暗舱，不由甚是气恼，当下叫道：“我绝不会带你们去的，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去！”

说着就要拉帆，乙木却道：“你去南少林寺的日子不多了，来不及了！”

丙火也微微笑道：“一去一回，最少也要七八天的时间，师叔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！”

边瘦桐叹息了一声，又松下了帆，道：“你二人这是何苦？跟着我又有什么好处？”

乙木讷讷地道：“可以，多长长……一……一点见识嘛！”

边瘦桐皱了一下眉道：“你二人怎会知道我要上船呢？”

丙火目光看着岸上的人群，一脸的新奇渴慕，闻言脱口说道：“是瞿老前辈叫我们来的！”

边瘦桐怔了一下，道：“是瞿前辈叫你们来的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丙火呆呆地摇了一下头道：“这个我可不知道！”

乙木一脸渴望地道：“你带我们一起去吧！我们两个多少总能帮帮你的忙，好不好？”

他嘴里一面说着，目光却不时地四下望着。

边瘦桐见状，真是啼笑皆非，事已至此，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他本想就此逐退二人，可是他们两个，自幼生长在巫山，二十年来，从没有下过山，人海茫茫，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情来。虽然他二人是咎由自取，可是冰河老人既然派二人来服侍自己，自己焉能对他二人不管不问？

想到此，只得勉强忍下了一口怒气，当下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二人要想跟随我也可以，却是不得随便行动，一切要听我的吩咐，你二人能做到么？”

二人一起点了点头。边瘦桐无可奈何他说道：“好吧，我们先上岸去吧！”

二人急不可待地先后纵身上岸，边瘦桐见他二人居然在人前如此大意地施展轻功，不由吓了一跳，忙阻止道：“站住！”

二人吓了一跳。边瘦桐走到二人身前，微怒道：“以后在人面前，不可现出功夫来。你们才跟随我出来，就为我添麻烦，真是讨厌透了！”

乙木、丙火怔了一下，左右一看，果然见许多的人都在怔怔地向他们望着，就像是看鬼怪一样。

边瘦桐不便在此责备他们，当下拉了二人一下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三人出了噪乱的码头，见一边棚下，拴着许多马匹，几个马夫正在兜揽生意。

乙木、丙火随师幽居巫山，什么也没有见过。这时见了马，不由十

分惊异，就像小孩子一样的站着不肯走了。

二人长相本来就怪，衣着又奇特，一下子吸引了不少行人。

偏偏二人指手划脚，对着马乱发议论，其态怪异，更使得路人好奇不已，不时发出阵阵哄笑声。

边瘦桐走了几步，才觉出有异。他回过头来一看，不由叹息了一声，只得又走回来。这时，乙木、丙火二人，正用手摸着马鬃，互相说笑，露出一副极感兴趣的样子！

边瘦桐走过来道：“你们走是不走？”

丙火拍着马鞍道：“师叔，我们也弄一匹来骑骑可好？”

马夫闻言，忙上前兜揽道：“这几匹马很好，老实，不摔人！”

边瘦桐见二人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，只好点了点头，当下挑了三匹。丙火、乙木上马时，也是怪相百出，好不容易才骑上去。

边瘦桐骑在马上，心里直发恨，暗暗抱怨瞿涛真是害人不浅，他明明知道自己此行有风险，为何要纵容这一对宝贝同自己上路？他这是安的什么心呢？

正想着，忽听得身后的乙木大叫了一声道：“狗东西，你跟着我们……做什么？”

边瘦桐急忙勒住马，以为乙木又在惹事，回头一望，却见乙木正指着一人大声道：“你这个人，是干什么的？跟着我们作什么？”

边瘦桐顺其指处看去，却见一个黑衣老者，年岁六十上下，颌下留有一缕胡子，生得又黑又瘦，骑在一匹黑马上，看起来，简直人马黑成了一团。

这人被乙木质问，面不改色，只森森地发出了一声冷笑道：“小子你说话干净一点，我看你才是狗东西呢！”

乙木不由眉毛一挑，右手忽地一举，可是忽然来了一股莫大的劲力，迫使他不得不把这只手放了下来。

乙木心中一动，忙向着边瘦桐望去，看见边瘦桐双眼一瞪，道：“乙木，不要惹事！”

乙木立时想到，方才那股无形劲力，必是他发出来的，心中不由大是钦佩。

本来他对边瘦桐认识并没有多深，不过是师父叫他们以师叔称之，他内心还多少有些不大服气，这时见状，忙嘿嘿一笑道：“师叔，你不要管！这……这人，一……一定不是好东西！”

说着右手暗用真力，再次向上一抬，边瘦桐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不许惹事！”

只见他右手轻轻向下一按，乙木只觉得较之方才还要大上许多的一股劲力，直向着自己逼了过来，当时只疼得他一咧嘴，慌不迭又把手放了下来。

那马上老者见状，似乎微微吃了一惊。

他的目光，向着边瘦桐望过去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原来这二人，竟是阁下的门生，失敬得很！”说着在马上抱了一下拳。边瘦桐冷冷说道：“听老兄如此说，莫非认得在下不成？有何见教！”

老者一手摸着胡须呵呵笑道：“阁下多疑了，老夫亦是过路之人，怎会与阁下认识？”

说着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不过，看起来，阁下像是有些儿面熟罢了！”

边瘦桐冷然道：“既不相识，何故一路跟随？”

黑衣老者道：“这就更笑话了，我走我的路，又何尝跟着谁来？这条路莫非只有贵师徒走得么？”

边瘦桐尚未说话，丙火已忍不住怒火道：“老头儿，你再要多口，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！”

黑衣老者冷冷一笑，冷目向乙木、丙火二人上下望了一眼，道：“我看你昆仲二人，有些个欠通人性，二位可是来自四川的酆都城吧？”

乙木、丙火确是人性欠通，酆都城是什么地方，二人根本就不知道。乙木讷讷地道：“什么酆都？我们是来自巫山，干你何事？”

老者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巫山是好地方！”

说着冷冷一抖缰绳，正待前行。边瘦桐一拉马，拦住去路，道：“你休要出口不逊，边某可不是怕事之人！”

老者森森一笑道：“边大侠不必报姓，老夫早已认出你来了！”

边瘦桐气往上冲，道：“认出来又待如何？”

老者冷冷笑道：“红线金丸大名，江湖上哪一个不知道？哈哈，边大侠不要逼人太甚，老夫我还要赶路呢！”

说着一带马头，想由边瘦桐一侧横岔过去。这时乙木早已忍耐不住，把马向前一横，拦住了老者去路。

这老人呵呵一笑，只见他右手大袖蓦地向外一翻，就听见“啪”的一声！这一袖子，正扫在了乙木马眼之上。

那匹马负痛之下，啼律律发出了一声长啸，陡地一扬前蹄，乙木骑马本是初次，哪里承受得住，当下一个翻身便由马背上翻了下来。

可是他的轻身功夫却是极佳，想要摔他，却也不易！只见他背脊尚未沾地，整个身子已蓦地腾了起来。

乙木愤怒到了极点，尤其当着边瘦桐的面，更令他羞辱不堪。当时一声怪叫道：“老东西，快下马来！”

说着右手霍地向外一推，“呼”地劈出了一股内力，直向那黑衣老人打去！

黑衣老人像似武功颇高，当时右手一按马鞍，身子蓦地拔了起来。乙木的掌力竟打了一个空。

可是乙木所练内力，乃冰河老人所授的独门内功——冰禅神功，自是有异于一般。他所发出的内力，固然没有伤着对方，可是那种独特的气质，却不由使得老者大吃一惊，由不住激伶伶打了一个冷战。

他的马向右一转，却又遇见丙火当面对立。

老者双袖蓦地向外一挥，高声道：“快快闪开，老夫可要得罪了！”

双袖挥处，那丙火早已腾身而起，老者竟也打了一个空！丙火身子向下一落，右手向外一指，老者口中“噯唷”一声，打了一个冷战，差一点自马上跌下来。

如此一来，他才算识得厉害，对于这一对怪小子，再不敢心存轻视。他口中狂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们三个听好了，早晚我们还会遇上的，现在老夫没有时间与你们纠缠！”

说着双手一抖缰，胯下马疾驰而去。

丙火自马背上一跃而下，要施展轻功，步行追去。边瘦桐摆手阻止

道：“不必追赶，我们走吧！”

丙火立住道：“这个人一定是少林和尚一边的，师叔不可放他逃走！”

边瘦桐摇头微笑道：“你说的也许不错，反正以后会有所见，那时再对付他们不迟！”

乙木愤愤地道：“太便宜他了！”

边瘦桐见二人一副气愤不平的样子，不禁看着好笑，当下点了点头道：“行走在外之人，第一要少惹事，第二切忌暴露身分。你二人如此轻易地施出了独门绝技，那老儿已有所见，再对敌时，只怕就有防备了，岂非不智之举？”

二人闻言相互对看一眼，俱不再言。

边瘦桐微微一笑道：“不过这人成心生事，迟早也难免一见，我们且到市街饱食一顿再说。”

二人一路躲藏，吃的仅是些无味干粮，早已厌了，此刻闻言，不由大喜，连声道好。

三人于是催马前行，来至市街之上。

宜昌乃是个大地方，街面很是宽阔，乙木、丙火早已看得眼花缭乱，边行边问，前行不远，至一家饭庄，名曰“两湖居”，生意甚是兴隆。

边瘦桐下了马，二人也跟着下来，立刻就有人上来接马讨钱，边瘦桐如数付了，三人直向“两湖居”内行去。

这是一座三层楼的大饭庄，售卖酒饭食物，座上高朋满座，生意兴隆得很。

三人走进楼内，楼下座位早已客满，于是由一个伙计引着走上二楼，找了三个座位，坐了下来。

乙木、丙火僵尸似的身材，死灰般的表情，自然又引起一旁食客的注意，看得二人怪不得劲的。丙火愤愤地道：“这些人有什么毛病么？”

乙木重重地在八仙桌子上拍了一下，发出了“叭”的一声，一个茶房吓了一跳，立时跑过来道：“客人要些什么？”

乙木狠狠地看着他，讷讷地道：“叫他们不……许往这边看！”

茶房怔了一下，一只手摸着头，道：“这……”

说着弯腰一笑，道：“客人不要开玩笑了！”

不想乙木重重地又在桌上拍了一下，直着嗓子道：“不许看就是不……不许看！”

那茶房后退了一步，直皱眉。边瘦桐向他摆了摆手道：“你下去，快点把饭菜送来就是。”

那个茶房答应着退了下去。

乙木见座上所有人，几乎全都向这边望，不由又羞又气，一张脸本是雪白，这时却也泛出了大片红光来。

边瘦桐却是面含微笑，丝毫不以为意地道：“你二人也太沉不住气了，所谓‘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’，让他们看看又有何妨？”

乙木手按在膝上，道：“我们的样子很怪……是不是？”

这时，茶房已送上酒菜，米饭，满满摆了一大桌子，二人也就顾不得许多，一时食欲大动，大吃了起来。

饭后，他们离开了饭店，看到道左有一家露天茶园，园内遍植松竹，设有凉棚，看来似甚凉爽。

丙火说困了，想睡觉，边瘦桐看看二人，果然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，就指着茶棚对二人道：“你们先去那里小歇片刻，我还要去买一点东西，去去就来。”

二人伸臂打了一个哈欠，连连道好，直向园内行去。

边瘦桐看他们走路踉踉跄跄，东倒西歪，忙叮嘱道：“好好走路，千万不要再惹事了！”

二人含糊地应了一声，直向茶园内行去！

湖北人和四川人一样，喜欢泡茶馆，茶余饭后，无所不谈，一碗茶喝上两三个时辰，那是常有的事情。

乙木、丙火蹒跚地走到茶园门口，忽然看见一乘竹帘小轿，停在门口，轿帘掀处，下来一个身着月白色衣裤的大姑娘。

这姑娘一张清水脸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皮色白净，头上留着一条挺长的大辫子，很是俊俏。

丙火一见，顿时怔住了。他用力地拉了乙木一下道：“看！”

乙木向前一望，也顿时怔住了。这时，二人满脑袋睡意早就随风飘散，面对着这个清水佳人，两个人直看得心花怒放，眼睛都直了！良久，乙木才说出一个字道：“跟……”

于是，这两个初见市面的怪小子，竟摇摇摆摆地走了过去。那个姑娘由腋下抽出一条小手巾，在脸上沾了沾，杏目向着二人扫了一下。

她似吓了一跳，微微皱了一下眉，急忙扭动着腰肢向园内行去。

园前立着一个婆子，迎上前来道：“二姑娘逛庙回来了？”

那姑娘随口应道：“回来啦！”

说着迈动莲足，走进了园子，回头向着乙木、丙火二人瞪了一眼。

乙木张大了嘴巴，道：“哦，她在看咱们哩！”

丙火咽了一口唾沫，道：“娘的，这姑娘不知能不能动？”

乙木直着眼睛道：“怎么不能动？准是窑子里的姑娘！”

丙火一怔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乙木哑声一笑，道：“开茶馆家家的，和窑子里还……能有多大的区别？”

这时那个姑娘正和那个老妈妈在说话，不时地回过头来，指点着乙、丙二人。

丙火见状，点头一笑道：“不错！是窑子里的，我们过去。”说着抖动身子，分出一只手，提起过长的衣服，瞪着眼，张着嘴，直向园内行去。

他们根本不明白，那姑娘所进的地方，乃是园主的住宅。那位姑娘正是园主的掌上明珠，住家在茶园之内，宅院四周有一圈矮树围着。

二人这一走进来，非但那个姑娘看着吃惊，就连那个老妈妈也是大吃一惊。

她赶忙跑过来拦道：“喂！喂！你们两个找谁呀，喝茶请走旁边！”

她的话还没说完，却被乙木一把推倒一边，坐了一个屁股墩儿。一个正在扫地的小厮见状，赶忙跑过来嚷道：“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？”

丙火挺了一下身子，用手向那个姑娘指了一下道：“二爷是来找她的，我看上她了！”

乙木咧嘴一笑道：“我们有钱……要跟她睡觉！”

那姑娘一听，不由羞了个面色绯红，啐了一口道：“呸！钱七你给

我打嘴！打死了活该！”说着转身跑到屋里去了。那个小厮一听二人竟然说出如此话来，不由气得怔了一下。

地上那个老妈子破口大骂道：“放你娘的狗屁，你们两个小子也不撒泡尿照照，回去找你娘睡觉去吧！”

她说着一面由地上爬起来，一面指使着那小厮道：“你还怔着干么？还不打！”

钱七这才惊醒过来，猛地跳过去，手上的扫帚由上而下，兜头盖顶地向着为首的丙火猛打下来。

丙火口中骂了一声，顺手一抄，已把对方的扫帚抄在了手内，微微向后一带，钱七“啊唷”叫了一声，已被带倒在地，鼻子都摔破了。

那个老妈子跑过来，大声叫道：“快来人啊，来了强盗啦！”一边喊着，抬脚向着丙火身上踹去！丙火没有躲让，这一脚被她踹了个正着。

只听那个老妈子怪叫了一声，整个身子反弹了出去，口中连声叫道：“冷！冷！可冷死我了！”

叫嚷之间，她那原本黑红的脸，竟变成了纸似的白，霎时就冻得昏了过去。

这时，乙木已登堂入室，直接进到房内。那个少女早已吓得面无人色。

她双手不停地抓着东西，向着乙木身上乱扔一气！可是每一样东西，都被乙木接在手中。乙木现出一副痴情的样子，哀求地道：“小女子……不要这样……不要这样，我们作一个朋友怎么样？”

丙火随后急步跑了进来，一把拉住乙木道：“糟了，我们又闯祸了！快走！快走！”

乙木指着那个姑娘道：“她……她怎么办呢？”

丙火叹道：“女人多的是，算了，这一个不要了，我们快去救那个老女人！”

说着拉着乙木飞快地跑到了外面。那个老妈子身上中了丙火的冷焰心火，这时全身几乎冻僵了，只见她躺在当地，口中一个劲地吐着白沫。

乙木忙跑过去，把她拉起来，正要为她活血，忽听得一声厉叱道：“大胆的贼人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闯入民宅，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！”

乙木、丙火吓了一跳，赶忙抬头望去，就见一个腮生肉瘤，一身皂色长衫的老人，怒冲冲地由宅内走出来。

乙木小声道：“坏了！边师叔叫我们不要惹事的，这可怎么是好？”

丙火冷冷地道：“我们不打他就是了！”

说着鼻子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们来茶园里喝茶也不行么？”接着指了一下地上的老婆婆，道：“这个婆子，不该先动手打人，我们也没有打她，我们是在救她！”

皂衣老者气得脸露凶光，一面疾步走过来，一面大声喝道：“混帐小子，你们调戏妇女，私入民宅，还要狡辩，今天岂能这么便宜就放你们！”

说着回头喝叱了一声道：“钱七，把园子里的师傅们叫出来，关上大门！今天我要他俩知道我胡瘤子的厉害！”

钱七答应了一声，飞快地跑走了。

胡瘤子嘿嘿一笑道：“你们两个也不打听打听，我胡九狮的来历，居然欺侮到我的门上来了，真是有眼无珠！”

乙木生恐惹事，当下走上前几步道：“姓胡的，今天……我们不想打架！”

胡九狮一声冷笑道：“不想打架也不行了！”

乙木道：“我们要喝茶！”

胡九狮气得怒目凸出道：“老子这地方是喝茶的地方吗？你眼睛瞎了不成？这么大的字看不见吗？”

乙木忍着心中一口怒气，弯腰点头道：“你骂我们，我们也不回嘴，总好……了吧，丙火，我们走，喝茶去！”

丙火冷笑道：“这一次饶了他们，下一次就给他们点颜色看！”说着一拉乙木，大步向门外行去。

胡瘤子见状，气得声音发抖，大叫了一声：“回……来！”

二人转过身，煞白的两张脸，活像是一对无常。丙火冷笑道：“瘤子，你还要惹事么？”

胡瘤子这时已脱下了外面的长衫，露出了一身灰布紧身衣裤，大声道：“告诉你们，我就是这所茶园的主人，外号人称铁毛胡九狮，你们两个有眼不识泰山，打了我的嫂子，还调戏了我的妹子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乙木直着眼睛道：“妹子？那个姑娘是你妹子？”

胡九狮一怔道：“怎么不是？”

乙木摇头叹道：“怪呀……真怪！”

胡九狮头上青筋直跳，瞪大了圆眼道：“有什么奇怪？”

乙木冷冷地笑道：“当然奇怪……你这样丑，你妹妹这样漂亮……哦！我明白了，你们大概不是一……一个娘养的吧？”

胡九狮气得“哇呀”大叫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活劈了你这个僵尸鬼！”

说着一窜身，已到乙木身前，抖掌照着乙木胸前就打！

乙木一转身，长衣飘飘闪在一旁。

胡九狮走了个空招，第二次一腾身子由乙木头上越了过去，口中怒声道：“老子看你往哪里跑？”说着一拳直向乙木腰眼上捣去。只见乙木凹腹收胸，向后猛地一吸，胡九狮这一拳又是差着寸许没有打上。

胡九狮猛地一惊，向后疾快缩臂，可是已被乙木一只鸟爪似的瘦手抓了个结实。

铁毛胡九狮用力向外挣了一下，没有挣开，那只手上好像加上了个钢箍儿。更使他吃惊的是，对方那只鸟爪似的手，竟比冰还要冷。

胡九狮忍不住打了一个冷颤，那一只手想翻起来，却是无论如何也动不了，吓得他讷讷地道：“你是人……是鬼？”

乙木本想就势给他一个厉害，可是忽然想到了边瘦桐的告诫，不由怔了一下道：“我不……打你了！”

说着把手一松。胡九狮打了一个踉跄才站住了身子，但已惊得面色铁青。这时候门外人声沸腾，钱七急步窜进来道：“九爷！他们都来了！”

正说着他身后一下拥出了六七条汉子，一个个如狼似虎，有的扬着铁尺，有的拿着木棍，一个个都光着上身。

胡九狮一看师傅们来了，胆子顿时又大了。

他恨恨地指着二人道：“就是这两个人，给我狠打，打死了我负责！”

钱七转身把大门关上了，立刻有三条汉子扑了上来！为首一个胸前长满了黑毛，姓孔名山，人称多毛虎；身后左右二人，一个叫扫堂腿孙二火，

一个叫老螳螂黄万山。

这三个人，都是茶园子里聘请的打手师傅，一天到晚吃白食，难得露一手，这时一听打架，自然不会放过了机会！

多毛虎孔山操着一口川音道：“老板，你闪开，让我来收拾这两个龟儿子！”说着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来，右手握着木棍，一式“横扫千军”，直向着丙火腰上扫来。

丙火抬臂一击，只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那根木棒，竟从当中一折为二。

孔山吓得后退了一步，面色发白道：“龟儿子有横练的功夫，老子捣你的穴眼！”说着扑上去，双手分左右直向着丙火两处腰穴打来。

丙火怒声道：“滚蛋！”就着多毛虎的来势，借劲向外一送，多毛虎孔山偌大的身子，就像一个球似的“噗通”一声栽了出去。

立时，眼前出现了一团混战的场面。

就在多毛虎孔山棍打丙火之时，老螳螂和扫堂腿也一左一右，扑向了乙木。

可是他们两个人的下场，几乎和多毛虎一样，根本连乙木的身子都没有沾上，已翻了出去。

如此一来，众打手都大叫了起来，刀斧棍棒一齐朝着二人打了下来。

乙木、丙火幼承冰河老人，练出了一身奇特的绝技，这些花拳绣腿，如何能近得他二人身边？只听见一片惨叫之声，这些人一个个滚球似的纷纷给抛了出去。

一霎间，这群人个个被打得鼻青眼肿。掌柜的胡九狮见状，连连跺足，垂头丧气。

忽然，那两扇大门“砰”地打开了，闪进了一个黑衣的老人，大声叱道：“你们都退下去，这两个小子由我来对付！”

胡九狮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黑衣老人森森一笑，道：“你们这帮饭桶，怎是他们的对手？快闪开，让我来！”

胡九狮见这老者气度不凡，再者自己这边已被二个怪人打了个落花流水，不停手丢人更大，当下连连拍掌道：“不要打，不要打了，快停手！”

众人巴不得停手，闻言忙自闪向一边，一个个灰头土脸，鼻青眼肿，狼狈不堪！

乙木、丙火像是没有事一样，站立在当地。见大家停手，乙木四下看了一眼，道：“你们也太不客气了……丙火，我们走吧，茶就不要喝了！”

丙火这时已看见门前那个黑衣老人，不由呆了一下，碰了碰乙木，道：“乙木，看！我们走不了啦！”

乙木抬头一望，也认出了来人竟是早晨在河边骑马时所遇见的那个老人，不由“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头，你也要来打架么？”

黑衣老人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这里不是打架的地方，你二人可肯同我去一个地方么？”

乙木不由呆了一下，怒道：“可在附近么？”

黑衣老人回头看了一眼，似乎怕边瘦桐这时赶来，然后匆匆点了点头道：“就在附近，你们两个人莫非连这一点胆子都没有么？嗯！”

乙木看着丙火道：“丙火，怎么样？我……我们要不要跟他去？”

丙火还未说话，那黑衣老人已哈哈笑道：“你们大家可是看见了，这两个小子的胆子太小了，这种脓包还敢出来现眼！”

四下的打手，有意发出了哄笑和嘘声。二怪果然受不住了，乙木挺了一下身子道：“走！我们……陪你走！”丙火冷冷地道：“我们再不会对你手下留情了！”黑衣老人闻言大喜，立刻转过身来，匆匆前行。乙木、丙火二人愤怒当头，哪里会料到其他。他们只以为，黑衣老人必是带他们去一个僻静的地方与他们作一场殊死搏斗，其实却不尽然！

黑衣老人带着二人穿过了茶园，前行不远，来至一大片竹林面前。丙火忍不住问道：“喂！老头，不要再走了，这个地方很好，你有什么本事，可以施展出来了。”

黑衣老人回过身来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是的，地方已经到了！”说着他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当家的，可以出来了！”

乙、丙二人心中一怔，就见竹林内，出来了四个白衣汉子，抬着一把特制坐椅。

那特制的坐椅上，坐着一个中等身材、秃顶白髯的老人，二怪不认识这个人，不由向这秃顶老人望去。

只见他穿着一袭细麻织成的肥大衣衫，足下是一双白麻编成的芒鞋，在他那于瘦的双臂之上，戴有两只闪闪发光的玉环。

老人的岁数已不小了，看起来，就像是一个垂死的病人一般，脸上的皱纹之多，令你不可想象！

这时，四个白衣汉子，把老人的金漆坐椅缓缓放了下来。这个秃顶的老人，向着二怪望了一眼，立时面现怒容地向着那个黑衣老人道：“你办事愈来愈差了，我要见的是那个忘恩负义的边瘦桐，你却怎地带来这样的两个小子？”

黑衣老人森森地一笑，道：“禀岛主，那边瘦桐身手不凡，当初大闹赤城岛，害得……我可……”

麻衣老者似乎很是气愤，一摆手道：“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二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黑衣老人躬身道：“这二人乃是巫山下来的，身分我还不甚清楚，不过，他二人却与那边瘦桐关系密切！”

麻衣老者点了点头道：“那么，就先拿下这两个狗才再说！”

说着极为傲气地望着二人道：“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，红线金丸边瘦桐又是你们的什么人？”

丙火很是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人，闻言呆了一下道：“我正要问你呢！你是什么人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乙木怒容满面地道：“你骗我们来这里作什么？说……”

麻衣老者那满布皱纹的脸沉了下来，道：“混帐东西，竟敢对我血鸥云翅油口滑舌！”说着大叫一声道：“灵哥、巧哥！你们出来！”

林内立时有人应了一声，相继纵出了一双童子。二童子各梳着一根冲天小辫子，粉装玉琢，唇红齿白，极似一对孪生兄弟。

这灵、巧二哥儿，自从赤城岛瓦解之后，因对抗土人，差一点丧了性命，后来幸被血鸥云翅夏侯三及晴空一羽萧苇所救，才随师父离开南海，逃命中原！晴空一羽萧苇独自离去，血鸥云鹏夏侯三带二童子在中原集结了残余弟兄，在鄂省宜昌地面，成立了清子窑，以备东山再起。

当然，以他今日的势力，要和昔日比起来，那是差得太远了，歪头老九已死，怪人何七下落不明，他手下所能控制的，不过还有五六人而已，多亏灵哥、巧哥儿，还留在他身边，成了最得力的手下。那黑衣老人是红衣狮门的一个外堂香主，人称“水鸟”周山。此人武功不弱，因与车卫不和，改投到了夏侯三手下，暂时操着没有本钱的生意。

这片山坡，名唤“清风岭”。夏侯三用了一些钱，在这里修了一座庄院，将残余的部下集中于此，以备来日大图。

当然，这老头儿脑中深深恨着的，第一当属红线金丸边瘦桐。

他曾经对天发过誓愿，今生今世如不能手刃边瘦桐其人，他绝不生还赤城岛。

在清风岭，他无日无时不派人暗中打听边瘦桐的下落，同时也防备“红衣狮门”的报复，因为去年他们曾因劫持边瘦桐结有梁子。因此，这一段日子，对夏侯三来说，可是真不大好受。

近日，偶然由水鸟周山的口中，得知了边瘦桐的消息，夏侯三又惊又喜，立刻布置手下弟兄设下了陷阱，然后令水鸟周山前去诱敌。

不想水鸟周山因昔日在“海天别墅”曾见识过边瘦桐红线金丸的绝技，追随了一路也未敢下手。好不容易等到边瘦桐走开了，他才设法把乙木、丙火诱来此地。他以为，只要能擒住这两个人，就不愁边瘦桐不送上门来。

乙木、丙火久居深山，人情世故一概不知，更不知何谓风险二字！这时见状，俱不禁大怒。

灵、巧二哥儿一出来，四人相对一望，都不由呆了，四个人两对孪生兄弟，这倒是很罕见的事。

血鸥云翅夏侯三，用手上的白色羽扇，向着乙木、丙火一指，道：“你二人替我把这两个丑东西拿下来！”

双童一齐弯腰应了一声，双手朝腰内一探，向外一分，已抖出了一串光华闪闪的金环！

灵、巧二哥乍然看见乙木、丙火如此一双怪人，俱不禁又惊又怒，双双掣出兵刃，两人都是一串如意金环，在阳光之下闪闪发光。

乙木见状，冷冷一笑，对丙火道：“丙火，这两个小家伙，小小年……年纪，竟然也敢如此张狂，给他们看点厉害！”

丙火早已忍不住怒火，掌下一抬右腕，只听得“嗖”的一声，已把冰河老人赠与自己兄弟的“断玉刀”掣在手中。

乙木也怪笑了一声，同时掣出了刀。

两口新月似的宝刀，发出冷森森的光芒，远远站立的麻衣老者血鸥云翅夏侯三一见，不由大吃了一惊。

他忽然向前走了几步，高声叱道：“且慢！”

灵、巧二哥儿的如意金环，本已发出，闻言一挫右臂，哗唧唧地硬把金环撤了回来。巧哥儿一皱眉道：“怎么了，老头子？”

这位昔日坐镇赤城岛的大岛主，似乎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风，因此灵、巧二哥儿，对他的称呼，带有戏耍的意味，他也不以为意。

乙木、丙火见状，也不由怔了一下，向后退了一步。

血鸥云翅夏侯三走到了近前，细细地打量了一下乙木、丙火手上的宝刀，点了点头，自语道：“不错，是断玉刀……”说着冷冷一笑，望着二人道：“你二人手中所持的，可是断玉刀？”

丙火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你要怎样？”

夏侯三不由面色一沉，冷笑道：“小小年纪，口无高下，我且问你们，冰河老人是你们什么人？快说！”

乙木讷讷地道：“你……你管……管不着！”说着他歪了一下头，大声道：“丙火……上！”一扬手中刀，就要乘势扑上。夏侯三怪笑了一声道：“作死的小子！给我拿下！”

说着，他纵开了身子。乙木持刀向前，巧哥儿忙自迎上来，他手上的“九连环”哗唧唧一声大响，直向乙木头上打去。

乙木、丙火天生异质，幼随冰河老人，练成了“冰禅神功”，若以武功而论，他二人实在是极深的造诣，只不过是为人憨直些罢了。

这时见巧哥儿如意九连环打到，乙木左手向空一拨，五指上暗含着“巧拿金针”的手法，直向着第七节金环之上拿去。

巧哥儿不由大吃了一惊，他没有想到，这个外表粗鲁、说话结结巴巴的小子，居然有如此身手！

他所施展的这种手法，正是软兵刃最忌的手法。当下口中叱了一声，身子蓦地腾了起来，右脚的鞋尖，却直向着乙木背心的“灵台穴”上踢去。

与此同时，巧哥儿也对丙火发动了攻势。

清风岭前，翠竹千竿，一个闲人都没有，可以说是最适合打架的地方了！一时间，这两对孪生弟兄，已打了个难分难解，两支九连环对两口断玉刀，杀了个昏天黑地！

一旁观战的夏侯三，自认出对方所用的兵刃是断玉刀之后，不禁对灵、巧二哥儿暗暗地担起心来。这时候，从场子上看上去，四个人虽是难分难解，可是如果深入地一观察，可就不是如此了。

忽然，乙木发出了一声怪叫。只见他拖刀直纵而出，一副落败不敌的样子。

灵哥儿大吼一声道：“丑小了，你留下命来，打！”

这个“打”字一出口，掌中的九连环，“哗啦”一声大响，使了一招拨风盘打”，直向着乙木背项之上打去！

血鸥云翅看至此，忽然大吼了一声道：“不好！灵哥儿撤招！”

这个“招”字还没出口，乙木已经反身现刀，刀锋是由右腋下翻出来的，奇怪无比。

刀光一闪，那灵哥儿虽试图用九连环去挡，可是乙木这种“刀削白羽”，乃是冰河老人所传一绝。灵哥儿哪里识得这一手的厉害，只听见“呛唧”的一声，他手上的那只“九连环”，蓦地飞上半天。乙木的刀势，紧接着由他胸前划了过去，血光一现，灵哥儿“啊唷”一声，直向着旁边踉了出去。

他身子方自踉出，那血鸥云翅夏侯三已发出了一声怪叫，飞似的扑了过来。只见他一伸手，已抓在了灵哥儿的右膀之上，用力地向上一提，便把灵哥儿携了起来，飘出数丈以外。

眨眼功夫，就见灵哥儿满脸发乌，牙关紧咬，已然昏死了过去，夏侯三顿时觉出，那只握住灵哥儿的手，冷彻肌骨。他不由打了一个哆嗦，自忖道：“不好！”

当下一抖手，把灵哥儿放在了地上，自己立即运功一遍，才把传入体内的冷气，逼出体外。

这时候，他已明白来人是何等人了。当下大声喝叱道：“巧哥儿快回来，待为师会他们！”

可是，他这句话显然已慢了一步，巧哥儿和他兄长一样，也吃了大亏了。

这时候，那巧哥儿正施出一招“夜战八方”，九连环上成色十足。和他对敌的丙火，却是一个慢条斯理的打法。巧哥儿不耐，设下诱招之计，九连环向外一抖，门户大开。丙火果然似中了计，断玉刀直劈而下！就在这个时候，巧哥儿偏偏听到了夏侯三的呼声，他如何能听话收招？

丙火刀到，巧哥儿尖叫了一声，道：“丑鬼，看招！”九连环就空一抖。“哗啦”的一声，一颗如意环头，蓦地倒卷了过来，直取丙火顶门天灵盖！

丙火忽然向前一伏，由口中“哈”地喷出了一口冷气。

巧哥儿不由打了一个哆嗦，只觉得冷气侵骨，金环险些失手。那丙火起伏之间，巧哥儿已失去了制敌的先机。这时候，巧哥儿才知道不妙。

他口中叫了一声，猛地点足纵了出去。

可是丙火和他兄长乙木是一样手法，厉害的招式，专门用在紧要关头。就见他双手握刀，猛地朝前一指，大吼一声：“杀！”刀光一吐！巧哥儿“喔”了一声，向前一踉。他手上的金环，“哗啦”一声，丢在了地上，人也倒了下去！

和灵哥儿的样子一模一样，只见他面如乌金，牙关紧咬，全身一个劲地直哆嗦。

血鸥云翘夏侯三，这时已如风而至，见状只急得连连跺脚。水鸟周山，这时也赶了过来，见状问道：“巧哥儿怎么了？”说着就要用手去扶，却被夏侯三挡开了，道：“不能动他，他和灵哥儿一样，都中了冰禅神功，要等一会儿，你快去叫人把他抬进去！”

水鸟周山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冰禅神功？我的天……”说着忙跑进去叫人去了。

血鸥云翘夏侯三目睹自己一双心爱的弟子竟然先后遭了毒手，一时痛彻心肺，愤怒到了极点。

乙木、丙火先后得手，不由大喜，彼此望着嘻嘻一笑。乙木讷讷地说道：“娘的！这些都是坏人，来了就……就杀！”

丙火忽然看见了夏侯三那种表情，不由怔了一下道：“乙木小心……你瞧那个老的！”说着用手中刀向着夏侯三指了一下。乙木猛然转身，就见夏侯三向着自己这边慢慢走了过来。

乙木一扬手中刀，道：“老头儿，你不要过来……我的刀，可是不会留情的！”

丙火也冷笑道：“那受伤的两个人，我们可以给他药！”

这句话，倒使得夏侯三立刻停住了脚，他阴森森地狞笑道：“当然，我那一双弟子，是要你们负责救活的，你们两个快快丢下刀认罪！冰河老人是你们什么人？快说！”

丙火挺了一下身子，道：“是我们的师父！”

夏侯三霍然一怔，脸上现出了一副惊异的表情，双眉皱了一下，似乎有些忌讳。可是无论如何，他忍不下这口气，当时狂笑道：“好呀，原来你二人仗着那老鬼的势力，在外横行，今天我倒要替你们的师父管教你们一下了！”说着面色一沉道：“你们要是丢下刀，跪下来，由我吊打教训一顿，然后救活我的徒弟，我就放你们走，怎么样？”

丙火愤愤地道：“不行，你们没有理！这事情，你就是告诉我师父，我们也不怕！”

乙木扬了一下刀，道：“老头儿，你快闪开，我兄弟不想惹事……”丙火道：“边师叔还在等我们呢！”

夏侯三切齿冷笑道：“你二人是在做梦，既然不听我好言相劝，可就怪不得我夏侯三手下无情了！”

乙木冷笑道：“老头儿，你要是上来，会……和你徒弟一样……”

丙火冷笑道：“你既然知道我师父，就该知道这断玉刀和冷焰心火的厉害！”

夏侯三心中奇怪，想不到那冰河老人竟然会有如此一双弟子，可是二人武功路数，以及他们手上所使用的断玉刀，都说明二人所说的乃是实言。

他暗忖，冰河老人可是天底下最难缠的主儿！招惹不得。但是如果真要放走二人，自己这个脸面又丢不下来。可是，真要动手拿下他二人，一旦冰河老人找上门来，那可就更麻烦了！

他左思右想，好不为难，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别人怕你们的断玉刀、冰禅神功，我夏某人可不怕，不信你们来试试！”

乙木怔了一下，当真上前一步，“哈”的一声，吐出了一股冷气。

夏侯三冷冷一笑道：“怎么样？我劝你二人还是丢下刀，听凭我来发落吧！”

乙木怒容满面地摇了一下头道：“不行，我们绝不投降！”

夏侯三一口气，实在无法忍耐，当时用力地跺了一下脚，道：“两个娃娃不知天高地厚，当真以为我夏侯三，就怕了你们那老鬼师父不成？”说着身子猛然扑过来，如同一只巨鹰似的，直向着乙本身上抓去。

乙木身子一闪，断玉刀斜着削了上去。

夏侯三立刻觉得对方刀身之上传来了一股奇寒无比的气息，这才知道果然厉害，即使他内功有极深的造诣，却也不敢轻易尝试！

惊怒之下，他抬手由背后掣出了一口晶光闪烁的小剑，一声厉叱道：“该死的小辈！”

短剑出鞘，就像一条抖动着的的小蛇，直向着乙木心口之上直戳了过去！

乙木断玉刀向下一格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只觉得对方短剑之上，手劲奇大，这才吓了一跳。

夏侯三借着这一格之力，身子反弹而起。

可是这时候，丙火却已扑了过来。他知道这老头儿功力了得，自不愿让乙木只身犯敌，就见他断玉刀向前一挥，一股冷风，直向着夏侯三背后

劈去！

血鸥云翘愤怒之下，怪笑了一声，左手一挥衣袖反扫丙火面门，右手那口小剑，快如电闪星驰一般，直向着乙木小腹上扎了过去。

这一招，逼得弟兄二人急忙退身撤招。可是尽管如此，血鸥云翘夏侯三，以一人之力对付乙木、丙火二人，也是相当吃力了，虽说落败是不会，可是要想立时取胜，却也不容易。

三个人在这清风岭前，打作了一团，远远望去，两弯月牙状的怪刀和一口闪闪的短剑，上下飞舞，紧张处，真是“一羽不能加，虫蝇不能落”！一霎时，三个人已对拆了数十回合。

乙木、丙火这时才知道，这个怪老头儿，可比那巧、灵二哥儿厉害多了，同时二人心中又担心边瘦桐找不见他们。时间一久，不免大大急躁起来。

战到第五十二招时，夏侯三一脚飞起，踢中了丙火右手。只听得“当啷”一声，丙火手中的断玉刀，竟自脱手飞出！丙火不由大吃一惊，尖叫了一声，直扑了过去。就在他拾刀的刹那之间，夏侯三左手中食二指，向外一点，怒叱一声：“着！”

这种隔空点穴手法，最是利害，丙火只觉得背心上一阵发麻，顿时就倒了下来。

乙木见状，哪里还再有心恋战？不禁亡命似的扑了出去！

夏侯三怪叫道：“小辈，你也跑不了！”说着第二次凝气于指，左手一挥，“唻”的一声，一股冷风又袭了过去。

在这紧急关头，竹林内忽然传来一声冷笑。

夏侯三指力方出，就觉得迎面飞来一股同样的指力，两股内力交接之下，立即化为无形，他不由大怒，一声厉吼，猛地扑了过去，掌中剑一式“恨福来迟”，直向着乙木猛扎了过去。

乙木被迫踉跄后退！

夏侯三一伏身，把丙火夹于臂下，反过身来，再想捉拿乙木时，乙木却已无影无踪！

夏侯三不由大吃一惊，忽然想到了方才林内蓦然飞出的指力，不由怔了一下。

他冷冷一笑，朗声道：“是哪位好朋友，请出来一见！”

竹林内一声冷笑，并未答话，只有刷刷的竹叶声音！

夏侯三猛地劈出一掌，掌风过处，竹叶哗哗啦啦落下了一大片，却没有一个人影。

他呆了呆，知道是遇到了劲敌，暗中思忖：对方既然无意与自己为敌，还是见好就收吧！当下狞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金砖不厚，玉瓦不薄，朋友，我们早晚要见面的，那时候老夫再领教朋友你几手高招！”说着，转身如飞而去。

竹林深处，乙木站立在边瘦桐身边，急声地道：“师叔，你……你怎么不救丙火？”

边瘦桐冷冷笑道：“我自有道理！”

乙木莫名其妙，却也不敢多问，只是垂头叹气不已。

边瘦桐望着他，沉声叱道：“你二人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在大街上，调戏良家妇女，你师父与我的脸面，都被你们两个丢光了，如此行为，怎配

跟我出来！”说着冷笑道：“你们还是回去吧！”

乙木不禁大惊，讷讷不能成声。边瘦桐看了他一眼，又道：“我只一会儿不在，你二人险些遭到杀身之祸，如今丙火为那老头儿带去，是死定了！”

乙木不由顿时吓得脸色发白，“扑通”一声，跪了下来，痛哭流涕道：“师叔，你要救……丙火……”说着竟自磕起头来。边瘦桐见状，不由心中一动，暗暗忖道：“看不出此子心地竟然如此纯厚，倒也难得！”当下冷冷地道：“你二人盲目对敌，可知对方是谁？”乙木傻乎乎地直摇头。边瘦桐哼了一声道：“谅你也是不知，此人姓夏侯，单名一个三字，乃是当今江湖上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。就是我对此人，也要忌讳三分，你二人居然冒失地和他动起手来，我如不及时赶来，你此刻焉能还有命在？”

乙木流泪道：“我错了……师叔，快想法子把丙火救出来吧！”

边瘦桐是有意借机煞一煞他的傲气，其实这件事，他倒也不急，当下冷然道：“你站起来吧，今后要是再与我惹麻烦，你二人还是回去吧！”

乙木忙自站起来，道：“我们现在就去救丙火吧，那老头儿也许会下毒……手，杀……杀害他的！”

边瘦桐淡然一笑，摇了摇头道：“你且放心，那夏侯三还不会有这么大胆子！”

乙木呆了一下，道：“可是我们把他两个徒弟都伤……伤了！”

边瘦桐颌首道：“你放心，如果丙火被害，他那两个徒弟，将更无救了。再说，这老头还不敢得罪你们那个顽固师父！”

乙木一听，也觉得甚为有理，只是手足情深，仍然有些忐忑不安。

他看着边瘦桐，嚅嚅道：“师叔武功，足可以胜得过……他，为何眼看着让他跑走了呢？”这句话，倒使得边瘦桐发出了一声叹息，他苦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说着目光炯炯地望着乙木。道：“这老头儿有一个拜弟，是一条铁铮铮的好汉子，也是我生平钦佩之人，看在他的面上，我才不愿与此人一般见识。”

乙木点了点头，忽然想起什么道：“对了，这个老头儿……是说，要找你……所以才要抓我们！”

边瘦桐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一点都不错，他是存心想对付我的，只是此时，我们要去南少林寺，会那海空长老，却不便在此与这老头儿纠缠！”

说着，他微微笑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乙木只得由地上拾起了那口断玉刀，随他向前走去。但他心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丙火。

却说血鸥云翅夏侯三夹着丙火，飞快地来到清风岭住地，这里有一片围着高大刺梅的围墙。

有几个汉子持刀扑出来，见状都站住了脚。为首一人，正是水鸟周山，他怔了一下道：“还有一个呢？”

夏侯三担心灵、巧二哥儿的安危，重重地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快回去，关照每一个人，不得随意外出！”

水鸟周山只得命众人转回。

夏侯三进厅之后，把丙火重重地往地上一放，只觉得自己双手冰冷，几乎都快麻木了。

他皱着眉向周山道：“把这小子绑起来！”

周山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种野小子还留他干什么？干脆一刀杀了他算了！”说着抽刀猛挥而下。夏侯三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单掌一挥，周山刀已脱手飞出，“呛啷”落在了一边。

周山不由脸色一变道：“瓢把子，你这是……”

夏侯三看了丙火一眼，并无刀伤，这才放下心来，吐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，此子乃是巫山小南峰冰河老人的弟子，你如果杀了他……”

水鸟周山不由吓得一呆，道：“啊！原来是那老头儿的徒弟！”

夏侯三嘿嘿冷笑道：“所以，我们不能杀他！你把他绑结实了，先弄醒他再说！”

水鸟周山依言而行。

夏侯三匆匆走进内堂，却见灵、巧二哥儿并肩睡在竹榻上，和先前一样，仍是面色乌黑，牙关紧咬。

夏侯三不由长叹了一声。他伸出一只手，在二人身上摸了一下，已不似先前冰冷袭人，可是这种“冰禅神功”，一经中人，寒入骨髓，非有独家解药，是休想能令其复原的。

二人身上，都有很重的外伤，已被水鸟周山等人包扎过，看起来，两个人就像盛装待殓的尸体一样。灵、巧二哥儿自幼跟随南海双鸥，昔日在赤城岛上，虽说是人多势众，可是这小兄弟两个始终受着专宠的待遇。此时，血鸥云翅夏侯三看着这弟兄二人，竟然落得如此下场，忍不住一阵凄然。这时，灵哥儿忽然醒了过来，他睁开眸子，望着夏侯三，呻吟道：“岛主……冻死我了！”

说话间，他整个的身子，在榻上连连抖动不已。夏侯三拍着他的肩头，几乎要落下泪来，他惻然地道：“孩子……你放心，死不了的，这笔仇，师父一定会为你报的！”说着反身走出，迎面来人报告道：“那横小子已醒过来了，正在骂人呢！”

夏侯三冷冷一笑，大步前行，就听得丙火的声音正在大声叫道：“你们快放开我，我师叔要是来了，会把你们都劈了，房子都给你们烧了！”

夏侯三一掀门帘走进去，见丙火在床上用力地挣扎，弄得砰砰乱响。他一眼看见了夏侯三，就不动了，恨恨地道：“老头儿，你快放开我！要不然，我们这个梁子可就结下了，以后你别打算再过好日子！”

夏侯三狞笑道：“不知天高地厚的丑小子，到了我手里了，居然还不老实，莫非我就杀你不得么？”说着右手一抬，“呛”一声，已自掣出了小剑，直向着丙火面前行去。

丙火见状一怔，道：“老头儿，你要是杀了我，你那两个徒弟也活不了，我们还是作一笔交易怎么样？”

夏侯三冷冷一笑，他发现眼前这个小子，似乎比另一个小子要聪明多了。

当下沉声道：“你要怎么交易？”

丙火皱了一下眉道：“你松开我，放我走；我负责救活你两个徒弟，怎么样？”

夏侯三忽然狞笑了一声，走过来，两只手在丙火身上摸索了一阵，从他怀内找到了一个黄色的小葫芦，其中似盛着药物，不由大喜，怪笑道：“这是解药么？”

丙火点了头道：“不错！”

夏侯三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么，丑小子你上当了，待我救活了他们之后，再来与你算帐！”

丙火嘻嘻一笑，道：“这葫芦里是‘地骨黄’，乃是我师父配的制丸药，用药之时，半粒之差，就能使人死亡，老头儿，你知道用法么？”

夏侯三不由心中一惊，丙火说得不错，“地骨黄”乃是逐寒妙药，奇热无比，但用药时分毫之差，足以致人死命。丙火这句话，使他不免有所顾虑，当下鼻中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好，你既如此说，我现在给你松绑！”

夏侯三用短剑在丙火手脚处一挑，丙火身上绳索全数斩断。就在丙火翻身坐起的同时，夏侯三的那口短剑，已抵在了他的背心之上。丙火一笑道：“老头子，你不要慌张，我丙火说话，一向是守信的，你就是放我跑我也不跑！”说着“哧”一笑，又道：“别忘了，我是冰河老人的徒弟……”

夏侯三收回了剑，冷冷道：“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小子，你要是跑，可就不要怪我心狠手毒了！”

丙火微笑不语，跟着夏侯三行至内室，丙火朝着床上二人看了一眼，道：“把葫芦拿过来！”

夏侯三把葫芦递给他，丙火拿着葫芦道：“你说话要算话，我如救活了他二人，你可要放我走！”

夏侯三忍气道：“那是自然！不过，小子，你要救不活他们，你这条命，也得留下来。”

丙火翻了一下眼睛，道：“你看着吧！”说着细细地看了看二人的眼睛，这时灵、巧二哥儿，已全都醒转，看见丙火俱都怒目凸睛，连连战抖不已。

丙火回过身来，对夏侯三道：“他们两个，必须把心气平息下来，要不然热毒攻心，性命可就不一定能保得住了！”说着不由“嘻嘻”一笑。

夏侯三虽是对他恨之入骨，可是灵、巧二哥儿性命，这时全都握在他的手掌心里，只得忍气向灵、巧二哥儿道：“他说得不错，你们要平下心来……”

灵巧二哥儿闻言，只得勉强定下心来。丙火见状点头，道：“这样才是……”说着又冷冷地道：“你二人都还算幸运，中刀处离着血脉甚远，否则的话，只有我师父本人才能救你们了！”

灵哥二哥儿，听他说着风凉话，又气又恼，偏偏全身冷颤麻痒不已，又不能生气，真是活受罪。

这时，丙火打开葫芦，自内中倒出了数粒丸药，颜色纯黄！

他把药丸放在掌心上，双掌用力一合一磨，已磨成了细粉，当下分别与二人敷上一些，又拨开二人的口给他们服下一些。

药粉一服下之后，灵、巧二哥儿立刻就觉得一股奇热之气，直下而至小腹，顿时就止住了寒冷。

二人失血甚多，精力交疲，服药后寒冷既退，也就不自觉地沉沉睡去。

丙火退出室外，对夏侯三道：“好了，你可以放我回去了！”

夏侯三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他二人生死尚自难说，你且待他们醒转之后再再说！”

丙火怔了一下，只得坐了下来。夏侯三知道灵、巧二哥儿已无大碍，

有心不放这丙火回去，可是一想到他那老鬼师父，自己也实在不敢招惹。但如果这样放他回去，这口气却也难以忍受，想着冷笑道：“和你们一路的那人，是叫边瘦桐么？”

丙火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你找他作什么？”

夏侯三阴森森地一笑道：“你先不要问我，我且问你，那边瘦桐带着你们二人匆匆赶路，要上何方而去？”

丙火不会说谎，闻言冷冷地道：“我们要上南少林寺！”

夏侯三一惊道：“去南少林寺作什么？”

丙火望了他一服，脱口道：“有一个老和尚叫海空，他找边师叔的麻烦，他们约定了六月十七日见面比武！”

血鸥云翅夏侯三不由“啊”了一声，大大吃了一惊，如不是丙火说出“海空”这个人，他一直都以为这个老和尚已经死了呢！

当时闻言后，不由冷冷一笑，心中想道：“边瘦桐，你素日欺人武功不济，今日你可遇见厉害的对头了！”

想到这里，他内心真有无比快意，表面却毫不显露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二人也去？”

丙火冷笑一声道：“这是我们的事情，你何必多问！”

夏侯三对边瘦桐恨之入骨，就是对于乙木、丙火二人，也是存心想置之于死地，只是忌惮冰河老人是一个极厉害的人物！

如果以他昔日声势，他倒也不在乎，可是今天的情形已不同了，他实在不敢再招惹如此一个大敌。

丙火这几句话，却触发了他的灵感。这是一条“借刀杀人”的毒计，他要借海空长老的一双手，来除掉自己的仇敌。

想到此，他的心也就定了下来。

当晚，灵、巧二哥几已然醒转过来，伤势也大有起色，夏侯三把水鸟周山唤来，叫他把丙火送回去。

水鸟周山让丙火骑在一头小驴上，全身上绑，一直把他送到了江边，才回身而去。

这时候，天色已很黑了。

边瘦桐正同着乙木在船头上说话，远远地就听见丙火大叫的声音。乙木吓得猛然站起来，道：“不好，这不是……丙火的声音么？”

边瘦桐点头冷笑道：“我猜得不错，必定是他们把他送回来了！”

说话之间，丙火已乘着驴，来到了船边。乙木连忙纵下船去，把他由驴背上抱下来道：“你……没有事儿吧？”

丙火摇头道：“很好，一点事都没有，师叔呢？”说着二人已纵上船来。边瘦桐只望了他一眼，没有说什么，丙火感到怪不好意思的。

当晚，这只小船，又起锚顺江而下了！

距离着约会的时日越来越近，边瘦桐内心甚为担忧，他已没有心情沿途游山玩水了。

不几日，船抵武昌，他们把小船寄放好，三人改水为陆，直向福建境内行去。

自然，乙木、丙火两人，初次下山，得见市面，免不了惹是生非，边瘦桐只得耐着性子，与二人化解，内心也不时对瞿涛有所抱怨。

他真不明白，瞿涛为什么暗中令这两个人跟随着自己，他们能帮自

己什么忙？

倒有一点，是边瘦桐未曾料到的，他开始发现，乙木、丙火二人不过是生性怪异，可是内心却是极为纯正，很讲仁义，二人苦恼的是，无法好好的表现一下自己，反常常遭受不必要的误会。

他们就这么风尘仆仆地行着，不久便已来到了福建省地面上。

这时，已有人先他们一步到了南少林寺内，而且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正等着他三人来临呢！

## 少林寺前驻风尘

面对着浩瀚的大海，莆田的“南少林寺”，是那么雄伟地耸立着！这座佛教历史上有名的大寺院，果然有异于一般。

那些高大的红墙，碧绿闪光的殿瓦，巍峨高大的庙宇，甚至使人怀疑，是不是来到了天子的紫金殿。

在四对人首狮身的大石雕像正中，是巍峨的寺门，足有三四丈高下，两扇门一起打开，足有五六丈宽阔。

在铺满了大石板的人行道两侧，种着两行高大的翠柳，在这个季节里，每一棵树上，都传出噪耳的蝉鸣之声。

正中的“大雄宝殿”飞檐下，嵌有一方匾额，其上写有“少林佛刹”四个大字。

相传，这块匾额，是唐代大佛师玄奘所题。

这南少林寺的规模，实在是够大了，在宽大的寺墙内，殿角交处，广厦连云。据说，这里的和尚，在千名以上，各处行僧，在此挂单驻脚的，每日都在百名以上，香火之盛，远达千里之外，善男信女就更是多得无法计数了。

这座规模宏大的寺院，共有八座大殿，分颂清、藏经、论理、精武，禅行、住持、达摩、香火等八殿，另设有十七处小院，为寺内十七位高僧的个别修行静处。

如今，正逢这少林寺百年一度的开寺宏光大典，就显得格外热闹了。

早在半年以前，由各分寺院，以及南北各省份，来此观礼的佛友，已不下千名之众。少林寺住持把他们一一都安置在寺院里面，为此新建了一处殿院，命名为“佛光殿”。

凡是来此朝香观礼的信士们，都统统被安置在这“佛光殿”之内。

这些日子以来，寺里的和尚们，可真是忙了个不亦乐乎，再加上祖师海空长老，龙、虎、风三位禅师的光临，使得这座古寺更显热闹起来。

少林寺里里外外披红挂彩，所有的和尚们，无不精神倍增，喜气洋洋，这是百年一度的开光大典，也是他们一生仅能遇到的唯一大典，他们怎能不兴奋异常呢！

只是在这兴奋的气氛里，却略略含着几线杀机，有人正要利用这宝象万千的古刹，来从事杀人的勾当！

黄昏时分，少林寺前风驰电掣般驰来了一匹快马，马上坐着的，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头儿。

老人留着雪似的白胡子，身上穿着一袭夏布短装，看起来精神奕奕，丝毫不像是跑长途的行客！

他头上戴着一顶宽沿的遮风帽，背上有一个杏黄色的长袋子，内行人一眼就可以看出，其中必是兵刃一类的东西。

他下了马后，牵马直向庙内行去。过来了一个小和尚，合十欠身道：“这位施主，来此何事？”

老头儿微笑道：“老夫来此，是参加贵寺百年开光大典的，小师父请带我到休息的地方去吧！”

小和尚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道：“施主请随小僧来吧！”

说着就接过了老人的马，在前引路。老人左右看了一眼，微笑道：

“请问小师父，贵寺的老祖师海空长老可在？”

小和尚回头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老祖师年岁太大了，传下法谕，不见外客。施主，你莫非有意想晋谒我们祖师爷爷么？”

老人点了点头，小和尚却摇头道：“这件事只怕不易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老人已由袖内取出了一块白银，递了过去。小和尚脸上一红，左右看了一眼，忙接了过来，微微皱眉道：“老客人请先在佛光殿歇息着，有机会小僧自会引见就是！”

老人点了点头，小和尚把马牵入马棚拴好，领着老人进入“佛光殿”，特别找了一间安静的禅室。

这时，管布施的师父来到禅房中，老人很大方地在客簿子上写下：

“南海信士夏侯三，纹银一百两。”

这是一个极大的数目，管布施的和尚很是吃惊。自然，这夏侯三也就享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优待。掌管“佛光殿”的师父，特别拨了一个沙弥来服侍他，为他拿汤送水。

当夜，那个受贿的小和尚，前来叩门，夏侯三早已穿戴齐整，在房内候着了。闻声之后，他开了房门，小和尚施礼道：“夏侯施主，你真是福气，老祖师原是何人也不见的，今夜竟破格要你去见！”

夏侯三一笑道：“这全亏小师父你多费神了！”说着又递过一块银子。小和尚退后一步，连摇双手，但经不住夏侯三硬塞，便半推半就地收下了。当时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施主，你太客气了。”

夏侯三微微一笑道：“老夫另有一事相托，尚要请小师父多多帮忙才好！”

小和尚笑道：“施主有事只管吩咐就是，谈不到什么帮不帮忙！”

夏侯三一笑道：“老夫另有三个朋友，本是同行，后来走失了，如果来此，尚请悄悄关照我一声！”

小和尚一笑道：“这是小事一件，何劳施主如此挂心，这几位施主模样儿如何？大名怎么称呼？”

夏侯三照着边瘦桐及乙木、丙火三人的长相，说了一遍。小和尚连连点头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小僧记下就是！”

夏侯三狡黠地一笑，道：“只是有一条，不可叫他们知道我也在此！记住了？”

小和尚连连点头道：“使得，使得！”说着由门柱上拔下灯笼，道：“施主，现在咱们去见祖师爷爷吧！”

夏侯三点了点头，同着这个小和尚，一路向内殿行去。他久仰少林寺的规模宏大，可是到底不曾眼见，此刻沿途一面观赏，一面不禁惊叹不已！

二人穿过了里许左右的一道长廊，但见两侧亭石池台，奇花异草，无不俱备。

长廊内悬挂着无数灯笼，是按照“八角井”的位置悬挂的，看过去甚是好看。

夏侯三正自看得出神，迎面来了一个高大和尚，身披着金黄色的袈裟，远远地朗声问道：“是哪一位要见祖师爷爷？”

小和尚忙行礼道：“回禀禅师，小僧说的，就是这位老善士！”

那金衣大和尚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，你退下去！”

小和尚答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转身退了回去。

这金衣大师望着夏侯三双手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就是夏侯施主么？老衲在江湖中久仰施主你的大名了！”

夏侯三见这和尚身高体壮，声音宏亮，一双眸子精光十足，年岁约在七十上下，可是须发看来仍不见白，他立刻就猜知，来人必有很高的功夫，当下回礼笑道：“大师说哪里话来，少林寺天下驰名，海空祖师以下龙、虎、风三位老禅师，那一个不是武林敬仰之人，尚未请教大师法号如何称呼？老夫也好答话！”

老和尚闻言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夏侯施主真是太抬举了，老衲法号‘悟虎’就是，不知施主有何指教？请讲当面。”

血鸥云翅夏侯三闻言不由一惊，这龙、虎、风三位禅师，他是久仰了，可是却不知道三位禅师竟然会有此年寿。如此推想，那海空长老真不知该高寿几何了！

想到此，抱拳呵呵笑道：“如此，更是失敬了！”

悟虎禅师微微一笑道：“施主不在南海纳福，居然有此善心，来到我少林寺中，参与香火，真正是难能可贵，也更使敝寺蓬荜生辉了！”

夏侯三不由面色微微显出一些不自然，讷讷道：“禅师过誉了！老夫来此，不仅是为了参与盛会，实在是另有一事，要告知老祖师及三位禅师，尚请禅师接引令师一谈才是！”

悟虎面上微微带出一些惊异之色，闻言后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请随我来。”

说着双手合十，转身大步向前行去，夏侯三随其身后。行到了一座黄花盛开的花架之下，悟虎立住脚步，道：“家师在此行禅，容我通禀一声，请少待！”

夏侯三躬身道：“禅师请便！”

悟虎和尚进得花架，夏侯三随后望去，但见花架之后，是一片毛茸茸草地，内有一个矮矮的小亭子，四周亭角上，各挑着一盏小小的灯笼。

就在那小亭正中的一个蒲团上。跌坐着白发披肩、长眉出面、全身上下看来一尘不杂的佛祖爷爷。

血鸥云翅夏侯三对这位老和尚昔年的声威仰慕已久，不由得肃然起敬！

眼看着悟虎和尚在旁边说了几句，又回转身来，走至花架前，向夏侯三点头道：“施主请来答话。”

夏侯三合十一拜，遂即走了进去。

却见那白眉白发的海空长老，忽然扬臂打了一个呵欠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请坐吧，夏侯施主！”

夏侯三忙合十欠身道：“后学夏侯三，参见长老！”

海空长老睁开眸子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五十年前，湘江一会，施主别来无恙否？”

夏侯三不由怔了一下，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海空长老呵呵笑道：“施主还记得五十年前，老衲曾与施主有过一面之缘么？夏侯先生，你太健忘了！”

夏侯三坐于石凳之上，闻言尴尬地笑了笑道：“在下确实不记得曾与长老会过面了！”

海空微微含笑：“那年湘江涨水，施主带领小九龙，发起救灾运

动，善举可风……”

夏侯三一惊，道：“不错！有这件事，只是长老你……”

海空呵呵一笑道：“施主在百塔寺，不是曾托一个老和尚发放白米衣物么？你怎的都忘怀了！”

血鸥云翅夏侯三不由一惊，道：“啊……呀，莫非那长了疮的老和尚……”

海空呵呵笑道：“对了！对了！那长了疮的老和尚，正是老衲！多承施主你银两周济！”

夏侯三不由重重地在地上跺了一脚道：“我真该死，竟把长老当作了普通行僧，失之交臂，可恨！可恨！”

海空长老微微一笑道：“施主不必后悔，如无有昔日一段缘分，今夜老衲又怎会破格相见呢？”

夏侯三一怔道：“长老莫非知道在下的来意不成？”

海空弹了一下晶莹剔透的指甲，发出“得得”之声，随后冷冷地道：“可是与那边瘦桐有关系吧？”

夏侯三蓦地一惊，忖道：“好厉害的老和尚，他竟能猜透我的来意，真个是佛法微妙之极也！”连忙含笑点头道：“长老佛法神妙，怎能相瞒？”

海空长老白眉微耸，淡淡笑道：“边瘦桐小子猖狂，老衲意欲小施警告，此事系敝寺一件小事，何劳施主费心？”

这句话，很明显的是在暗示：“这是我们的私事，你又何必多管？”

夏侯三自不会就此甘休，顿了顿，冷冷笑道：“长老，你老人家也许并不知详情！”

海空摇头笑道：“六月十七日，老衲约他来此一会，此子如来，还不愧是一个英雄，否则，老衲也就不与他一般见识了！”

夏侯三冷冷地道：“就在下所知，那边瘦桐已至省城，不日可至贵寺，与长老你相会了！”

海空长老呵呵笑道：“如此说，这边瘦桐并非是徒负虚名之辈了，老衲倒要好好款待他了。”

夏侯三怔了一下，当下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只怕这是长老一厢的心愿！”

海空目光在他身上微微一转，道：“施主不在南海称王，履中土何事？”

夏侯三不由心中又是一惊，原来自己在“赤城岛”霸海一方之事，他也知道了，由此足见这老和尚竟是无所不知了。当时，脸色不由微微一红，叹息了一声，不知如何开口才好。

海空长老冷然道：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施主自知后悔，未为晚也！”

夏侯三真是愧之无地，当下只急得双手相互捏在一起，几乎呆住了。

海空长老慨然叹道：“冤家宜解，老衲想施主与那边瘦桐之间，必有仇恨……也罢，老衲念在昔日湘江上的一些情份，与你们化解了吧！”

夏侯三忍不住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并无化解之意，再说，莫非长老也有意与那边瘦桐化解前嫌不成？”

海空长老淡然一笑道：“那边瘦桐为人正直，颇有侠风，有些事，老衲来此数月，已然打探得知，少年人行事任性、狂傲些，原是有的，因此……”

夏侯三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因此，长老就不管涵一大师还俗受辱之耻了！”

海空长老面色一沉，冷冷笑道：“涵一之事，咎由自取，施主你是外人，不必管我佛门中事！”

夏侯三面色一红，叹道：“在下只是看着不平而已！”

海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夏侯施主的好心，老衲心领了！”

夏侯三不由气往上撞，只是却不敢过于冲撞这个老和尚，可是不说却又出不了这口怨气，当下猛然由位子上站了起来，冷然道：“话不投机，在下告退了！”

海空哈哈一笑道：“施主何不把胸中未尽之言，一吐为快！”

夏侯三冷冷一笑道：“如此，在下只提出一人，看长老是否认得？如认为在下可言则言，否则，在下也就不必多此一事了！”

海空长老淡淡笑道：“施主请说。”

夏侯三又坐了下来，抬头看了一下天，显得很漠漠寡欢。

海空长老微笑道：“施主远道来此，本是客身，老衲忝居主人，如此待客显然怠慢了，施主你要多多包涵！”

夏侯三一笑道：“好说，我只问长老，有一个叫旦夕的老儿，长老可认识？”

此言一出，海空长老蓦地一怔，当下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施主所说的，可是小南峰上的隐士冰河老人不成？”

夏侯三点点头，道：“正是此人！”

海空长老不解地笑了笑，道：“老衲对此老慕名已久，只是并无过往。施主提出此人，又是何意？”

夏侯三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长老莫非不知，如今此老已与边瘦桐连成一气，要来对付长老这少林寺了！莫非长老对此竟然一无所闻不成？”

这句话，倒不由使得海空长老怔了一下。

他身边的那位悟虎禅师，更是吃了一惊，当下满面怒容地道：“真正是岂有此理！”

海空长老却摇头一笑道：“我想此事，施主可能是道听途说吧？想那冰河老人，远居巫山，与世无争；再说老衲数十年深居天台岭，更是与人无牵。如此两家何以扯上恩怨二字？这件事以老衲看来似是不能！”

夏侯三面色一变，二次站起，道：“长老既如此说，显系在下胡言乱语了，在下告辞！”

说着合十一拜，正要转身，一旁的悟虎禅师，忙上前拦阻道：“夏侯施主，请留步！”

夏侯三苦笑道：“那冰河老人非但已与你们少林为仇，并已派出他最得力的一双弟子同着那边瘦桐共同上道，二三天之内，只怕就要到少林寺了。”说着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些事实长老焉能不信？”

说到此，频频苦笑道：“说来说去，都怪在下多事，禅师请让路，在下要休息了！”

这时，那海空长老忽然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竟然会有此事？这就太令人不解了！”

夏侯三冷笑道：“就是呀，在下也是有所不解，本来在下想独力把边瘦桐那小子解决了，就是在为牵扯到了这个冰河老人在内，此老是个不易

打发之人，所以才不辞劳苦，来到这少林寺，与长老共商对策！”

海空长老哼了一声，冷冷地道：“果真如此，这边瘦桐则不足为人敬仰！”

夏侯三哈哈一笑道：“本来就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小人！”

一旁的悟虎禅师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甚为气愤地道：“我少林寺从来与人无干，却也不容人无故犯我，那冰河老人不来则已，若真胆敢来此惹事，哼哼！他不会得逞的！”

海空皱了一下眉，不悦道：“悟虎，你胡说些什么？”

悟虎禅师合十退后了一步。海空长老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此事不可思议，非老衲亲眼不敢妄断！”说着，微微笑了笑，道：“施主远道长途，也该好好歇息一下了！”说罢，双目竟自下垂，不再多言。

对方此言，等于下了逐客令。夏侯三听在耳中，不禁生出一些闷气，只好起身告退。悟虎随后送出，双手合十道：“恕贫僧不远送了！”

夏侯三含笑道：“禅师不必多礼，我想此事，日后可见，那时就知道在下所言非虚了！”

悟虎微微笑道：“施主为我少林吉凶着想，贫僧感激不尽，请先歇息，有话明日再谈吧！”

夏侯三点了点头，败兴而返。

他独自回到禅室内，发了一阵子呆，心想道：“看来此行是落空了，如那边瘦桐与冰河老人两个弟子来此以礼相见，势必会化干戈为玉帛了，如果这样，岂不是糟了？”

想到此，不禁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，桌上的烛光差一点儿被他震灭了。

不想这时，门上轻轻一响，有人道：“夏侯施主睡了么？”

夏侯三忙道：“不曾！”

说着起身前去开了门，却见那个收了自己银两的小和尚，带着一个身着黑丝长袍、光着头的高大老人站在门前。小和尚窘笑道：“敝寺前老方丈有事要与施主一谈！”

夏侯三目光向这高大光头来人一望，再听此言，立刻就明白了，此人必是那位“涵一大师”无疑了。

这位“涵一大师”，因与边瘦桐打赌，被迫还俗，与边瘦桐有着“不共戴天”的大仇。

这些，夏侯三已经打探得清清楚楚，此时忙让开身道：“大师里面请！”

涵一大师极不自然地笑了笑，道了声：“打搅！”迈步而入，那个带路的小和尚自行退下。

涵一大师不待对方说话，先自苦笑了笑，道：“老衲与足下虽不曾相识，但知施主和那萧义士，远居南天……”

夏侯三不由漠漠笑道：“前事不提也罢！”说着叹息了一声。

涵一大师冷冷笑道：“此事不待明说，你我二人，都是受那边瘦桐危害之人，老衲如今……”说着抖了一下身上的黑丝袍子，状至尴尬。

血鸥云翅夏侯三冷笑道：“那边瘦桐一二日就可到此，大师之仇可以报了！”

涵一面带苦笑道：“老衲此来，也正是要与施主商谈此事！”说着

眉头一皱，道：“闻知施主方才会见长老，不知谈些什么，有结果否？”

夏侯三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原以长老定会为大师出一口恶气，好好地教训那边瘦桐一番，谁知……”

涵一很紧张地道：“莫非他转变了心意不成？”

夏侯三点了点头道：“我看长老对那边瘦桐，非但没有丝毫敌意，却似乎有些爱他武艺，意欲结交的意思！”

涵一呆了一下，冷冷一笑，自语道：“我早知他会有此意的，果然……”

夏侯三冷笑道：“长老此举实是不智，那边瘦桐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随行尚有冰河老人的一双弟子，此事焉能就此甘休？”

涵一有些不解。夏侯三就把冰河老人介入的一段经过，说了一遍。

涵一自是大为惊慌，闻言后半晌不语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轻叹一声道：“施主，此事如何是好？”

夏侯三本以为涵一定有计谋，却不想愚蠢如此，当下冷冷一笑道：“我问大师这仇是否必报？”

涵一咬牙切齿道：“自是必报！”

夏侯三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我与那边瘦桐也是不共戴天，此事只需你我合力，不怕此仇报不了！”

涵一闻言似甚欣慰，可是却又皱眉道：“不怕施主生气，你我二人，原非那边瘦桐对手，如今只怕……”

夏侯三狞笑道：“你我之力，自然是不够的，此事务必要那海空长老介身其间，这仇才能得报！”

涵一叹道：“可是，照施主所说，长老不是已经……”

血鸥云翅夏侯三点了点头，冷笑道：“这也不难，如蒙大师支持，在下再略施小计，准保叫他们双方怀恨，非大动干戈不可！”说完又向涵一耳语了几句。

涵一大喜，连连点头道：“此计甚好，告辞了！”说着起身退下。

夏侯三送至门外，待涵一离去后，才返身回室就寝！

一整夜，他都在深思极虑之中！

第二日——六月十五日。

这日子，距离着少林寺百年开光大典，只有一天了。

傍晚时分，边瘦桐带着乙木、丙火二人，分乘三骑快马，匆匆到了南少林寺的寺门前。

乙木、丙火二人，双双从马背上跳了下来。经过一路见识，两个人也算是经过了相当世面，不再像以前那么土包子了。

可是像少林寺这么大的庙宇，他们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，俱不禁看得呆了。

边瘦桐下得马来，也不由暗暗感叹不已，这座庙宇的规模，远较他想象的还要大上许多！

这时候，就见一个小和尚，匆匆迎了过来，向着三人看了一眼，合十道：“三位是来此作客的吧？”

边瘦桐尚未及发话，乙木已抢着道：“我们是来找海空……”

边瘦桐忙止住了他，含笑道：“我三人来此是参加贵寺百年开光大典的，请先引我们至禅房住下，我们会布施一些银子的！”

小和尚听了乙木之言，不由面色一怔，这时间言，又向三人看了一眼，才点了点头道：“如此，请随我进来！”

说着接过了三人的马，进得寺来，直把三人带进了“佛光殿”内，安置下来。

一会儿，有小僧照顾三人饮食茶水。一切就绪之后，边瘦桐告诫二人道：“你二人要千万记住，这地方比不得寻常客栈，寺内的和尚，每一个都有很精纯的武功，空闲时最好在附近院内走走，千万不要惹是行非！”

乙木嘻嘻一笑道：“这个自然……原来和尚都是光头！我明白了！”

丙火笑道：“我听说尼姑也是光头，那才好玩呢！”

边瘦桐瞪目道：“你二人在此少胡言乱语，若被和尚们听见，又是一番是非了！你二人还是回房睡觉去吧！”

乙木只得拉了丙火一下道：“我们……出去吧！”

二人走出室来，丙火道：“跟着边师叔出来，一路闷得发慌，我们何不在这庙里走走？”

乙木点了一下头，道：“对！就这样办！”

二人手牵着手一路走出了“佛光殿”，竟把方才边瘦桐告诫之言忘了个一干二净。他们东瞧西看，无不新鲜，正自流连忘返，忽见方才为他们牵马的那个小和尚远远走来，双手合十道：“二位少施主还没有休息么？”

二人一怔，站住了脚，乙木问道：“这小和尚叫我们什么？”

丙火冷冷地道：“谁知道？”当时直着眼睛道：“我们来这里，是会见海空长老的，并不是来玩的。不过六月十七日还不到，所以我们就到处走走罢了。”

小和尚连连点头笑道：“你这一说，我就明白了！”

乙木上前一步，道：“喂！你们这庙里，除了光头以外，还……还有什么别的好玩的没有？”

小和尚早已受人指使，闻言嘻嘻一笑道：“好玩的多了，只怕二位不敢去！”

乙木一挺身子道：“胡……说，为什么不敢……敢去？”

小和尚缩脖子一笑，远远用手一指道：“二位请看，过去了这座殿门，那一座三角楼台看见没有？”

丙火冷哼了一声道：“看见了，不大高！”

小和尚一拍手道：“对了，就是那里，那地方叫藏经楼，楼里面藏着很多图书，你二人想看看不？”

乙木摇头道：“书？没啥……意思！”

小和尚怔了一下，又道：“里面有二十四金娃娃，是练习暗器用的，最是有趣，你二人可愿去看上一看？”

乙木、丙火闻听，不由大喜。乙木拍了那小和尚一下道：“好……好小子！真有你的，你……你领我们去怎么样？”

小和尚左右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可是等一会儿，人家要问你们，可别说是我带你们来的，要不然我便要挨骂咧！”

乙木咧开大嘴，照着小和尚背上“叭”的拍了一下道：“当……然！”

小和尚被他拍得身子往前一冲，差一点摔个大马趴，痛得他直咧嘴，心说倒看不出这傻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呢！我得好好整整你们！

想着一缩脖子笑道：“二位爷要玩，就快跟我来，等一会儿小僧还

有功课呢！”

丙火道：“走吧，你前边带路！”

小和尚答应了一声，心说：“架子还不小呢！”

他因受人唆使，有意要使二人在庙内结仇出丑，所以才想出了这个恶毒念头。

那“藏经殿”，是本寺八处大殿之一，内设“宗师馆”，乃是少林寺自开寺以来，历代祖师的法像珍藏之处，是一个极重要的地方，就是本寺的和尚，如无老方丈亲批，也是不能妄入一步的！

小和尚带着二人，一路向藏经殿行去，内心却不自禁地“咚咚”打鼓，他生怕被别的和尚看见，以后逃不了干系，当快走到殿前时，就先止住了脚步，双手一合十，欠身道：“二位施主，请自去吧，小僧不便再送了！”

乙木看那“藏经殿”就在眼前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！请问……小师父你叫什么名字呢！”小和尚怔了一下。乙木咧嘴一笑道：“不是为别的，等一会儿，要是有人问，谁叫我们来的，我们可……怎么说呢？”

小和尚一愣，忖道：“这可好，才关照过又忘了。”当下将计就计，眼珠子一转道：“我叫‘头皮青’，如果谁问你，你就说是‘头皮青’叫你来的，他们就知道了！”

乙木嘻嘻笑道：“头皮青……我看你头皮是……是有一点青！好吧，头皮青你走吧！”

小和尚合十一拜，转身而去。

小和尚走后，乙木一笑道：“头皮青小子不坏！咱……咱们走吧！”

丙火向前望了一眼，皱眉道：“我总觉得不太好，怎么这个大楼里，没什么人呢？”

乙木哈哈一笑道：“和尚都念经去了，当……当然没有人了！”

丙火点头道：“这话也对，乙木，我可先说好，我们可别玩得太久，等一会儿边师叔找我们又要找不到了！”

乙木连连点头道：“当……然！依你……就是！”

丙火向前走了几步，又回过身子道：“不要惹事，除非他们惹我们，我们可不许先打人！”

乙木冷冷一笑道：“你……你小子胆子真小！”

丙火叹道：“不是我胆子小，听边师叔说，这庙里的和尚，个个本事都很大，而且……”

乙木不悦道：“知……道了！”说着大步向前走去。丙火连忙跟上去道：“你不要生气，你要知道，那个海空老和尚……”

乙木嘻嘻一笑道：“你放心吧，我们是来……来玩的，也不是打……打架的，这……这还用得着你说吗？”

他这么一说，丙火也就放心了。

二人来到殿门口，只见两扇大红门虚掩着，门首悬有一方大匾，其上写着“藏经殿”三个大字。另有一块招牌上写着“禁入”两个大字！

乙木歪头看了一眼道：“写的什么呢？”

丙火看了一会儿道：“管它呢！我们进去就是，反正头皮青说可以进来的！”说着他右手一推，两扇大红门“吱扭”就开了，丙火“哟”了一声道：“好沉重！”

乙木闪身而入，丙火随后进来。

只见里面宽敞得很，大厅内全铺着大红的藏毡，四壁墙上悬着数十个灯盏，照着百十个大柜子，里面全是一叠叠的佛经书籍。

大殿两边，有两处楼梯，可以绕上楼阁，佛殿十分宏大，只是殿内无有一人。

丙火皱了一下眉道：“奇怪，一个人也没有！”

才说到此，就听见一人大声道：“喂！喂！你们两个哪里来的？”

说着话，就由书柜后面跑出一个三十多岁的高大和尚。这和尚穿灰色僧衣，一只手打着灯笼，匆匆走过来，怒道：“谁叫你们来的？还不快快出去！”

乙木笑道：“和尚你不要气，我们两个是佛……”

丙火忙接道：“佛光殿……”

乙木点了一下头道：“不错，佛光殿，我们是佛光殿里的客人，是来这里玩的！”

中年和尚点头道：“对不起，这藏经殿一向是禁止闲人出入的！”

丙火不悦道：“我们只是看一看！”

和尚冷笑道：“对不起，二位施主快请出去，如果被别的师兄看见，我可就要受责了！”

乙木不由大怒道：“胡说，是头皮青要我们来的？莫非也不行么？”

这和尚闻言一怔，道：“头皮青？谁是头皮青？”

乙木气道：“头皮青也是……一个和尚，是他叫我们来的！”

这和尚不禁生气道：“头皮黄也不行呀！小僧受有方丈交待，负责看守这藏经殿，不准任何人出入，管得你什么头皮青头皮黄的，二位施主休要取闹，快请走吧！等一会本殿至法大师就要查经来了！”

乙木不由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们玩一会儿再走，你不要惹人讨……厌。”说着一拉丙火道：“我们上楼看看去！”抬脚踏上楼梯。

那和尚法号“修法”，乃是本寺三代弟子，负责看守这藏经殿门户已有数载，从未见过这种事情。此时见状，又惊又怒，职责所在，不能不管，当下厉吼了一声道：“呔！你们两个再要乱走，我可要得罪了！”

说着把手中的灯笼，向一边的架子上插，虎步生风地扑了过来，一把朝着后边的乙木背上抓来！乙木见状哈哈一笑，回过身来，用手指着和尚道：“这可是你先动手！”

修法和尚大怒道：“是又怎的？”

说着身子向上一扑，右掌“单掌开山”，“呼”一掌直向着乙木当胸打去！乙木左手一带，已把来掌接住。就见他右手向外一分一绞，这种“绞盘手”最是厉害不过，修法不过是本寺一个三代弟子，如何能是他的对手？当时只听他大叫一声，右手腕骨，经乙木这么一绞，已然脱了臼，扑通一声摔了下去，顿时就给摔昏了过去。

丙火见状一怔，道：“他死了么？”

乙木摇了摇头，皱眉道：“这和尚太脓包了……死不了的。”

说着二人已走上楼来，就见一道阁廊上，悬着一溜灯笼，照得一片通明。那个“头皮青”说得果然不错，这廊道两侧的壁墙上排列着数十个大大小小的金身佛像，灯光之下，闪着奇光。

乙木见状，点头笑道：“头皮青说的，大概就是这些了！”

丙火走过来一看，只见这些金身佛像，每一尊不过尺许高下，雕刻

得栩栩如生，十分有趣。他忽然忆起，欣然道：“那头皮青不是说，这些金娃娃是用来练习暗器的，我们且试上一试！”

乙木点头道：“行，怎么打法呢？”

丙火看了一下地势，道：“我们先数一数，一共有多少个金娃娃！”

二人点数了一下，两侧的金身佛祖，共有七十二座，也就是每一边有三十六座。

这七十二座佛像，正是少林寺开寺以来的七十二位宗师金像，用以供少林弟子万世参拜的。每年到一定的日子，庙内的和尚都要到这宗师馆来，跪地叩拜宗师，并有极为庄重的盛典。

这是少林寺内一个极为庄严的圣地。

昔日，这宗师馆内，每日都有多名弟子在此看守打扫。只因近日光大典在即，这些弟子都被调到别处服务去了，也是少林寺活该有此一劫，才会平白来了这么一对煞神！

乙木、丙火自幼生长巫山，数十年与世隔绝，哪里知道这么多规矩？再加上那个化名“头皮青”的小和尚使坏在先，他二人越发有恃无恐了！

二人清点了一下金娃娃的数目，正好每边三十六个，乙木大喜道：“正好……我们每人试一边！”

丙火笑道：“很好，我们两个一人站一头，喊一二三的时候，一齐动手，看谁先打到那一头！”

乙木哈哈笑道：“好！不但要……要身手快，而且每一件暗器，都得要打在娃……娃身……身上！”

丙火笑道：“那当然。”说着拉开随身携带的麂皮囊，道：“我用铁莲子！”

乙木点头道：“我用铁菱角！都差……差不多！”

说着二人一合掌，一前一后，分别扑到了两廊尽头。丙火高声道：“准备好了没有？”

乙木大笑道：“好了！开始吧！一，二……三！”

这“三”字一落口，两个人身形霍地向下一塌，一齐向当中凑去。

乙木用的是“铁栅指巧打红樱”手法，一粒粒的铁菱角，由他拇指与食指之间打出去；而乙木却是用的“刘海戏金蟾”打法，把铁莲子自颈后抛出去。

两个人暗器的打法，全是由冰河老人亲自传授，手法、眼力、准头，皆有独到的地方。顿时，只听得一连串的脆响，金娃娃一个个的被击碎了。

敢情这所谓的“金”身佛像，并非是纯金所铸，乃是一种陶瓷所制，外面抹以金粉而已！

以这样的质料，如何受得了二人的暗器？一刹那间，这七十二个娃娃，已碎其半。

二人打得高兴，一齐发出了大笑之声，眼看这少林历代宗师的宝像，就要毁个干净，荡然无存！

就在这时，闻得一声大叫道：“啊呀……大胆的孽障！快住手！”

紧接着当空“呼”的一声，一掌菩提子，直向着二人身上打来！”

乙木、丙火二人正自打得起劲，见状大吃一惊，各自施展出内功掌力，猛然推出，来犯的菩提子，全被打落在地！

就在二人惊慌失措的当儿，一个身披杏黄色袈裟的老和尚扑身而

来。

这个和尚身材高大，黄眉大眼，嘴大腮方。他一只手提着过长的僧衣，飞快地扑来，口中叫道：“反了！反了……你们两个是哪来的？”说着已扑到了丙火身边，右手向外一翻，一招“力劈华山”，直向着丙火头上猛劈了过来。

可是丙火又焉是弱者，他左手向和尚掌上一捺，叱道：“和尚好没有道理！”

老和尚甫自和丙火的手指一接触，便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冷战，猛地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住手！”

丙火嘻嘻一笑道：“本来是你先动手的嘛老和尚！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乙木也不悦地道：“这里的和尚都太不容……客气了，见人就打，真他……他娘的！”

丙火向着黄衣和尚点了一下头笑道：“老师父，你是认错人了吧？”

这个黄衣老僧，正是藏经殿的佛光大师，他是少林寺第二代弟子中的高手，掌管这藏经殿已有多多年，想不到一时疏忽，竟然造成了如此不了之局！

此刻，他又怒又惊，又怕又惜，闻言后，气得全身连连发抖。当下指着二人道：“你们两人是……哪里来的？反了……反了！简直是反了！”

说着，他跑到一旁，拣起了一个被暗器打成了碎片的佛像，用着几乎要哭的声音道：“阿弥陀佛……阿弥陀佛……这是三十二代佛祖大师的宝像……”又拣起一个，讷讷地道：“这是十七代佛祖……”

“都碎了……都破了……老天爷呀！”

说着他用一只手，在前额上用力拍了一下，眼泪簌簌地淌了下来，步子踉跄，有些摇晃要倒的样子。他伸出一只战抖的手，指着二人道：“快跪下，让我把你们绑上，然后交给老祖师处置你们……听见没有？”

乙木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和尚，你不要吓唬人，我们是客人！”

佛光大师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客人！天哪！哪有你们这样的客人？你们这两个混球！魔鬼！”他忽然狂叫了一声，僧鞋点处，整个身子，直向着乙木扑了过去！一双大手，自两侧向当中猛地抓了过去！

乙木双腕向外一分，一上一下，反向这老和尚胸腹拍去！

老和尚身子向下一塌，双手合十，改以“童子拜观音”，双掌直向着乙木背上砸去！只听见“砰”的一声，被他打了个正着。可是老和尚自己，反倒退出了七八步之外，口中叫道：“好冷！好冷！”

乙木被和尚击了这一掌，虽说没有伤着，可是却也震得心头发热，不由勃然大怒，厉吼了一声道：“狗和尚！你是……要找死吗？”说着，一跳而起！

丙火见状忙道：“乙木，先等一等！”

乙木闻言，停步不前，两个人四只眼睛，直直地看着对方，佛光大师退后了一步，打量着二人道：“你二人是人还是鬼？怎么如此冰冷？”

丙火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和尚，我告诉你，我兄弟是巫山小南峰来的，他叫乙木我叫丙火，老和尚，我们现在还不想与你们打架……”

佛光抖着手道：“可是你们……无量佛！你二人闯下了大祸了，这

宗师馆内所藏的历代宗师金身法像，竟被你二人打破了一多半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……”

说着，他赤红着脸，向前走了几步，怒道：“是谁叫你们做的？”乙木这才明白过来，一笑道：“原来你是为了这几个破泥娃娃伤心呀！这也没什么，我兄弟赶明儿买几个……赔你也就是了！”

佛光冷冷一笑道：“无知的狗才，你赔得起吗？”

说着双手合十向着二人一拜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这乱子太大了，老僧我可作不得主，二位施主既是敢作敢当，就和我一同去见方丈如何？”

丙火摇头道：“我们不去！”

佛光叹道：“老衲好言相劝，二位既是不听，老衲只得开罪了！”

乙木愤愤地跺了一下脚，骂道：“娘的，头皮青害……人！”

佛光大师一怔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乙木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和尚，我和丙火是……是……受了那头……头皮青的骗，是他叫我们来……来这里玩……”

丙火接下去道：“练习暗器，也是他教我们的。”

佛光大师不由面色一凛，怒道：“这人是谁？带老衲去见！”

乙木摸了一下头，苦笑道：“这个小和尚，名字很怪……他说叫做头皮……青，老和尚你认得么？”

佛光不由怔了一下，双目一瞪，怒声道：“老衲好言问你们，你们居然胆敢胡言取笑，当真就以为老衲怕了你们不成？来！来！来！我们到院子里来，这里展不开身手！”

说着转身，大步向楼下走去。

二人见状，相互对望了一眼，丙火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又惹祸了！”

乙木重重地跺了一脚道：“走，我们先……收拾了这个老的！再去找那个小的，他娘的，那个头……皮青害人不浅！”

这时佛光已在楼下怒喝道：“两个孽障还不快下来？真正是气死我了！”

乙木、丙火二人对望了一眼，一同向楼下走来。就见这藏经殿前，已聚集了三五个和尚，都打着灯笼，那个佛光大师，已脱下了袈裟，露出里面的半大僧衣，手上拿着亮闪闪的一柄方便铲，摆出一副拼命的样子。

他见二人下来，对身边的几个和尚高声道：“你们可看见了？就是这两个小辈，私闯藏经殿，毁我宗师金像，老衲要为我少林寺，清除了这两个孽障！”

说着，向着二人招了招手，道：“快来！快来！”

乙木咬了一下牙，直直地走了过去，道：“老和尚，你当真要打？”

佛光嘿嘿冷笑道：“不要多说！老衲若不擒下你们两个，誓不为人！”

这时，几个和尚见要打架，纷纷闪了开来，当中空出了一块颇大的地方。

佛光老和尚铲交左手，怒声道：“快出招！”

乙木这时也有几分怒了，口中答了一声：“好！”只见他右手自背后一翻，“断玉刀”已掣到了手中，刀光一现，那老和尚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倏地退后了一步。

他已然觉出对方那口刀内，泛出了一股冷气，阴森森侵人肌肤！

乙木见状，扬刀叫道：“老和尚，我这口刀可是厉害得……很，你受得了么？”

佛光怒叱道：“休要胡说，看铲！”说着足下猛地向前一跨，方便铲“哗啦”一响，卷起了一道奇光，直向着乙木腰上斩去。

乙木单刀向外一格，“当”的一声，佛光的铲头跳起有尺许高下，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可是如此一来，更激起了他的愤怒，只听他大吼了一声，方便铲猛地向后一收，“金鸡独立”一站，方便铲猛然向空一举，一式“举火烧天”！紧跟着，佛光大师展开了一套“金铲二十六式”，铲刃呼呼生风，发出了一片嗖嗖之声。这二十六式方便铲，迎对着乙木的“雪花七刀”，不过是十个照面而已，已可见出高下。

佛光大师惊讶对方刀式之怪，竟为自己生平仅见。

而且，对他威胁最大的还是乙木那口“断玉刀”上的丝丝冷气，即使没有接触到，也能由空气中感觉出来。

佛光大师心中奇怪，有意把方便铲向前一点，趁势一振腕子，铲头蓦地跳了起来，直取乙木面门！

正当乙木刀身抽回的刹那之间，这个老和尚忽然大吼了一声，道：“孽障，还不撒手！”

方便铲哗啦一声，在空中划出了一道银虹，猛然向着乙木那口奇怪的刀身之上磕了过去！

佛光大师这一手，用得是疾、快、狠，他存心要把对方的刀磕出手去。

可是，他却不知道，这下正合了乙木的心意。

佛光大师的方便铲方一递出，就见对方那口刀，不退反进，有如钢铁遇见了磁石一般，只听得“呛”的一声大震，这一刀一铲，已迎在了一块儿。

乙木怪笑了一声，断玉刀带出了一道奇光，顺着佛光的方便铲，直划了下去，当空崩出了一串火星儿。

佛光大师顿觉得一股冷流，有如疾电一般的由对方刀上直传了过来。

那种冰冷的程度，是难以令人想象的，佛光老和尚只觉得一只手几

乎都要冻得裂开了。当下大吼了一声，方便铲非撒手不可了。

急切间，这老和尚还没有忘了借机伤人，只见他手腕子一振，方便铲发出了“哧”的一道白光，蓦地脱手而出，直向乙木胸前飞去。

乙木似乎早已防备他会有此一手，只见他左手向外一封，掌缘正正地击在了方便铲的铲杆之上。

只听得“嗡”的一声，这柄方便铲竟被他的掌力，足足震出了十丈以外，“呛”的一声，插在了草地上。

佛光和尚面色一变，大喝道：“好孽障！”他猛地扑了过去。乙木断玉刀向回一收一绕，血光一现，佛光大师大吼了一声，踉跄退出了五步之外，一交坐倒在地。鲜红的血，立刻染红了他的裤管。

只见他面色一阵铁青，打了一个哆嗦，顿时就不动了。

如此一来，身边的几个和尚全都吓了一跳，有人大声嚷道：“可不好了，佛光师叔圆寂了！”

乙木收住了刀，走过去低头看了一眼，道：“放心……他死不了！”说着他蹲下身子，把佛光两只手拉开，慢慢地向正中一凑一合，然后忽地用力一抖！

佛光大吼一声，道，“疼死我了！”立刻睁开了眸子，只是全身上下冷得直打哆嗦。

这时丙火也赶了过来，见状叹道：“乙木，你不该伤了他，这可怎么是好？”

乙木冷冷地笑着，一手把断玉刀背在背上，一手由怀内取出了一个小葫芦，由其中取出几粒药丸，放在老和尚口中。

佛光用口含住了药丸，立时就觉得一股暖气直下丹田，身体渐渐平静下来。

这时，五六个小和尚都围了过来，有的大声叫道：“可不得了啦！快去告诉掌门方丈去吧！”有的指着二人道：“这两个小子，把修法师兄打昏了，把宗师馆里的老祖宗法像也打碎了，这还得了！”

乙木站起来，直着眼睛道：“你们不要吵，这事情不能怪我们……两个，都是你们那个什么头皮青小和尚不好，你们找他去吧！”

丙火忙拉了他一下，小声道：“走吧，我们快走吧！”

说着，二人分开了人群，直向佛光殿那边行去。那几个和尚哪敢拦阻，跑着叫着告状去了。

## 精武殿内试方丈

丙火、乙木回到迎宾殿，装作没事似的走进自己住的禅房，倒头便睡。

突然，有人用力地捶门叫道：“快开门！快开门！”

乙木一跃而起，要去开门，丙火连忙对他摇了摇手，道：“不要管他，叫他们敲！快睡觉！”

乙木闻言，又迷迷糊糊地倒在了床上。

这时捶门声更大了。门外一人怒声道：“那两个小子死了么？”另一人道，“没有错，我看见他们进去的，用力砸！”

丙火无奈，只好过去把门开了。

只见门外站着十来个和尚，一个个都是怒容满面，虎视眈眈。

在这些和尚身后丈许以外，站着一位身披大红色袈裟、白眉红面的老和尚。

一见丙火，这个老和尚向前走了一步，沉声道：“你就是方才大闹藏经殿的那个人么？还有一个呢？怎么不出来呢？”

乙木闻声，由床上一跳而下，披上衣裳跑了出来，道：“打人的……是我，老和尚你要怎么样吧！”

这个红脸的和尚向他望了一眼，由鼻子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的胆子可真不小，老衲我在这少林寺也有四五十年了，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你们这样大胆的冒失鬼！”

说着发出了一声冷笑道：“你们闯了这样大的祸，居然还睡得着觉？你们叫什么名字？来干什么的？”

这时，他身边一个捧着簿子的和尚，弯身答道：“回住持大师，他二人一名乙木，一名丙火，是和一位姓边的施主一齐观礼来的！”

老和尚闻言，皱了一下眉道：“可有本寺发出的请帖？”

那和尚一欠身道：“有的，大师请看！”说着双手呈上了帖子。这位住持大师接过了帖子，微微眯眼看了一下，立时面色一变道：“噢……边瘦桐！”言罢惊奇地看着二人道：“你二人，是同边施主一齐来的？”

丙火点头，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！”

住持大师立时回过身来，道：“那位边施主住在何处？本座要同他说话！”

他身边有个负责迎宾客的小和尚，立时合十道：“启禀大师，那位边施主方才还在，现在大概是到外面走动去了！”

住持大师点了点头道：“那么，说不得，只好带你们两个人去见方丈了！”

言罢，他的面色一沉，道：“你们两个好大的胆，伤我寺内的和尚，毁我藏经殿的法像……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，今夜本座亲自来带你二人去见方丈，如敢不从，可就说得要得罪了！”说到此，一声大喝道：“与我锁了！”

随着他这一声断喝，立时就有两个和尚向外一抖手，“哗啷”的一声，飞出两条银色链子，直向乙木、丙火二人头上套去！

乙木、丙火几乎同时一伸手，已把飞来的铁链子抓在了手中，二人向后一带手腕子，两个和尚都“啊唷”了一声，差一点摔个跟斗，链子却已

到了对方手中。

那位住持大师见状大怒，厉声道：“好凶恶的两个小子！”说着，足尖一点，已扑到了二人身前，只见他双掌向外一抖，口中吐气开声，道了一声：“嘿！”

乙木、丙火一连伤了几个和尚，都是不费吹灰之力，内心对于这庙内的和尚，不免存下了轻视之心。

没料到，这位住持大师，乃是海空的师侄晓天和尚，和龙虎风三位和尚是同辈的身分，功力相当深厚。愤怒之下，这位晓天老和尚，双掌向外一推，掌下真有万钧之力！

掌风一送，乙木、丙火二人都由不住向后猛退了一步。只觉得胸前一热，眼睛一花，差一点倒了下来。

二人一时大意，差一点受了内伤。乙木、丙火大吃一惊，相继惊呼了一声，蓦地向两边分了开来。

晓天禅师这么凌厉的掌力，竟然未能伤对方于掌下，不由勃然大怒，二次厉吼了一声，道：“孽障，纳命来！”

只见他足下一点，已到了乙木身前，双手一搓一抖，直向着乙木背上插去！

可是，就在这时，斜刺里蓦地袭过一股劲风。这股劲风，乍然觉出，不过是清风一缕，可是风势尾头上，却带来万钧重力。

晓天禅师为这斜刺里来的风力一荡，由不住霍地向一边踉了出去。

大惊之下，这老和尚右手在地面上一按，已飘出了数丈以外。惊心之下，细打量风力来处，老和尚面上立时一怔，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来人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衣少年，身材魁梧，面色微黑，一双眸子闪烁着奇异之光，这时方自由外而入。

他对着晓天禅师欠身施礼道：“大师父请谅，有话好说，何必动手动脚，岂不有失少林门风？”

晓天禅师怒声道：“施主大名是……这件事又与你有什么干系？”

少年一笑，道：“小可姓边名瘦桐，这二位乃是随我来的后辈，怎说与小可没有关系？”

晓天和尚闻言冷冷一笑，勉强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原来你就是边瘦桐，边施主。”说着嘿嘿一笑道：“边施主既然出面，这件事情就好办了……”

言罢，发出了呵呵一阵大笑，手指着乙木、丙火道：“这两个哥儿，在敝寺惹下了塌天大祸，不过有边施主出面，也不难解决。这样吧，就请施主随老衲去敝寺方丈处一行如何？”

边瘦桐微微一惊，目光向着乙木、丙火二人面上一扫，冷冷一笑道：“我这两个师侄，初次下山，一切新鲜，如有冒犯，尚请大师多多包涵，小可保证，今后不再惹事也就是了！”

晓天禅师阴森森地笑道：“边施主，你说得未免太轻松了！”

边瘦桐一惊，不由微微皱眉道：“这么说，莫非他二人伤了贵寺什么人不成？”

晓天冷冷笑道：“岂止是伤了什么人？哼！”

说到此，一双深陷的眸子，闪射出逼人光芒，道：“这二位施主无故伤人不说，居然擅入我少林禁地藏经殿，打伤了该殿大师佛光，把宗师馆内我少林历代宗师金身法像，毁坏了四十七座……”

晓天和尚说到这里，满脸赤红，气得全身上下直抖，手指着乙木、丙火两人道：“孽障……孽障……你们两个，真是我少林寺的魔星……此事焉能轻易便宜了你们！”

他回过身来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对着边瘦桐合十道：“边施主乃是老衲敬重的侠士，此事当听尊意，看看如何发落这两个孽障才好？”

此言一出，边瘦桐大吃一惊！

他真不敢想，仅仅是转眼之间，乙木、丙火竟然闯下了如此大祸。

他本来有意偏袒二人一番，可是此事重大，却令他无颜偏护，当下面色一沉，转脸对着二人道：“这位师父所说是真的么？”

丙火讷讷地道：“师叔……我们是冤枉的。”

晓天禅师一声狂笑，道：“冤枉？你二人还有什么冤枉？莫非老衲说的还有什么不实么？”

边瘦桐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丙火，你且说来，如果此事属真，我说不得只有让你们二人随他去了。你们也太放肆了！”

丙火垂头道：“师叔，我二人上了一个小和尚的当了，他说那里很好玩，是他叫我二人到那里去玩的，而且骗我们拿那些金娃娃练暗器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晓天和尚冷笑道：“荒唐！荒唐！边施主，你能相信此话么？”

边瘦桐心知二人秉性诚朴，不会说慌，倒有几分相信，当下冷冷地道：“那小和尚法号如何称呼？”

丙火面色一红，叹道：“我们大概上了他的当了……”

乙木却理直气壮地道：“师叔，我知道，他叫头皮青，这么……高……穿灰衣裳，小眼睛！”

边瘦桐一听就知二人是受了骗了，而晓天禅师却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敝寺有和尚七百名，法号分天、光、修、明，还不曾听过有什么头皮青……”

说到此，脸色红了一下，气恼道：“你这番谎话，又有谁信？”

乙木翻着眼睛道：“哪一个骗你……他本来叫头……头皮青嘛！”

晓天禅师脸色发青地对着边瘦桐合十道：“施主莫非也相信这些尤稽之谈么？这就未免太令人可笑了！”

边瘦桐闻言剑眉微皱道：“此事，我自能查出，不过眼前二人闯此大祸，我也不便偏袒，依大师之意，要如何处置他二人？”

晓天禅师合十道：“施主请放心，少林寺是有规矩的地方，老衲只把他们带往敝寺方丈大师处，查明原因，绝不会难为他二人的！”

边瘦桐点了点头，冷笑道：“如此，甚好！”

说着转脸向乙木、丙火冷然道：“你二人不听我良言相告，惹下此祸，算是咎由自取，如今只好随这位师父去见寺内的方丈了。这儿是佛门善地，想必不会怎么难为你们，你们去吧！”

乙木、丙火听边瘦桐如此说，自然也无话好说，俱都垂下头来。

晓天见状，厉吼一声道：“把他二人与我锁了！”

两个和尚正要抛起锁链，却见边瘦桐右手微微向外一挥，两条锁链“哗啦”一声，倒打了回来，差一点反打着两个和尚自己。

晓天禅师一怔道：“施主怎的又翻悔了？”边瘦桐冷冷一笑道：“少林寺乃是佛门善地，焉能私自设用刑具？这两条锁链还是免了罢！他二人绝不会逃走就是！”

晓天脸色一红，点头道：“好吧！就听施主你的。”

说着向着乙木、丙火冷冷笑道：“二位请随老衲去吧，中途如想逃走，可就怨不得老衲手下无情了！”

丙火忿忿道：“你这和尚瞎说什么？如不是边师叔有令，我们早就对你不客气了，你还噜嗦些什么？”

晓天嘿嘿冷笑：“老衲此刻没有许多工夫与你们斗口，二位快走吧！”

丙火“哼”了一声，对乙木道：“走！乙木，看他们能怎么样？”

乙木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！反正那头皮青，也不能便……宜他……”

晓天怒声道：“二人有什么话，可以到方丈处去申辩！”

边瘦桐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二人先去，我自会去看你们！”

说着转身进入禅房。乙木、丙火相互望着叹息了一声，随晓天和尚走了出去！

晓天和尚怒气冲冲地带着二人，出了“佛光殿”，直向着一条廊道上行去。丙火怔了一下道：“老和尚，你要带我们到哪里去？”

晓天怒哼一声道：“不必多问！”

乙木闻言，气呼呼地道：“你们要客气，我们也客气，你们不客……客气，我……我们也不客气！”

晓天哈哈一笑道：“到了这时候，居然还敢发狠！告诉你，这少林寺内，有的是能人异士，你们两个还是乖乖地听话的好！”

乙木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那要看你们……说话……中不中听了！”

晓天对于二人，真可说是恨之入骨，只是一来二人没有上锁，真要动起手来，自己不见得能讨得了好，再者，他内心对于边瘦桐，确有几分顾虑。

所以闻言后，只是冷笑了一声，并未答话！

一行数人，走向了一座大殿。

只见殿内灯火辉煌，殿外站着几个和尚，远远看见他们，急忙转身入内报告去了。

晓天冷冷笑道：“你二人可要小心，我寺方丈如今由悟虎禅师接替，悟虎禅师乃是海空长老手下最得力的弟子，你们要是有胆子在他面前撒野，老衲才算佩服你们！”

乙木冷笑道：“海空我……我也不怕，不要说他了！”

晓天心中一怔，一翘大拇指笑道：“对了！这才是好汉子！”

乙木真以为人家在夸他，当下挺了一下肚子，连声冷笑不已。丙火见状碰了他一下道：“乙木，不要上当！”

说着，他们已来到了大殿门前。

晓天和尚快步上前，向门前一个黄衣和尚合十道：“有烦师兄，通禀方丈，就说两名肇事的俗客，已经带到！”

那黄衣和尚合十回礼道：“方丈已有话传下，师兄随时带人入见便了！”

晓天禅师闻言后退一步，面色一沉道：“无理闹事的一双孽障，还不进去向方丈认罪！”

说着双掌向着乙木、丙火二人背上一推。二人无防之下，被他这么大力一推，不由得一头冲了进去，差一点跌倒在地！

如此一来，乙木、丙火不由得大怒。他二人猛地一回身，正要出手

发招，却听见殿内一人大声喝道：“大胆的一双孽障，还不住手！”

二人不由一惊，忙自转身望去，才见大殿内，气氛森严。

正中的檀木香案上，点着四盏佛灯，一个白眉皓首的老和尚，满面怒容地望着他们。

在这和尚身边，还有七名老和尚，各自披着一袭金黄色闪闪发光的袈裟！

这七个老和尚，看起来年岁都不小了，最小的也在五十开外，他们每个人脸上全是愤怒。

八双喷火的眼睛，一齐注视着乙木、丙火二人，恨不能把他二人生吞下去！

晓天和尚合十拜道：“弟子奉命带此二人，不意二人刁恶十分，如非边施主一再开导，后果实难预料！”

正中的那位老方丈悟虎大师，仔细向二人望了一眼，不由面带惊异之色。

凭他锐利的目光，只一打量，已看出这两个人大是有异于常人，绝非通常易与对付之流！

二人貌相清奇，表情木讷，打扮奇异，无不异于一般。

悟虎大师当下发出嘿嘿一阵冷笑，道：“这两个客人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晓天怔了一下道：“名字很怪，一个叫乙木，一个叫丙火！”

悟虎老方丈鼻中哼了一声，锐利的目光，再次视向乙木、丙火道：“你二人可知罪么？”

丙火忙道：“我兄弟被人愚弄，并非有心，老方丈还要原谅！”

悟虎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少林寺有一条规定，身犯藏经楼者罚面壁十日，误损佛身法物者面壁百日，伤人者开除门墙，你二人两项大罪，件件都作到了极点！虽非我少林弟子，却也不能轻纵……”

说到此，大喝一声道：“未审问前，先受四十佛棍，来人！”

佛像两侧，立时走出了两个持棍的和尚。

悟虎方丈手指两人，道：“每人重责四十！”

乙木双眉一挑，正要反抗，丙火一拉他，小声道：“我们就挨他四十，也不会有什么关系的！”

乙木闻言不便再发作。丙火冷冷地道：“我二人犯了错，挨打是应该的，就请快一点打吧！”

两个和尚闻声，立时走过来，举棍道：“二位施主趴下！”

乙木咬牙道：“站着也是一样！”

两个持棍和尚，对望了一眼，同时后退一步，吆喝了一声，双棍同时抡起，一五一十，棍棒生风，霎时之间，每人已打了四十佛棍！

二僧下手时特别加重了几成手劲，可是四十棍打完，二人竟是连膝头也不曾弯曲一下。

乙木抖了一下衣服，嘻嘻一笑道：“打完了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”

悟虎方丈“砰”的一拍案头，道：“大胆的孽障！这少林寺乃是有佛法的地方，岂能容你二人如此横行，你二人已犯下了滔天罪行，岂能如此就算完了！”

说到此，厉叱了一声道：“取我少林十样刑具出来，这两个孽障看来身上有些功夫，不用重刑不足以昭戒！”

两侧和尚答应了一声，立时传话下去！

这座大佛宝殿，此时现出一片肃杀之气，几盏佛灯散发出灰蒙蒙的灯光，映照着每一个和尚的脸上，闪露出一片杀机。

乙木、丙火闻听之下，不禁大为愤怒。

丙火怪笑一声道：“老方丈，我们已挨了棍打，就不该再受你们欺侮了！”

悟虎方丈一拍香案道：“把他们锁上！”

话声一落，两条钢链，“哗啦”一声，直向着二人头上套去！

丙火、乙木二人，岂能受此侮辱？只听得二人各自怒吼了一声，猛然一伸手，已把飞来的锁链抓在了手中。乙木向里一带，丙火向外一抖。

这样一来，两个持链的和尚一里一外，同时翻了出去。以乙木、丙火二人的手劲，这两个和尚自是摔得不轻。

悟虎方丈怒叱了一声道：“精武殿天师，速速把这一双孽障拿下！”

话声一落，由侧座上猛然站起两个和尚。

二僧年岁都在六十开外，向着悟虎合十一拜道：“贫僧敬领法旨！”

悟虎厉声道：“晓智、晓通二位师弟，手下不必留情，一切有老纳负责！”

说话之时，乙木、丙火已扑到了门口，却为晓天禅师以掌力逼了回来，乙木大吼了一声道：“和尚们，你们要怎地？”话声未完，晓智、晓通已双双扑了过来！这两个和尚，是少林寺精武殿两个大师，武功均极可观！

二僧令有法旨，手下毫不留情，身形扑到之后，晓通首先出招。只见他双手合十向外一推，施出了一招“推窗望月”，双掌上带着充沛的真力，掌风疾劲地直向着乙木肩头上抓来！

乙木肩头一晃，用“通心拳”，猛地一拳当胸捣去！晓通大师冷笑了一声，只见他背脊向后一弓，乙木这一拳已走了个空招。

晓通大师右腕轻起，正要以佛门“大摔碑手”，制乙木于手掌下。就在这时，但见乙木牙床一动，“味”的一声，吐出一股冷气。

这口冷气，使得晓通顿时打了一个冷故，禁不住后退了一步。

在另一边，那位晓智大师，也同样被丙火的“冰禅神功”，逼得退后了一步。

两个和尚交换了一下目光，晓通冷然道：“这两个孽障，竟然擅施寒功，师兄小心了！”

晓智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好孽障！老衲如果连你们两个小辈也拿不下来，实在是枉掌少林精武殿了！”

说到此，只见他身形猛然向下一蹲，右掌当空一举，“朝天一炷香”，紧跟着身形“唰”的一个疾转，快如旋风似的，已到了乙木身侧。

晓智老和尚，愤恨之下，竟然施展出佛门最厉害的“洗佛衣”招式，只见他五指箕开，微微显得有些颤抖，真向着乙木右肋上摸去。

乙木右腕向外一挡，暗含着“横架铁门闩”的内功真力，他是安心要看一看老和尚有几分真力。

一上一下，两只手蓦然一接，只见乙木身形猛然摇动了一下，可是他的“冷焰心火”，却在这一触之下，传到了晓智的身上。

晓智大师虽是佛门高僧，武功精湛，可是像这种冰禅神功，他却是招受不住！就见他脸色大变，那股骤然侵入体内的寒流，几乎把他的血脉都

冻住了。他禁不住又打了一个寒颤，口中“噢”了一声，踉跄一连向后退了三四步！

就在这霎时之间，乙木的“偷星拿月指”已得了手，只见他右臂一撤，中指一曲一直，“吭”一声，正正点了晓智背后“灵台穴”上。

这位精武殿的大师父，身子像不倒翁似的晃了一下，脸色一片铁青。只见他牙关紧咬了一下，一张口却未曾说出话来，随即“扑通”一声，倒了下去。

立在一边的晓天禅师见状，又惊又怒。

他口中怒哼了一声，足下一划，已欺到了乙木身边，二话不说，双掌一合，直向乙木当胸打去！

乙木对于这个和尚，早已衔恨入骨，只是方才还有些不好意思，现在既已动手，也就顾不了许多了。这时见晓天掌到，他暗提一口真力，忽然掀唇露齿。自牙缝里龇出一股冷风。

晓天知道厉害，忙自侧身，可是乙木适巧转到了他的身后，一口冷气自背后喷到。

晓天大师蓦地打了一个寒颤，被乙木一掌劈中肋下，直荡出了六七步以外，“哇”一声吐了一口鲜血，顿时昏死了过去。

乙木乘胜转身，双掌连环劈出，一股股冷气激射而出！

这时，丙火也和晓通打了一个难解难分。晓通一不留神，被丙火乱发的掌风扫了一下，不由打了一个冷战。

丙火是何等灵活的身手！乘机猛然发了一掌，正中晓通后心，这个老和尚也被打得向前猛栽了下去。

丙、乙对敌，不过是一刹那的时间，竟然一连伤了三位高僧。

这种情势，立时使得全殿震惊！

坐在正位的悟虎方丈，一声厉叱，右手一按香案，整个身子翩然如鹞般的飘了下来！

这位海空嫡传的佛门高僧，狂笑了一声道：“好猖狂的两个小子！”

他那尚未落地的身子，猛地向前一伏，僧鞋轻轻一点，左右两掌同时抖出，直向乙木、丙火当胸抓去！

乙木、丙火只觉得这老方丈双掌尚未近身，劲力已先着人，其势之猛，使得二人各自打了一个踉跄，这才知道厉害。

乙木一拉丙火道：“现刀！”他口中叫着，右手一探，白光一闪，已把背后断玉刀掣到了手中。

丙火闻声，也自体会到了对方的厉害，不由地也把宝刀现了出来，随着大吼了一声，掌中刀向外一挥，闪出一道奇光，直向悟虎身上劈了下来。

悟虎方丈身未触及，却已感觉到刀光之上所带的寒气，不由得大吃了一惊！

只见他大袖向外一挥，身子已腾到了一边。当下断喝了一声道：“住手！”

乙木、丙火双双抽刀停住了身手。悟虎方丈惊怒地打量着二人道：“你们两个，莫非就是来自小南峰的么？”

丙火冷冷道：“是的，你要怎样？”

悟虎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二人可是冰河老人的弟子？”

乙木冷笑道：“不错的！”

悟虎闻言似乎呆了一呆，面上现出一些迟疑之色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二人是随那边瘦桐一起来的了？”

丙火持刀怔道：“怎么样？老方丈，你要放我们回去了么？”

悟虎忽然重重地跺了一脚，道：“老袖拼着开罪尊师，也要管教一下你们这两个不肖的子弟！”

言到此，猛地转身回案，自香案上，抽出了一口奇光闪烁的长剑，冷笑道：“你二人有什么本事，尽管施展出来，看看老袖是否就怕了你们？”

说到此，掌中剑点出了一点银星，直向着乙木咽喉上刺去！

乙木断玉刀向上一磕，悟虎长剑蓦地一翻，突地大喝了一声道：“各位师父不必迟疑了，一齐动手，拿下了这一双野小子再说！”

八位大师，倒有三位已受了伤，在场还剩下五位，闻声后，各自道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！

这座大殿，非是别处，正是少林寺习武斗技的精武殿，殿内有极为宽敞的场地，足可以使百十人同时展开身手。

这五位大师蓦然加入，腾跃其间，顿使得这精武殿内热闹起来。

若说对付悟虎方丈一人，乙木、丙火倒也能勉强应付，此刻加入了五位高僧，动手之下，他二人就显然地现出败像了！

这六位佛门大师联合动手，立刻列出了一个极厉害的阵式，相继发招，一闪即逝。

乙木、丙火二人，虽勉力对付，十数个照面之下，可就有些吃力了。

这五位大师，乃是晓分、晓钟、晓昏、晓晨、晓山，各持着铲刀剑杖不一的兵刃，展开了身手，可真是非同等闲。

在悟虎方丈的关照之下，他们的兵刃，都尽量避免着与二人交接，而想施展“空门如意阵图”将乙木、丙火擒住！

就在第二十七招上，乙木走了一个空招，立即被晓晨大师的蛇头杖点在了膝上的“三元穴”上。乙木只觉得双腿一软，由不住“扑通”一声，跪了下来。

丙火大吃了一惊，正要分手搀扶，晓钟大师一口金刀，已快如电闪似的落了下来。

丙火猛地一滚，这口刀在他屁股上划出了四五寸长的一道口子。

丙火负痛“啊唷”叫了一声，心中一慌，悟虎并二指一点，丙火应指而倒，六名大师向外一分，同时散了开来，把乙丙二人团团围住！

悟虎方丈冷冷一笑道：“好厉害的两个小子，绑上他们！”

一旁的小和尚，早已迫不及待，跑上来用铁索把二人绑了个结结实实。

悟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先把二人吊起来再说！”

## 痴鸟不识梧桐意

丙火、乙木被众僧擒下，四脚朝天地吊在了飞索环上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和尚匆匆走来，向着悟虎合十一拜，道：“禀方丈，祖师爷来了！”

众僧都不由吃了一惊，各人放下了兵刃，整理着衣服。只见殿门开处，悟龙、悟风两位老和尚首先步入，众僧连忙合十见礼。

随在二僧之后，走进来一个黑发披肩的老法师。

对于海空晚年蓄发，众僧已不以为奇，因为像海空当今的身分地位、年龄以及成就，他实在是可以随心所欲，而不必斤斤计较于佛规的拘束。

他像是有一种极大的威严似的，当他进来的时候，众僧一齐弯下腰来。

这位佛门第一高僧，一声不响地走到了佛案后面，慢慢地坐了下来。

他那双冷电似的眸子，向着场内扫视了一周，最后落在乙木、丙火二人身上，鼻中哼道：“悟虎，你把他二人怎么样了？”

悟虎方丈上前一步，合十躬身道：“启禀师父，弟子不过是点了二人穴道，暂时吊起来，以待师父处理！”

海空长老冷冷一笑道：“不必如此，你把他二人身上锁链解开来！”

悟虎答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

当着海空长老的面，他倒是不怕二人能耍出什么花样来，当下走上去，把二人身上铁锁全数解开！

海空又道：“快些把他们穴道也解开来！”

悟虎方丈一怔道：“长老不知，此二人在本寺犯了滔天大罪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海空长老冷笑道：“我知道，尔等自防不慎，焉能怪得他们？”

说着目光向着在场诸僧一转，冷笑道：“我少林寺乃是佛门善地，尔等也全是有道高僧，在百年开光大典之际，竟然被这两个不明世事的孩子，酿此大祸，真正令人失望！”

说得这群和尚们，一个个面红耳赤，垂首不语。

悟虎合十道：“长老，此二人太蛮横……”

海空挥手道：“不必多说，解开他二人的穴道！”

悟虎方丈知道师父的话是违拗不得的，当下双袖同时挥动，立时发出了两股罡风！

乙木、丙火被这种风力一袭，立时就醒了过来。

二人睁开了眼，相互望了一眼，乙木由地上一跃而起，丙火却因股上有伤，不便起立，只是坐在地上发怔不已。

海空长老冷笑道：“乙木、丙火，你二人可知罪吗？”

二人闻言，循声望去，一眼看到了坐于案后的海空长老，都不由呆了一下。

乙木左右看了一眼，“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又是谁呢？我怎么没有见过你……”

众僧俱都怒目而视之。海空长老闻言，却并不怒，反倒微微一笑道：“想不到冰河老儿倒有几分眼力，收下了你们这一双绝世奇才……”

说到此，微微一笑道：“那坐地受伤的，可是你兄弟？”

乙木眨了一下眸子道：“我是乙木，他是丙火，谁都……知道我们是兄弟，你……你又何必……多问？”

悟虎在一边断喝道：“不得无礼！小子，莫非你的苦头还没有吃够么？”

海空却摆了一下手，笑道：“由他……由他！”

说着微笑着眯起双眼，看着二人道：“想不到世上，尚有如此朴实的才华。乙木，我且告诉你，你们的师父冰河老人，和老衲乃是多年老友，你们可知道？”

丙火坐在地上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说着一面摸着腿上的伤，一面气呼呼地直瞪眼。海空见状一笑，颌首道：“悟虎，你去为他上一些药，包扎一下！”

悟虎大是不愿，可是却又不肯不遵，当下愤愤走过去，由怀内取出一个玉瓶，倒了一些药粉，敷在丙火伤处，然后退后一步，道：“你自己包扎一下吧！”

丙火点了点头道：“这还像话！”说着自身侧豹皮囊内，取出了一卷白布，把伤处包扎起来。

这一切，都是在众人注视下完成的。海空长老嘻嘻一笑道：“现在不痛了吧？”

丙火点了点头道：“不痛了……”

海空笑道：“好！你不痛了，我倒要问你们几句话了。”才说到此，就听见乙木“啊呀”叫了一声！海空长老望着他皱眉道：“还有什么事么？”

乙木大叫道：“我们的刀……断玉刀不见了！”海空微微一怔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你放心，丢不了的……”说着目视着悟虎道：“把他们的刀还给他们！”

悟虎长叹了一口气，转身走到一边，把二人的断玉刀取来，送交二人手中。

乙木低头看了看，立时面露笑容，道：“不错，你这个人不错，比他们好……好多了！”说着把刀背好了。

这时海空微微发出一声冷笑道：“你二人在我这少林寺内，闯下了如此大祸，老衲不怪你们，想你二人无知，定是受了人家诱骗……”

乙木插口道：“是那个头皮青骗我们的！”

海空皱眉道，“是谁？”

乙木道：“头皮青……”

海空不由冷冷一笑，面向悟虎道：“此子敦实木讷，不会说谎，头皮青定有其人，你务必要把此人查出重责！”

悟虎合十道：“是！”

海空冷冷一笑，又转向二人道：“老衲方才已说过了，你二人所作所为，并非发自本心，老衲看在你们师父份上，一切都原谅你们。现在，你们不要在我少林寺多停留，快快走吧！”

二人闻言不由一怔，丙火摇了一下头道：“我们不能走！”

海空含笑道：“为何？”

丙火笑着道：“我们来这里是要会见海空长老的，我们要见识见识这个老和尚究竟有多大本事！”

海空长老呵呵一笑，面上立时带出了一些愠怒，当下道：“你二人

小小年纪，竟然敢与海空为敌不成？”

乙木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们就是来见他的，不见他……怎么行？”

海空长老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我看你二人是受了人家挑弄，才会找海空为敌，你二人受骗了！”

乙木大声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！这是我们自己……的意思，我们决心斗一斗这个老和尚……”

乙木、丙火又哪里知道，坐在案前的这个长发老人，就是海空本人，气愤之中，竟说了这些言语！

在场众僧认为海空长老无论如何也不会忍下这口气的，可是实际上，这位佛祖并没有立刻发作。当时他只冷冷地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二人小小年纪，知道什么！想那海空乃是佛门一个有道高僧，怎会与你二人结有仇恨？”

乙木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有道的和尚，岂能够写……写信邀人家打架？”

海空愣了一下道：“什么打架？”

乙木朝着丙火一笑，又望着海空道：“他写信邀边师叔来打架……我二人气不过，才来打抱不平的！”

海空不由呵呵一笑道：“原来是这样的，你二人有如此心胸，倒也令人可敬，只是你们误会了！”

丙火一翻眼皮子道：“我们有什么误……会？”

他对于这个老人，不禁有些怀疑，当时看着他，道：“你又是谁呢？问东问西的！”

海空冷笑了一声道：“那海空长老，乃是我一个好友，你们误会了，据老衲所知，海空所以邀见边瘦桐，不过是敬仰他的武功，要瞻仰一二罢了！”

丙火怔了一下道：“你说的是真？”

海空呵呵笑道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你二人还是听我的话，速速返回巫山去吧！”

乙木想了想，又摇了一下头道：“不行，我们来就是为了斗那……海……海空，总要打一架才行，要不然怎么能回去！”

海空长老这时已有些忍耐不住，当下面色一沉，道：“那海空乃是一个长者，岂能与你们两个毛头孩子动手？老衲好言相劝，你二人竟是一意孤行，须知道这少林寺乃是有规矩的地方，岂能容你们如此胡为？”

丙火闻言也大为不悦，冷笑道：“海空太骄傲，我们一定要斗斗他！”

乙木愤愤地道：“你把海空叫出来，咱再……说！”

谈话至此，那海空长老实在是无法忍受了，当下森森地一笑道：“好，你们两个人既然一定要斗那海空，倒也可以，不过你们不妨先同我较量一下！”

乙木一怔道：“我们不愿伤……你！”

海空冷冷笑道：“不要紧，来！来！来！你们两个人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，只管施展出来，看看我怕也不怕？”

乙木还是摇头道：“你太老了！”

海空对于这两个怪小子，可真没有办法，他勉强耐下了性子，道：“你二人如果能胜了我，我一定叫那海空出来，向你二人磕头；要是你二人连我也打不过，自然也就不要再去见那海空了！”

丙火想了想道：“是真的？”

海空长老冷冷地一笑道：“你们看我，就坐在这里，你二人无论由何处向我下手，都休想伤我毛发一根！”

丙火惊道：“你这个人太会吹牛了！”

海空冷冷地道：“你二人可以同时出手，也可以用兵刃，只要你们能迫得我离开这个座位，你们就算是赢了，怎么样？天下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？”

乙木、丙火二人相互一望，乙木讷讷道：“你等一下，我们要商量……商量！”

海空冷笑道：“随你们的便！”

乙木走过去，小声对丙火道：“这个人太自……以为了不起……我们斗他！”

丙火皱了一下眉道：“看样子了，这老家伙大概很是厉害，你没有看见这些人都对他恭敬得很！”

乙木看了一眼怔道：“对！不错！”

丙火冷冷一笑道：“不过他说只要离开位子就算输，我真有点不服气！莫非他的功夫有这么大？”

乙木偏头看了一眼，小声道：“我们两个，一左一右……同时出手，看他有什么办法坐得住？”

海空见二人咕咕咕咕低语了半天，他的佛法高奥至极，已达到五通的地步，是以二人所说，早已被他听见。

海空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二人商量好了么？”

乙木点头道：“商量好了！”

海空一笑道：“我方才还忘了说，你二人如果胜了，我必定叫海空出来与你二人磕头，可是如果你二人输了又该如何呢？”

二人顿时一怔，一齐摇了摇头。

海空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天下岂有如此便宜的事，你们如果输了，就算白输了不成？”

乙木脸一红道：“那我二人也给你磕头就是！”

海空冷笑道：“老衲倒不要你二人磕头，你二人如果输了，必须马上离开这少林寺，永远不许再来如何？”

乙木看了丙火一眼，当下点了点头道：“也好，只是你……叫什么名字？”

海空冷笑道：“老衲空空是也！”

丙火冷笑着道：“空空和尚，我们两个本来不是同你打的，我们要见的是海空，现在你既然要强出头，而且要我们跟你打，要是打伤了你可别怪我们！”

乙木也呆呆地道：“这……可是你……自己要找死！”

海空面色一沉，道：“废话少说，你二人有什么能耐，尽管施展就是，我如死在你们二人手上，算是命该如此总行了吧！”

说着他挥了一下手，向身旁众僧道：“你们都向后退一点，空出地方，好叫他们两个动手。”

他身边的八位高僧，闻听后各自退后让了开来，独独空下了海空长老孤零零的一张香案。

海空这时面上带着一丝微笑，向着二人点头道：“你两个请来吧，看看是谁厉害？”

乙木、丙火相互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丙火首先大叫了一声，蓦地腾身而起，双掌一上一下，施出了两股劲力，直向着海空坐着的身子打了过去。

海空长老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！”

只见他右手蓦地向外一分，丙火就觉得由对方手指尖上，传出了一股极为尖锐的风力。

丙火被这股风力逼得打了一个冷战，蓦地后退了一步，自己所蓄的掌力，竟然没有发得出去。他大吃一惊，才知道这个长发老人的确厉害！

这时，乙木也发了一招！

只见他双足一顿，猛地把身子扑了过来。他方见丙火被逼而下，已知道对方不是弱者，所以一出手，就是厉害的“冰禅神功”，两股掌力，平推而出，形成了一面大力的风墙！

海空长老见状，白眉一挑，忽地叱了声，道：“大胆！”

他仍然坐在原位上动也不动，只用右手把肥大的袖子向外用力一挥！

两股气流，在空中乍然一遇，发出了一声闷响。

在这响声里，乙木竟被震得一个筋斗翻了出去！再看海空长老，却如同无事似的，坐在位子上，只是微微冷笑而已。

他向着乙木、丙火点头道：“你们服气了么？”

乙木一瞪双眼道：“谁服气你？”

说着右手一翻，已把背后的断玉刀掣了出来！

座上的海空忽地面色一沉道：“你要动刀不成？”说着双手合十，口中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这时丙火也把断玉刀掣了出来，两个人霍地向两下一分，断玉刀上的白光，就像是两弯新月！二人打了一个手势，两口刀霍然往正当中一凑，双刀同时发出了电似的一道奇光。

刀光一闪，有如掠空的双龙，直向着座上的海空长老身上落去！

海空长老知道对方这双刀厉害，忽然把身子，向侧面一扭！那么大的身子，看起来忽然像是变成了一页薄片似的，两口刀竟是擦着他身子前后落了下去。

海空长老蓦然觉得，两口刀的刀身之上，传出了两股冷电，自己也由不住微微打了一个寒战。当下又惊又怒，厉叱了一声，猛然双腕一分，已用佛门中的“大菩萨”手法，双双抓在了二人来犯的两口刀的刀柄之上！

乙木、丙火不由大吃一惊！

他二人所练的乃是冰禅神功，是以体温奇寒，差不多的人体想能够欺近二人身边。

这时海空竟能双手握住二人的刀柄，怎不令二人吃惊？

断玉刀本是奇寒刺骨，可是海空双手一握之后，竟以本身的元阳真火，使得这两口断玉刀，一刹那间，变得奇热炙骨。

乙木、丙火正要往外夺刀，那海空忽然喝了一声道：“还不撒手！”蓦地双腕一分！乙木、丙火虎口皆裂，双双被摔得仰翻了出去！

两口断玉刀，已到了对方手中。

乙木、丙火就是脸皮再厚，这时也不能再不服输，他二人对看了一眼，坐在地上，现出一副懊丧之色。

海空长老呵呵一笑道：“怎么样？”你们还不服么？”

说着他看了一下手上的双刀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令师当年持此双刀，在江湖上行过不少惊天动地的侠义事情，谁想落在你二人手中，竟敢以此到处横行，真正是令人可惜！”

说到此，他蓦地一振双腕，两口刀发出了两道白光，直向二人头顶飞去！

乙木、丙火方自吃惊，两口刀已然先后落了下来，俱都落在二人身边伸手可及的地方。

只是这一手功夫，也足以惊人了！

海空冷冷一笑道：“老衲已对你们十分客气了，你二人既已落败，就当遵守方才约言，立时退出本寺，永生不得再来滋事！”

丙火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也只有这样了！”说着他拿起刀来，徐徐站起身子来。

乙木也懊丧地站起来，擦着手上的血迹，低头不语。

那位悟虎老方丈，见状上前一步，怒声道：“海空祖师如此开恩，你二人还不快走，站在这里尽管发怔作甚？”

乙木翻了一下眼皮，看着他道：“你急……什么？”

丙火却忽然面色一变道：“方丈，你说什么？谁是海空长老？”

悟虎气愤头上，竟然忘了海空是以化名“空空”与二人交手的，当下怒声道：“长老不是坐在上面么？方才与你二人交过手，你二人竟有眼不识泰山！”

丙火不由猛地回身，指着海空道：“原来你就是海空长老？”

海空冷冷一笑道：“是又如何？”

丙火忽然一笑，对着乙木点了点头道：“乙木，我有话对你说！”

说着二人凑在一块小声嘀咕了几句，海空方要以“天耳听”的法力，去听他们说些什么，却见那乙木已哈哈大笑了一声道：“海空长老，你没有信用，也就怪不得我们不讲信用了！”

海空面色一沉道：“我怎么会没有信用？”

丙火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明明就是海空长老，为什么要说是空空和尚，我二人方才是与空空打赌输赢，并非是与海空长老，老和尚你说是也不是？”

海空不由面色一红，他倒没有想到，这两个小子，竟然会如此耍赖，一时竟没有话说！

乙木这时大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哈！海空……，这可不怪我二人没有信用了！”

说着点头不是点头，哈腰也不是哈腰，道了声：“告辞了！”

丙火也笑道：“海空你果然厉害，不过，有机会，我还要斗一斗你，现在我们要走了！”

说着二人就要转身，海空长老忍无可忍，重重地在香案上拍了一下道：“你二人回来！”

二人一惊，蓦地转回了身子。乙木翻了一下眼皮，道：“你还要……打架？”

海空这时现出一副薄怒，道：“你二人已是我手下败将，我如有心杀害你们，不过是举手之劳……”

丙火欠身抱拳，笑道：“多谢不杀之恩！”

乙木呆了一下，小声对丙火道：“不要……惹他，这家伙厉……厉害得紧！我们还……还是快走吧！”

丙火一想也对，当时道声：“对！”

二人朝着海空尴尬地一笑，转身就走！

可是脚步方移，就觉得头顶一阵风声，举目看去，面前站着那位金衣的大和尚悟虎禅师。

他此刻暂掌本寺方丈职司，法威极盛！

乙木，丙火二人方才已尝过了这和尚的厉害，见状不由吃了一惊！

悟虎双手合十，冷冷笑道：“你二人莫非没有听见祖师爷爷的话么？”

二人左右一闪，两口断玉刀同时出鞘。悟虎虎目一睁，哈哈笑道：“怎么，你们还要动手？”

海空方丈见状大声道：“悟虎，退下！”

悟虎闻言只得退向一边，海空长老双袖一挥，如同是一片彩云似的，落在了二人身前。

他面色仍是不喜不怒，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乙木、丙火，老衲念在你们二人年幼无知，从轻发落你们！”说到这里，顿了顿道：“我想此事，你们师父必不会知道，是也不是呢？”

乙木挺身道：“怎么不知……道？”

海空怔了一下，白眉微微一皱，道：“你休要胡说，以令师智力，断断不会行此无稽之事，你二人如即刻离寺回去，老衲对你二人破例宽宥，既往不究！”

丙火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二人是随边师叔来的，要来三人一起来，要走三人一起走！”

海空所以一再容忍，实在是知道二人之师冰河老人乃是当今一怪，是一个最难招惹的老怪物，自己虽不怕他，可是俗谓“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”，值此暮年，明哲保身，犯不着树此大敌！

可是，偏偏这两个怪小子，人情世故全然不通，海空容忍至此，显然也有些受不住了。

他身侧的众僧，更是一个个的面有愠色。

海空呵呵一笑道：“两个无知的娃娃！”

他笑声一敛，点了点头道：“老衲一再容忍，你二人却一意刁难，说来可笑，莫非老衲还怕了你们不成！”

说到这里，面色一沉，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悟虎，你代为师把这双孽障拿下来，不过，不要伤了他们！”

悟虎闻言恭敬答道：“弟子遵命！”

海空大袖一挥，彩云似的，又落在了原来位上。那悟虎宏声笑道：“你二人马上丢下刀来，不用打了！”

二人对看了一眼，乙木冷冷地道：“老方丈，我劝你少……少管！”

丙火紧握手中刀，道：“这一次我们不会留情，你要注意！”

悟虎长眉一挑。这时有一个小沙弥走过来，以手捧着他的那一口长

剑。

悟虎和尚轻挽长袖，左手压着剑鞘，右手拇指按动剑上哑簧，“嚓”的一声，已把长剑掣了出来。

乙木、丙火，双双挽了一个刀花，左右分了开来。

他二人一立一蹲，皆用眼角斜睨着悟虎。

座上的海空见此，不禁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旦夕老头儿的真传，果异一般！”

看到此，他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悟虎，为师素日常说的‘鹤立兔滚’正是此式，你要小心了！”

悟虎向二人一望，心中也是怦然！

起先他虽已取胜二人，可是仗的是人多势众，这时以一敌二，而且，海空交待，不可伤害二人，这可就更难了。当着众僧及师父面前，要是拿不下此二人，面子上可就太没有光彩了。

当下一振中手剑，冷笑道：“你二人请上，贫僧不客气了！”

他说话时，目注二人，仍然是一蹲一立，原式不动，面上表情，有如槁木死灰一般。

悟虎看到此，心中暗暗惊异道：“想不到这两个小子，还有看家本领没有施展出来，倒真不可轻视。”

想到此，足下已踏中宫去洪门，掌中剑“残阳夕照”，指向丙火，一剑劈划了下去！

可是剑尖未及，却又蓦地一崩，长虹一闪，反向着乙木头上倒崩了过去。

只听得“当啷”一声，悟虎的剑竟被荡了开来。

悟虎剑锋向下一压，剑走轻灵，第二次削过来，空中发出了一声轻啸，这一剑直向乙木右耳上削了去。

乙木颈项一摇，掌中刀平着向外一推，身形前俯，叱了声：“看刀！”

掌中刀泛出了一阵奇光，其冷刺背。

悟虎哼了一声，剑尖一挑对方的刀锋，只觉得刀身传来一股奇寒，使得他不由打了一个寒战。

可是他内功深沛，当时强提了一口真力，护住了身上各处要穴。

他身子轻轻向外一纵，足方沾地，就觉出身后一股劲风猛然袭来。

原来丙火此刻已由蹲式而变为兔滚之式，身形纵起，有如惊雷奔电一般，连人带刀恍如狂风一阵，直向着悟虎头身之上刺来。

这一式，看起来是快到了极点！

悟虎身形一长，以“弥陀转身”之式闪身避开！

可是丙火的断玉刀之威，有如银河倒泻，只听得“嘶”的一声，悟虎的半截袈裟齐齐被这一刀削了下来。

海空长老见此，不由得“唔”了一声。

悟虎方丈不禁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他顿时生出一腔愤怒，只听他口中厉吼了一声道：“好孽障！”

只见他掌中剑向外倏地一翻，“叮”的一声，剑尖已贴在了乙木的刀背之上。

这位老方丈愤怒之下，再也顾不了许多，只见他双目通红，杀招进现，剑身上现出的光雨，有如一天星斗，直向着乙木连人带剑罩了过去！

悟虎方丈施展的这一手，名唤“佛陀现杵”，是沙门中一式极厉害的手法，海空见他竟然施展出这么凌厉的手法来，当时生恐乙木伤在了他的剑下。急险之间，这位佛祖爷不由大喝了一声：“不可！”

海空和尚话出人起，就像是一阵狂风似的扑到了悟虎身旁，正要伸手挡开悟虎那一式杀手，就在这时，大殿左面的窗扇“哐”一声敞了开来，一条身影，疾飘而进。

这条身影旋风也似的向地上一落，轻轻叱了声：“大师留情！”

他说话时，右手向外一挥，以拇食二指向外一分，直向着悟虎“分水穴”上扣去！

悟虎不由大吃了一惊！行家一伸手，就知有没有。这蓦然现身之人，只这么一伸手，却正是“三十六路擒拿手”中最厉害的一招。

悟虎老方丈，虽说是武技高超，可是对这么蓦然加临的手法，也一时惊慌失措，他口中惊呼了一声，长剑猛地向后一顿，足下由不住荡出了两三步以外。

这时候，大殿众僧，俱发出了一阵骚动。想不到在海空长老以及各位老方丈驾前，竟然会有人如此大胆地贸然闯进来，胆量可说是太大了。

数十道目光集中望去，只见来人是那么从容不迫，面带笑容！

海空长老白眉微微一耸，目光望处，面前所立的，竟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翩翩少年。

只见他长身伟健，剑眉星目，微微发黑的皮肤，笔直的鼻梁，一望即知是一爽朗大度的少年侠士。

这少年身着一袭酱色的长衫，态度是如此的从容，目光向悟虎望着，淡淡一笑道：“大师请恕在下失礼，乙木、丙火小子无知，谅解尚不至死，小可救人心切，少有开罪，尚请大师海涵才是！”

悟虎本是一肚子的愤怒，可是这少年说话如此斯文，却令他发作不得。

当下目光向少年一转，道：“施主大名？”

边瘦桐欠身答道：“不才边瘦桐！请问大师法号？”

悟虎大师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想不到来人竟是边瘦桐，而且是如此年轻的一个少年。

他尚未开口，一边的海空长老已双手合十，冷冷笑道：“少施主，老衲有礼了！”

边瘦桐闻言侧身，怔了一下，他心里已猜知这人的身分，不免有些吃惊！

这时，一旁的乙木忙道：“师叔注意，他就是海……海空长……长老！”

边瘦桐面色一沉，叱道：“住口！面对长老岂能胡言乱语，还不上前谢罪！”

乙木倒真是听话，当下红着脸走过来，抱拳一躬，讷讷道：“长老，对……对不起！”

海空长老鼻中微微哼了一声，心中不由甚是惊讶，因为乙木、丙火对于边瘦桐这种称呼，以及敬重的情形，是使他想不通的。他更不解的是，冰河老人如此狂傲的一个老人，怎会把自己一双弟子，嘱托给边瘦桐如此一个后生，并以师叔见称？

当下，他微微向边瘦桐一打量，不禁暗暗点了点头，忖道：“好一个神俊少年！”

这时，边瘦桐恭恭敬敬地向着海空长老拱手一拜道：“弟子边瘦桐，参见佛祖大师！”

海空长老微微一笑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老衲不过是空门一僧，施主却是名满天下的侠士，如此岂不折煞老僧了！”

边瘦桐不由笑道：“长老如此说，弟子更是无地自容了！”

海空闻言呵呵大笑道：“少施主，你来到我这少林寺内，老衲怠慢你了！”

对于这个老和尚，边瘦桐是深具戒心的，即使是言语对答，他也不敢随便。

老和尚这几句话，令他费解，当下他不由剑眉微皱，道：“长老何出此言？”

海空呵呵一笑道：“少施主，你这双弟子，大闹我少林寺，伤僧毁殿，把我少林历代祖师金身法像，破坏殆尽……”

说到此，凤目微启，轻轻念了声：“阿弥陀佛！罪过，罪过！”

边瘦桐闻言后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出了一身冷汗。

少林自海空以下，龙虎风三位禅师，以及全寺上千弟子，哪一个又是等闲之辈？如今乙木、丙火犯此大错，要想息事宁人，只怕是不能够了。

他脸色不由一阵大变，顿时呆住了。

这时，那位悟虎禅师在一边双手合十道：“边施主你来得正好，此事施主看看如何处理，敝寺愿听凭施主一言！”

边瘦桐目光向着二人一望，乙木、丙火满面惊恐之色！

这几日相处，边瘦桐对于二人已多少有些了解。

他当时微微叹了一声，道：“二子如此胡闹，在下不便再说什么，只是他二人秉性愚蠢，我想此次定必是受人愚弄，才会行此蠢事！”

悟虎面色不悦道：“施主如此说，莫非敝寺的僧人竟会……”

边瘦桐冷冷笑道：“禅师不必多心，在下只是如此推断……”

丙火听到此，走上前道：“师叔，我二人是听了一个叫‘头皮青’的和尚的话，才如此做的！”

悟虎冷冷笑道：“一派胡言，信口雌黄！”

可是海空长老却点了点头道：“让他说下去！”

说着望着丙火道：“你说那个叫头皮青的和尚，是什么样子？他对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丙火点了点头道：“那和尚年纪不大，他带我二人玩耍，告诉我说，那殿里的金娃娃，是用来练习暗器的！”

悟虎转身道：“师父不可听信胡言，本寺内岂会有此不肖之徒？”

海空一双眸子，射出了两道奇电，直视着悟虎，道：“闻过则怒，非出家人本份。少林自涵一接掌后，疏于管理，良莠不齐，自在料中，此事以老袖判来，并非是空穴来风，不妨一查虚实！”

悟虎面色一红，双手合十道：“弟子遵命！”

边瘦桐一旁闻言，不禁暗自钦佩。这位海空长老，真不愧是一位有道高僧，令人敬仰。

其实悟虎也怀疑其中定是有人作祟，心存查明之意。只是“家丑不

可外传”，尤其是当着边瘦桐面，更不愿授人以短。

这时听海空如此说，也不便再遮盖了。当下望着丙火道：“你说的那个和尚，如果在面前，可认得出来？”

丙火点头道：“当然认得！”

悟虎咬着牙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好吧！”

说到此，他回身向着一位和尚道：“至本，鸣钟三响，吩咐全寺弟子，齐集大殿，不得不到！”

那个叫“至本”的和尚，怔了一下，遂合十道：“谨遵法旨！”说罢转身而出。

悟虎转身向着海空长老道：“此事师父不必费心，弟子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！”

海空冷冷道：“老衲要亲自看一看，是哪一个不肖子弟，败坏我少林法规！”

悟虎只得点头道了声：“是！”说着向四周和尚双手合十道：“各位请先至大佛殿去吧！”

在场的八堂僧众，闻言一并欠身还礼，相继转身而去。悟虎这才向乙木、丙火冷冷地道：“贫僧把本寺和尚全数集中，请你二人亲自去认一认那个叫头皮青的，看是否真在其中？”

丙火点头道：“这样很好！”

悟虎冷冷笑道：“果如你二人所言，贫僧当重责这个弟子；如果查无其人，你二人却是脱不了干系，那时只怕众怒难犯，就是老衲存心为你们开脱，也只怕无能为力了！”

乙木闻言，讷讷道：“怎么会是假的？他跑……跑不了的！”

说话之时，只闻得殿外金钟“当当当”响成了一片，每三声响在一起，声震屋瓦，显然是一种极为紧急的召集信号！

红线金丸边瘦桐，这时倒较先前定下心来。他向着悟虎欠身道：“大师高谊，感人肺腑，只是如此劳动贵寺弟子，令人不安！”

海空长老本在一边闭目不语，这时忽然开目，呵呵笑道：“少施主，如果真有此不肖子弟，你正可看一看我少林寺规，少林门下是不纵容孽徒的！”

边瘦桐冷然道：“长老法规至严，令人可敬，弟子想乙木、丙火斗胆，也不敢在长老面前撒谎。如是虚言，弟子愿把二人交出，任听长老发落就是！”

海空长老长眉连动，道：“好！好！一言为定！”

说话间，殿外传来沙沙僧鞋之声，至本和尚走进，合十一拜道：“禀师祖爷爷及方丈，本寺长幼弟子门僧，全已集齐，请驾临训示！”

海空点头，道：“好！你先去！”

至本合十一拜，转身而去。

海空长老向着乙木、丙火微微笑道：“二位小朋友，请随老衲一并来！”

说着大步向着殿外行去。门外立着一双弟子，持着灯笼引路，一行人向后殿绕去。

大雄宝殿内，灯火如昼，八堂职司齐立殿外，见海空率悟虎一行来到，八僧全数合十行礼。

殿前正中设有十四张金漆坐椅，众人入内，分别坐好。边瘦桐举目一望，不由吃了一惊。

只见整个大雄宝殿内，被身着金、黄、灰不同颜色的僧人站了一个密密麻麻，灯光之下，这些和尚的光头闪闪发着亮光。

少林寺和尚约在千名以上，这么多的人齐集一堂，竟是鸦雀无声，连一个咳嗽的都没有。令人一望之下，由不住肃然起敬！

这时，乙木、丙火也随着走进殿来。

二人的衣着模样，立时吸住了场内和尚们的目光！

二人四只眼睛也一眨不眨地在人群里搜索着。海空落座位上，闭目不语。悟虎却冷冷一笑，向着二人道：“二位施主请细细过目，找出你们所说的那个叫头皮青的孽徒来！”乙木、丙火二人答应了一声，目光视向边瘦桐。边瘦桐点了点头道：“在场皆是有道的空门弟子，你二人要恭敬从事，不可冒失！”二人点头答应，遂即步向人群。前两排和尚，各披金色袈裟，年岁多在六旬以上，这些和尚身分地位都甚为崇高，二人看了一眼，道：“这里没有！”

乙木道：“他们太老……找小的！”于是走向第三排，一排一排地往后看，一千多个和尚，足足看了大半个时辰才看完。

乙木皱了一下眉道：“奇怪……怎……怎么没有？”丙火也不禁有些急了，道：“不对，他没有来！”

乙木翻着眼，愤然道：“我们……受骗了！”二人你一句我一语，正在讲个不停，悟虎大师已同着边瘦桐走了过来。边瘦桐沉声向二人道：“你二人说些什么？”悟虎也冷冷笑道：“你二人可曾找到那个人么？”

乙木摇头道：“没……这里没有！”丙火道：“那个小和尚没有来。”悟虎不由面色一沉，双手合十道：“二位不要无理取闹了！全寺弟子皆已聚齐，怎会有人不来？我想此事已经定了！”说到此，微微冷笑着向边瘦桐道：“边施主，此事如何发落？老衲愿闻一言！”边瘦桐不相信乙木、丙火二人会说谎，可是眼前事实，却又无法辩解。当下略一思忖，含笑道：“大师可否烦神再查一查，可有缺到的弟子么？”

悟虎冷冷一笑道：“施主你误会了，本座号令极严，不会有人无故不到的！”

边瘦桐笑了笑：“问问何妨！”

悟虎冷冷地道：“也好！”说着一双目光愤怒地向着乙木丙火一望，道：“二位施主请注意聆听，看看是否有漏！”

说着向后排为首一个年轻的和尚招了招手道：“长灯，你过来！”

那个年轻弟子打了一个躬，忙走了过来，合十道：“方丈何事召遣？”

悟虎向着乙木、丙火道：“你二人所说的那个弟子，年岁大概与此人差不多的吧？”

乙木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不过比他……矮！”

悟虎冷冷一笑道：“那么该是本寺第三代的弟子了，这位弟子法号‘长灯’，是‘长’字班的领班弟子，问他就知道了！”

丙火弯腰合十道：“失敬了！”

长灯和尚忙自还礼道：“小僧不敢！”

边瘦桐在旁打量了一下这位长灯和尚，只见他生得眉清目俊，高高的个子，确是一个可造之材，尤其是这小和尚一双瞳子，闪闪放着奇光，眉

目之间，一派正直，令人可亲。

边瘦桐看到此，心中不由暗暗叹道：“难怪少林一派能够独立武林数十年之久，今日看其三代弟子亦复如此，可知将来日更为可观了！”

想到此，目光遂向少林三代弟子群内望去，只见个个挺着腰干儿，目不斜视，果然盛门之下无虚人。

这时，悟虎又为长灯介绍了边瘦桐。

长灯和尚立时面现惊疑，向着边瘦桐一拜道：“原来是边大侠，小僧久仰了，不知唤小僧出来，有何差遣？”

边瘦桐一笑道：“差遣实不敢当，只是向小师父打听一个人罢了！”

说着向丙火道：“你可把那位小师父的名字模样说出来听听！”

丙火比着手势道：“这么高的个子，名叫头皮青！”

乙木也抢道：“比你矮一点，鼻子扁扁……的！”

长灯和尚听了一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怔怔地道：“是……哪一个？干什么的？”

悟虎方丈冷冷一笑道：“长字辈的弟子，是否全到齐了？”

长灯合十欠身道：“方丈召唤，怎能不到？除了膳堂的几位头陀以外，全到齐了！”

悟虎冷冷一笑，望着边瘦桐道：“膳堂的几位头陀，皆是蓄发的外僧，显然不是二位小施主所说之人了！”

说着鼻中哼了一声，望着乙木、丙火道：“二位还有何言？”

方言到此，那长灯和尚忽然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是了！”

众人目光齐望过去，长灯和尚向着悟虎合十道：“弟子想起来了，适才长川师弟，托人来说，因患眼疾不便与会，弟子一时竟忘了！”

悟虎不由微微呆了一呆，怒道：“小小眼疾，算得什么？尔速去唤他来见！”

长灯弯腰行了一礼道：“是！”

说罢转身而去。悟虎冷笑道：“长川乃是前殿服务的弟子，素为前方丈涵一师叔器重，绝非你二人所言之人，此事老衲可以断言！”

乙木不由皱了一下眉道：“那……会是谁呢？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又步人人群，一个一个地细细打量，仍不见那个化名“头皮青”的和尚在内。

乙木、丙火到了这时，也都禁不住心内打鼓，为自己安危担心不已！

忽听得殿外一阵沙沙脚步声，二人连忙望去，只见那长灯同着一个头缠白布的弟子走进殿来。

二人不由精神一振，因为这是他二人最后的希望了，所以同时睁大眼睛向着这位患有眼疾的长川弟子望去。

可是，他二人又失望了。

因为来的这位长川和尚，整个的头部，连眼睛鼻子都包在白布之内，根本看不出面目。

这时长灯合十拜道：“长川带到，请方丈指示！”

长川和尚也合十向着悟虎一拜道：“弟子来迟了，师伯恕罪！”

悟虎冷冷一笑道：“长川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！金钟三响，本寺长幼同门皆已来齐，你为何独独例外！”

长川颤抖了一下道：“弟子眼疾发作，痛苦不堪，请师伯原谅……”

悟虎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此事等一会再说，现在你且见过这二位施主！”说着向乙木、丙火二人指了一下。

长川低头走到二人身前，合十道：“二位施主请了！”

乙木、丙火四只眼睛一齐盯视着这位长川，一言不发。看了一会儿，二人对望了一眼，乙木讷讷地道：“看……看不见脸！”

丙火皱了一下眉道：“小师父，你把头抬起来好不好？”

长川嘻嘻一笑道：“施主，你是开玩笑么？”说着勉强把头抬了一下。丙火脱口道：“不错，他就是头皮青！”

长川退后了一步，道：“小施主，你不要开小僧的玩笑了！”

乙木这时也颇为冲动，虽然看不见他的脸，可是这个叫“长川”的小和尚说话声音却十分像“头皮青”，当下不由勃然大怒，上前一把抓住了长川的前胸，厉声道：“好小子……你这坏蛋！”

长川口中“啊哟”叫道：“小施主，你松手！老天，这是哪一回子事呀？谁是头皮青呀？”

乙木冷笑道：“你……就是！”

长川哆哆嗦嗦地道：“什么头皮青？我根本就不认识……”

说着他转过身来，向着悟虎道：“请师伯作主……弟子根本不认识这二人！”

一面说着，竟自跪了下来。

悟虎和尚这时也不禁起了疑心，当时冷冷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解开头上的布，让他二人认上一认，也就是了！”

长川怔了一怔，叩头道：“弟子眼疾不可招风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悟虎和尚一声冷笑，只见他左手五指向外一挥，长川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戴在头上的布条，猛地凌空而脱，现出了这小和尚本来面目！

长川吓得“噢”了一声，猛地由地上跳起来，伸手向空中的布条抓去，但那布条已落在了悟虎方丈的手中。

长川目光一接触到悟虎禅师的目光，顿时吓得呆立当地，动弹不得！

众人这才看清楚了，他双目一如常人，哪里像有什么疾病的模样，俱都怔了一下。

乙木、丙火一看到他的面容，不禁同声大叫起来，尤其是乙木最是激动，猛地扑过来，当胸一掌，直向着这个长川和尚的前胸打去。

可是，边瘦桐却发出了一声断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他右手猛然向下一切，平空一分，乙木由不住一个踉跄，退后了两三步，差一点摔倒在地。

边瘦桐冷冷地道：“当着方丈驾前，你焉能如此无礼！”

乙木不大服气地道：“他就是头皮……青，一点不错！”

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是非自有公论，但听方丈处置！”

说到此，他转身又向丙火道：“丙火，你也看清楚了？”

丙火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就是他！”

长川和尚在一边吓得面无人色，双膝颤抖，道：“二位施主，休要含血喷人……”

悟虎一见这种情形，立时肚内雪亮，他那一张老脸，也不禁染上了一层红晕，只气得全身发抖。

当时冷冷一笑，向长川和尚道：“想不到我少林门中，竟然会有你这败类！好，你先不要走动！”

说着冷下一张脸来，对边瘦桐合十道：“此事不难分晓，三位施主也暂时不要走动！”

说到此，他转身走到了海空长老身前，略略说了几句。海空点了点头。

这时候，那长川和尚却冷冷一笑，向着乙木、丙火二人道：“你二人以为这样，我就怕了么？”

丙火冷笑道：“哪一个要你怕？”

长川目光向着远处的方丈及海空长老看了一眼，小声道：“告诉你们，这事情是涵一大师父关照我做的，涵一大师父是海空祖师爷爷的师弟，是方丈的师叔，谁又能把他老人家怎么样？”

边瘦桐在一边闻言，这才明白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更好办了，我们找出那位涵一大师父，请海空祖师作一个了断！”

长川翻了一下眼皮，面色苍白地道：“你是边瘦桐，我知道你，你不用逞能，这里有人能对付你！”说话间，大殿内的和尚，已在悟虎的吩咐之下，纷纷散了开来，各自走出了大殿。一会时间，这座大佛殿内，只剩下了乙木、丙火等数人。长川和尚神色甚为慌张，猛然转身朝门外奔逃而去，可是脚才迈出一步，边瘦桐已含笑站在了他的面前，道：“小师父，请先不要走动才好！”长川一咬牙，道：“你多什么事？”说着一掌向着边瘦桐面门之上劈了过来！这时，就听得悟虎一声断喝道：“好孽徒！”一股劲风猛然袭了过来！长川被震得退了五六步，方拿桩站稳，惊恐之下不由呆立当地。眼前人影一晃，悟虎已立在眼前，嘿嘿冷笑道：“长川，你的胆子不小啊！”长川和尚见掌寺方丈发怒，也有几分心惊，不由低下头来，饮泣道：“弟子有下情相告！”悟虎嘿嘿一笑，道：“祖师爷要亲自见一见你，长川，你要千万小心了，还不快去！”长川不由吓得打了一个哆嗦，当下抖着声音道：“这件事，是……是……涵一祖师叫我作的！”悟虎不由微微呆了一呆，当下冷冷一笑道：“祖师爷唤你，快去！”长川和尚过去一直是涵一的心腹，在寺内欺下瞒上已非一日，养成了骄傲习惯，一般同门、长辈，他根本不瞧在眼中。可是这时一听海空唤他，却把他吓了个不轻。他知道海空祖师爷爷的厉害，不要说自己是一个小小的三代弟子，就是涵一大师，在这位祖师爷爷面前，也不敢说一个不字！当下颤抖着来到了海空长老跟前，只觉得双膝一软，由不得“扑通”一声，跪倒在地上！

佛门高僧海空长老，慢慢地张开了眸子，向着长川逼视过来！

使他吃惊的是，少林门下，居然会有如此弟子，凭着他那一双智澈的眸子，几乎能透视人类的善恶！

眼前这个小和尚，是如此的混浊，整个的身体被卑下暴戾笼罩着，看不出一点点属于灵性的东西。

海空看到此，那披在肩上的长发，抖动了一下，伸出了微微颤抖的手，指着长川道：“你叫什么？是哪一堂服务的弟子？”

长川早已吓得亡魂丧胆，战瑟着道：“弟子长……长川，原是专门侍候涵一祖师的，后来祖师方丈去职，就改派在前殿服务了！”

海空长老森森一笑道：“这就莫怪了，有其师必有其徒！”

说到此，一笑道：“这些事情，不用说都是你的主意了？”

长川吓得连连叩头道：“弟子斗胆也不敢……”

海空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少林门中，焉能会有你这样的弟子……不过，也不能就这样轻易地叫你离去！”

说到此，就要发落。长川见状，连连叩头求饶，声泪俱下地道：“弟子是奉命行事……是涵一祖师关照弟子做的……祖师爷请……”

海空呆了呆，冷冷一笑，他的脸色此时至为难看，当下挥了挥袖子道：“悟虎，带他下去，这是我少林的家丑，容老衲慢慢处理！”

悟虎大师此刻真恨不能一掌立毙长川于掌下，只是当着边瘦桐等三人，自己不便如此。

这时闻言，厉叱了一声道：“还不随我退出！”

长川叩一个头，忙站了起来，颤抖着道：“二师伯……你老要如何处置我？”悟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谁是你的二师伯？我少林门下，岂有你这样不肖弟子？走！”长川面色一青，低头转身而出。海空冷冷一笑道：“悟虎你要防备了，此子居心不善！”悟虎合十道：“师父放心，谅他还没有这个胆子！”

## 涵一含怒反少林

悟虎押着长川小和尚一脚踏出殿外，就见那长川猛然回身道：“二师伯，你闪开吧！”

说着他双掌向外一亮，竟自掌心内“哧哧”飞出两口柳叶飞刀，一左一右，分向悟虎左右双肩上飞来！

这种暗器，是佛门中戒用的东西，悟虎不由怒叱了声道：“你想找死！”

只见他大袖一挥，“叮当”两声，已把一对飞刀打落在地。

那长川和尚发刀意在掩护自己逃逸，所以刀一出手，身子已像狸猫似的飞纵起来，猛地扑在庙墙之下，接着双足一踹，直向庙外飞扑了出去！

可是，悟虎大师岂能放他如此逃走？当下低叱了声：“长川，你还想跑么？”

说话时，足尖一点，整个身子竟自猛地腾了起来，足足拔起了七八丈高下，就像一阵风似的越出了庙墙之外！

长川猛一回身，发现悟虎禅师已来到了背后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！

他狂笑了一声道：“二师伯，你也迫人太甚了！”言罢，双掌霍地向下一沉，竟然施展出排山运掌的内功掌力，蓦然向着悟虎身上推了过来。

悟虎右腕向下一切，叱声：“去！”

这种“金切手”的手法，乃是少林八种绝技之一，自是可观！

急切间，长川和尚未及收招，悟虎的手缘已切在了他的右腕之上，他不由发出了一声惨叫，右腕骨已然齐根折断！

悟虎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好孽障！”右足向前猛跨出一步，右掌霍地面前一抖，直向着长川胸前用力击去！

长川和尚这时痛彻心肺，早已丧失了回手之力，悟虎这一掌打来，他除了闭目受死之外，实在是别无他法！

他口中哀求道：“二师伯饶命！”

悟虎一声冷笑，掌势猛推而出，眼看着这长川就要溅血在他掌力之下。

猛可里，由一边庙墙之下，传出了一声断喝：“不可！”

只听得“哧”的一声，一股掌力横劈了过来！

这掌力并非对着悟虎的掌力而发，而是直扑向长川和尚而来。

只听长川和尚惊呼了一声，一下被这股风力推向了一边，出乎意外地躲开了悟虎的杀手。

悟虎惊愕之下，却见西墙月影之下，步出了一个俗家装束的高大人影。

这人虽是俗家衣着，可是却剃成了一个光葫芦头，月亮之下闪闪发光。在他的前襟上，悬挂着一串佛家的念珠，一粒粒大如核桃，明光铮亮。

悟虎细一打量，不由心中一动，来人并非别人，正是那位还了俗的涵一大师！

这位涵一大师，虽说年岁和悟虎相差有限，可是在身分上来说，却要比他高出一辈。

悟虎虽说对于这位师叔已有些鄙视，但是却也不便立时反目，当下呆了一呆道：“原来是师叔！”

涵一大师冷冷一笑道：“少林门中，严戒杀孽，方丈虽是一寺之主，却也不便对门下弟子下此毒手！”

一边的长川，这时也认出了来人是谁，当时忍不住痛哭道：“二师祖……救救我……哎唷！弟子的手断了，再也不能追随二师祖你老人家了！”

涵一闻听之下，面色一沉道：“不必多说！”

说着，向着悟虎合十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方丈，请准老衲所请，放过这个弟子，叫他离寺逃生去吧！”

悟虎面露不悦，道：“此事是师父交代，只怕贫僧难以定夺，尚请师叔原谅才好！”

涵一面色一沉道：“莫非老衲连这一点情面也讲不通么？”

悟虎欠身合十道：“请师叔原谅，出家人有何情面可讲？”

涵一大师面色一变，却又强作笑容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不把老衲看在眼里了？”

悟虎后退一步，合十道：“此事关系着我少林颜面，贫僧万难照办，师叔请原谅吧！”

涵一呵呵笑道：“少林颜面？亏你还说得出口！”

悟虎不由微微怒道：“师叔何出此言？”

涵一冷哼了一声道：“那边瘦桐以及冰河老人两个孽徒，兴师上门，尔等非但不与抵挡，却还百般殷勤，这就不丢我少林的颜面么？”

悟虎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边瘦桐之事尚未了结，师叔怎知会善罢甘休？”

涵一厉声道：“厚敌薄己，还多说些什么？”

说到此森森一笑道：“少林门中情形如此，足令老衲齿冷已极，海空师兄昏聩无能，也无可恋，老衲此刻就带着这长川离开，方丈你莫非还要阻拦我么？”

悟虎实在想不到，他竟然会说出此话，当下实在忍不住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师叔既要离去，本座无权干涉，不过这长川和尚属少林门下，却不能自由离开！”

涵一狂笑了一声道：“老衲今夜就要带他去，看看谁敢阻拦？”

说到此，回头叱了声道：“长川，咱们走！”

长川和尚闻言，哭丧着脸走到了他的近前，涵一大师一把把他夹在腋下，单手向着悟虎打了一个佛礼道：“老衲告辞了！”

说着，转身向着前边路上大步走去！

悟虎方丈见此，忍无可忍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口宣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师叔既然如此，本座职责所在，说不得只有开罪了！”

口中这么说着，他身形向前一扑，已到了涵一身后。涵一不待他发招，蓦地转过身来，怒眼圆睁，状极愤怒地道：“你要如何？”

悟虎双手合十道：“请师叔放下长川孽徒，本座也好回去交差！”

涵一厉声道：“我就是不放！我和他已不是少林门徒了！”

悟虎不由冷冷一笑道：“莫非本门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么？”

这一个“你”字，不禁使得涵一突然暴怒，他森森冷笑道：“悟虎，老实告诉你，老衲已对你过分客气了，莫非你一定要迫我出手不成？”

悟虎方丈此刻已忍无可忍，不禁面色一沉道：“本座也对你容忍多时了！”

涵一哈哈一笑道：“好一个目无尊长的大和尚！”说着右手一挥，发出了一股绝大的劲力，直向着悟虎前身逼来。

悟虎心知这位师叔的武功非比等闲，不由向后一闪。涵一乘机拔身而起，直向前路落去！

悟虎大师叱了一声，至此，他实在也忍不住了，足下连点，施展出“燕子飞云纵”的轻功绝技，三起三落，已迫到了涵一身后。

这位少林寺的老方丈，愤怒之下，竟自由身上取出了一掌铁莲子。

这老和尚，追随海空长老数十年，一身内外功力，确实已得到了海空的真传，这时他右足向前跨出了一步，口中低叱了声：“打！”只见他拇食二指连连捻动，“叭叭”一阵响声，掌中铁莲子就像是一道线似的打了出去，分向涵一双肩、背脊、尾椎等处打来！

涵一大师狂笑了一声，他虽然抱着一人，身手依然是那么灵活，这时他身子倏地直向前方猛倒了下来，全身重量仅仅靠着右足足尖支持着，有如蜉蝣立水一般。那些铁莲子一粒粒都打了个空！

涵一把长川向外一推道：“你且先去，待我会他！”

长川身形落地，如飞而去。悟虎大怒，腾身就追，涵一怪笑了一声道：“方丈，你慢追一步！”说到此，这位少林寺的前方丈，右手向外一分，并中食二指向着悟虎背后“志堂穴”上就点！

悟虎一翻身，双掌一现“巧托天书”，反向着涵一下巴上击来！

这两个人，全都是七十以外的年岁了，一个是当今少林寺的方丈，一个是昔日的方丈，俱都是少林门中的佼佼者。两个人这一动上了手，但见人影幢幢，掌风呼呼，立时缠在了一块儿。

严格说起来，涵一与海空长老，是师兄弟的辈份，可是涵一自幼丧师，其一身武功，多得自这位师兄亲自传授；悟虎既是海空弟子，自不待言。所以这两个和尚一动上手，门路家数如出一辙，看起来甚为相似！

一刹那间，二人已对拆了十数招。

他二人年岁既相仿，武功也相差得有限，一时颇难分出轩轻高下。但见人影飘飘，彼此袍袖间发出的风声，连成了一串，大有一羽不能加、虫蝇不能落之势！

二人这一场狠斗，杀了个天昏地暗，星月无光。

涵一已是越杀越愤，偏偏对手悟虎禅师，却非易于对付之人，只急得他怒吼声声。

忽然间，庙墙上射来了一道灯光，一人发声叱道：“什么人在庙外厮杀？”

悟虎向外一跳道：“是悟龙师兄么？师兄快来，涵一师叔反了！”

涵一闻得来人是悟龙，不由大吃一惊，龙、虎、风三位禅师乃海空三位高足，武功都尽得海空真传，此时只是悟虎一人，涵一已是无法取胜，若是再加上一个悟龙，简直更是不敌了。涵一眼珠一转，乘他二人答话之间，猛地拔身而起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老衲恕不奉陪了！”说着猛地腾身而起，落在了一棵古松之上。

悟虎一声断喝道：“你哪里走？”双掌平空击去，掌风过处，落下了满地松枝。这时，涵一却已拔身而起，落向了另一棵大树之上。

悟虎方要再追过去，只见人影一闪，悟龙、悟风两位老和尚，一起落在了面前。

二僧形色，俱都十分惊讶，悟龙上前伸手拉住悟虎一只腕子道：“师弟不可造次！”

悟风也合十道：“师兄请住手，不可对师叔失礼！”

说话间，那涵一早已逃得无影无踪，只留下一片月影风树。悟虎不由顿足道：“坏了，坏了！”

二僧惊问其故，悟虎叹道：“你二人哪里知道，涵一已背叛少林，并把孽徒长川带着走了，都是你二位拦我，才令他们逃走了，师父若怪罪下来，如何是好？”

悟龙不由宣了一声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师弟只管实情实报，师父万无怪罪之理。只是涵一师叔如此作为，实在令人不解了！”

涵一夹抱孽徒长川而去，在少林寺中是一件大事，当海空祖师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，由不住频频摇头叹息道：“涵一如此作为，真正是自掘坟墓，老衲也不便袒护了，阿弥陀佛！罪过罪过！”

说着他凛凛一笑，对悟虎道：“你即刻传少林法旨至各处，凡有涵一师徒下落，即刻归报本寺！”

悟虎答应道：“弟子谨遵师命！”说着退身而下。

这时，海空显然也甚为激动，他冷冷一笑，目视着身侧的悟龙、悟风道：“龙、风二徒，着尔二人，即刻束装，严缉他二人归寺，不得有误！”

二人各自答应了一声，但是面上现出一些为难之色。悟龙上前一步，颌首道：“祖师爷，那涵一乃是弟子师叔，没有祖师法牒，只怕难以下手！”

海空怔了一下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老衲显然是疏忽了！”

说着自案上拿起了一支白羽令，递与悟龙，道：“这是为师一件信物，白羽令下，谅那涵一无话可说。你二人不得有误，速速去吧！”

二僧闻言，各自向着海空一拜，手持白羽令，匆匆而下。海空忽然想起一事，又唤道：“你二人回来！”

二僧忙又转了回来，海空雪团似的眉毛皱了一下，道：“明日开光大典，你二人来得及回来么？”

悟龙合十道：“只怕是来不及赶回来了！”

海空冷冷一笑道：“有虎徒在此，也就是了，此事非你二人莫办，快快去吧！”

二僧各自行了一礼，又转身而去！

边瘦桐及乙木、丙火远远看着，也不知发生了何事，甚是奇怪。这时走来一个小和尚，向着三人合十一拜道：“祖师爷有请三位施主！”

三人怔了一下，乙木讷讷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边瘦桐冷笑道：“不必多问，随我去就是了！”

乙木、丙火自从随着边瘦桐出山以来，不知怎么，对于这位师叔甚为害怕，这时闻言，连嘴也不敢顶一句，乖乖地随着他走了过去。

海空见三人来到，自位上站起，合十道：“边大侠及二位小施主请坐！”

边瘦桐行了一礼，随即同乙、丙二人坐了下来，要听一听这位祖师爷说些什么。

海空这时面上现出一种极为尴尬之色，顿了顿才道：“二位小施主所言非虚，想不到少林门中，竟然有如此不肖之徒，这件事暂且丢开，老衲自会处理！”

说着目光向着乙、丙二人一扫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二人虽说是错听人言，可是活了这么大，岂能有如此不解是非之理？”

乙木讷讷道：“什么是……非？”

丙火站起来，脱口道：“老和尚，你已经知道，这是头皮青的主意，就不要再找我们两个的麻烦了。”

海空森森一笑，道：“老衲如果就此算了，本寺弟子岂能甘休？”

乙木大声道：“那你要怎么样？”

边瘦桐见状，怒叱了一声道：“你二人怎能如此对长老说话？还不老老实实坐下来，听凭长老发落！”

乙木委屈地看着他道：“师叔……你怎么也帮起他来了！”

边瘦桐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长老乃是有道高僧，你二人只可静听，不得失礼！”

说着站起来，向着海空合十道：“祖师父请念他二人生性憨鲁，初次下山，不明事故，纵然有错，也是受人挑拨，理应原谅才好！”

海空长老淡淡一笑道：“边大侠，你这几句话，说得未免太轻松了！”

他那一双光华闪闪的眸子，向着乙木、丙火二人身上一扫，冷冷一笑道：“老衲乃空门一僧，素日与人无惹无牵，冰河老人不该欺人太甚，今日这两个人，老衲要留下他们来！”

边瘦桐闻言一惊，道：“长老何必如此？”

丙火怒容满面地道：“为什么要把我们留下来？我们不愿意！”

乙木也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里的和尚……真不讲理！”

边瘦桐低叱道：“不许胡说！”

海空长老哈哈一笑道：“一双无知的蠢儿！老衲问你们，你们来此，你们的师父知不知道？”

乙木怔了一下道：“怎么不知道？是他叫我们跟边师叔来的，他怎……么会不知……道？”

海空长老闻言之后，禁不住发出一阵笑声，目光中隐隐带出些怒色。他鼻中哼了一声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令师显然是有心与老衲为敌了。很好，既然如此，你二人大可放心，这件事由老衲与令师评理好了！”

乙木、丙火闻言对看了一眼，他二人不明白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当下竟十分高兴地笑了。

乙木嘻嘻一笑道：“那么……我们两个可以走了吧？”

海空合上了眸子，气得脸色微微发白。以他今日功力，像乙木、丙火如此身手，实是不堪一击，几乎可以伸手分生死，可是他自恃身分，却不能以长欺幼。

听了乙木话后，他微开双目，露出了炯炯目光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自然是了！”

乙木一拉边瘦桐道：“师叔，我们走吧……跟这个老……和尚，还有什么好谈的？”

才说完，就见海空长老两道慑人的目光，直直地逼视了过来。边瘦桐忙赔笑道：“长老何必与他一般见识？弟子等暂时告退了！”

海空点头笑道：“老衲岂会与他们一般见识？边大侠请便，明日开光大典时，老衲再差人往请便了！”

边瘦桐知道这老和尚外表虽是一派沉着。事实上内心确实很是恼

怒，只是顾及身分，不便发作罢了。当下也不便在此多留，行了一礼，又向乙、丙二人怒声道：“你二人还不谢过长老不罪之恩，退下去么？”

乙木、丙火对看了一眼，然后各人向着海空来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，道：“谢谢长老！”

海空呵呵一笑道：“你二人且慢谢我，这件事并没有完，此间事了之后，老衲要至巫山小南峰，亲自拜访令师，要请他对此事作一个了结！”

边瘦桐怔了一下道：“长老这样作，未免太过分了。”

海空宏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过分？他这两个徒弟伤我弟子，坏我经楼，莫非就不叫过分了？”

边瘦桐一时倒也无话可说，他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长老乃是当今佛门第一高僧，如作做为，天下震惊，未免有损尊誉，以弟子看来，甚为不值！”

海空长老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对方系无名小辈，老衲倒可不与计较，冰河老人乃海内知名的高人，老衲能会到此人，怎说不值？”

边瘦桐苦笑：“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！”

海空一笑，道：“冰河老人应是讲理之人，老衲前去与他理论，不一定就是相争！”说罢冷冷一笑，又闭上了眸子。

边瘦桐微微叹息了一声，退身而下，乙木，丙火也跟随而出。

三人出了精武殿后，边瘦桐怒目望着二人道：“你二人好大的胆子，此番闯了如此大祸，看你们怎么交待？”

二人都不由脸色一红，各自低下头来。丙火讷讷道：“边师叔，这件事，你千万不要告诉师父知道。”

乙木也结结巴巴地道：“师父要是知……知道……了，我们就完了！”

边瘦桐冷笑道：“你们还能瞒得住？那海空长老亲自上门，什么不会说出来？你二人如此妄为，我也无法负责……”

他实在气愤已极，本想令二人离开自己回去，可是转念一想，无论如何，此二人是跟随着自己一齐出门，他们首次下山，人生地陌，不要又生出什么事来，自己将来更不好交待了！

想到此，气得脸色发白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二人如此胡来，我也不好过问你们的事了。我本来与你们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更不敢当这个师叔，你们不要叫我师叔了，我可不敢当！”说着拂袖而去。乙木追上来道：“边师叔，不要生气……我们再不惹事就是！”

边瘦桐冷笑一声，不与理会，直向佛光殿内行去。乙木、丙火二人，垂着头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佛光殿内。

二人来到殿内，闷在室中，彼此互相埋怨不已，忽听得门上有人轻轻叩了一声，道：“二位施主睡了么？”

丙火忙去开门，问道：“谁呀？”

门外站着一个小和尚，双手合十道：“有一位老施主有事与二位商量，请二位去一趟！”

丙火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什么老施主，我们不认识这里的人！”

乙木也走过来，很是生气地道：“不见，不见，就是不见！你们这个庙里面，就……没有一个是好人！”

那和尚气得瞪着眼睛道：“咦！你这个人，怎么这么说话？”

乙木怒从心中起，当胸一把，抓住了这个和尚衣裳，道：“狗和尚……你再要多话，我……打死你！”

这个和尚被他拉得离地而起，吓得脸色大变道：“小……爷……有话好说，你不要动粗好不好？”

丙火过来，推了乙木一下，道：“乙木不要胡来，还不快放开他！”

乙木叹了一口气，重重地把这个和尚放了下来，道：“要不是看你可怜，我……我摔死你！”

这和尚扶了一下僧帽道：“我只是来传话的，那位施主在后院凉亭里等你们！他说你们要有种就去，没种就算了！”

乙木立时睁大了眼道：“谁……没种？走，带我们去！”

丙火也有些生气，自床上操起了刀，道：“这里的人太欺负咱们了，走，我们一块去！”

小和尚见状，面色一变道：“喂，不要带刀呀！”可是，乙木、丙火哪里肯听，怒气冲冲地直向后院行去。

二人走出了“佛光殿”，果然看见后面有一片甚为美丽的花园，园内花树假山无不齐备。

丙火忽然站住道：“乙木，算了，我们不要去了！”

乙木咬牙道：“这些和尚看着我……们好欺负是怎么着？”

丙火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算了，刚才边师叔才说过我们，怎么能再去惹事？”

方言到此，就听见花树丛中一人呵呵笑道：“两个小子，害怕了么？”

乙、丙二人一齐望去，依稀看见园内有一个茅亭，亭上似立着一个影子，正向着他们二人频频招手。

乙木看了一眼，冷冷笑道：“是一个人，我们过去看看。”说着大步前去。丙火生怕乙木有失，当时也忙自后面跟了上去。

他二人穿过了花树丛后，那亭子就看得更清楚了。

亭内立着一个灰衣的老头儿，胡子很长，他向二人招手道：“臭小子，你们过来！”

二人一听，顿时怒火大升，匆匆行了过来。乙木边走边道：“你是……什么东西？”

这老人呵呵一笑道：“娘的！两个东西一个长相，我也分不清你们是谁，不过其中之一在我家作过客！”

乙木看着这老人，瘦瘦的脸，白白的胡，不由得皱了一下眉毛道：“老头儿，你是……我看你脸很熟……”

丙火这时也自后走了过来，他向这老人一看，不由大吼了一声道：“原来是你，夏侯三！”说着足尖一点，已如同飞鹰搏兔也似的猛扑了过去，双手分左右，直向着夏侯三双肩上打去。

夏侯三呵呵冷笑道：“小子，来得好！”说着身形一转，已飘出丈许以外。丙火如此快捷的招式，竟是连他衣服都没有挨着。

这时，乙木也怒吼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你这个……老王八！”

他口中说着，身形已如同箭也似的扑了过去。可是这老头儿身形奇快，飞身落到亭尖之上。他低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好小子，凭你们这两手，还差点劲儿！”

丙火再次怒吼了一声，把断玉刀抽了出来。他右手握刀，左手领了一个式子，“嗖”一声，直向亭顶上纵去，人落刀下，直向着夏侯三头上砍下来！

夏侯三口中啊哟了一声，只见他整个身子向下一倒，如同一片枯叶似的飘然而下！

他摇了摇手道：“两个臭小子，先听我说完话再打不迟！”

丙火自亭上飘下来，双手托刀道，“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
夏侯三咳了一声，嘻嘻笑道：“你们不要以为我成心来找你们麻烦，我才懒得来呢！”

乙木翻了一下眼道：“不是你……你自己来的，还会是我们请你来的？”

夏侯三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是奉了海空长老之命，来向你们两个小辈下手的，你们两个东西也太胆大妄为，连你们那个老师父，都混蛋透了！”

乙木气得脸色发紫道：“好呀，你……敢骂我师父！”

夏侯三一笑道：“这是海空说的，也不是我说的！”

乙木生性憨直，从不会拐弯抹角，人家说什么他信什么，当下怔了一下，恨恨地道：“好个老和尚，我错看了他了！”

丙火冷冷一笑道：“我不相信，海空长老不是这种人！”

夏侯三冷冷一笑，他本想暗中挑拨一番，让海空长老与冰河老人之间，生出仇恨，也可间接地为自己出一点气。可是这么做，显然对边瘦桐没有伤害。

他知道冰河老人最是护短，别看这两个宝贝徒弟那种样子，老人还是疼爱得了不得。

因此，他就想借着海空之名，暗中对乙木、丙火之一下毒手，只要把其中一人杀死或是弄成重伤，边瘦桐在冰河老人面前就没法交待！因此他才会有此举动。说起来，这种做法未免太愚笨了一点，可是夏侯三情急之下，也只得出此下策了。

在他意念里，丙火显然要较乙木聪明得多，因此他下手的对象也就放在了丙火身上了。

他当下冷冷一笑道：“臭小子，我的话说完了，你看如何？”

丙火摇了摇头道：“海空长老为什么自己不来？”

夏侯三阴森森地笑道：“现在我有一个法子，你二人要是听，我们还可化敌为友，我也犯不着得罪你们那个师父！”

乙木怔一下道：“你有什么法子？”

夏侯三冷冷一笑道：“海空命我来取你二人性命，我也于心不忍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所以我想叫你二人赶快逃跑一个，回去报信……”

丙火冷冷一笑道：“我们凭什么要逃跑？”

乙木也恨恨地道：“我们是同边师叔一块来的，要走一起走……干什么要跑？”

夏侯三本想骗走一人，自己对付一个就容易多了，而且将来冰河老人问起来，也可狡辩一番。再者，回去一个人，自会去搬弄冰河老人来此与海空为敌，使海空误会边瘦桐而敌对之。

可是乙木、丙火却不上钩，夏侯三恼怒之下，只得改行强硬的那一条道路了。

他阴森森地一笑，道：“两个小辈不识好歹，也就怪不得老夫要下绝招了。”说着身形一耸，已来到了丙火面前，右掌向外一抖，直向丙火右

肩头上抓去！

他五指一到，丙火就感到一股绝大的劲力，有如五爪钢钩似的，侵体而入。

他早先曾尝过这老头儿的厉害，是以不敢过于大意。这时夏侯三掌到，他身子向下一沉，就势刀身卷起，夹着一片寒光，直向着夏侯三脑门上砍去！

刀身一扬，冷光如电！

夏侯三只觉得头上一冷，不由大吃一惊，断玉刀乃是冰河老人采万年寒铁所铸，差一点功力的人，为此冷芒一扫，已是吃受不住，更不要说和对方交手了。

当然，夏侯三是不敢叫它沾在身上的！他紧咬牙关，身形骤然向下一伏，猛地转起来，口中低叱了一声：“打！”

只见他双掌同时向外一扬，“呛啷”一声，两掌全击在丙火那口刀的刀柄之上。竟把这口刀击得斜飞了出去，“呛”一声，直贯入一块假山石内。

丙火不由吓得“啊”了一声，一个倒点，退出了丈许以外。

这时，夏侯三双目如火，一声叱道：“小辈，纳命来！”只见他身子腾跳起来，四肢飞展，就像是一只预备抓兔子的大雕，身子霍地向下一落，双手猛地向外一伸，直向着丙火两肋上插去，动作迅速，真有如石火电光一般。

丙火怒吼了一声，身子向下一蹲，双手平封而出，施了一招“排山运掌”，双掌合并，劈出了极大的一股劲力。同时口中大声叫道：“乙木，还不快来？”

乙木一直傻立一旁，听丙火这么一叫，才恍然大悟，当时身子向上一弹，向着空中的夏侯三身上扑去。顿时成了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的局面。

夏侯三见状，一声长笑，对空一翻，双掌同时向下一按，又把身子弹起了五尺高下，巧妙地躲开了丙火所发的掌风，同时也避开了乙木自后袭来的掌力。

但见他身子巧妙地向下一飘，正好落在丙火右侧部位。

这位“南海双鸥”之一的血鸥云翅夏侯三，身手果然不凡，他对敌有一个秘诀，那就是绝对不给人以还手的机会，动作有如闪电一般快。一刹那间，但见他目光如火，蓦地右手一提，已把一股乾元真力，贯于指掌之间。

就见他五指蓦地一偏，向外一抖，直向着丙火侧肋间用力插了下去！

丙火身子一晃，对于如此巨力，他显然已是无法招架的了，身子向侧踉出了一步，由不住面色一变，惊叫了一声道：“不好了！”

眼看着他是无论如何也逃不开了。

猛然间，当空一声冷笑道：“掌下留情！”随即一条疾劲的影子，有如燕子似的掠了下来。

这个人身子落下的部位，正好在丙火与夏侯三二人之间。

只听他口中冷冷一笑道：“夏侯岛主，何必如此？”

口中说着，右手五指略略一分，直向着夏侯三右腕脉搏之上拿了过去。

夏侯三眼看已将得手，这时吃这个人随便一伸手，顿觉得右脉上霍

的一麻。他不由暗吃了一惊，当下顾不得再伤害丙火，足尖一个倒点，退出了三四步以外，月光之下，一打量来人，不由面上一热，冷笑道：“边瘦桐，原来是你！”

来人果真是边瘦桐，他早已在附近藏身一段时间了，听清楚了夏侯三所说的每一句话，自然也明白了此人的阴谋。

这时候，他显然是压制着内心的愤怒，向着夏侯三微微一抱拳，道：“夏侯岛主，久违了。”

夏侯三仰天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赤城岛一别，老夫只以为今生今世再也无缘拜会足下，想不到在此又与边大侠你见面了，真正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”

说到此，一双三角小眼一翻，冷森森地道：“边大侠，老夫访你何止一天，今天真正是幸会了！”

边瘦桐自一见此人，已知道一场决战无法避免，可是他仍然是相当的沉着，当时冷冷一笑道：“岛主寻访在下，不知有何见教，在下洗耳恭听！”

夏侯三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边瘦桐你也太会装了，我们这一段未了的缘分，就在这里结一结也好！”

边瘦桐冷冷一笑道：“夏侯岛主，昔日在赤城岛，我边瘦桐所作所为，也许是过火了一点，可是却不失为江湖道义，岛主若因此怪罪，在下愿负一切责任！”

说到此，那夏侯三像猫头鹰似的发出了一声怪笑，手指着边瘦桐道：“姓边的，你还知道过火一点？”

说着又是一声怪笑，目光之中，几乎要喷出火来，他用颤抖的声音接道：“我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大好江山，毁于你这小子一手之间，你还想脱了干系？很好，今夜我们遇上了，有你没我，有我就没有你！”

说到此，身子蓦地向下一矮，右手当胸一掌推了出去！

边瘦桐右手轻启，微微向外一拨。夏侯三把推出去的右手，霍地向后一收，右足尖反踢而起，直向着边瘦桐腰眼上点来。

边瘦桐一声狂笑，右手霍地向下一翻，翩翩如一只蝴蝶似的把身子腾了起来。

就见他双手向正中一合，施出一招“童子拜观音”，直直地向着夏侯三背脊上打来！

沉实的掌力，使得夏侯三身子向前猛然一扑，看起来显然是被掌力所击中了。

边瘦桐心中一动，不等抽招换式，夏侯三一个倒仰之势，已把身子反射了起来，只听得他口中怪叫了一声：“打！”

边瘦桐以为他定有暗器发出，不由面部向左一偏。孰料夏侯三右掌向外一推，中食二指，同时向两边一分，直向着边瘦桐双瞳上点来！

他指力雄劲，一闪而至。

由于二人相距的距离不太远，边瘦桐要想闪躲已是不及，在这危急的一瞬间，只听得这位少年奇侠，一声断喝道：“好厉害！”就见他双手由两边向正中一挤，颈项蓦地向后一仰，夏侯三双指竟由他面颊上擦着滑了过去。

虽说夏侯三没有得手，也不禁使得边瘦桐出了一身冷汗，也正因如此，使得边瘦桐勃然大怒！

只见他翻过的双手，向当中一搭，已同时按在了夏侯三的右手尺骨之上。

他口中闷哼了一声道：“出去！”向外一用劲儿，夏侯三由不住发出了一声低吟，踉跄出四五步以外。这一下，他那一只右腕，几乎像断了一般，只痛得他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边瘦桐一声冷笑，正要劝对方知趣住手，却未曾想到那夏侯三竟自恼羞成怒地狂笑了一声，只见他一杀腰，施出一个虎扑的势子，猛袭了上来。边瘦桐冷冷一笑，飘身而出，他略带讥讽地向夏侯三道：“老哥，算了吧！”

夏侯三双目赤红地道：“小辈，你以为能胜了？”说着双手虚按了一下，竟然施展“一鹤冲天”的轻功绝技，猛地向着边瘦桐落身的亭尖上跃去。

可是他身子尚未落下，边瘦桐已自腾了起来。夏侯三咬牙切齿地道：“我看你往哪里跑？”

只见他右手向外一领，只听当空“哧哧”一连响了两声，即刻由他掌势之间，并排飞出了两支“蛇头白羽箭”。

边瘦桐一声大笑，上身霍地向后一翻，右腕轻舒，已把来犯的一双白羽箭打落尘埃！

这时，那夏侯三又发出了一声低叱，足尖一点地，身子向前一伏，左右手同时由下而上地翻了出去！

随着他左右手的动作，四支“蛇头白羽箭”，又同时飞了出去，两上两下，一闪而至。

这种暗器的打法，确实是相当高明，因为蛇头白羽箭，在暗器中来说，算是较长大的一类，发时必须靠指缝夹紧，才能着力，发一支已属不易，这夏侯三非但能一手双发，竟然进而能双手连发，而且准头、劲道，无不高人一筹。

可是不巧的是，他的这位对手，却是过于厉害了。

就在这刹那间，边瘦桐微微冷笑了一声。只见他右手平伸而出，仅仅用拇食二指之力，微微捻动，“哧哧”两声，同时飞出了两道极细的金线！

“红线金丸”毕竟不凡，金光一现，“叭叭”响了两声！

这两枚金丸，几乎同时打中上边的两支蛇头白羽箭，然后又由于二箭的回击之力，把下边的两支白羽箭撞落。

如此一来，四支箭同时坠落了下来。

夏侯三面色一变，正想第三次出手。

就在这时，边瘦桐一声冷笑，当空金线一闪，一枚金丸正正地打在他手背上！夏侯三“啊”的一声，由不住后退一步！

这枚金丸，似乎力道不十分大，可是却也深深地陷在了他拇食二指间的骨缝里，鲜血一滴滴地淌了下来。

夏侯三一声怒吼，左手向外一翻，又疾射出一支蛇头白羽箭！

可是，他的白羽箭方出手寸许，眼前金光一闪，“叮”的一声，金丸正对箭尖，当空爆出了一点金星，双双由空中坠落而下！

夏侯三疾退了一步。边瘦桐一声长笑，已如同燕子似的，飘落在他的面前。

他冷冷一笑道：“老兄，何必如此呢！”

夏侯三怒叱了声，左掌用“海底捞针”的招式，蓦地向外一挑，直

向边瘦桐小腹上打了过去。

边瘦桐早已防到了他会有此一手，只见他双掌一翻，有如乍然展开的一双鹰翅，这双掌平贴着，实实在在地按在了夏侯三的两边腹肋之间！

夏侯三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这时也不敢再贸然出手了。当时全身抖了一下，颓然垂下了左手，道：“你……”

边瘦桐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看在萧苇面上，我饶了你。只是这少林寺，乃是佛门善地，却不容你在此胡闹！”

丙火、乙木这时都已赶了过来，见状大喜。

乙木结结巴巴地道：“师叔，打死……他！”

丙火一扑而上，正要下手，边瘦桐忙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丙火吓得退了一步，道：“师叔，你莫非还要饶他么？”

边瘦桐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许他不仁，我们不能不义！”

他向着夏侯三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从今以后，我要是再看见你，也就是你的死期到了！”说到此，双手倏地向外一翻，叱了声：“去！”只见他双手贴着夏侯三两肋，蓦地向外一抛，夏侯三足足被抛出了丈许以外。

可是夏侯三终非泛泛之辈，他身子就地一折，已如一只巨鸟似的落在了院墙之上。

他左手托着右手，发出了一声惨笑，道：“边瘦桐，你不要猖狂，我老头子如不能把你小子给杀了，我这一辈子也就白活了！”

说罢足下一顿，如同一缕青烟似的，飘出庙墙以外，一路落荒而去！

边瘦桐望着夜空，冷冷一笑，遂即叹息了一声，自语道：“萧苇呀萧苇，如非是看在你的份上，我焉能饶他不死？”

乙木在一边咬牙道：“师叔……你对他太客气了！”

丙火跌足道：“这老家伙一走，以后还会再找你报仇，唉！师叔，你也太大方了！”

边瘦桐望着二人冷冷笑道：“你二人不明世故，只知任性胡为，却不明了江湖武林之中，除了争强夺胜、寻仇问冤之外，还有一种道义在其中，即所谓‘大丈夫有所不为’……”

他脑中不禁想到了萧苇，喃喃接下去道：“此人虽是一个小人，但是他有一个拜弟，名叫萧苇，此人却是一个光明磊落、了不起的汉子！”

他搓了一下手，冷笑道：“正因为如此，这夏侯三，虽是一无是处的小人，我却爱屋及乌，要敬他三分！”

乙木、丙火怔了一下，丙火忙问道：“那萧苇在哪里呢？”

边瘦桐摇了摇头道：“他本是瞿涛座上至友，因为我去了，他就离开了，现在下落不明！”

说话之时，就见花树丛中，灯光闪烁，走来了几个和尚，为首一个身披红色袈裟的和尚，正是“佛光殿”的住持大师。

他匆匆走过来，很是惊讶地道：“方才这边有人打架，是谁呀？”

边瘦桐摇了摇头道：“没有什么人，你们大概看错了！”

几个和尚都怔住了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三人，却也看不出什么可疑之处。

住持老和尚顿了顿，然后道：“明天是本寺开光大典，三位施主还是少惹事为好！”说完带着几个和尚走了。

和尚走后，边瘦桐叹了一口气，望着二人道：“你二人还是不听我的

话，方才如不是我来得及时，丙火只怕已没有命了！”

丙火不禁面上一红，低头一语不发。

边瘦桐叹了一口气，看着二人，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他二人才好，他已下定决心，明日开光大典之后，立刻带着二人起程回去！

他想了想，道：“我们回去吧！你二人要记牢，明天在开光大典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再惹是生非，否则我也没有法子再为你二人说话了！”说着气得转身而去。乙木、丙火口中连声答应着，随着他回到了禅房之内。

一夜总算过去了，这两个人没有再惹什么事。

第二日，当东方破晓的时候，少林寺的钟声当当地敲了起来。

边瘦桐穿戴整齐，来到了乙木、丙火居住的地方。乙木二人这时也已起床，正在换衣服。

由于今天这个日子特别，他们三个人俱都换上了一身讲究的衣服。

洗漱完毕，小和尚送来素斋。三人用饭完毕，坐在室内，俱都十分沉着。边瘦桐忽然自语道：“今日会后，那海空长老必定召我比武，他武技高深，我绝不是他的对手！”

乙木怔道：“师叔你这么大本事，怎么会不是那老和尚对手？”

边瘦桐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二人阅历太浅，哪里知道这个海空的厉害，当今天下，能和海空一较长短的，只怕仅有令师和瞿涛等二三人而已，我不过勉强能和他动上手而已！”

丙火一惊，讷讷道：“那可怎么是好？”

边瘦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二人不必紧张，老实说，这件事我在来之前已经考虑过了，生死不足为惜，万一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二人切记不可凭一时之勇，和海空为敌。要知道，以你二人当今功力，要去对付这个老和尚，还差得太远！”

他冷笑了一声，目光炯炯地扫向二人道：“那时，你们应该赶快离开，设法回去，有令师在侧，这和尚总要顾虑三分！”

乙木短眉一挑道：“万一师叔要是……不好，我们就跟他拼……拼了！”

边瘦桐双目一瞪道：“胡说！你二人受的教训还不够么？凭你们这么一点本事，还能对付海空？”

二人一时呆望无言。边瘦桐不由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不过是我一个最坏的打算而已，我想那海空还不至如此棘手。再说我即使不敌，也不见得就会命丧他手，所以你二人也不必害怕！”

说着站起身走了几步，停下来道：“海空如今恨你二人，犹甚于我，所以今天你二人要特别注意，千万不要惹出事端，以免那老和尚有所借口！”

才说到此，就听得门上有人轻叩道：“边施主在么？”

丙火忙过去开了门，见是本殿的住持大师，他含着微笑，向着三人合十道：“贫僧代表敝寺方丈，请三位至大雄殿听经，待时辰一到，再去观礼！”

边瘦桐点了点头道：“很好！我们这就去！”说着就站了起来。

住持大师亲自领着三人走出了佛光殿，只见留宿在殿内的上百名客人，无不穿戴得整整齐齐，直向大雄宝殿行来。

这座大雄宝殿，红墙碧瓦，画栋雕梁，气相万千，好一派雄迈庄严景象！

三人到了殿前，只见穿着红黄僧衣的僧人，进进出出，络绎不绝。

这其中，除了少数接待贵客的和尚面露笑容以外，大多数都是面带秋霜，好像寺内有什么不遂心之事！

边瘦桐三人走到殿门前，看见悟虎禅师，身披金色袈裟，立在殿前，亲自接待各方贺客。

贺客之中，绝大多数是些僧人，还有一些是各大门派的掌门人。自然，这些人中，大多数都是精通武技的。他们来到了这名扬天下的少林寺，心中无不充满了敬仰之情，纷纷同着悟虎寒暄不已。

边瘦桐和乙木、丙火走过来，悟虎禅师立刻发觉了，转过身来，双手合十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边大侠及二位小施主来了，老衲恭候多时了！”

他这几句话，立时惊动了附近的众人。

事实上，边瘦桐来到了少林寺中的消息，早已不胫而走。这几天，寺里风风雨雨，无人不在谈论这件事。

这时，众人得知来人是边瘦桐时，不禁都吃了一惊，纷纷驻足，向着边瘦桐投以惊奇的目光。

边瘦桐向着悟虎合十拜道：“边瘦桐一介后生，怎敢劳动方丈法驾！真是罪过了！”

悟虎嘿嘿一笑道：“边施主不必多礼，请同二位小施主快快入内去吧，祖师爷只怕也在恭候三位的大驾呢！”

边瘦桐一笑，道：“如此就更不敢当了！”说着一拉乙木、丙火二人，同时走进了殿内。

这时，全体来客，都知道边瘦桐进来了。一时之间，纷纷站了起来，争着向这边看来。

他们对于这位有“红线金丸”之称的少年奇侠，可谓是久仰极了。

边瘦桐偕同乙木、丙火二人一进来，场内立时起了一阵骚动，指的指，说的说，一时乱成了一片。

这种情形，边瘦桐看在眼里，由不住剑眉微微皱了皱，很是不悦。

可是此时此地，却也不便发作。

他同着乙木、丙火，在最靠边的一个位子上方要落座，就见走来一个黄衣弟子，合十道：“三位施主请随小僧去坐吧！”

边瘦桐微微一笑道：“怎么，这地方坐不得么？”

那小和尚脸上一红道：“祖师爷已与三位备下了座位，特别叫弟子

过来请三位过去！”

边瘦桐心中不由一动，当下冷冷笑了笑道：“长老对我三人未免太抬爱了！”

说着站了起来。乙木、丙火见这么多人，一直盯着这边看，早已不悦。这时闻言，猛地站了起来，乙木正要张口，被边瘦桐凌厉的目光一扫，顿时不敢作声了。

边瘦桐一打量眼前情形，内心不禁暗暗一惊！

他知道，今日恐怕不是随便可以度过了。

因为他看见，就在这大雄宝殿的一角，设有一个四方形的场子，有两个小和尚在那边整理着，场边还安有两个兵器架子。

这种情形，自然不是随便设的了，因为今日这场聚会，既为听经，实在是用不着在如此众多宾朋座前，设置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场子。若非是海空别有用心，实在是令人想不通了。

边瘦桐只望了一眼，内心已有了数，他知道这位佛门高僧，有意要自己在众人之前，出一下丑，借以显示他少林威风！

想到此，边瘦桐心中不禁也有些不悦，自然也有一些紧张了。

他不由暗暗冷笑道：“好一个海空长老，你原来是借着与会之名，有意在天下宾朋面前，出我的大丑，如此作为，实在是失你佛门长老的风度了。”

想到这里，他不由暗中咬了咬牙，忖道：“你既然如此，我说不得要与你一拼了！”

他心中这么想着，面上仍然是一派泰然自若的样子。

当下一笑，向那小和尚道：“长老在哪里，请带我三人一见如何？”

那和尚点了点头道：“自然是要带你们去的！”说着，带领三人向会场走去。

## 广邀英豪清门户

边瘦桐来到大殿前面，在前排正中位上，发现了那位身尊望重的海空长老。

只见他头戴紫金帽冠，身披一袭缀有大朵金花的红袈裟，盘膝坐在一面金皮大鼓之上！

在他身边，另设有一面皮鼓，却是空着。

三人走来，那海空微开双目，向着边瘦桐抬了抬手，微微笑道：“三位来迟了！”

边瘦桐合十向他一拜道：“在下何德何能，竟劳长老如此着重？实在是有些受宠若惊了！”

海空长老在鼓上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边施主你莫非不知道，今日来客之中，你是一位主客，快请坐下吧！”

边瘦桐留神一看，见这前排坐客，都是一些相当岁数的老人，僧、道、俗全有。

最奇的是，他们每一个人，都是盘膝坐在一面大皮鼓上，他一数这些皮鼓的数目，竟有十二面之多。他略一迟疑，遂向长老身侧的那一面皮鼓上坐了下來。乙木、丙火也在他身后的椅子上坐下。

海空长老微微一笑道：“边施主，今日与会者，可谓名人荟萃，容老衲代为引见引见！”

说着手指向他左侧的一个矮小道人，道：“这位乃是百蛮山的‘痛元道长’，施主谅必早有耳闻吧！”

边瘦桐心中一惊，久闻此人乃是当今“玄衣教”的掌门人，一支虎尾鞭有惊人的造诣，遂欠身道：“失敬，失敬！”

那道人嘻嘻笑道：“边大侠不必客气，老实告诉你吧，老和尚给我帖子，叫我来参观他这什么百年一度的开光大典，我并没有什么大兴趣，正想借一个故推掉算了！可是后来由玄一大师那里知道边大侠你今天要来，而且……”

才言到此，海空长老嘻嘻一笑道：“道人，你少说几句吧！”

矮小的痛元道人呵呵笑道：“既然到此者都不是外人，老和尚你还想瞒谁？”

边瘦桐不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而且什么？道长还没有说完呢！”

痛元道长含笑点头道：“而且听说，老和尚要借今日之会，请教一下施主你的高招，妙呀，妙！”说着他在腿上拍了一下，大声道：“这种事情，真是百年难遇，就是跑断了腿，也要来瞻仰一下呀，所以，我就来啦！”

边瘦桐心中不由暗暗一惊，心想道：原来这位海空长老，早已存下了如此心意，看来今日是着了他的道儿了。

他冷冷一笑道：“道长你错了，想我边瘦桐不过一个后生小子，焉敢和海空长老一争长短，未免太也不知自量了！”

道人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得啦！老弟，你别客气了，红线金丸，名满天下，你的威风抖足了。由你对老和尚，那可真是再好也不过了！这场戏贫道是非看不可！”说着更自大笑不已。

边瘦桐对此人，不禁印像甚恶，他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还是不看的好！”说着他遂盘膝坐于皮鼓这上。这时海空长老又含着满面春风，为他介绍了其

他几个客人。

边瘦桐这才知道，在座全是武林前辈人物，心中甚为惊异。

他也就不难想到，这老和尚今日广聚天下英豪，并非全为了参与佛会，实在是欲在众人面前，有意戏辱自己！

如此一想，边瘦桐不由甚为恼怒，也不禁生出一些忧虑。

可是他为人一向以稳重沉着著称，形势虽然如此险恶，他仍然作出一副泰然姿态。

不一会儿，本寺方丈悟虎禅师上台致词，随后经会开始，先由经卷大师说明了今日兴会的意义，又简短地介绍了少林寺的历史沿革，最后由八僧诵经，之后，海空长老亲自登台证佛诵经。

“讲经会”到此，已是尾声，最后在梵唱声中，结束了这场盛会。

奇怪的是，经会完后，场内宾客竟无一人离座而去，反倒现出一种更兴奋的样子，彼此指指点点交头接耳不已。

果然，那海空长老自位上站起，徐徐步上台来。

这时，他脸上的气色，全然没有方才那么温和了，而现出一种庄严之色。

场内立时一片宁静，鸦雀无声。

海空老和尚婆娑的黑发微微飘起来，衬着他身上鲜艳的僧衣，确是一副高僧模样。

他合十向着场内深深一拜，道：“感谢各方高朋，今日来此与会，现在经会已完，余下节目，由各分殿个别主办，八殿职司可以离开了！”

他话声一落，前排的八殿住持一齐站起来，同时向着长老一拜，分别离开了宝殿！

海空长老见场内宾客竟无一人离座，也不禁有些惊讶，他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各位贵客施主所以不离座，想必是留着瞻仰边大侠的武功了！”

场内立时爆出了一阵喝彩声。海空微微笑道：“很好，这件事想必各位也都清楚了！”

说到此，一双眸子倏地一睁，自瞳内射出了两道炯炯神光，向着鼓上的边瘦桐望了一眼，笑了笑，道：“我少林子弟，即使是习技练武，也不过是用以防身，素来与人无争，与事无牵……”

说到此，他不由冷冷一笑道：“无奈敝寺自涵一师弟接掌以来，屡生事端。尤其是涵一竟在寺外助人生事，败于名满天下的少年奇侠红线金丸边瘦桐手下，被迫还俗。这是他咎由自取，却也无怪他人。”

他顿了顿，接下去道：“现在涵一已脱离少林佛门，他在本寺罪大恶极，按规定，老衲也不能偏袒，现已着人追回，接受我少林佛规处理！”

说到此，只见他冷冷一笑，道：“龙、风二徒儿，还不把涵一押上来！”

闻听此言，包括边瘦桐在内，全场无不大吃一惊！

尤其是边瘦桐，他仅仅知道，昨晚涵一夹抱孽徒长川去后，海空怒遣悟龙、悟风二人拿他回来，却不知道，不过是一夜之间，这悟龙、悟风二人，竟已然完成了任务。真是惊人！

涵一无论身分及武功，在少林寺内，都是佼佼人物，想不到居然自甘被擒，也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！

场内立时起了一阵骚动。

只见左面一扇红门一开，走出了三个高大的老僧。

为首的是悟龙大师，他身后是穿着黑色僧衣的涵一和尚，涵一之后是身材较矮的悟风禅师！

三个人面上，都像是罩上了一层秋霜，默默寡欢！

尤其是涵一和尚，更是白眉紧皱，精光四射的瞳子内布满了道道血丝。他胸前戴着一串黑光闪闪的念珠，衬着他伟岸的身材，确是一个相貌堂堂的角色！

可是这时，他只抬头向着场内众人望了一眼，随即把头垂了下来。

三人走到一边，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。

这时涵一又抬起头来！当他目光接触到边瘦桐时，由不住面色一红，眸子微微抖动了一下，竟自闭了起来。

台上的海空冷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涵一！”

涵一看了海空一眼，又低下头，重重地坐了下来，一言不发！

海空长老双手合十，喃喃念了一声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师弟，你休要怪老衲无情，少林门风百年来一向如此，门中弟子破规者，自行闭门处置，各殿大师以上犯规者，却要昭告天下。并非是老衲有意当众辱着你，这一点你该明白！”

言方到此，那涵一蓦地站起来，怒声道：“师兄，你不必多说了！”

说到此冷冷一笑，目视着边瘦桐道：“师兄你如此做，未免令人不服！”

海空禅师面色一沉道：“大胆的涵一，我少林门风，被你这孽障败坏殆尽，尚有何面目责备老衲不公？你且说来，怎么令你不服？”

涵一嘿嘿一笑，手指着边瘦桐，道：“此人是我少林门中大敌，你却如此厚待于他，对于本门中人，却是如此薄情，怎能令人心服？”

海空长老一声断喝道：“住口！此处已无你说话余地，悟龙，快去请出佛祖戒牌来！”

悟龙答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不想涵一哈哈狂笑道：“好一个海空！我如今已非少林门下，你还取什么佛祖戒牌对我，恕我不能奉陪了！”

说着倏地腾身而起，直向着殿外扑去！海空见状怔了一下，厉叱道：“拿下！”

立在右侧的精武大师，早已有备在先，这时足下一划，已来到了涵一面前！

他双掌一合，道了声：“啊弥陀佛，涵一师祖，请留步！”说着双掌一分，直向着涵一双肩之上按了过来。

涵一厉声道：“你们谁敢拦我？”说着双臂猛地一分，精武大师双臂竟被他猛地荡了开来。

只见涵一面红如火，猛地回过身来，叱了声：“去你的！”双掌一合，使了一招“寒鸡拜佛”的招式，直向着精武大师胸上打去！

他掌力雄沛，双掌虽是合着，风力已使得精武大师身子摇了一下。

站在台上的海空见状怒叱了声：“孽障！”

只见他大袖一挥，如同是一朵红云彩似的，直由台上飞身而下。

可是仍然是慢了一步，涵一大师双掌向外一分，那精武大师惨叫了一声，整个身子直被打得飞了出去，顿时昏死在地上。

全场俱发出一片惊呼，悟风禅师怒叱了声，猛地扑了上来，右手向外一封，用单掌伏虎的手法，直向着涵一小腹上击去。

涵一凹腹吸胸，后退了一步。

这时，海空把倒在地上的精武大师扶起来，交由两名弟子抬了出去。

涵一知道，这位师兄要对自己下手了，当时心中真是又惊又怕，偏偏悟风禅师死缠着自己不放，他由不住厉吼了一声，排山运掌，直向着悟风禅师小腹之上打去！

悟风被他这种劲力也逼得踉跄后退了一步。

这时，只听得海空一声厉叱道：“悟风退下，待为师会他！”

涵一闻言，不禁心胆皆寒，哪里还有心恋战，回身就跑！可是当他身子甫一转过，就发现海空已怒容满面地立在了自己眼前。

海空长老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孽障，你莫非敢对我出手不成？”

涵一狂笑道：“海空，你未免欺人太甚了！”说着状同疯癫似的，猛扑了过来，两手一立，用“双撞掌”的招式猛推而出！同时，足下向外一跳，用“千里户庭”大移步，起步就逃。

可是，海空长老是何等人物，他这种迅捷的身手，在这个老和尚眼中，当然算不了什么。

只听得海空又发出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你跑不了的！”

话声一落，涵一就觉得面前人影一闪，那海空又到了自己眼前。

涵一倏地向左一翻，海空如影附形，又移在了左前方，向右一翻，亦是如此。

这时候，涵一才知道师兄施展的乃是轻功中最难练的“小诸天移步换景”大法，自己要是想逃开他的眼前，可谓万难了。

一念未了，就听海空森森说道：“涵一还不伏身受罚么？”

说着右手小指疾出，直向着涵一的肋骨上猛点过来！

涵一面色一片铁青，双手自胸前向外一翻一绞，施出一招“绞盘沙”！

他这一手功夫相当的厉害，就连海空大师也禁不住后退了一步，不由勃然大怒。

只见他冷笑了一声，右手大袖向外一拂，袖角扫在了涵一左肩之上。

虽只是一角衣袖，涵一也疼得打了一个寒战！

他猛地向后退出了三步。海空正要趁势扑上，涵一忽然怒吼了声：“师兄不要逼我！”

说罢，目光如火，目眦欲裂地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涵一乃是少林门中元老之一，师兄你不能动我……”

海空冷冷一笑道：“你犯了少林门规，不可宽恕！”

涵一忽然团了一下眸子，怒吼道：“也罢！”

说着骤睁双目，狞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师兄你敌我不分，实在令人齿冷，如今事已至此，无话可说，老衲我先上西天一步了！”

说罢，霍地双掌齐出，迫得海空猛然向后飘身而出。

就在他足下尚未着地的当儿，涵一忽然厉吼了一声，蓦地倒翻双掌，向着自己天灵盖上打了下来！

一时之间，血光四溅！

在全场惊呼声中，涵一顶门碎开，血流满面，慢慢顺着墙角坐了下来，立时一命呜呼！

这种情形，真正是骇人极了。

海空大师见状，面色如纸。他呆了一会儿，竟自忍不住落下两行泪来。

只见他长叹了一口气，向着面前惊呆了的悟龙、悟虎喃喃说道：“把你师叔法身抬出去，吩咐用瓷坛密封，日后择地安葬便了！”

悟虎这时也不由住淌下泪来，当即点了点头，同着悟龙亲手把涵一尸体抬了出去！

这种情形，把在场每一个人，都吓得呆了，坐在前排的几位掌门人，多数都与涵一是旧相识，见状无不摇头叹息，流泪不止。

海空长老想不到，在今天这个开光大典的喜庆日子里，竟然会生出如此事来。

可是这个老和尚，由于长久的修为，确实有别人无法达到的镇定功夫。这时他面色已恢复了先前的温和，重新走到了台前，向着众人合十念道：“阿弥陀佛……各位施主方才都看见了，这是我少林门中大大的不幸，涵一如此下场是他咎由自取，又能怪得谁来！”

说到此，这位长老又向前走了几步，来到了边瘦桐身前，合十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边大侠，方才情形你已眼见了，不知有何感想？”

边瘦桐立起身来，面上微带戚色，道：“少林门规，天下景仰，想必在坐都有同感！”

海空点头苦笑道：“古语云，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为我而死。施主虽非亲手杀死涵一，但涵一却是为了施主而死！”

边瘦桐不由剑眉微轩，道：“弟子不同意长老你这种说法，夫木自腐而后蠹生。涵一大师所以落此下场，系其自己为之，与在下又有什么相干？”

海空由不住呵呵一笑，口中连声颂着佛号，随即笑声一收，脸上带出了一丝愤慨道：“这话边大侠倒也没有说错，只是我少林门中，为维护尊严，向有‘以武会友’之说！”

说到此，他顿了顿，冷冷地道：“施主你年纪轻轻，不知收敛锋芒，到处招摇，涵一以一个掌寺方丈的身分，竟被施主你迫得背佛还俗，这是我少林寺百年未见的奇耻大辱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又念了一声佛号道：“无量佛，善哉，善哉！”

他的双目眯成了一道线，接着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老衲不敢说施主所行非是，只是为我少林尊严着想，却要向施主你讨回一些面子才好！”

边瘦桐知道话已入题，当下异常镇定地道：“长老之意，尚请明言！”

海空一声朗笑，道：“也好，施主既然见问，老衲倒不便藏拙了。”

说着面色一寒，面上皱纹都像拉得长了，慢慢吞吞地道：“昔日大巴山的潇湘剑客，伤我经堂大师果一，曾在我少林寺内面壁百日，并当众谢罪，广发武林帖，然后离寺。施主可愿照样行事吗！”

他翻了一下眼睛，微微冷笑道：“施主若以为此法可行，倒是最好不过！”

边瘦桐冷然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弟子一生只对道理低头，此一法，不便相沿！”

海空鼻中微微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也好，那么施主是要走第二条道了？”

边瘦桐也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可行则行！”

海空长老双手合十，又念了一声佛号道：“这第二条路说来更是简单，只消施主你上阵接住老衲一套少林拳！”

边瘦桐不动声色地道：“怎么敌住长老的神拳，弟子还不大明白？”

海空见他如此沉着，不禁有些生气，当下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事情很简单，施主你只消敌得住老衲一套拳，我少林中死的是白死，伤的是白伤，今后任天下同道嘲笑我少林无能也是应该！”

说到此，他又冷冷一笑，接道：“只是，施主若是胜不过老衲这套拳，却要当着众人之面，向着少林神坛，磕上一个响头，施主你看这件事可使得？”

边瘦桐低头思忖了一会儿，当既慨然长叹了一声，道：“长老乃是当今第一高僧，在下一介后生，自不是长老对手，可是却也无计可施，既如此，弟子只得在长老手下拜领几手高招了！”

海空双眉一耸，很是惊异地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那么就请施主你这边来！”

说着步下台来，直向着大殿一旁设下的场子处行来。边瘦桐虽然有些胆虚，但面色仍是沉着，在这么多人面前，态度仍然是那么从容。

此刻，殿前众人纷纷向比武场地走去。

边瘦桐向着乙木、丙火点了点头。二人匆匆地走了过去，乙木讷讷地道：“师叔，你真的跟他打么？”

边瘦桐笑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如皂染白，怎能反悔？”

二人不由都呆住了。

边瘦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二人应该知道了，江湖上能人异士多加天上之星，千万不可自恃武功好，别人不敌，那就错了！”

他说到此，笑了笑，道：“今日之会，我绝不是那海空对手，你二人切记我所说之言，无论我生死伤存，千万不可意气用事，应该早早离开的好！”

二人互望了一眼，仍是一言不发。

边瘦桐见海空已在那边等候，便毅然转过了身子，谁知他方走了一步，就听乙木口中“咦”了一声。

边瘦桐回过身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乙木笑了一下，走过来道：“师叔……你看！那人……”说着偷偷地向旁边指了一下。

边瘦桐顺其手指处望去，见大殿一角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黑衣人，微笑着向自己点了点头。

这人一副豪士打扮，面貌奇丑，背后高高隆起一个驼峰。

边瘦桐不看则已，一看，几乎惊喜得叫起来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和自己结为至交的瞿涛。

不知何时，瞿涛竟然也来到了这里。

边瘦桐大喜过望，正要走过去与他寒暄一二，却见瞿涛向他使了个眼色，把头转向了一边。

边瘦桐心中一动，知道他是不愿叫人知道，便也装着无事一般转过身来。

这时，海空长老显然已有些迫不及待，他双手合十连声道：“无量佛，善哉，善哉！边施主请快来吧！”

说着一提僧衣，已如同一片红云似的飘到了场内，双手一合，如入定一般。

事已至此，边瘦桐除了与对方一拼之外，别无良策，当时只得把心一横，低声向乙木、丙火二人嘱咐道：“你二人记住我说的话，不可冒失！”

乙木讷讷道：“师叔你还是不要去的好……”

话声未完，边瘦桐已如同一只巨鹰一般的腾身而起，向下一落，已来到了厅角场内，落身处，正是海空和尚对面！

全场上下，此刻见状，俱都雷鸣似的喊起好来。海空冷森森地道：“边施主，老衲今日要以一套少林拳向足下就教，请注意了！”

说着双手向下一搭，如同走马灯似的，围着边瘦桐身子绕了一个圈子。

边瘦桐知道，今日这场比试，是自己生死荣辱的关键一搏，一旦失败，生死固是不足惜，一世英名只怕将要付诸流水，所以他一上来，便十分的谨慎。待老和尚身子一转过来，边瘦桐右手倏地向外一翻，老和尚如陌上飞鹭，翩然腾起了一尺高下。

这是一开始，相互的一个试探，看来平凡无奇，可是二人却能彼此试出对方的身手来！

海空长老嘻嘻一笑道：“施主，你这一招‘分雪爪’真高明！”

边瘦桐不由面色一红，他由海空和尚方才起身的姿势上已然看出，这个和尚内功确实已到了惊人的地步，今日之会，自己是败定了！

思念之中，边瘦桐已把身子转到了右侧角。

海空长老一声冷笑，只见他云履轻点，飞似的扑了上来。

就见这和尚腰身向前一塌，道了声：“打！”右手半握着拳，平着向外一推，“呼”一拳直向着边瘦桐腰眼上打去！

边瘦桐身子向前一倒，只觉得海空拳上逼出的劲风，真有如一把万钧巨力大铁槌一般，他身子虽已倒下去，那股内力却仍把他逼得向前一冲！

边瘦桐这时全身力道落在一双足尖之上，海空真力一逼，已失去了平衡，这种情形，要换在别人身上免不了要出丑了。

可是边瘦桐却有高人一等的身手，只见他忽然伸出双手二指，向着地上猛地一点！

身子随之一弹而起，非但没有倒下去，反借着这一弹之力，猛地倒窜了起来。

这种大力金刚指力，由他施展出来，当真是相当的惊人！

边瘦桐闪开之后，双臂霍地向外一分，用“双翅排云”的厉害手法，交换着直向海空长老双肩上打来！

海空阴沉的面颊上，带出一丝冷笑！

边瘦桐双手厉风而至，海空长老那肥大的衣袖霍地翻起来，带出了极大的劲风，直向着他头顶上猛卷了过来，同时间这老和尚身子向下一矮，右足尖倏地伸出来，用“西天一灯”的佛门绝技，直向边瘦桐“精窍”之上点去！

海空长老这种一手双绝的功夫，确实是厉害得很！

在坐诸人看到这里，无不为边瘦桐暗捏一把冷汗，发出了一阵骚动！

可是红线金丸边瘦桐确也是有使人惊异的功夫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他竟然不慌不忙，左手蓦地向下一沉，直向着老和尚足踝上切来！

同时之间，他右掌侧斜着，猛地向外一击！

只听见“叭”的一声，二人的两只手已击在了一块。边瘦桐身子大大地摇动了一下，只听见“噗噗”两声，他足下的水磨方砖竟一连破了两块！

相反，海空长老老松树似的身子，却是连动也没有动一下！

自然，这一招已然分出了胜负！

边瘦桐不由面色一红，他双拳一抱，正要交待几句场面上的话，就此认输。可是海空长老这位至善的佛门高僧，由于涵一的死，以及少林寺的颜面，竟把所有的怒火一股脑儿全部写在了边瘦桐身上！这时见边瘦桐居然就此服输，自是心有未甘。如果此时容得边瘦桐把话说出来，当着如许宾客面前，自己一个佛门高僧，可就不便再出手了！

海空长老有见于此，狂笑了一声道：“边施主，好纯的功夫！”

随着话声一起，他整个身子，像一片红云似的，霍地腾了起来！向下一落，海空长老已到了边瘦桐的面前，就见他双手同时向外一分，用“天地打”，双拳一上一下，直向边瘦桐头胸两处用力击去！

边瘦桐话未出口，眼见海空如此，已明白了这个老和尚的用心，内心甚为愤怒，不由冷冷一笑，由丹田内提出了一口真力，运之于右手之上！海空长老拳上真力一到，边瘦桐竟如同不倒翁似的摇晃了起来。

这种情形，在众人眼中看来，只以为是被海空真力逼迫得如此，可是在几位武林高手行家眼中看来却是大大不然了。

事实上也是如此，边瘦桐自问功力远非这海空敌手，是才想出了这种取巧的办法。

他是借着身躯的摇晃，暗中把海空发出的内力化解！

等到力道已是他能承受的当儿，这位少年奇侠霍然发出了一声断喝！

就见他足尖一点，向前错进了尺许，右手由上而下，一掌直向着海空面门之上劈去！

海空长老倒没有想到，在自己掌力之下，边瘦桐竟然胆敢欺身进犯，这时见他掌力劈到，自己再不躲已是不行了。

海空长老身形向下一弯，不退反进，身子向前一欺，如影附形！

边瘦桐这一掌，擦着他的面颊直打了下来。海空长老一横大臂，施了一招禅门硬功“横架铁门栓”，直向着边瘦桐手腕上倒崩了过来！

对海空长老的内力，边瘦桐已领教过，见此情形，不敢与他硬碰，他身形一长，直由长老头顶上翻了过去！

这位少年侠士，显然也是怒火高炽，身子甫一落下，便厉叱了一声：“打！”

就见他双手十指全部张开，一上一下，直向着海空背脊上拍下去！

海空长老身子向前迈出了一步，面门霍地向后一扬，双手大袖同时向后翻了过去！

他双袖上带出了极大的劲力，尤其是那宽大的袖沿，就像是两圈刃口一般，交错着，向着边瘦桐双腕之上切去！

海空这一手“铁扫帚”，暗含“流云飞袖”，确实厉害已极！可是边瘦桐早已看出他的这一手，就在海空身子后翻的同时，边瘦桐身子向左侧一滑，已飞快地来到了海空右侧，双掌同时向外一推！海空长老自负过甚，怎么也没有想到边瘦桐竟然会有如此一手，当下身子霍地一个疾转，可是边

瘦桐这种掌力，是用双手全面发出去的，力道如同一堵墙似的！

海空长老那旋转着的身子吃如此巨力一逼，竟然转动得更厉害了！

老和尚不由大吃一惊，他右足猛然向外跨出了一步，用“大力千斤坠”的身法，猛地向地上一跺，硬硬地把身子定住了！

可是如此一来，他所承受的力量可就更猛烈了，就见他身子厉害地抖动了一下，此时如果原势不动，周身上下的骨节，都将会震碎！

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就是出丑也是说不得了！

只见海空一个踉跄，足足地荡出了三步以外，身子跟着一转，翩然而出！虽是掩饰得极妙，可是却瞒不住场内的高手，更是瞒不过边瘦桐！

海空身子站定后，他那满头的黑发，由不住一阵瑟瑟地抖动，面色变得苍白！

就见他双手合十，口中喃喃道：“边施主好厉害的内气掌力！只是以老衲看来，施主尚未尽所长，老衲此刻还要请教请教！”

说罢，不待边瘦桐回话，这少林寺的祖师爷，猛地双手一举，展开了少林寺最厉害的“百步神拳”。

海空长老鲜红的袈裟，肥大的僧衣，在他展开身手之后，只见人影飘飘，有如飞舞在花丛中的蝴蝶一般，进、退、腾、挪，无不轻灵快捷，美妙到了极点！

这一路“百步神拳”，在海空长老施展出来，端的是神威无匹！一举手一投足之间，都带出一种空灵之力，令你防不胜防，防不堪防！

这一路神拳本为一百单八手，后为海空加以选择精化，减为七十二手，每一手都可以说有极大的威力！

边瘦桐和海空一动手，便觉出这套神拳威力极大，尤其是海空这种大场面的身子，双手大张，双腿分跨，在他转动进退之时，几乎整个场子都让他一个人占满了！

边瘦桐要想在这极小的空间展开身手，已是不易，如再想取胜，似乎更不可能了！

果然，就在海空长老神拳走到了第三十七式“铁犁耕地”的时候，边瘦桐已感到支持不住了！

这时场内四面八方，全是海空疾劲的身影，呼呼的拳风，使得整个大殿，都为之震动！

全场上下，目睹着二人交战至此，没有一个出声的，四周一片沉静！

猛可里，只听得海空一声断喝！自上而下向边瘦桐扑来！边瘦桐见状，拧足转身，忽向东南角退去！

可是海空却紧抓着这个机会，不放边瘦桐逃开，他那腾空未落的身子猛地一个倒折，双拳并排着同时击了出去！

在他这种神力之下，边瘦桐是很难再逃开了！

只见边瘦桐足下向前一踉，身子猛然一个疾转，双目一睁道：“好！”

当时十指猛然一开，直向着海空两肋上抓去！海空呵呵一笑，猛然凹腹吸胸向内一收，他那长大的身子，已然立足地面之上！

这老和尚一声冷笑道：“边施主，你可服输了？”

说话间，就见他膝头一弯，一双蒲扇大小的手，直向边瘦桐肩上按去！

边瘦桐霍然转身，却发现海空长老面色极为狰狞，那双原本十分慈

祥的双目，竟然现出了杀机！

果然，海空长老口中唤了声：“阿弥陀佛！边施主你认命吧！”

说到此，足下一个逼进，陡地一拳直向着边瘦桐当面击去！

这时，边瘦桐已退到不能再退的地步，海空拳上的内力，逼得他咳了一声！

在此情形之下，海空长老吐气开声，叱了一声：“嘿！”右拳一抖，内力由拳身吐了出去，活像一根钢杵一般，直往边瘦桐咽喉上捣去！

在场观众，目睹于此，皆都发出了一声惊呼！

乙木、丙火更是吓得面无人色，二人吆喝了一声，正要双双腾身扑去！

就在这时，一只大手猛地拦在了二人胸前，同时，一股无形的极大内力，由二人之间直射了出去！

这股内力，不偏不倚，正正地和海空发出的内力撞在了一起！

只听见“砰”的一声，海空身子荡了一荡，边瘦桐却于惊恐之下，一个翻身飘了出去！

他身子一落地，虽是无事人儿一般，可是那张俊脸上，已不禁有些变色！

他知道，这是场外人救了自己，心中不由暗暗感激，目光一瞟，才发现乙、丙二人之间，站着那个高大的驼子——瞿涛！

此时，他正咧着一张大嘴，向着边瘦桐发笑！

边瘦桐侥幸逃命，对于海空长老这一身本事，自是佩服不已！

当下一抱拳，含愧笑道：“长老武功高超，少林神拳天下无双，在下钦佩万分，领教了！”

海空长老一双闪烁的瞳子，看着他转了转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边施主，不必过谦！想不到场外还有你的好朋友相助，不过，既来到我少林寺，却连一个招呼也不打，未免太轻视人了！”

说到此，他目光向外一转，已注定在瞿涛面上，嘻嘻一笑，双手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衲只顾迎接边少侠，想不到另有高宾在座，真是失迎了！”

瞿涛却转过脸，对乙木、丙火笑道：“你二人早来了么？”

乙木怔了一下，道：“早就来了……老前辈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场内的海空长老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位施主，老衲在与你说话呢！”

瞿涛仍向丙火、乙木道：“此间事情已了，我们走吧！”说罢，一手拉着乙木，一手拉着丙火，回身就走！

海空长老见状大怒，冷笑道：“既来到少林寺，就是我海空的朋友，施主，你且慢走！”

说着，身形正要腾起来，立在左边的悟风禅师，足下一划，已拦在了瞿涛身前！

这和尚双手一合，怒声道：“施主来到我少林寺，可有本寺发出邀请的函帖吗？”

瞿涛呵呵笑道：“大和尚你这句话可就错了，俗谓‘佛门常开’，如果寺庙也像衙门，我老头子准保不会来了！”

这时又扑过来几个和尚，把瞿涛团团围住。悟风禅师听了瞿涛所言，

由不住面色一沉道：“佛门常开，乃是引渡有缘，施主如此冒失，恕我少林寺无法接待！”

说罢那合着的双掌，猛地向外一推，用“推窗望月”的疾招，直向着瞿涛两肩上猛打了过来！

瞿涛一声大笑道：“啊呀！原来少林寺和尚都会杀人呀！”

他口中叫着，蓦地双掌向外一推，四掌相贴，发出了“啪”的一声！以悟风禅师这一身功夫，竟被对方掌力击得一连后退了五六步，差一点坐倒在地。

立于悟虎两侧的精武殿授武和尚合沙、合书见状，一左一右同时逼身而上！合沙和尚口中冷叱了声，道：“施主看招了！”

说罢，右手一抖，一式“摔碑手”，直向着瞿涛右肋上打来！同时，那合书和尚也由左面猛袭过来，用同样的手法，向瞿涛左肋上打来！

二僧这种手法，配合得极为巧妙，一左一右如同两头猛虎一般，同时而上，令人防不胜防！

然而这位来自巫山小南峰的奇人异士，身手绝异，岂是这两个和尚所能对付！

就在这二人合力猛扑下，瞿涛一声狂笑，道：“好厉害的和尚呀！”

说话的同时，双手蓦地向着两边一分，一双大袖像是两片黑云似的，同时挥了出去！

合沙、合书猛然退身，已是不及！

瞿涛双袖上的风力，竟将二人球似的抛了出去，双双摔在了地上！

二僧就地一滚，双双翻身而起，合沙右手向背后一抄，掣出了一口沙门戒刀，合书也同时由靴子里抽出一对铁尺。

两个和尚正要扑身而上，却听得海空长老一声断喝道：“不许动兵刃，让我来领教几招！”

说着，他袍袖一挥，正要起步，悟风抢道：“师父，待我先会他！”

说着，由一边扑身而上，只见他一双大手一翻，竟用“佛陀大弥勒掌”直向着瞿涛顶门上按下来！

西北风瞿涛见状，自知不打是不行了！当时他右臂一横，施展出四十年来自己苦练的硬功“横架紫金梁”的招式，向外一格！

只听得“砰”一声，悟风禅师口中“吭”了一声，只疼得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右手尺骨好像断了一般。他身子再也不能保持平衡，“通通”一连退出了三四步，“砰”一声撞在了壁角之上！

以悟风大师今日的身分地位，竟一连两次出丑，整个少林寺的弟子，俱都感到面上无光。

悟风恼羞成怒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好个村夫，待佛爷我超度你吧！”

这和尚口中说着，双手在身前一交叉，蓦地窜身而前，用“十字摆莲”的手法，直向着瞿涛双腕上切去！

他施展的是“贴”、“切”二字诀，手法甚是快捷！可是西北风瞿涛似乎早已“成竹在胸”，对于悟风这种身手，早有先见！这时见悟风扑到，瞿涛冷笑道：“佛爷，你还是超渡你自己吧！”

说罢右臂霍地向前一伸，施展出“小九乘经”中的“混水摸鱼”，单手向外一伸，悟风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足下一个踉跄，又摔倒在地！

这时，海空长老适时赶到，右手向外一探，抓在了悟风手腕之上，

随即向上一带，悟风立时就被提了起来。当着这么多外人面前，这位少林高僧悟风禅师不禁羞了个面红耳赤，一句话也没说，转身就走！

这种情形，触怒了在场的和尚，也触怒了少林领袖海空长老！只见他森森一笑，足尖一点，已翩然飘落在瞿涛面前，只见他口中沉声道：“施主真是好本事，怨老衲冷落了，罪过！罪过！”

说到这里，海空长老面色蓦地一沉，双手合十道了声：“阿弥陀佛，如果老衲眸子不空的话，施主大概是隐居江湖已久的西北风瞿大侠吧？”

此言一出，全场都不由一惊，瞿涛更是一怔！因为他埋名巫山，数十年来，一向极少走动江湖，“西北风”三字，虽是极负盛名，可是却已是早年之事，而且自己身形与昔迥异，想不到这老和尚竟然一眼就能看出自己的根底来，只此见识，也确是高人一筹了！

西北风瞿涛哈哈笑道：“老和尚，你真是好眼力啊！老夫正是瞿涛，我们话可是说在前面，我驼子可与你老和尚没有什么仇，只不过是路过少林，顺便来看看盛会而已！”

海空长老一听来人果是西北风瞿涛，禁不住又惊又怒，当时脸上就变了颜色，道：“瞿施主，承你厚爱了！”说罢双手合十喃喃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！善哉！这场盛会有了你瞿大侠，可就越发的热闹了！”

瞿涛虽是生就游戏三昧的个性，可是对海空长老这个老和尚，却是大改初衷，原来只知道这个老和尚，无论在佛法及武功上都有极深的造诣！这次单身犯险，只是为了救助边瘦桐。这时，听了海空之言，他不由冷笑道：“老和尚，你可是误会了，我驼子与大师父你是素昧平生，不过久仰和尚你乃少林的领袖高僧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那张丑脸绽开了笑容，冷冷笑道：“红线金丸边老弟，无论在武林中多大名声，可是说起来，还只是一个小辈，你不该听信涵一和尚的挑拨，以佛门高僧之尊，而非难一个少年，更不该对一个少年下此毒手……”

瞿涛说到此，仰空一声大笑，摇头道：“只凭这一点，我驼子就瞧不起你，真正的令人失望呢！”

这番话说得那海空长老一张死灰色的脸上，泛出了一层怒容！

以海空今日身分，从来还没有听过一句逆语，更不要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，如此出他的丑！

闻言之后，海空长老低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施主与那位边少侠，是什么关系？”

瞿涛一怔，道：“我们是好朋友，怎么样？”

海空冷冷一笑道：“好，老衲已经请教过边少侠身手，现在既是足下出面，老衲倒要转请施主你赐教了！”

瞿涛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要想打架，还怕没有人陪么？我驼子早就料到有此一着了！好！老和尚，你干脆说，要怎么个打法吧？我驼子一定奉陪！”

海空长老森森一笑道：“那就好极了！你西北风瞿涛乃武林前辈人物，老衲能够与阁下动手，实在是荣幸之至。”

说到此，这老和尚双眉一开，双手向正中一合，道了声：“请！”

瞿涛心知对方武功高超，此刻动手，自己不一定能够接得下来，可是现在已势成骑虎，不打也是不行，当下冷冷笑道：“老和尚手下留情！”

说罢，随便拉开了一个“金鸡独立”的架势，目光注定海空，毫不旁视。

这时，在场诸人，无不凝神屏息，全场鸦雀无声。因为这两个人，都是老一辈仅存的一流高手，两人一动上手，自是大为可观，所以大家都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。

海空一看瞿涛拉开这种架势，不由得甚是恼怒！

很明显，这驼子是不愿意叫自己看出他的门路，所以才会摆了一个如此平常的架势。

海空本是有道高僧，不惹俗事，可是“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”。这几天所发生的事，诸如乙木、丙火二人的大闹寺殿，涵一的背叛死亡，边瘦桐的来临……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！这些俗事，把老和尚古井无波的心弄乱了。

现在，由于西北风瞿涛骤然来临，暗以玄功保全了边瘦桐一世英名，这件事更触怒了这位老和尚，把他带到了愤怒的巅峰，使得他再也无法忍耐。

他那张看来枯瘦清癯的面颊，乍然拉长了许多，只见他向着四周诸人森森笑道：“各位高朋贵友可是看见了，非是海空心狠手辣，容不得人，实在是人家欺我少林过甚……”说到此，双目骤然一明，接道：“这位瞿施主来得好没有来由，海空若不能保全少林一脉精神，实在是负我少林历代宗师重托……”

说罢目光重新回到瞿涛身上，冷冷一笑道：“瞿大侠，请！”

这个“请”字一出口，身形陡然腾空而起，向下一落，已形成了一种风浪，排山倒海似的，直向着瞿涛身上欺去。

这种身手，在禅功中谓之“弥勒大推”，海空长老施展出来尤为可观。

海空这种功力一施展出来，但见殿角的柏树一齐都弯了过来。可是那驼背的瞿涛，却是纹丝不动地立在原处。

海空不由面色一变，第二次张开了双袖，再次向前一扑！

这一次风力较前次更加大了许多，只听见“克喳喳”一阵脆响，一连断了四五棵柏树！瞿涛虽仍是站立未倒，却也由不住后退了一步，“叭”的一声，踩碎了一块方砖！

西北风瞿涛脸上一红，这才知道老和尚果然厉害。

就在这时，海空已袭了上来！

这个老和尚对付西北风瞿涛，施展了一套怪掌法，就见他双掌一左一右轻轻地推出去，分向瞿涛左右肋上拍去。

看来海空这一招，实在是轻描淡写之极，两只手推出去不但很慢，而且显得虚软无力！

可是在坐的龙、虎二禅师以及边瘦桐几个高手，却全然知道，这种招式实在是极为厉害。

瞿涛见海空双掌来到，身子纹丝不动，却伸出一只右手，也是甚为缓慢地向前切去！

海空冷冷一笑，陡然双手一分，用“玄乌划沙”的式子，一只右手蓦地飞起来，直向瞿涛胸前打到！瞿涛口中叱了一声：“好！”

海空这时已恼羞成怒，所施展出来的式子，无不是狠毒到了极点。

这时他撒出的掌力，暗含着佛家“大摔碑手”的功夫在里面，掌

力一撒，真可谓重若干钧！可是瞿涛也不是易欺之辈，这时见海空掌到，吐气开声，“嘿”的一声，右手由下向上翻起来，施展出一招“巧夺天书”！只听见“叭”一声，两只手掌猛地一碰，就像胶似的粘在了一起。这一僧一俗两个躯体，看起来就像是两座石雕一般，面对面地峙立着！

在一阵激烈的颤抖之后，两个人身子大大地动了一下，忽然分开了。海空长老像牛似的喘了起来，西北风瞿涛面红耳赤地开口发出了一声长啸！这种情形使得在场之人，无不感到莫名其妙。除了来客痛元道长，以及边瘦桐等人知道原因之外，其余人都怔住了。

原来，这种内家所谓“较真”的功夫，最是伤元。

以方才情形看来，那海空长老分明练的是“莽牛气功”，而瞿涛所练的乃是“云啸气功”，由于家数不同，是以表情各异。可是有一个共同之点，却是可以断言的，他二人功力之深沛，都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
在二人转动身形时，如果你细心的注意一下，也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海空长老尽管是喘声如牛，可是足下却仍显得轻飘飘，素履白靴一尘不染。可是西北风瞿涛却有些不同了，就在这位驼背老人旋身迈步之时，边瘦桐发现，这位老朋友那双薄皮快靴的后帮子，已全都开了线。

边瘦桐不由心中一动，由此可以说明，瞿涛的功力虽是高深，却仍然稍逊海空一筹。如此看来，今日是胜负难卜了。边瘦桐有见于此，内心不由替这位朋友捏着一把冷汗，他暗暗准备着，以防万一；方才自己的脸面全赖这位恩兄暗中保全，此刻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眼看着他在此栽了跟头！

其实，瞿涛本人又何尝不知，一与海空贴掌，瞿涛已体会出这个老和尚果然是厉害，以自己四十年纯阳真功，竟是对他不过！

瞿涛心中这一惊，不由得把先前玩笑心理收了个干净，他身子转到了正面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丝毫不敢错乱。

因为高手对招之下，常常在一念之差，就有胜负之分，其间差异，可在毫发之间！

海空禅师见自己一生坐禅所炼就的禅门空灵真力，竟然未能把对方逼下阵来，心中这一惊，更是不在瞿涛之下！

在第二次正面交锋之时，这位老和尚双手在胸前一搓，施了一招“老子坐洞”的禅门功夫，身子向下一挫，一个骑马蹲裆式半蹲下来！

## 海空彻悟玄天机

西北风瞿涛见海空身体下蹲，立刻知道，这位老和尚要用“真元”之力，第二次和自己一拼了！

方才双方贴掌之下，瞿涛侥幸未败于当场，但已是令他胆战心惊，此刻看起来，他不禁暗道了一声：“休矣！”

可是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自己又怎么能逃避呢！西北风恼恨之下，陡然闭住了“玄关”，自丹田内长吸一口真气，由臂而掌传去。

瞬息之间，他那双手掌涨大如箕，赤红似血！

海空长老双眸猛地一开，他那原本死灰似的枯脸上，这时也泛出一片红晕，由此亦可知，这老和尚显然也施展出真正的内功全力了！

四只手掌第二次一交接，“波”的一声，立刻纹丝不动了！

紧跟着“叭”一声，瞿涛足下方砖裂了一块，群雄口中“哦”了一声。

可是这声“哦”尚未消失，“叭”又响了一声，老和尚足下的方砖也碎了一块！

海空长老猛地身形一弓，他那枯朽的瘦躯就像是一只虾米似的弯了起来。

在这种巨力相持之下，西北风瞿涛显然已支持不住了！

他那高大驼背的身子，先是一阵颤抖，接着面色变得血似的红，一双瞳子看起来几乎都要由眶子里凸了出来。

渐渐地，他那满头乱发，一根根像稻草似的立了起来！

边瘦桐看到这里，暗道：“不好！”

他知道自己这位恩兄，眼前马上可能就要败下来，以西北风瞿涛的性情为人，当着如此众多武林同道面前，老脸一定挂不住。

边瘦桐有见于此，当下右掌缓缓推出，五指一抖，己自掌心里隐隐透出了一股无形的潜力。

他这股潜力一抵在瞿涛的背脊之上，立时消弥了两者之间的差距！

瞿涛的身子立时不再抖动了，头上的竖发也一根根的软了下来。慢慢地，他的身子又恢复了原有的平衡！

正当海空与瞿涛全力较技的时候，少林寺外，匆匆来了一个白发红颜的老者，这老者看起来约有八旬左右的年岁，一张赤红的脸膛，鼻正口方，两鬓如霜。

他一直行到了佛寺门前，抬头看见寺门上张灯结彩，不由哈哈大笑道：“格老子，好热闹！”

说罢举足就向里走，迎面闪出一个和尚合十道：“老施主，有事情么？”

红面老者双眼一翻，不悦道：“怎么，你们这少林寺，还不准人进去吗？”

和尚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施主你有所不知，今日是敝寺百年一度的开光大典，除了来此贺喜的贵宾之外，奉方丈法谕，停止民众参佛，老先生请别生气！”

老者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来参加盛典的贵宾呢！原来你们这里的和尚，也都是嫌贫爱富吗？”

和尚闻言，沉声道：“不要瞎说，施主既是观礼贵宾，请出示函帖一看，即可随意通行，否则，施主你只怕要等三日以后，才能来此参佛了！”

老者一只手在身上摸了半天，皱眉道：“糟了！我竟然忘了带来了！”

那和尚法号“问本”，乃是悟虎禅师一个心爱弟子，武功不错，为人更是机警，此时一看这种情形，就知这个老人心怀不轨。当时，面色一沉道：“对不起，此刻海空长老正在亲自主持盛会，恕我不便放你进去！”

老者哈哈一笑道：“我就是进去，你要怎么样呢？”

问本冷冷道：“老施主一定要进，贫僧也就不客气了！”

红面老人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好！我就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不客气法！”

说罢，举步就向寺内行去，问本和尚跨上一步，一抖双手向着老人双肩上猛地抓了下去！

他口中厉声叫道：“你给我回来！”

虽说他动作奇快无比，仍然是慢了一步，双手向下一落，却抓了一个空。

眼看着红面老人，头也不回地一直向着寺内行去！问本大是惊怒，他一捞僧衣下摆，厉声道：“你还不回来！”口中说着，已如同电闪星驰也似的扑到了老人身后。

那老人仍然是头也不回地向前走着。问本和尚第二次一抖双肩，施了一个虎扑之势，猛地把身子偎了上去，口中厉声道：“老施主，你乱走什么？”双手向下一落！却见那红面老人，仍然是头也不回一下。问本和尚的双手：已然又落了一个空。

问本不由心中一动，忖道：莫非这老人会施什么妖法不成吗？

想到这里，他疑惑地停住双脚，却见这个老人，仍然是不慌不忙，有一步没一步地向前走着。

问本一咬牙根，芒鞋用力一点，施展出轻功绝技，身形窜了出去，有如箭矢一般！

可奇怪的是，身形一落下来，仍然是慢了许多，兀自落在老人身后。

眼看着那老人一路直向“精武殿”走去，问本和尚嘿嘿一笑道：“今天要是叫你走开了，少林寺也就太没有能人了！”

说到这里，这个年轻的和尚，足下向前一个紧逼，已到了老人背后，身子猛地向下一塌，双手齐出，一招“黑虎伸腰”，倏地照着老人腰眼上就打！

老人仍然是徐徐地前行着，奇怪的是问本和尚的双拳又落了个空！

这种情形，问本自不能再视同偶然了！

此时，有三个精武殿的和尚正迎面而来，问本大声道：“喂！快拦住这老儿，他是存心来找麻烦的！”

三僧一怔，就见那个老人对着他们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嗨！今天少林寺里好热闹！”

问本和尚这时又追了上来，厉吼一声道：“我打死你这个老瘟神！”

他嘴里说着，右手一挥，一拳直向着老人脖颈之上打来。红面老人头一缩，身子转了过来，就见他右手向外一伸，道：“贼和尚，你骂哪个？”

只见他那伸出的手，无巧不巧地正刁在了问本的手腕上，问本一龇牙，由不住“啊呀呀”的大叫了起来！

那三个和尚见状，猛地散开来，分三面向着老人身边偎上来！

红面老人一声朗笑道：“好厉害的和尚！”

只见他大袖蓦地向外一分，带起了极大的一阵风力，那三个袭来的和尚，各自惊叫了一声，先后翻倒在地，立时乱作了一团！

这儿离海空和瞿涛打斗的地方不远，但人们都在围观海空与瞿涛激战，谁也没有留意到这个老头儿！

老人打倒三僧之后，右手一抖叱道：“一边凉快去吧！”

只见他右手向外一抖，问本和尚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鸟似的给摔了出去！

三个和尚惊得叫起来，这才惊动了这边的人！

悟虎禅师站在最外层，闻声一转身，白眉由不住皱了一下，今天的事真叫多，这位老禅师那么好的涵养功夫，也忍不住了。

名家身手，毕竟不凡，就见他足下一个旋转，已到了老人面前。

这位少林寺的代理方丈，口中嘿嘿笑道：“施主，未免欺我少林过甚了吧！”

说罢，双手一搓一扬，直向着老人当胸打到！

老人一声冷笑道：“这就是你们待客之道么？”

口中说着，就见他掌势向外一封，悟虎和尚的极猛掌力就像碰到了一堵钢铁的墙壁一般，被迎面撞了回来！

悟虎和尚掌力一撤之下，由不住白眉一皱，“通通通”一连后退了几步。

他一声也没哼就呆住了！

这时，他那一双脸上，现出了一种极度的惊慌之色，因为他已觉察，他的一双手臂似是齐着大臂双双脱臼了。

经此一闹，惊动了围观的人群，纷纷叫嚷了起来。悟龙禅师目光一扫，就知道师弟吃了大亏了。

可是眼前这个红脸的老人，竟是如此的眼生，实在想不起他是谁？

悟龙上前一步，单手打了个问讯，道：“阿弥陀佛。”

他的话还未出口，忽见人群里飞出两个人来，乃是乙木、丙火。他们一左一右扑到了那红脸老人身前，齐声叫道：“师父来了！”

老人面色一沉道：“两个小猴崽子，不用说又给我惹事了？”

乙木、丙火对师父自是怕得厉害，听师父这么一问，俱都面色一变，作声不得！

悟龙弹师心中一动，这才知道，来人竟是巫山小南峰的前辈奇人冰河老人，难怪他有如此功力，这一下，顿时也吓得呆了。

冰河老人呵呵一笑，对着悟龙抱拳道：“大师父莫非就是此处高僧海空长老么？”

悟龙合十冷然道：“不敢，海空是敝师尊，贫僧悟龙乃是长老的大弟子。请问阁下莫非就是巫山的冰河老人么？”

冰河老人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正是，大师父莫非有什么赐教不成？”

悟龙双手合十，面色一变道：“令高足在敝寺闯下了滔天大祸，阁下下来了，这事就好办了。”

冰河老人哈哈笑道：“正好，老夫特地请罪来了，海空长老在哪里？”

说罢，右手向人群内一插，也不见他用什么气力，围在外围的人群，竟自纷纷地分了开来。

冰河老人侧身而入，一直走到了最前排。

这时场中的西北风瞿涛和海空长老正斗到了紧要关头，但见海空长老仍然虾米似的弯腰立着，身子一阵阵地抖动着。在海空对面的瞿涛，全身上下俱都被汗水湿透，多亏边瘦桐方才助他一臂之力，可是此刻看来，显然又有些体力不支了。红线金丸边瘦桐见此情形，大吃一惊，上前一步，正要再次发力相助。忽然，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。边瘦桐一惊，猛然转身，见是冰河老人，不由又惊又喜地道：“旦老前辈来了！”

冰河老人旦夕颌首微笑道：“你且袖手旁观，让我来助他一臂之力！”说罢口中叫道：“好热！”自背后把一个斗笠摘下来，“呼啦呼啦”用力扇了两下！他这种随便的动作，看似无奇，可是场内的瞿涛那本已后退的身子，不知怎的，竟蓦然向前一进。

他这么一进不要紧，那一边的海空长老却有些吃不消了，只见他上身一晃，哧地退了一步。

二人掌力同时向后一撤，蹒跚退开。

西北风瞿涛又一次保住了脸面。他肚子里有数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和尚功力真是惊人，承让了！”

说罢猛地回过头来，想感谢边瘦桐帮助之情，可是目光望去，却不由心中一惊，当时哈哈一笑道：“旦老儿也来了，这场戏可真热闹了！”

海空长老在胜券在握的刹那之间，想不到中途竟然又杀出了一个人来，令自己威风扫地。他恼恨之下，目光向着冰河老人一扫，双手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衲今日真是大大的失敬了！请问这位施主尊姓大名？”

冰河老人旦夕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徒弟犯了错，师父自当来此请罪了！”

海空冷冷一笑道：“施主的徒弟是谁？”说话间，目放奇光，大有一言不合，立时动武的样子。冰河老人咳了一声：“海空和尚，你先喘口气，我知道你刚刚与人打过架，我们的事慢慢再谈！”

海空冷冷一笑，他今日连番受挫，早已是怒火中烧，此刻虽知道这个老人绝非一般江湖人物，可是盛怒之下，已顾不了许多。当时冷森森地道：“老衲如没有对付你们这般人的本事，也不在此现眼了。朋友，请上吧，海空这双肉掌，尚没有把朋友你放在眼里！”

冰河老人旦夕闻言宏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倒是巧得很，我老头子此次也是抱着必胜之心来的，老和尚如此抬爱，旦某焉敢不遵？”

说罢，向着四下一抱拳道：“各位请了，我旦夕数十年未曾走动江湖，此番为弟子之累，来与老和尚打这一架，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。现在海空要与我打，我们话可是说在头里，双方都是心甘情愿的，谁也没有强迫谁，谁要是把谁打伤了，就算是打死了，也是自己找的！”

说到这里嘿嘿一笑，又接下去道：“换句话说，死了活该！双方弟子也用不着报仇，怎么样？”

人群里立刻爆出了一片叫好之声，有的人哈哈大笑。

海空长老这时一听老人报出了名字，不由怔了一下，这才知道，此人竟是冰河老人旦夕！

这个老和尚面色微微一变，随即冷笑道：“老衲当是哪一个？原来是冰河老人旦施主，这就难怪施主如此猖狂了！”

冰河老人嘻嘻笑道：“老夫一点也不敢猖狂！”

海空长老这时也豁出去了，当时怒声道：“旦施主你来得正阁下来

了，这事情就好办了！”

旦夕冷冷一笑，道：“长老有什么话，请说当面就是！”

海空长老呵呵一笑道：“旦施主，你倒沉得住气，你那两个弟子大闹我少林寺，伤我僧人无数，这还不说，在藏经楼，竟打碎了我少林寺历代宗师的法像……嘿嘿，施主，你看这件事如何是好？”

冰河老人森森一笑道：“如果长老所言是真，这两个弟子实在是罪不可赦，只是少林寺内能人无数，怎会容得两个孩子如此胡闹，岂不是怪事！”

海空怒目凸出道：“老衲如不是看在施主你的面上，焉能留这两个孽障的命在？”

旦夕双拳一抱，欠身道：“老夫这里谢过了！”

人群中又爆出了一阵笑声。海空本是借着说话，调息一下元气，此刻已然复原，他思忖着此刻情形，如果令冰河老人自由离开，自己面上也太是无光。

眼前之事，只有与对方一拼，或许尚能找回已失的面面，当下目光一扫道：“悟龙、悟虎，你二人站在一边，旦施主乃是当代奇人异士，你二人正可学些功夫！”

二僧各自合十，分立左右。

悟龙心里明白，师父两次都是在取胜之前遭受暗算，他令自己站在一边，意在暗中防备敌方故伎重演。

悟虎此刻却哭丧着一张脸，默不作声，他一双手腕子方才迎击冰河老人之时，已然双双脱臼，虽然已自复位，但余痛未消。而且这件事如果传嚷出去，只有丢人的份儿。所以这时他一声不哼，立于一边，暗中仍在提丹田真力通脉和血，以使这双手尽快复原。

海空长老一连对付了两个武林中的高手人物，虽然胜负不明，但却没有败下，此刻是余勇可贾，又准备迎接第三个大敌——冰河老人了。

悟龙生怕师父落败，当下在一边合十道：“长老已连战二人，以弟子愚见，此事可与旦施主理论，不必再动武了！”

海空长老冷冷笑道：“此事已无商榷余地，少林寺的威严，绝不能在老衲手上丧失殆尽。”说罢双手一合，面色一沉，转身对着旦夕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衲久仰施主一身武功已入化境，尤其是所练冰禅神功，更是海内一绝。老衲今日斗胆要向施主讨教一下高招了！”

旦夕直立不动，雪白的长髯被风吹得飘洒一边。他双手抱拳，向着海空拱了一下，道：“岂敢！老夫久仰大师你一身武功，天下无双，今日虽说是因故而争，可是为此瞻仰一下大师的武功，我老头子就算是为此搭上性命，也可以说是值得了！”

海空黄蜡似的面庞上，现出了一丝怒容。他向旦夕看了一眼，冷漠地道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旦施主你赐教吧！”

旦夕嘻嘻一笑道：“大师父，我们比武之前，话可是要说得清楚！”

海空怒声道：“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施主你太噜嗦了！”

冰河老人冷冷一笑道：“无论谁胜谁负，比完之后一抖手就拉倒，大师父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海空长老暗自忍着心中怒火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一切依你就是！”

说罢，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双手向外一分，足下已在场内绕了半个圈子，猛地一立，身形似乎陡然拉长了许多。接着，他右掌斜着向下一沉，

摆出一招“斜立单鞭”的架势，道：“请！旦施主，我们彼此用不着客气！”冰河老人雪白的外衣一翻，有如一只蝴蝶般的飘了出去，身子向下一落，猛地一掀，狂风骤浪似的，直向着海空身上倒翻了过来。

海空长老一声浩叹道：“无量佛。”他右手捏着佛指，向外一封，用“分筋错骨手”反向着冰河老人肩头上捏去！

冰河老人对这个和尚，内心相当警觉，这时见状，更是不敢怠慢，海空掌势一到，他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大和尚手下留情！”说罢，指尖向上一挑，无穷内力自掌中猛地逼了出来，海空抱袖一拂，卷身而退！

可是冰河老人掌上发出的内力，就像是一道当空的闪电一般，由他身侧掠了过去！

海空由不住激伶伶打了一个寒战，只觉得对方掌风里带出一股生平未曾领受过的寒流，几乎使自己的躯体为之僵硬。

海空长老一惊之下，陡然自丹田提起一股内力，充贯全身，把寒流逼了出去。

他面色一白一红，身子一冷一热，实际上一上来就吃了一个小亏，顿时大为愤怒。

冰河老人见自己冰禅掌力，并未能使对方如何，心中也是吃惊。他第二次把身子越过去，双掌一搓一扬，再次发出冰禅两极神功！

这种人世间罕见的掌力，毕竟异于一般。

冰河老人旦夕这种两极神功，陡然向外一撒，就连一侧观看的众人，也由不得身上一阵发冷。

海空长老迎着这种掌力，后退了两步，上半个身子几乎要麻木了。

老和尚狂笑了一声，身子一曲一伸，如同苍鹰似的掠了起来。

这一次，他不顾一切地袭到了冰河老人正面，合十的双手向外一磕一分，双掌上带着数十年苦练的内功潜力，直向着冰河老人肩头上打去！

旦夕叱了声：“好！”双掌向外一扬，顿觉对方双掌内所发出的掌力奇热如火炭一般，迎着自己的两极神功，双双化为无形。

两个年迈的老人，各自身子摇晃了一下，踉跄地退了一步。

海空身子向下一伏，右掌贴着地面，一滑一送，那掌力就像是一把由地面上突然翻起来的铲子，直向冰河老人面门上翻了过来。

旦夕心中一动，暗忖：这个老和尚果然不是沽名钓誉之辈，今日自己若不拿出十分精神来，只怕是要败在他的手下。

想到这里，旦夕一挥双袖，由左侧急向海空长老身上偎了过去。

这老头儿用“大翻天手”的手法，把一双蒲扇大小的手掌猛地推出，直向着海空腰眼上击了出去。

海空长老一咬牙根道：“好招法！”

这个老和尚竟然把撒出的双掌霍地收回来，前腿向下一弯，双掌用“铁臂弓胎”的重手法，向着当中一夹一击，直向着冰河老人腰眼上猛击了过来。

在场群雄看到此，俱不禁霍然大哗起来。以为武林中如此一双顶尖儿的高手，俱要毁在对方手下！

就在众人呼叫之声未绝于耳的当儿，两个老人早已陡然变换了招式：海空长老双掌由夹而变作了“封”，冰河老人由击而变成了“分”。

二人同时吆喝了一声，眼看着冰河老人偌大的身子，就像燕子似的

腾了起来。

他身子向下一落，雪白的长髯被风吹得卷在颈后，露出了颈下一个破绽。

目光尖锐的海空和尚自不会放过任何一点空隙，就见他僧鞋一点，比箭还急地窜了上去，身子偎在冰河老人身后。

在往昔，这个老和尚无论与谁对手，都心存几分慈善，可是今天却不同了。

这些天接二连三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，已使得这位禅林高僧怒火频烧。

尤其是对像冰河老人这种大敌，手下更是不能存有丝毫懈怠。

海空长老身子向前一偎，一声狂笑道：“旦施主，你还想跑么？”

说着，左手向上一伸，施出“大鹰爪力”，向着旦夕颈下咽喉处抓下来！

同时之间，他右掌用“小天星”掌力，直向着冰河老人背脊上猛封了出去！

以海空如此功力之人，这两种招式同时施出去，可以说具有相当大的威力，端的是厉害极了。

一旁观看的乙木、丙火，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叫。

二人身形一晃，正要扑身而入，忽然被两只大手拉住了。

乙木、丙火转身看去，竟是瞿涛和边瘦桐。

边瘦桐和瞿涛相互一望，作了一个会心的微笑。这时，场内形势已起了惊人的变化。

海空长老双招发出之后，固然似乎把对方置于“死招”之下，可是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”，自己也没有退身的余地了！

冰河老人在狂笑声中，双臂向上一举一绞，用“上架紫金梁”的煞手硬功，反向着海空左腕上绞去！海空如不撒招，一只左手就别想再要了。

可是这个老和尚，把心一狠，右掌加速前进，竟存了与对方同归于尽的心理。冰河老人见状，掌力向外一撤，身子倏地向右一转，一个疾翻，施出了自创的一招轻功绝技——“小风袭浪”。

只见他身子借着脚趾一弹之力，就像河堤上一只白鹭一样，猛地由左侧方飞卷了上来，口中嘿嘿一笑道：“大和尚，承让，承让！”

海空长老面色突地一变，这才知道自己已上了当了。

他猛然往外一撤身子，可是旦夕已不容许他如此施展了。

就听冰河老人长笑一声，双手用“洗佛山”的绝招向下一按，已然实实在在地按在了海空的双肩之上，随着十指一用力，道：“坐下吧，大师父！”

他十指上传来的冰极寒功，立刻使得海空全身连打寒战，再也没有能力挺立了。

这老和尚当时就觉得双膝一软，由不住“扑通”一声蹲了下来。

与此同时，白衣白髯的冰河老人，却借着这一按之力，把身子腾了起来，翩翩如巨鸟一般落在了一边。

冰河老人是怕海空急怒羞恼下，作困兽之斗，是以躲到一边，以防万一。

其实他是多虑了，海空长老并非是他所想的那种人。

海空面如死灰，干脆双腿一伸，坐了下来，他哑然笑了一声，道：

“老衲一生之中，从来未曾遇过敌手，想不到退守之年，竟然遇到了旦老施主如此厚爱老衲，妙！妙！哈！哈！哈哈……”

这一串笑声，笑得是如此凄怆，豪迈……

场上的人震惊了，他们为海空高僧的落败而感到心酸、难过……

冰河老人呆了一会儿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在海空笑声中把身子落在了海空身边。

这老人面上现出一种歉然之色，伸出双手去搀扶海空，口中说道：

“大师，何必如此？”

海空长老怒目圆睁，厉声道：“旦夕，你退开！此处已无你什么事情了……”

说罢，又仰天大笑了起来。

他这种反常的神情令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，悟龙禅师慌忙上前道：

“师父……可曾有什么地方伤着了？”

海空笑得更是厉害，忽然他笑声一停，微闭双目凝神谛听，然后蓦地翻身而起。

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只见海空长老双手合十，向着天上一拜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海空听见了，哈！妙呀！妙呀！”说着又向四周众人，连连合十拜道：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”

众人全都怔住了，纷纷道：“不好，长老怕是气疯了吧！”

与海空有着深厚交情的痛元道长，见状排开众人道：“你们不要乱说，长老此刻像是悟了天机，只怕不久就要圆寂了！”

说着，他笑嘻嘻地走上前，在海空身上拍了一下道：“老和尚，尼——马——里——了！”

海空立时嘻嘻一笑，双手合十欠身道：“老衲领会了，领会了，嘻……”

痛元道长摇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随贫道去如何？”

海空长老连连欠腰道：“妙哉！善哉！道人，我们走吧！”

痛元道人拱手对众人道：“各位让路，我们要去了！”

说罢手舞足蹈高歌起来，海空长老见他如此，竟然也同着了魔似的，手舞足蹈地高歌起来，口中唱道：

“外事庄彩咸归去，内身衰变亦同然；

唯有胜法不灭亡，诸有智人应善察。

此老病死皆共嫌，形仪丑恶极可厌；

少年容貌暂时住，不久咸悉见枯羸……”

声音颇是凄怆，海空长老边唱边跳，一路随着痛元道人向寺外走去。

悟龙追上拦阻道：“长老，你……哪里去？”

海空长老挣开了悟龙的手，哈哈大笑，也不回他的话，继续歌唱着，直向寺外行去。

悟龙还要追上去，却见西北风瞿涛横身拦住了他。悟龙怒道：“施主这是作甚？”

瞿涛微笑道：“恭喜大师，令师此去，只怕不久就要成佛圆寂了！”

悟龙本是有道高僧，闻言大悟，他呆了一呆，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，谢施主的开导！”

说罢目中淌下两行清泪，双手合十，跪了下来。在场和尚见状，全

数都跪了下来，遥遥向着海空合十礼拜起来。

海空长老一路疯疯癫癫地跟着痛元道长出了佛门，扬长而去。

悟龙禅师站起身，叹息了一声，对着冰河老人合十一拜道：“方才情形，施主等都看见了，我少林平白无故，起了如此混乱，都是施主等所赐，但请几位施主就此走吧！”

冰河老人也觉得不大好意思，当时笑道：“你放心，你师父走了是好事。此间事了，我们自然要走的，至于我这两个徒弟打伤了你们的人，我负责把他们医好就是！”

悟龙冷冷笑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！伤几个人算不了什么！只要施主等早些离开，就天下太平了！”

冰河老人冷哼道：“那就谢领了！”

说罢目光一扫乙木、丙火二人，冷笑道：“你二人作的好事，还不随我回去！”

乙、丙二人垂头丧气地走了过来。边瘦桐上前对冰河老人抱拳拜道：“老前辈这就走么？”

旦夕含笑点头道：“边大侠不必多礼，此次我命小徒随你前行，本想是让他们追随你长些见识，却想不到这两个东西如此胡来，为你添了不少麻烦……很是不好意思，改日边大侠有暇，请到小南峰寒舍，再由老夫回谢你吧！”

边瘦桐笑道：“前辈太抬爱了，这都是我没有尽责……”

旦夕呵呵笑道：“算了！算了！老弟台，我看那位雪姑娘，对老弟你一往情深，这杯喜酒……哈哈……”

边瘦桐不由脸色一红，道：“前辈怎么开起我的玩笑来了？”

他说着，一抬头，顿时怔住了。冰河老人顺着他目光向前望去，不由也是一怔。只见人群内，有一双痴情的眼睛，正向着边瘦桐望来。

那是一双水汪汪的大眸子，目光内透着无限痴情。可是生有如此一双妩媚大眼睛的，却是一个衣着华丽的白面书生。

这时，那个书生好似被人看得不好意思，一低头转身向外走去。

一任对方如何乔装打扮，边瘦桐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的真面目，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，此人正是雪用梅！不知她什么时候也混了进来。

边瘦桐心中一动，想立时追上去，可是冰河老人与西北风瞿涛都在身边，却又不好意思，一时好不为难。

寺院外，传来一声清晰的马嘶，那个华衣娟容的书生，仿佛听到了马的召唤，直向院外行去！

边瘦桐赶上一步道：“喂！”

对方似乎羞得无地自容，低头疾步而出，转眼已没了踪影。边瘦桐心中好不悔恨，呆呆地立在当地，若有所失。

冰河老人见状，呵呵笑道：“小兄弟，快追吧！晚了可来不及了！”

边瘦桐苦笑道：“已经来不及了！”

才说到此，就见西北风瞿涛大步走过来，嘻嘻笑道：“九曲明珠穿不过，回来问我采桑人。”

说罢，又自放声哈哈一阵大笑，用手拍了边瘦桐一下，道：“老弟，跟我来吧！”

边瘦桐不由脸上一红，讷讷道：“前辈莫非知道雪姑娘的下落么？”

瞿涛呵呵一笑道：“自然是知道了，兄弟，你想知道么？”

边瘦桐点了点头，叹道：“此女自父亲去世后，背井别乡，单身一人流落风尘，实在太可怜了……”

瞿涛点头笑道：“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兄弟，这件事你能说没有责任么？”

边瘦桐顿时汗颜，当下垂首叹息了一声道：“前辈说得不错，实在是因我而起，可是……”

西北风瞿涛呵呵大笑道：“你别说了，反正这事我既然插手了，就一定要管个水落石出。你不是要见她么？现在随我来吧！”

说罢，含笑向着冰河老人抱拳一笑道：“贤师徒先行一步吧！我与这位老弟台还有一点闲事要耽搁一刻！”

冰河老人点了点头笑道：“我是静惯了，出来一趟，看着到处都是乱哄哄的，和尚不像个和尚，道士不像道士，还是回到巫山小南峰的好！”

说罢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一枚拳头大小的明珠，晶光四射，冷气袭人。

他把这枚明珠，递给边瘦桐道：“此珠是我小南峰三宝之一，名唤‘雪魂珠’，为谢你沿途照顾小徒之恩，特赠与你，尚盼善自珍惜，自有妙用，你收下吧！”

边瘦桐不由一怔，正考虑自己是否该收下来，却见瞿涛呵呵笑道：“啊呀！太妙了，兄弟收下吧！”说着已自冰河老人手中，把那枚雪魂珠拿了过来，放在了边瘦桐手上。边瘦桐只得欠身向着冰河老人施了一礼，恭敬地道：“多谢老前辈，弟子实在承受不起。”

冰河老人旦夕呵呵笑道：“不必客气，老弟台好自为之！”

说罢一拉乙木、丙火道：“与二位师叔叩头，我们走了！”

乙、丙二人过来，当真跪了下来，却被瞿涛、边瘦桐拉了起来。乙木拉着边瘦桐的手，现出依依不舍之情，吞吞吐吐地道：“师叔……有……工夫到巫山……”

还未说完，却被丙火搪了一下道：“算了，你别说了！”

乙木红着脸道：“好！你能，你……来……说！”

这两句话，逗得各人都笑了。丙火口齿伶俐地向边瘦桐道：“师叔有时间请来小南峰玩，并问候雪、车二位姑娘好，以前都怪我们两个太不对了！”

他说话时，煞白的脸上竟浮起了两朵红云，现出很不好意思的样子，然后一拉乙木就走了。

边瘦桐深为感动，正想安慰二人一番，他二人已随着冰河老人去了。

这时，悟龙大师走过来，对着二人合十一拜道：“二位施主，还愿在小寺休息几天么？”

边瘦桐忙欠身道：“谢谢大师父，我们还有事，这就告辞了！”

悟龙宣声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恕老衲不远送了。”

当下二人别了少林寺，策马而行，一直来到郊外，是时烈日高照，十分炎热。

边瘦桐心内惦念着雪用梅，忍不住向瞿涛问道：“前辈把雪姑娘安置在什么地方了？”

瞿涛微微笑道：“地方不远！你与雪姑娘的关系，我已听她说过了，雪姑娘对你可谓一往情深啊！”

边瘦桐不由面色微微一红道：“前辈何必取笑我？”

瞿涛摇头笑道：“兄弟，我可没有取笑你的意思，我所以插手，实在是想促成你们之间的一段好事！”

边瘦桐顿时勒住了马，吃了一惊道：“你……说什么？”

瞿涛嘻嘻一笑，然后正色道：“怎么，你莫非对她一点兴趣都没有吗？”

瘦桐微微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实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！”

瞿涛嘿嘿一笑道：“你没有想过，人家可是想过了……兄弟，以我看来，你和雪姑娘实在很是匹配，她如今一个孤身女孩子，无依无靠，老让她在江湖上跑，毕竟不是一个办法。兄弟，你莫非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”

边瘦桐面色微微一变。瞿涛这几句话，确实在他内心掀起了相当大的一片波澜！

在马背上，他思索了良久，深探叹息了一声。

瞿涛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：“边兄弟，按说我实在不该管你们的私事，可是君子有成人之美，你们既是彼此相爱，实在不必自己折磨自己！”

边瘦桐冷冷一笑道：“我……不能这么做！”

瞿涛一翻双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边瘦桐搓了一下手，讷讷道：“不知道……我……前辈请想，我如今仇人遍天下，随时都有被杀的危险，她随我之后，是得不到安静生活的！”

瞿涛冷笑道：“她不随你，又何尝有好日子过？再说，你仇人虽多，依我看来，海空和尚去后，已没有一人能对你构成威胁，有些问题总可以化解的！”

边瘦桐苦笑着，兀自摇头道：“此事前辈不必再提了，我实在是不便娶她……我可以视她为妹，保护她终生，却不能够娶她……”

瞿涛鼻中哼了一声，冷冷笑道：“你可知她内心非你莫属吗？”

边瘦桐一怔道：“前辈怎会知道？”

瞿涛冷然道：“自然是她亲口透露。兄弟，我喜欢你的，正是你的刚强正直的性格，一个大丈夫要知情必报，雪姑娘可以说是为了你才家破人亡的，你莫非……”

其实，边瘦桐内心对雪用梅何尝没有爱戴之意？只是这是一种微妙的情操，在下意识里，他总认为自己只能去爱她，保护她，却不应该去占有她！

正因为如此，他才会对瞿涛如此表示。

可是瞿涛的话，却对他不无影响。此刻，他整个的心都乱了。

瞿涛见他剑眉深锁，长吁短叹，也就不愿再加重他内心的感伤。好在这种事儿，自己把心意尽到了也就是了。当时止住话头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好吧，这件事暂时不谈，我们先去见一见雪姑娘。你随我来！”

说罢一抖缰绳，扬鞭策马，直向前方大道疾驰而去。边瘦桐随后紧跟。

二人一路疾驰，只听得蹄声得得，不一刻已驰出了十数里以外。

前行道路，越走越窄，竟来到了一片荒山野地，遍地荒草丛生，里许以外，是一脉绿葱葱的丘陵地区。

瞿涛手指那片山地微微笑道：“雪姑娘就居住在这山上的‘明武塔’内，这地方够隐秘了吧？”

说话时，一阵清风由山那一边微微飘过来，微风里似乎传来一阵马嘶之声。二人俱都吃了一惊！

瞿涛猛地一抖缰绳道：“不好，我们快去看看去！”

说罢二人飞马而前，直向那片丘陵地带纵马驰去！

在阳光的照耀之下，边瘦桐清晰地看见，一座闪烁着银白光华的塔，竖立在一片青翠的树丛之间。

这时，他更清楚地听到了几声马叫，仿佛正是来自那小白塔处。

边瘦桐一磕马腹，胯下神驹如箭也似的飞驰而去。渐渐的，那座小白塔看得更真切了。有七八匹烈马，由塔前窜掠而过，马上的人影，由于距离过远，一时看不真切。

二人策马飞驰到了现场，只见野外散着一片沙雾，地面上蹄印交错，哪里还有人马的影子？

瞿涛冷冷一笑道：“我们来晚了一步，雪姑娘可能遇难了！”

二人双双翻下马鞍，却见白塔边门已然大开，边瘦桐这时内心真说不出的难受，他抢先走进塔内，高声叫道：“雪姑娘在么？”

说着，又同着瞿涛向上攀缘而去，待到了白塔顶层，只见室内一片凌乱，床翻椅倒，墙壁上有斑斑血迹。

边瘦桐大惊失色，道：“雪姑娘果然遇难了！”

瞿涛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我们要是途中不耽误就好了。此刻看来，雪姑娘必是被歹人掳去了！”

说话时，边瘦桐抬头一看，意外地发现窗棂上插有一口薄刃飞刀，刀尖上穿有一张纸片，他心中一动，伸手把刀拔了下来，刀上纸片，飘落而下。

边瘦桐弯腰拾起了纸片，展开一看，不由冷冷一笑道：“前辈果然没有猜错，雪姑娘是被人掳去了！”

西北风瞿涛接过留笺一看，只见上面潦草地写着这样几行字：

“边瘦桐小辈，欲得此女活命，盼即来海天别墅一会；三天期限一过，此女命休矣！”

具名处，草草地绘着一只鹰翅。

瞿涛冷冷一笑道：“好卑鄙的东西！兄弟，你不必担心，我陪你到海天别墅去一趟也就是了！”

这时，边瘦桐一张俊脸气得通红，两手一用力，竟把那把飞刀折成了两段。

瞿涛立起身子，冷笑道：“既知道了地方，我就放心了！只是这只翅膀，又代表什么意思？你可知道吗？”

边瘦桐剑眉微蹙，想了想，点点头道：“我想，可能是血鸥云翅夏侯三吧！”

瞿涛一怔道：“哦，就是萧苇的那位拜兄？”

边瘦桐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才不止一次的饶他活命，想不到他非但不知翻悔，反更变本加厉，这一次我是不会再放过他了！”

瞿涛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只是他们南海双鸥，却又怎会与海天别墅拉上了关系，岂不奇怪？”

边瘦桐冷然道：“海天别墅与我原有夙仇，可是夏侯三与姓车的也有旧恶，他们怎会合在了一起，我也不大明白。这也好，我如能了结这两段

宿仇，从此天下便太平了。只是雪姑娘的安危太令人担心，万一她要是……我边瘦桐真正是死难瞑目了！”

西北风瞿涛冷冷笑道：“海天别墅就在我巫山脚下，为恶已非一日，老夫早有心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，现在既然与夏侯三连成一线，作出打劫妇女勾当，我也难以再保持沉默了！我们现在就去一趟！”

边瘦桐目光炯炯有神地望着瞿涛道：“为我之事，已然数度麻烦前辈，此事怎好再劳动你老人家？”

瞿涛哈哈一笑道：“这算不了什么麻烦，这是清除我家门口的邪恶，我自然应该插上一足！”

边瘦桐想了想，道：“万一萧苇也介于其中，实是令人难以处理了！此人实在可算得上一条好汉子……”

瞿涛也呆了一下，可是立刻摇头道：“对小苇子我知道得很清楚，这种事他绝不会参与的！他不是这种人！”

边瘦桐不由一笑道：“果真如此，我也就放心了！”

这时，瞿涛那张丑脸上，隐隐现出一些忿怒。这位老侠客，自隐居巫山以来，一向鲜问外事，多年来，从未曾下过巫山，想不到这次下山，竟然发现有这么多事，而且每一件都让他气愤难平。

这一刹那，不禁惹起了他的愤恨情绪，想不闻不问已是不行了。

当时，他发出了嘿嘿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君子不惹事，惹了事就不怕事！想那海天别墅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你我二人足可应付下来。这件事我作完之后，今生今世，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事能够惊动我了！走，兄弟，我们上道吧！”

## 双侠大破五虎阵

水天浩淼的巫山口，耸立着规模庞大的海天别墅，一十二名持刀弟子，在门前来回地巡视着。大门正中挂着两盏气死风灯，被江风吹得滴滴溜溜直打转儿。时间已是很晚了，可是红衣狮门中人却正严阵以待，在等待着一个不寻常的来客！

海天别墅的聚义厅内，灯火通明，在厚厚的地毯上，来回地走着几个人物，其中之一就是年轻的掌门人铁麒麟车卫，另外几个人物，也不是什么生客。在大厅左面的一张太师椅上，坐着武当道人天池上人；另外两张太师椅上，分别坐着青城派的掌门人赤眉老人和峨嵋派掌门人一松子蒲大方。

这几个人物，过去都曾是九头金狮车飞亮的座上客。他们曾亲眼目睹车飞亮毙命于红线金丸边瘦桐手下。今天，他们又聚集一堂，很显然，定是与昔日一段宿仇有关系了。

在闪闪的烛光里，车卫咬牙切齿地来回走着，忽然他停下了步子，恨声道：“各位前辈如此气馁，还怎能与那边瘦桐交锋？爹爹岂不是白白死于九泉之下了么？”

坐在位子上的赤眉老人，发出了一声冷笑。

这位青城高手，生就着一双血红的眉毛，发须皆已斑白，看来已是很老了，可是精神还是那么足，一双眸子精光闪烁。

他抖了一下身上的皂色长衫，抬目望着车卫道：“贤侄，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了！我们要是怕他，又怎么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？”

说到此，又冷冷道：“俗语云：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边瘦桐不好斗，我们都知道，可是既来了，也就不会怕他。我们就是来为死在九泉之下的老哥哥报仇的，要不然，这一群朋友岂非是白交了？”

天池上人忽然立起来道：“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贫道不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这边瘦桐小辈，确实不是好惹的人物，对付他，我们非要有稳操胜算的把握才行！”

一松子蒲大方捻着他一部络腮胡子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天池道人说得不错，我们对付这个人，确是不能太大意了！”

铁麒麟车卫冷冷笑道：“夏侯三去了甚久，不见回来，是什么道理？”

天池上人精神一振道：“听说南海双鸥与那边瘦桐，都有深仇！夏侯三如果能把他拜弟萧苇也请了来，倒真是一个有力的帮手！”

车卫摇头道：“晴空一羽萧苇，一向是独来独往，他与夏侯三个性不同！”

天池上人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夏侯三再不来，只怕赶不上了！”

话声方住，就见门外进来一个红衣弟子，高声报道：“夏侯岛主回来了！”

众人精神顿时一振，车卫大喜道：“快请他进来！”

就听得门外一人大声笑道：“各位不必多虑，恕我来迟！”门帘掀起，血鸥云翅夏侯三，身穿一袭黑色长衣，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。在他身后另外还跟有一个矮矮胖胖的老者，众人却是未曾见过。

铁麒麟车卫赶忙迎上一步道：“岛主来得正好，大家正在谈论着你呢……这位是……”

说着视向那个矮胖老者。夏侯三哈哈一笑，介绍道：“各位，这是

老夫南海的一位至友，人称海胡子海大空的便是！”

在座几个老人，一听报名，俱都吃了一惊，他们早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物，匿迹南海数十年之久，是一个千里独行大盗，每作一案，必没于南海，往往六七年不见踪影，是一个最难缠的人物。传说这海胡子用一双铁桨为兵刃，每年败在他铁桨之下的，不知有多少人。

在座诸人，虽已久仰他的大名，今日第一次见到，仍都十分惊讶！

夏侯三将众人向海胡子一一介绍了一番，彼此互道久仰不止。

血鸥云翅夏侯三说道：“边瘦桐可能快要到了，只可惜涵一大师死得可怜，否则此番对敌，他倒是一个大大的帮手呢！”

新到的海胡子，闻言呵呵一笑道：“边瘦桐这个小子，也闹得太不像话了，上一次在赤城岛侥幸被他逃走，此番看他如何再逃开？”

一松子蒲大方冷冷笑道：“老夫的五虎阵，如有四位帮忙，定能威力无比，谅那边瘦桐也逃不开的！”

夏侯三忽然一惊，喜道：“五虎阵？莫非是当年‘一鼻大师’的镇山之宝‘五虎旗’阵？”

一松子蒲大方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正是此物，夏侯兄原来也知道！”夏侯三大喜道：“这就是了，老夫非但知道，当年亦曾随一鼻大师护过旗阵，对于此阵施用方法，也略知一二，如果当真布得此阵，谅那小辈插翅难飞！”

众人闻言，俱都大喜，纷纷探问蒲大方究竟。

一松子蒲大方得意地笑道：“夏侯大哥说得不错，此五虎阵，原是一鼻大师镇山之宝，大师归天之后，此阵遂传于其师弟逍遥僧，那逍遥僧与我有过一段交往，颇是要好，是以我此次来，就去问他借了！”

车卫不由惊喜道：“阵旗已随身带来了？”

蒲大方呵呵笑道：“自然是带来了，贤侄请看！”说着由怀中取出一个扁木匣子，那匣子通体黑亮，宛然是一块上好的墨玉。

蒲大方一拍匣面，玉匣发出“啪”的一声，自动启开来，现出了红色的内匣。就在匣内，平置着五杆短短黑色旗子。

蒲大方试取其一，微微一晃，旗面就展了开来，形成一面长方形、正中绘有一个血红虎头的怪旗！

立时，各人顿觉眼前似乎被雾气笼罩一般，由不住退后了一步，交口称赞起来。

蒲大方重新卷好了旗子，嘻嘻一笑道：“这旗子施展时，另有口诀，威力无比，如非本身极有内功定力之人，不易施展。”

说时目光在各人面上望了一眼，道：“方才我正在想，五虎阵人手不够，此刻海兄来了，就再好不过了！”

天池上人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要如何施展呢？”

蒲大方嘻嘻一笑道：“此阵虽名为五虎阵，却要六个人来施展，五名旗手，需功力相若，其中尚需要一名阵童！”

说到这里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所谓阵重，是指未婚少年而言，不但要武功高强，更要为人机灵，能随机应变才好！”说着目光转向车卫，嘻嘻一笑道：“我想此职如果贤侄肯屈就，那实在是最好不过了！”

铁麒麟车卫点头应道：“只要能擒到那厮为先父报仇，谈不上什么屈就，到时小侄听候前辈发号施令就是！”

天池上人这时一听五虎阵如此威力，不由宽心大放，呵呵笑道：“边

瘦桐小辈的寿限之期，此番到了！我说蒲公，你快说那五虎阵，究竟怎么个施展法呀？”

蒲大方微微笑道：“天机不可泄露，到时由我个别传授就是！”

血鸥云翅夏侯三忽然白眉一皱道：“我还忘了告诉各位一件事情，这消息可不大好！”

众人目光一齐望了过去。夏侯三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巫山那个老魔头西北风瞿涛，这次也随着边瘦桐一起来了。此人武功不在边瘦桐之下，是一个劲敌！”

此言一出，在座诸人俱都怔住了！

天池上人瞠目道：“此事夏侯兄怎会知道？”

夏侯三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我自然知道……这瞿涛驼子平素是不下巫山的，想不到这一次竟然破了例了，真正是气死人也！”

一松子蒲大方冷笑道：“老兄何必多虑？任他多少人，只要入到五虎阵内，还怕他不俯首就擒？”

夏侯三看了他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西北风瞿涛这个驼子刁猾得很，只怕不易引他上钩！”

说到此，他蓦地双目一瞪道：“不过，既有那姓雪丫头在此，就不必怕他们，必要时可以此女性命要挟他们俯首称臣！”

铁麒麟车卫闻言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对了，前辈说得不错，有此女在手，我们就不怕他们！”

方言到此，就见一名红衣弟子匆匆进门，慌忙报道：“禀报教主，边瘦桐和一驼背生客，已来到门前，请教主定夺！”

车卫不由一惊，道：“哦，这么快就来到了！”

夏侯三一声狂笑道：“传令下去，各弟子不得失礼，请他二人直来大厅就是！”

他断然发令，俨然是此间主人一般，而那名红衣弟子，闻言后却置若罔闻，仍目视车卫不去。车卫点了点头道：“遵命去吧！”

那名弟子这才施礼转身而去。夏侯三不由面色一红，冷冷笑道：“贵弟子忠心不二，诚是难得！”

车卫这时不禁有些着慌，道：“老前辈，我们应该如何对付呢？”

夏侯三冷冷地道：“教主不必心慌，我们此刻是稳操胜券，又怕他何来？”

说罢面色一沉，道：“请教主吩咐下去，边瘦桐二人进来之后，门外四侧严加防守，不许其再踏出一步！”

车卫点头答应，忙把话传了下去！

夏侯三遂又转向蒲大方道：“蒲兄请先行至后院，看好地势，以便布五虎阵地，到时由我诱他二人入阵就是！”

蒲大方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很好，我立刻就去！”

举座诸人，见夏侯三沉着应付，俱都增加了不少信心。

一松子蒲大方转身去后，各人陆续落坐。这时，门外红衣弟子大声喊道：“边瘦桐来到！”

话音未落，就听得边瘦桐朗笑一声，道：“车教主怎的不见？未免太怠慢了！”

铁麒麟车卫冷冷一笑，双手向外一推，已把大厅两扇花格门推了开

来，然后大步走出外厅。

就见在一盏红纸灯笼引导之下，大步行来了两个人，走在前边的正是与自己有杀父大仇的少侠边瘦桐，只见他一身青衣，风度翩翩，果不失为一个神俊的人物。

在他身后，跟进的那个人，车卫不看犹可，一眼看去，不禁吓得一怔！

只见此人身高七八尺，乱发如云，一张脸就像是风干了的橘子皮一般，一层层叠上去，又麻又厚，衬以掀唇翻鼻，真是丑到了极点。在他的背后，小山似的拱起一座肉峰，非但丑，而且还是一个驼子。

车卫因先已听夏侯三说过，知道这个丑老人就是西北风瞿涛，自是不敢轻视，急忙赶上一步，抱拳道：“车卫迎接来迟，望二位恕罪！”

二人顿时止步，边瘦桐抱拳冷冷道：“车教主，久违了！”

车卫冷笑道：“足下远道而来，请进厅歇息一下，在下有几位朋友，正要与二位引见引见！”

说时目光一瞟瞿涛，故意问道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边瘦桐为之引介道：“这位前辈，人称西北风瞿涛，说来与车教主还是近邻呢！”

车卫忙抱拳道：“久仰！久仰！”

西北风瞿涛呵呵一笑道：“咫尺天涯，始终无缘拜识，今天能有机会到贵教一瞻，真是荣幸之至！”

车卫见瞿涛说话之时，那双炯炯目光宛如火炬似的神光夺人，不由心中一惊，暗忖此人确是不可轻视。

当时欠身抱拳道：“瞿老前辈莫非为了私谊，也要与敝教为仇不成？”

车卫这种开门见山的问话，倒使得瞿涛一怔，不由哈哈大笑了两声道：“瞿某一生，只向正义低头，从不徇私苟且，车教主如此认为，岂不是错看了我驼子了！”

这话的意思，也算交待得很明显了，车卫焉能不明白，当时点了点头，微笑道：“很好，瞿前辈请！”

说罢闪身让路，边瘦桐和瞿涛大步向厅内行去。

边瘦桐没有想到，厅内竟然会有如此多人，进门后不由呆了一呆，朗声向夏侯三道：“夏侯岛主，在下见尊示后星夜赶来，不知有何事吩咐，在下洗耳恭听！”

血鸥云翅夏侯三怪笑了一声道：“小朋友，你果然来了，很好……”说话时眸子一扫瞿涛，抱拳道：“这一位想必是巫山奇人西北风瞿涛吧？”

瞿涛生平最不喜欢人直呼姓名，他虽知道夏侯三是一个颇不好惹的人物，可是兀自由不住气往上冲，当时冷冷一笑道：“足下定是南海双鸥中的那一只老鸥夏侯三了！”

说罢捧腹大笑起来，笑声震得整个大厅都颤动了起来！

血鸥云翅夏侯三老脸通红地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事让足下如此好笑？”

瞿涛笑声一停，面色一沉道：“夏侯岛主，老夫来此并非是与君逗笑来的，老夫久仰岛主你一身武功震惊武林，领袖天南，十分钦佩！只是阁下在白塔寺劫持妇女，以此要挟边少侠，就此一点而论，阁下行为未免令人

不齿……”

语音至此微微一顿，却又接下去道：“老夫一向枯守巫山，不管闲事，可是今日却不得不向岛主讨一个公道了，夏侯岛主，请你就此事发表一下高见如何？”

这一席话，当真是明砸暗损，非但夏侯三脸色骤变，就是在座诸人，也俱感到面上无光。

血鸥云翘夏侯三听瞿涛言罢，发出了一阵阴沉笑声，慢吞吞地道：“瞿大侠，你是知其一不知其二……”

说到此，一双瞳子的出了一片血似的红光，直直地逼向边瘦桐，随后又向在场诸人面上扫了一转，冷冷地道：“瞿大侠，你可知那姓雪的姑娘一直是和边瘦桐站在一边，与我等为敌么？”

瞿涛哈哈一笑道：“大丈夫行事，实不屑如此，夏侯岛主不必再解说了，此事老夫早已清楚！”

夏侯三嘿嘿一笑道：“知道就好，我想瞿大侠此来，定是有为而来吧！”

瞿涛笑道：“知道就好了！”

说罢目光由夏侯三身上转过，落在众人身上，抱拳笑道：“瞿某来得唐突，尚乞各位海涵，我想各位未见得全是此事的正主儿吧！是不是？”

说完此话，眸子视向边瘦桐，嘻嘻一笑道：“来，老弟，你给我引见引见！”

边瘦桐冷冷一笑道：“抱歉，此中除了主人与夏侯岛主之外，其余各位，都是看着眼熟，却是不知大名，我想此事，只有劳车教主代为引见了！”

车卫此刻目睹边瘦桐，真恨不能当时取他性命，偏偏双方尚还有如此一番虚情假意，又不得不敷衍一番，当下只得耐着性子一一为各人引见。

边瘦桐心中由不住暗暗吃惊，因为这几个人物都是江湖上久负盛名的人士，自己竟不知如何开罪了他们，此番决斗，保不住要伤了他们其中一个，果真如此，岂不是又与别派种下怨仇？

他想到此，禁不住面色微微一变。俗语云：冤仇宜解不宜结。看来果真是“金玉良言”。

这年许以来，他深深体会出仇恨这两个字的可怕，是以实不愿再结仇他人。

当时，他暗中把这几个人作了一个分析，以备动手后，对他们每个人，作必要的区分！

想到这里，他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各位前辈想不到如此抬爱我边瘦桐，实在令我有些受宠若惊！”

说到此，他向着夏侯三一抱拳道：“夏侯岛主，在下想知道一下雪姑娘情况，不知岛主可肯赐告？”

夏侯三冷森森地道：“足下大可放心，夏侯三还不至于对一个小姑娘下毒手。今夕一会之后，无论胜负，我定放她就是！”

边瘦桐冷笑一声道：“既如此，岛主何不现在当面把她释放，取信于人又何必非事后不可呢？”

夏侯三呆了一呆，嘿嘿笑道：“姓边的，老夫上你的当够了，此番行事定有主见，再也不妄听你言了！”

边瘦桐哼了一声道：“由此证明，你另有诡诈，行事见不得人！”

夏侯三面色一白，狂笑道：“小辈！你死在目前，尚敢信口雌黄，真正是不知天高地厚！”

边瘦桐微微一笑道：“掌底游魂尚敢口发狂言，边某要是有意取你性命，阁下这颗头颅焉能存到今日！”

夏侯三推桌而起，嘿嘿笑道：“小辈，我们外面去，这里不是动手的地方！”

边瘦桐嘻嘻笑道：“正要奉陪！”

众人都站立了起来。车卫见状，抱拳冷笑道：“在下与边大侠有杀父大仇，夏侯前辈是否可以先让我们了了一了呢？”

夏侯三呵呵笑道：“自然可以，车教主请前边带路！”

车卫目光炯炯地望着边瘦桐、瞿涛二人，欠身道：“为迎二位大驾，在下已略有准备，二位请！”

说时向着仁立在门侧的弟子道：“领前掌灯带路！”

两个红衣弟子立时答应了一声，自两侧取下了两盏大红纸灯笼，头前带路。西北风瞿涛呵呵一笑，向着边瘦桐点头道：“走吧，兄弟，怎可令好朋友失望？”

边瘦桐哈哈一笑道：“前辈请放心，边某一向行事，从来把生死置于度外，能够在红衣狮门葬身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如意之事！”

二人说说笑笑，大步前行，竟然丝毫不把眼前诸人看在眼里。

铁麒麟车卫带领着众人，穿过了一片花树，来到了一片草地上。这时夜风飕飕地吹过来，两个人都觉得有些冷森森的！

又前行不远，来到了一处敞棚前，这地方燃着数十盏明灯，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。

边、瞿二人来到棚前，见棚边站着十数名弟子，笔直地立着，红色的外衣被风吹得猎猎有声，甚是威风！

这地方是红衣狮门弟子平时演习武功的地方，敞棚四周，设着三四个兵刃架子，十八般兵刃样样俱全。

边瘦桐向瞿涛望了一眼，二人均猜不透车卫诱二人来此，要怎么样一个打法！心中正感奇怪，就见天池上人匆匆自场外行来。

这个人，边瘦桐是认识的，而且在自己手下吃过大亏，这时见他匆匆走来，不知是什么用意。他心中正自不解，就见这道人鬼鬼祟祟在车卫等人耳边说了几句，不知在商量些什么！

瞿涛冷冷一笑，低声对边瘦桐道：“这几个老儿要捣鬼了，你记住，无论如何，我二人要联手出招，不可分开！”

同时，边瘦桐看见一个红衣弟子正在场内四周摆设着瓷坛，他立刻就明白了一半，当时冷笑了一声，对瞿涛小声道：“看来他们像是要发动什么阵法了！”

话声方落，就见车卫走过来，对着二人一抱拳，冷冷地道：“二位皆是当今武林中的翘楚人物，方才几位前辈交换了一下意见，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阵式，想在二位面前演习一下，不知二位可肯赐教否？”

边瘦桐尚未答话，瞿涛却呵呵笑道：“乐意之极！”

车卫目光炯炯地视向边瘦桐道：“边瘦桐，你我这一段冤仇，正可在此了结一下，请下手不必客气，我们是以死约会，不死不散！”

边瘦桐哈哈一笑道：“好，就是这么说了！车教主，请吧！”

车卫怒冲冲地哼了一声，猛地回过身来，对天池上人等人朗声道：“各位前辈请发动阵势，二位贵客已在候阵了！”

话声一落，一松子蒲大方呵呵一笑道：“遵命！”

只见他足下一顿，如同是一只大鸟一般，猛地拔空而起，然后身子向下一落，落在东侧的一尊瓷坛之上。

随后是赤眉老人、天池上人，以及海胡子、夏侯三四个老人，也各以极妙的轻功绝技，拔身而起，分别落在了另外四尊瓷坛之上。

五老身形一站定，边瘦桐以及瞿涛都不由吃了一惊！

这五个人物，都不是一般平庸脚色，而是当今江湖上极厉害的知名人物，由如此五个人组成的阵法，自然绝非一般可比的了。

这时，站在东侧的蒲大方呵呵笑道：“请车教主传话，令弟子全数退下，场内只留下红灯一盏交老夫处理即可！”

车卫答应了一声，即刻传下话去。须臾之间，场内一片漆黑，仅仅剩下了一盏红灯！

本松子蒲大方接过这盏红灯，插在柱架之上，向着瞿涛二人一抱拳，呵呵笑道：“二位朋友，我等失礼了！”

说罢，右手已自怀中，取出了“五虎旗”匣，手腕一振，五虎旗分别落在了五老手内。

五虎旗甫一落下，当空蓦地一黑。

边瘦桐、瞿涛二人想不到，五老竟是以一鼻大师的“五虎旗阵”来对付自己，由不住怔了一下。

瞿涛哈哈一笑道：“一鼻大师也来了么？哈哈……”

他这句话，使得五老吃了一惊，因为由这句话的语气中看来，对方分明已看出了这是一鼻大师的五虎旗阵，要是他们连个中奥妙也知道，那可就不堪设想了。

一松子蒲大方接笑了一声道：“瞿大侠说得不错，此阵正是一鼻大师的五虎旗阵，可瞿大侠知其一未必知其二，我倒要看看你二位用什么方法来破此阵了？”

话声一敛，这位青城派的名宿，陡然一长身形，自瓷坛上振臂窜了起来。

瞿涛知道边瘦桐武功阅历甚高，倒不愁他会吃亏。

蒲大方身子一腾起来，阵势随之发动，一时天昏地暗，鬼声啾啾！

忽见蒲大方身子向下一落，已到了二人身边，怒吼了一声：“打！”蓦地一掌直向着边瘦桐前心打来！

边瘦桐发现此老右手发招，左手始终紧紧执着一面方形的黑色小旗，旗身上隐隐有一团雾气。他身子向后一退，右手向外一展，直向着一松子蒲大方华盖穴上击去！

掌风一现，忽见蒲大方胸前小旗倏地一晃，足下一退，一声冷笑道：“抱歉，失陪了！”

边瘦桐掌发过去，竟是一个空，这才知道对方五虎旗阵十分玄虚，厉害无比，由不住暗暗惊心！

他的掌力实实在地向后一收，忽闻得一旁瞿涛哈哈笑了一声道：“这种阵式，如今轮到你们施展，已嫌晚了，一鼻大师生前早就玩旧了！”

说话之时，已凑在了边瘦桐身边，小声叮嘱道：“阵法厉害，不可

妄动！”

边瘦桐这才知驼子方才的话，是在打击对方的自信心，使他们自己乱了阵法，以便窥出破绽！

果然，瞿涛话声一落，血鸥云翅夏侯三立刻现出身形，右手一抖，用“金插手”，猛向着瞿涛背上插去！

瞿涛大笑了一声道：“老鸥，你这是跟我玩命么？”

说罢身子向外一闪，双掌忽地向外一分，掌心里发出了极大的双股内力，分向夏侯三身边两侧打了过去。

瞿涛巨大的掌力，迫得夏侯三身侧的玄色云雾豁然开朗！

边瘦桐在一边见状，自不会坐失良机，猛然点足而上，口中叱道：“夏侯三，你哪里跑！”

口中说着，右手猛地劈出了一掌！可是掌力一现，前方却出现了满面怒容的车卫。

在五虎阵内，只有车卫一个人是自由之身，他身任五虎阵中“活门”之职，可以任意出入五虎阵门，可是他却是唯一没有五虎旗护身之人，所以说他的危险性也是最大。

车卫因记恨边瘦桐杀父大仇，所以时刻想看到对方死命，这时现出身来，大吼了一声，一口金光闪烁的九耳八齿大环刀，直向边瘦桐面门之上猛剁了下去。

边瘦桐见车卫大环刀猛然落下，向前一欺，双手一举，去锁对方手腕。车卫刀身一沉，猛然施出断魂三刀，恶狠狠地要取边瘦桐性命！

这三刀是两侧各一刀，最后一刀直劈面门。边瘦桐向后一仰，点足起身，这一刀擦着他的鼻尖落了下去！

车卫三刀不中，自知事情不妙，就在这时，背后一股绝大的风力，猛然袭了过来。

车卫猛地转过身来，却见西北风瞿涛，半截铁塔似的身子。正立在眼前！车卫急忙出刀，可是方自举起一半，就觉得刀身之上，碰到了一股绝大的劲力，只听得“呛啷”一声大响，这口刀竟险些被击得脱手而出！

车卫负痛，口中“啊唷”叫了一声，一时虎口震裂，鲜血溅得满地都是，他身子踉跄着后退了一步。就在这时，边瘦桐闪身来到了他的面前。

正是“仇人相见，分外红戏”，边瘦桐双手一分，正想猛下杀手的工夫，内心却忽然软了下来！他想到那车飞亮已经死在自己手中，车钗对自己又有过一段恩义，自己曾答应她不与车卫作对，如今怎么能对车卫再下毒手呢？

就在他心中犹豫之时，左面又闪出了血鸥云翅夏侯三来，这老头儿真是恨透了边瘦桐，照面之下，怒叱一声道：“姓边的，你的死期到了！”

右掌平空翻出，发出了一股极大的掌力，直向边瘦桐面门之上打了过来。

边瘦桐与他掌力一接触，便觉出对方掌内含着很尖锐的一股指风，他立时想到这是夏侯三最厉害的“追风金指”。所谓“追风金指”，乃是指夹在掌风之内的指力，这种指力最是阴毒，让人防不胜防，你若只顾防备掌力，就会上当而中其指力。

边瘦桐见夏侯三竟然施展出如此厉害的“追风金指”来对付自己，立刻想见到此人的恶毒！

在昔日，他对夏侯三总是格外留情，数次饶他不死，想不到夏侯下非但不领情，反对自己变本加厉，如此看来，自己实在不能再心存善良了！

边瘦桐内心这么想着，不由得怒火中烧，他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夏侯岛主，好厉害的追风金指！”

口中说着，掌心一现，一股莫大的掌风，由他掌心内发了出去。夏侯三和这股风力一触，立刻“通通通”一连后退了好几步才拿桩站稳。

夏侯三口中哑笑了一声，正要二次扑身过来，忽听那一松子蒲大方大声喊道：“夏侯兄请迅速转回，阵法即将发动了！”

夏侯三嘿嘿一笑，左手黑旗晃了一晃，遂即隐于无形。边瘦桐挺身要追上去，瞿涛却用力拉了他一下，冷然道：“以不变而应万变，看他们又将如何！”

边瘦桐心念一动，立即定下身来，暗暗钦佩瞿涛见解卓绝，不愧是成名的老侠士。

二人并肩而立，只见蒲大方那边的红灯连续不断地闪烁着。暗影中，赤眉老人、蒲大方、夏侯三、天池上人、海胡子五个人，如走马灯似的，在四周旋转着。而且都在亮掌发拳，势态汹汹，忽近忽远，似乎厉害无比。

边瘦桐忍不住右手一抬，已把背后宝剑抽了出来，他顾视着眼前动态，向瞿涛道：“看来这些人，都是幻影，他们是什么目的？”

瞿涛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并不见得全是幻影，我正在注视他们！”

说罢，又仔细地看了看，冷声道：“你可曾有什么发现么？”

边瘦桐鼻子里冷冷哼了一声道：“我看单数可能是实，双数是幻影！”

言方至此，就见天池上人的身影狂窜而前，双手并排运掌，直向二人立身处逼来，声势极为可怕！

边瘦桐大吼了一声，掌中剑向外一展，剑光一闪，直向天池上人身上斩了过人，可是上人身影却又倏然逝去了，眼前飘过清风一阵。这时边瘦桐才知道天池上人的身形，只是一个幻影。说时迟，地时快，就在边瘦桐抽剑退身的当儿，天池上人的身形又飘了过来，一掌当胸袭来。

边瘦桐只当又是幻影，正想不以为敌，却闻得瞿涛一声断喝道：“小心！”

这声喝叱，使边瘦桐蓦然惊觉，长剑向外一点！天池上人惊呼一声，身形一转，躲到了一边。接着当空那盏红灯一转，赤眉老人又由边侧挺身上。

赤眉老人的身子，也和天池上人一样，一假一真，虚实交错！

随后三老陆续而上，每人两次，轮番出现。困难的是无法分辨出其中哪一个是真，哪一个假！

如此三番五次之后，二人均感到目光迷离。如此下去，哪还得了！

所以三个回旋之后，二人都不免焦急！

忽然，边瘦桐发现每人进身之时，必待竖立在远处的那盏红灯一转，一转则进，再转则退。

这一发现，立时使他心中一动，当下探手囊中，摸出了几粒金丸。

这时，赤眉上人身形又现，瞿涛施出劈空掌力，一掌击去，人影立消！

就在这时，场边红灯一转，赤眉上人再次出现！边瘦桐冷叱了一声：“着！”

只见他右手拇食二指用力一捏，就听得“哧”一声细响，一线金丸破空而出！不料灯光一灭又明，而在另一角落里，又现出一盏红灯，边瘦桐这才知道，就连红灯，也是幻实不定。

他恼怒之下，手指频频拨动，“哧！哧！哧！哧！”一连发出了四枚金丸。

这四枚金丸，他是按照四角的方位打出的，心忖：四者之中，必有一实。

果然，四枚金丸打出去后，就听得“波”一声脆响，场内立时变成了漆黑一片。

耳闻得车卫大声叫道：“不好，红灯熄了！”

这声音发自右侧一角，边瘦桐正要循声过去，瞿涛早已腾身而起，随之向下一落，双手一伏，已把车卫控制于掌力之内。

车卫不由大吃了一惊，掌中大环刀猛然向上一挺！瞿涛右手一抖，抓住了这口大环刀的刀背，叱了声：“小子，你给我放开手吧！”随着他巨掌一震，车卫手中的大环刀脱手而出，瞿涛左手掌力向外一出，十足内力，直向着车卫当胸猛击了过去！

就在这时，边瘦桐急声喊道：“手下留情！”

他身子一扑，已到了瞿涛身边，右手猛然搭在了瞿涛左手腕上，瞿涛掌势向下一沉，巨大的掌力，稍稍一偏！

尽管如此，车卫一条左腿，也已被掌力击中，只痛得他口中“啊唷”一声尖叫，翻身栽倒一旁！

瞿涛一怔道：“咦！兄弟，你这是为何？”

边瘦桐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想该为车姑娘留些面子！”

瞿涛呵呵大笑道：“还是你想得周到！老弟，这盏红灯你破得好，看老夫来破他们的五虎旗！”

说话时，夏侯三手中持着一对“分水蛾眉刺”蓦地扑了过来，双手向外一探，猛然向着瞿涛身上扎来！

这时，瞿涛手中拿着车卫的大环刀，就势向外一磕，只听得“呛啷”一声脆响，把夏侯三一双蛾眉刺震得倒弹而起。

夏侯三没料到这个驼子内力大得惊人，一时间，两掌如同火炙一般抖索不止。

忽然，边瘦桐欺身过来，五指一探，夏侯三当他乘虚而入，忙自凹腹收胸，只觉得胸前一紧，呼啦一声，插在当胸的五虎旗，竟被边瘦桐夺在了手中。

夏侯三怒吼了一声，像一头恶狼似的扑了过去。

瞿涛发出了一声怪笑，掌中大环刀搂头盖顶地猛砍了下来。

夏侯三知道这驼子下手恶毒，哪里敢硬接他这一招，身子迅速地在地上转，避了开来。

就在这时，场内已起了一阵骚动。

“五虎旗”同气相连，威力无比，但如果其中一面被毁，其它四旗则立即一筹莫展！

夏侯三的五虎旗一被边瘦桐夺去，其它四旗难以再发挥作用，一时阵法大乱，五老身形皆现了出来。

西北风瞿涛生恐边瘦桐把虎旗毁了，忙道：“兄弟，把旗子给我！”

边瘦桐依言把旗子递了过去。西北风瞿涛接旗在手，一声狂笑道：“你们几个老儿，还不服输么？”

松子蒲大方，见五虎旗落在对方手中，不禁大是着急，足尖一点，飞身上来，掌中剑向瞿涛便刺！

与此同时，赤眉老人也扑向了边瘦桐。这老头儿双手使着一对“乾坤圈”，一大一小，一上一下，直向边瘦桐前胸小腹两处要穴上打了过来。

边瘦桐用剑一荡，击在一个钢圈之上，“呛”的一声，冒出了一溜火星儿！他的身子蓦地拔了起来，奇快无比的落在了赤眉老人身后。

这时，边瘦桐忽觉背后劲风猛袭而来，立时猜出后边有人扑来。他立时向前一俯身子，背后那人的剑刃擦脊而过。边瘦桐抱剑一滚，掌中剑向外一抖一点，只听得一声怪叫，有人浴血而倒！

边瘦桐身形往外一闪，目光扫处，才看清被自己剑尖点中面门的竟是天池上人。

说来还算侥幸，天池上人由于面门闪避得快，未曾伤及双目，可是剑尖直由左颊刺进去，自右腮穿出，一时血流满面，竟痛得昏了过去。

赤眉老人怒叱了一声，道：“好小子，你也大狂了！”

说着，身子猛地一塌，一双乾坤圈直向边瘦桐腰上击去。

同时之间，海胡子海大空，也由另一面燕子似的扑了上来！在二老合攻之下，边瘦桐一抖掌中剑，正要与二人决一死战，忽然看见血鸥云翅夏侯三身形倏起倏落地向场外飞纵而去。

边瘦桐立时想到，夏侯三定是存心不良，说不定要去谋害雪用梅也未可知。

如此一想，他自然无心与眼前二人恋战了，当时怒叱道：“夏侯三，你哪里走！”

说罢，倏地拔身而起，可是身子才腾起一半，就见海大空追上来，扬手打出了一掌暗器，叱道：“着！”

边瘦桐就空一滚，避出了丈许以外！不料，对方的暗器竟是武林中极为少见的“天狼砂”！海大空这掌暗器一出手，就像云雾似的散作一大片，边瘦桐只觉得后腰连股上一阵麻热，竟中了几粒铁砂！

边瘦桐一个踉跄，口中“唔”了一声，差一点坐了下来。

这时，赤眉老人一扬乾坤圈，二次逼了上来！

边瘦桐一咬牙，掌中剑向外一点，把赤眉老人右手的那枚圈子拨在了一边。

可是赤眉老人的第二只钢圈力道更猛，猛然逼上来，直打边瘦桐面门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得一松子蒲大方闷哼了一声，掌中剑被瞿涛手中大环刀震到了半天空里。

蒲大方抽身不及，瞿涛用刀背一磕，砸在了后背之上。蒲大方顿时昏了过去。

瞿涛把天池上人及一松子蒲大方身上的五虎旗收了过来。

他目光一转，正看到赤眉老人高举乾坤圈要对边瘦桐施展杀手，口中大吼一声，道：“红眉毛，你也活腻了？”

西北风瞿涛就像一只怒极了的狮子，猛地扑了上来，大环刀正迎着赤眉老人的乾坤圈，只听见“当”的一声，火星四迸！赤眉老人手中钢圈，

就像被火烧红了似的烫手，“呛啷”一声脱手飞出！

瞿涛大环刀接着向外一逼，砍伤了赤眉老人的腿。

忽然，边瘦桐叫道：“小心暗器！”

瞿涛托刀回身，就见海胡子右手戴着一只极大的黑皮手套，忽地向着自己一扬手，发出一道黑色烟雾似的东西。

瞿涛怒吼了一声，身子猛地拔空而起！他起势极高，那一大把天狼砂，虽说是范围颇广，却连他足尖也没有沾着一点！

这时，边瘦桐屈身现指，金光一闪，发出了一枚“红线金丸”！海胡子怪叫一声，一只左眼被金丸击中！

瞿涛大刀向前一逼，海胡子扑通倒了下去！

瞿涛顺手自赤眉老人和海胡子身上，把五虎旗取了下来。

他打量了一下边瘦桐道：“怎么，你负伤了？”

边瘦桐咬牙道：“一点轻伤，算不了什么！”

说话时，就见腿上受了伤的车卫起身踉踉跄跄跑去，瞿涛还要再给他一点厉害，边瘦桐又劝阻道：“前辈不要伤他，这厮必定是向雪姑娘那边去了，我们快快追上！”

瞿涛点了点头道：“有理！”

当时二人一路尾随着车卫追了下去。

行至一堵墙下，车卫纵身而入。边、瞿二人相随纵进。

只见院中立着一座铁塔似的楼房。楼前站立着四名红衣弟子，刀出鞘，弓上弦，戒备森严。

四弟子发现车卫到来，一齐行礼道：“夏侯岛主在里面！”

车卫张惶道：“知道了，你们小心看守，不许任何人进来！”

四人答应了一声，车卫要过了一口刀，匆匆走了进去。

在楼上一间幽暗的密室内，雪用梅被结结实实地绑在一张石床之上，夏侯三正虎视眈眈地立在她的面前。

车卫推门而进，夏侯三吃了一惊，回身道：“他们呢？”

车卫面色苍白地叹道：“唉！别问了，都完了！我们快带她走吧！”

夏侯三闻言面色大变，他冷冷一笑道：“带她作甚，不如结果她算了！”

说着掌中刀猛地举起，车卫举刀一挡道：“你先不要伤她！”

夏侯三哈哈一笑道：“怎么，到了这时候，你还舍不得杀她？”

车卫冷冷道：“杀了她一个女人，又于事何补？”

夏侯三狂笑一声道：“老子作事，不要你多管，去你的！”

说着，刀身一扬，猛地向车卫砍去！车卫毫无防备，应刀仆倒。夏侯三身形一转，二次扑到雪用梅床前，刀光一闪，猛地劈了下去！

忽然，窗棂一声大响，被踢得粉碎，一人纵身而入，大声叫道：“大哥，住手！”话音未落，一口冷剑迎住了夏侯三的刀。夏侯三瞪眼一看，顿时呆住了，转而狂喜地叫道：“老二！你……你怎么来啦？”

站在夏侯三面前的人，竟是晴空一羽萧苇。这时，他满脸怒容地道：“她一个女子，大哥饶了她吧！”

夏侯三怔了一怔，哈哈笑道：“怎么？兄弟你竟然也变了心啦？怎么反倒帮起姓边的来了？”

萧苇冷冷一笑道：“我谁都不想帮！大哥，你此时快走也许还来得

及，待边瘦桐来时，有我敌他一阵！”

夏侯三哪里肯听？抽个冷子，第三次挥刀向雪用梅身上砍去！只听“呛”的一声，又被萧苇宝剑搪了开来。

这时，房门“砰”的一声，被人撞开，瞿涛和边瘦桐同时闯了进来！

夏侯三夺门要跑，被边瘦桐宝剑逼了回来！夏侯三回头看了萧苇一眼，蓦地仰天狂笑道：“罢！罢！罢！”

就见他掌中刀猛地一收，胸口血光四溅，整个身子立时萎缩了下去。

萧苇大吃一惊，扑过去大声喊道：“大……哥！”

瞿涛走过来，拍了拍萧苇的肩头道：“小苇子，你想通了没有？”

萧苇苦笑笑道：“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瞿大哥，容我把拜兄埋葬，从此之后，我将隐居山林，永不复出矣！”

说罢，抱起夏侯三鲜血淋漓的身子，蓦地转身而去。

边瘦桐怔了一下，叫道：“萧兄！”

瞿涛摇了摇头，苦笑道：“由他去就是，以后我会找到他的，先让他去吧！”

边瘦桐呆立了一会儿，猛然想起雪用梅，转身看去，发现雪用梅正用一双痴情的目光望着自己。他想到这姑娘为自己吃的许多苦头，内心有说不出的愧疚。

边瘦桐急步扑向床前，把她身上绳索解了开来，雪用梅惊喜地道：“边大哥……你……来了？”

边瘦桐扶她坐起来，看着她娇美、消瘦的面颊，不由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感情。他似乎觉得自己不应该再退缩，再犹豫，对这个孤单、可怜的女孩子，自己应该负起责任来，要设法使她过上舒心、安逸的生活。那么，自己就应该娶她为妻！

他回过身来，想把内心的想法告诉西北风瞿涛。可是不知何时，那个与自己肝胆相照的奇侠异士，却已经悄悄地离开了……

